

乔伊斯文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乔伊斯文集

目录

封面

文集总序

译本序

都柏林、巴黎时期（1882-1904）

普拉、罗马、的里雅斯特时期（1904-1915）

苏黎世、的里雅斯特时期（1915-1920）

巴黎时期（1920-1939）

圣热朗勒皮、苏黎世时期（1939-1941）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封面

James Joyce



James Joyce

乔伊斯文集

乔伊斯书信集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爱尔兰〕詹姆斯 乔伊斯 著 蒲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文集总序

乔伊斯是爱尔兰大作家，现代主义文学中大师级的人物，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评价是，他是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在《乔伊斯文集》即将面世的时刻，对这样一位作家和这部文集做些解说显然是必要的，也是不无意义的。

一、乔伊斯的青少年时代

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2月2日出生在都柏林市南郊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家。他的父亲约翰因为积极参与自由党候选人竞选都柏林市长的活动取得成功，受到奖励，被爱尔兰总督安排在都柏林税务局做终身收税员，这份工作轻松，收入丰厚，年薪500镑，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应当属于中产阶级。父亲说，乔伊斯家族来自戈尔韦的一个望族，因此一直在家里高挂着代表家族荣耀的徽章。乔伊斯家祖上数代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曾积极支持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父亲多才多艺，为人幽默，爱好体育运动，有一副好嗓子，是当地出名的男高音，还喜爱演戏，不过，他也从祖上继承了不少毛病，如酗酒、不善理财、脾气暴躁等。家庭中几代人特别是父亲的思想、品格、脾性以及优缺点对乔伊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都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乔伊斯的作品中，《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主人公伊尔威克的原型来自他的父亲；1931年父亲去世时，乔伊斯对友人曾说到他：“《尤利西斯》的幽默是他的幽默，其中的人物是他的朋友，这本书写的整个儿就是他。”

父亲娶了酒类代理商的女儿简·默里，他们夫妇生了一堆孩子，在成活的孩子中，乔伊斯是4个兄弟6个姐妹中的老大。起初，他们的生活宽裕从容，衣食无忧，父母常常邀请亲朋好友来家中相聚，大家欢宴畅饮，弹琴唱歌，过得悠然自得，充满了欢乐和艺术趣味。但是随着孩子们的不断降生，家庭开支迅速增大，父亲不知节俭，嗜酒如命，又缺乏经营的头脑，因此经常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后来父亲因政局的变化和工作的失误丢掉了税务局的工作，只能靠领取少许退休金过日子，他们的生活从此开始陷入彻底的困境，只能靠不断抵押房地产，不断举债，不断搬家，不断降低生活水准来维持，家境的突变使家庭生活的氛围迅速恶化，由于家庭破产，债台高筑，喝得烂醉的父亲经常与母亲发生争执，甚至向她施暴，原本幸福和谐的亲情关系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冷漠和相互敌视。乔伊斯的青少年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光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

乔伊斯天资聪慧，悟性极高。当他幼年随家庭女教师接受启蒙教育时，在阅读、写作、算术、地理以及诗歌吟诵等方面已经表现出很强的接受力；他生性顽劣，又极富想象力，他们家兄弟姐妹与邻居家的孩子们一起玩，他总是孩子王；他还经常编排些关于地狱之类的小戏，让弟妹们演亚当和夏娃，他演蛇（魔鬼）；如果哪个弟妹做了错事，他就叫他（她）躺在一辆红色小推车下面，他则戴顶圆锥形红色绒线帽，狰狞地嗷嗷叫着，意思是用地狱之火烧死罪人；他还常玩些恶作剧，一次聚会上，他居然将咸盐偷偷放进了玩伴们的饮料中，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他像父亲一样，有一副美妙的男高音嗓子，6岁那年就与父母一起在一个业余音乐会上同台演唱。

乔伊斯的父亲对他期许甚高，决定给他爱尔兰最好的基础教育，于是在1888年9月将他送进克朗哥斯森林学校。这是一所由耶稣会教士办的精

英学校，那里的教士有着很好的知识水准和教学能力。乔伊斯在这所学校完成了大部分小学课程，表现了过人的聪明才智，他的记忆力惊人的好，吸收各种驳杂的知识，可以经久不忘，背诗歌与散文，可以过目成诵，他的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名列前茅；他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得了不少奖杯；他的演唱才能引人瞩目；他还有非凡的勇气和抗争精神，一次一个同学将他的眼镜打碎了，老师误以为他为逃避学习故意把自己的眼镜打碎，错误地惩罚了他，他不是像一般孩子那样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向校长提出抗议，获得了支持。这个细节被他用在了《青年艺术家画像》中。当然，他也有曾因“说粗话”遭到责打手心的不良记录。但就总体而言，乔伊斯在这段学习中收获颇丰，特别是对耶稣会教义与种种仪式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来他曾对一位雕刻家朋友说，他“学到了安排事物的方法”，大大提高了观察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乔伊斯进入克朗哥斯学校大约3年之后，父亲失去了收入优厚的工作，仅靠一年132镑的退休金已经无法维持生活，幸亏老家还有些房产，使他们没有立即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但他们家的生活从此便急转直下，不得不靠典当抵押，借债度日，还要不断搬家以节约开支。乔伊斯也不得不在1891年6月从克朗哥斯退学，辍学一段时间之后，曾短期在一所以贫民子弟为主的学校继续学业。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遇到了贝尔维迪尔学校的教务长康米神父，这位原克朗哥斯的老校长，对乔伊斯印象甚好，在得知他们的现状之后，大为同情，于是慷慨相助，帮乔伊斯和他的大弟弄到了进入贝尔维迪尔学校的免费名额，使乔伊斯兄弟于1893年4月之后再次进入了著名的耶稣会学校。

在贝尔维迪尔，乔伊斯开始自觉地刻苦攻读，进一步展示了自己超群的智力。他的英文作文清新机警而富于思辨，很快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英文老师邓普西常常在班上将他的作文作为范文宣读，还说他“满脑袋都

是思想”。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进入这所学校第二年的春季全国联考，他是最高奖得主之一，获得了20镑奖金。除拉丁语和法语之外，他又选修了意大利语作为第三门外语。此后两年他连续获得奖学金，在这所学校的第四年，他的英语作文被推举为本年级全爱尔兰的最佳范文，并获得3镑奖金。这使他成为该校最引人瞩目的优秀学生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高年级之后，他萌发了性冲动，产生了厌倦宗教圣职的倾向；在学术志向上，决心投身文学艺术事业，开始尝试创作散文和诗歌。

1898年秋，乔伊斯进入都柏林大学学院。第一学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外语的学习上。他在语言学习上的天赋令教意大利语与法语的本族语教师刮目相看。他读意大利诗歌和短篇作品，和老师讨论但丁、邓南遮等意大利作家，像对于艾略特、庞德、叶芝等现代主义作家一样极口赞誉但丁，却对弥尔顿表示不屑；认为邓南遮的《火焰》是自福楼拜以来最好的小说。他对意大利文学的广博知识与审美判断，获得了老师的高度评价。有一次，他写了一篇论《钟》的法语文章，文中用了一些象声词，还用了idee-mere作为leitmotif的对应词。leitmotif原是德文词汇，意为音乐中反复出现的主导音型，文学中常常借来指反复出现的题旨，后来也进入了英、法等西方语言中。乔伊斯别出心裁，拈出idee-mere这个冷僻的词，法语课上，老师对此大加赞赏，竟然脱口说“就凭这，我就把女儿嫁给你”。

4年的大学生活中，乔伊斯逐渐放松了对于学习成绩的关注，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关于人生、社会与文学的思考与写作中。他积极参加“文学与历史学会”的讨论和演讲。他的兴趣集中在戏剧上，在第二学年就写出了全面评价、高度赞扬易卜生的论文《戏剧与人生》，此文认为古希腊戏剧太程式化；莎士比亚戏剧不过是“对话式的文学”，也过时了；高乃

依、梅塔斯塔齐奥、卡尔德隆等剧作家也都无足轻重，因为他们只注重情节，玩的不过是些幼稚的把戏；只有易卜生这样当代的新戏剧艺术家才真正值得重视。乔伊斯认为戏剧与文学不同，戏剧高于文学，文学表现个人的独特性；而戏剧却表现“人性中不变的法则”，传达人生的真谛。在他看来，易卜生正是当代新戏剧的代表。这篇文章宣讲后引来了不少批评，但乔伊斯坚持自己的戏剧观，并在不久的《双周评论》上发表了赞颂易卜生新剧《当我们死而复苏时》的剧评，这篇剧评的发表不仅使他的论敌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他的观点，也使不少支持他的同学获得鼓舞。乔伊斯关于戏剧与文学的这些观点自然可以商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学也好，戏剧也好，必须贴近现实生活，表现真实的人生，这是大家公认的创作原则，也是乔伊斯的追求。这篇剧评发表后，易卜生很快给予了首肯，易卜生的表彰更坚定了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文学创作的决心，事实上，他后来的全部小说不仅是高度戏剧化的作品，也是在虚构中表现现实生活的典范之作。

在大学的后两年，乔伊斯把全副精力都放到了语言和文学上。他的阅读更加广博，从文学到哲学、宗教，他无所不读，他甚至还阅读过《佛教教义问答》之类的书籍。著名的乔伊斯传记作者理查德·埃尔曼说：“要确切说出19世纪后期出版的富有创意的重要著作，哪些乔伊斯没有读过，是很困难的。”为了读懂易卜生的著作，他开始学习挪威语；为了阅读豪普特曼当时尚无英译的剧作，他开始学习德语。他还开始翻译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兰的诗作。同时，他开始尝试写诗歌、剧本和一些后来集为《灵显》的片断文字，他还翻译了豪普特曼的两个剧本《日出之前》和《迈克尔·克雷默》。他把自己最初的剧作《光辉的事业》寄给易卜生戏剧的著名英译者威廉·阿彻求教，阿彻认真阅读了剧本，给了回信，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才能、舞台想象力和轻松自如而又有效地驾驭对话的天才，同时又指出此剧背景太大、人物太多、主题不集中等不足。

阿彻诚挚中肯的批评尽管对乔伊斯不无助益，但却让他不能不感到扫兴，也许正因为此，他把这部作品的手稿销毁了。事实上，阿彻这里所说的缺点恰恰成了乔伊斯后来几部主要作品的优点，即以庞大、混乱的场景为依托，再慢慢集中到一对男女的关系上，这正是《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的基本手法。

1902年，乔伊斯从都柏林大学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开始的头两年中，尽管他对文学创作充满自信，但职业取向并不十分明确，他先到爱尔兰皇家大学医学院去注册，随后到巴黎仍在寻求进入医学院的途径，旁听医学院的课程，但他的兴趣和理想无疑在文学创作上。在进入文学界的道路上，他曾获得当时已经蜚声文坛的爱尔兰诗人叶芝、拉塞尔、格雷戈里夫人等人的赏识和支持。在个人生活中，他结识了将与他终生为伴的女友诺拉·巴纳克尔。在巴黎与都柏林之间往返两次后，终于决心离开故国，到欧洲大陆创造新的生活与未来。1904年，他携女伴第三次来到巴黎，随后辗转波拉、罗马、的里雅斯特、巴黎、苏黎世等地，一边教英文，一边搞创作，开始了一个充满曲折与艰辛的创作历程，最终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就，成为20世纪的文学泰斗。

二、乔伊斯的创作

乔伊斯生活与创作的时代正是爱尔兰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爱尔兰从12世纪被英国征服，长期处于英国统治下，自19世纪中期的大饥荒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凋敝，灾难不断，人民贫困，社会生活处于剧烈动荡之中。从19世纪末起，爱尔兰人民在民族英雄帕内尔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自治运动，然而由于英国统治者的破坏和内部的矛盾，加上帕内尔个人生活失于检点，给蓄谋颠覆他的政敌们留下了可乘之机。帕内尔被攻下台后，爱尔兰民族运动受到极大损害，新的领导者大多是不学无术，猥琐无行之徒，他们毫无政见，却争权夺利，巧取豪

夺，致使原本蓬勃发展的民族运动陷于崩溃的境地。乔伊斯十分崇敬帕内尔，对后来那些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和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天主教反动势力深恶痛绝。他深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但也清醒地看到其没落与颓败的现实。在家庭生活常不如意，爱尔兰政局混乱，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社会生活瘫痪，到处弥漫着悲观气氛的大环境下，他深感失望，他要出走，去寻找新的生活，通过文学创作充实自己的物质与精神世界，同时在道德上、精神上疗救自己的祖国。在1904年8月29日写给诺拉的信中，他坦诚地披露自己的心迹说："我的内心拒绝接受整个现行的社会秩序和基督教——家庭、公认的美德、阶级与宗教教义。""六年前，我怀着深仇大恨离开了天主教，出于天性，我再不能置身其中了。"乔伊斯公开表明向现实的丑恶、伪善宣战的姿态，他是怀着对爱尔兰既爱又恨的心理去国离乡的，这年他携诺拉奔走欧陆，既是去寻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创造新生活，也是去寻求拯救爱尔兰民族与国家的可能性；这既是他的自我放逐之旅，也是他创造经典杰作，建立不朽文名之旅。

19世纪初的都柏林汇聚了一批才华横溢、声名显赫的文人，叶芝在诗歌、戏剧创作以及爱尔兰神话与民间文学的挖掘与整理上已经取得公认的成就；乔治·穆尔的小说与戏剧创作早已蜚声海外；格雷戈里夫人的戏剧创作与拉塞尔的诗歌创作也都名噪一时，这些爱尔兰的文坛巨子团结了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学青年，配合社会各阶层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意识，发起了一场旨在弘扬民族精神与文化传统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建立了名为"艾比"的爱尔兰民族剧院，在爱尔兰久远的神话与民间文化中发掘素材与思想，上演以民族文化素材为主的戏剧，试图以弘扬传统与民族文化唤起民众，实现爱尔兰的民族独立。乔伊斯对这些文学前辈的才华与成就非常崇敬，但对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取向却不认同，在他看来，当代的文学创作不应向后看，而应向前看，应该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远离现实，遁入远古的时空中，他渴望在社会现实的

基础上飞升，在展示现实的过程中有所发现和创造。关注现实，刻意求新，这正是乔伊斯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两个原则。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文艺思潮随时代与社会变迁，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之外，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引人注目地发展起来，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运动对传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形成既继承又反叛的态势，到乔氏开始创作的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现代主义进入了盛期，文学中的形式主义、达达主义、意识流、意象主义，艺术中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立体派、野兽派、抽象主义等种种现代主义开始向极端发展，对西方文学艺术传统形成巨大的挑战，从而使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文学艺术成为以现代主义为主流的时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乔伊斯的创作尽管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发展的路径，但却更多地受到这些现代主义潮流的强烈影响，他在小说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大幅度革新与创造，形成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典范，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影响甚大。

从1904年辗转欧陆到1941年逝世，乔伊斯主要创作了几十首诗、一部剧作和四部小说。小说代表了他创作的最高成就。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基本上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有一定象征色彩。它包括15个故事，这些故事既能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可以按照童年、青少年、成年和社会活动的线索去理解。乔伊斯力图通过这些故事展示都柏林麻木、瘫痪、没落、衰朽的情状，表现都柏林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挫折、感受的苦难、产生的幻灭和精神顿悟。在写给《都柏林人》的出版者格兰特·理查兹的信中，他明确地说，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就是要为他的祖国写一篇“道德史”，因为他看到都柏林已经成了一个“瘫痪的中心”，他要让世人深刻认识这一点，从而找到疗救的途径。这些故事显然受到福楼拜、契诃夫等前辈大师的影响。《青年艺术家画像》显出了更多的现代

主义意味，它糅合了意识流与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参半的作品。这部作品有着极强的自传性，主人公斯蒂芬经历过的事，乔伊斯几乎都经历过。乔伊斯力图表现具有诗人气质的艺术家从婴幼时期直到成年的心理和精神成长过程。斯蒂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家庭生活的平庸、宗教氛围的压抑、社会环境的虚伪与冷漠中度过的。他长期为独立的人格、精神的自由而斗争，最终丢弃了宗教信仰，拒绝了耶稣会的圣职，决心在自我放逐和自由的艺术创造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这部作品有着“教育小说”（或称“启悟小说”）的结构。它的出版为乔伊斯赢得了声誉。1922年出版的《尤利西斯》是经典的现代主义作品。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摈弃了传统小说编故事的叙事模式，以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象征结构总揽全篇，采用意识流、心理现实主义等多种现代主义手法以及游戏的笔墨，写勃鲁姆、斯蒂芬、莫莉三个人1904年6月16日从早8时到次日凌晨2时许18个多小时在都柏林的活动和精神历程。作品试图展示爱尔兰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写出人性的复杂多样。作品完全置情节和人物不顾的做法虽然未必十分可取，但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与广度上，却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它变革了传统，超越了传统，正是在创造的意义上，它被公认为现代主义的典范之作。1939年问世的《芬尼根守灵夜》大约经历了近20年的创作历程。这部作品的晦涩和神秘大大超越了已经相当难读的《尤利西斯》。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把意识流、语言实验和文字游戏推到了极端。全书写一家人一夜之间的梦呓。如果说《尤利西斯》是一本写白天的书，《芬尼根守灵夜》则是一本写黑夜的书。这本书表现历史不断循环往复，人类文明按轮回方式发展演变的观念。乔伊斯在谋篇布局时借鉴了维柯的历史循环论、布鲁诺和库萨的尼古拉的对立统一论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等理论资源，展示人在睡梦中朦胧与不确定的意识，在暗夜的睡梦中，以无所不包的宏伟气势，呈现出广袤无垠的时

空，将人类的历史、现在、未来和自然、宇宙的博大、庞杂尽收其中。从总体上说，这部作品将神话与科学、现代观念与古老智慧、崇高与卑微、玄奥与明晰……融合在一起，试图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展示人生与世界，给读者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读解空间。

就内容和主题而言，这四部小说始终没有离开爱尔兰的人和事。乔伊斯以都柏林和都柏林人为起点，将审视和拷问的目光推向了世界与全人类，他笔下的都柏林是整个世界的缩影，那些具体的都柏林人，无论是《死者》中的加布里埃尔，《青年艺术家画像》中的斯蒂芬，还是《尤利西斯》中的勃鲁姆和莫莉，《芬尼根守灵夜》中的HCE和ALP，既是每一个人，又是大写的“人”。他们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代表，既有我们大家都有的七情六欲，又有我们都可能有的爱恨情仇，既有天使般的善良，又有魔鬼般的丑恶。读者将从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就艺术形式与技巧而言，这四部小说对传统既有继承，又有颠覆性的创造。乔伊斯以渐进的手法，在《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中将革故鼎新的现代主义观念和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这两部作品都有迷宫般的、万花筒般的结构，融史诗、神话、民间传说、音乐、艺术、哲学、宗教、历史、心理学、自然科学为一体，形成了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就叙事模式而言，这两部作品对现代英语乃至欧洲语言采取了革命性的颠覆立场，书中的许多语法、句式、一半甚至一多半词语都突破了读者熟悉的传统小说样式，乔伊斯大量创制新词新字，夹杂大量的俗语、俚语、外来语、双关语和文字游戏，大大增加了陌生感与艰涩感。乔伊斯在谈到《尤利西斯》时曾说，“我在书中设置了大量谜团，要弄清它们的真意，足够教授们争辩几百年了。”乔伊斯试图以这样极端的方式实现自身的不朽，他做到了。正是对人生与现实的专注以及在形式上的极端变

革，使《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成为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中难以跨越的经典，从而奠定了乔伊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乃至西方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三、乔伊斯接受与批评史略

乔伊斯的作品被接受有一个曲折、艰辛的过程。事实上，他的小说、诗作、戏剧，几乎每一部，其问世和被认可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他的第一部作品诗集《室内乐》遭遇了三次退稿以及手稿丢失等磨难，等待了大约3年才得以出版；第二部作品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和长篇小说《青年艺术家画像》经过了更多的反复，退稿，修改，前者从1905年直到1914年出版，经历近10年；后者从1904年构思和完成、寻求出版，到《英雄斯蒂芬》以及《青年艺术家画像》的演变、在杂志上连载，经历了更长的时间，直到1916年才最终成书；剧本《流亡者》的出版和演出同样遭遇了种种阻隔；《尤利西斯》遭受的磨难就更多；《芬尼根守灵夜》遭受的磨难虽然相对较少，但同样不顺利。

《尤利西斯》从1914年末1915年初开始全面构思，到1922年最终成书，经历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虽然从1918年3月开始，由于美国诗人庞德的大力支持，美国杂志《小评论》开始连载这部作品，不久，伦敦的《自我主义者》也开始连载。但是，纽约一个类似扫黄除恶的机构却始终盯着这部作品不放，他们声称作品中有邪恶、淫秽的内容，因而不断扣留、烧毁寄到当地的《小评论》，更为严重的是，竟于1920年向法庭提起控诉，法庭判决杂志编辑有罪，并禁止继续登载这部作品。禁令一出，原本有意出版此书的出版商们纷纷退缩，《尤利西斯》出书的前景立刻变得十分暗淡，乔伊斯的心情也因此一落千丈，以至悲观到认为自己的书恐怕永远出不了了。《芬尼根守灵夜》从开始动笔到1939年5月4日面世，历时16载，其间也备受争议和责难。

乔伊斯在创作过程中始终不断进行修改，他的修改更多地出于己意，他总是刻意求新，新的点子总是不断冒出来，他明确地表示，要在作品中设计隐藏大量的谜团，好让教授学者们忙活几百年来破解他的真意。他以为，只有保持作品的神秘与晦涩，才能使他的作品与他自己不朽。

尽管乔伊斯抱着这样的想法，但他毕竟不能让外界长期对他的创作一无所知，事实上，在《尤利西斯》连载于《小评论》等杂志的过程中，他已开始向亲朋好友星星点点地透露书中的机关。1920年9月，他在给美国艺术经纪人约翰·奎因的一封信中明确地说，《尤利西斯》采用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结构，同样可以大致分作三个部分，与《奥德修纪》中的三分结构对应，还提出了三部分中各章对应于这部荷马史诗的标题。与此同时，他给意大利作家卡尔洛·里纳梯草拟了一个提纲，进一步说明这个讲述了一天的故事其实是以色列和爱尔兰两个民族的史诗，它不仅有与《奥德修纪》平行的结构，还将每一个时辰、每一种人体器官、每一种艺术的游历与书中人物的游历交融为一体。翌年12月，他又将这一提纲稍加调整，借给了瓦雷里·拉尔博，以便让这位对他格外感兴趣的法国作家、评论家能够更好地在其即将举办的公开演讲中向公众宣讲。后来，他还向最早为他写传记的赫伯特·高尔曼说明书中人物地名与《奥德修纪》中人物地名的对应。

《芬尼根守灵夜》中乔伊斯设计的谜团、隐藏的机关大大超越了《尤利西斯》。我们不妨以书名稍加说明，“芬尼根守灵夜”来自一首民谣Finnegan’s Wake的题目，说的是一个泥瓦匠蒂姆·芬尼根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死后，闻到酒香又复活的故事。乔伊斯将Finnegan’s Wake中表示属格的符号（’）去掉，变成Finnegans Wake，这样，wake就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既是“守灵夜”，又是“复苏”；同时，这个复数的Finnegans既包含了蒂姆·芬尼根这个具体的个人，又泛指每一个人；此

外，这个字还与爱尔兰传说中的英雄芬恩·麦肯豪尔（Finn Mac Cumhail）发生关联。这样，这个书名就将爱尔兰、北欧与全世界联系在一起，也将具体的个人与全人类联系了起来。显而易见，乔伊斯将这个书名用作了结构全书的一个重要线索，通过“堕落复活”（Fall-Resurrection）的暗示，与维柯的历史循环论、哲学上对立统一的辩证原则联系起来，使全书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普世意义。对于这一书名，他一直守口如瓶，秘而不宣，除诺拉和一位在出版前不久猜出书名的密友外，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构思之初就确定的书名，而一直沿用《进行中的作品》这样一个临时的名字，直到正式出版。但他同样不能完全对外界封闭一切信息，事实上，他从未停止寻机向外界流露书中的关节以及尽早让世人看到作品真面目的途径。他向朋友们说明，他在此作中将要写梦境，也通过不同渠道提及或暗示了书中人物、梦境与爱尔兰传说、《凯尔斯书》、世界史等多方面的关联。在他与朋友们的共同努力下，此书的大部分于1927年4月至1938年4-5月在先锋派杂志《变迁》上连载17期。差不多与此同时，由于他的暗示和指点，贝克特等与乔伊斯交往密切的12位作者写出了从不同角度读解这部作品的评论文字，其中大多数也发表在《变迁》上。

批评界对《尤利西斯》从一开始就贬多于褒。有人说这部作品“杂乱无章”，充斥了“淫秽、无聊”的内容，作者简直就是个“疯子”，这种文学只能算是“茅厕文学”；有人说，作者是欧洲社会道德的叛徒；有人说，作者是使整个都柏林蒙受羞辱的“无耻之尤”。甚至连一些著名作家都对这部作品充满反感和敌意。弗吉妮娅·伍尔夫说，这是一本“没有教养的书”，好像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工人”的作品；埃德蒙·高斯说，这本书写得“乱七八糟，趣味、文体，所有一切都臭极了”；保尔·克洛岱尔说这是一本“恶魔般的”书；纪德说这是一本“假冒的大作”，后来有人建议将这本书的法译本收入他当时主管的《七星丛书》时，他断然加以拒绝。乔

伊斯的同胞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也对他嗤之以鼻，说他是“一个无名之辈，没有出身，没有教养”，说《尤利西斯》是一本“无望”的书。不过，大多数现代主义作家对他则持肯定的态度，庞德、艾略特、叶芝、海明威、格特鲁德·斯泰因都不同程度地赞扬了他。而更多的人则对他毁誉参半，甚至连他的弟弟斯坦尼也在赞扬的同时提出了批评，他赞赏作品写出了“整个”都柏林，但却说它缺少明晰与温暖，有些章节的技巧“糟透了”。

《芬尼根守灵夜》出版后的情形也大体如此，尽管由于《尤利西斯》的问世，乔伊斯已经大名鼎鼎，但人们对此书的反应依旧冷淡，评论界的反应同样是贬多于褒。贬损者说这本书简直是在发疯，甚至说它开了一个持久且极端乏味的玩笑，即便是褒奖者也大都小心翼翼，说这本书很有可能成为杰作，但仍需要研究，需要时间来检验，只有极少数人如哈利·列文、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对它作了中肯且公正的评价。

《尤利西斯》出版后，随着读解的逐步深入，乔伊斯批评开始形成规模，大量的导读与批评论著涌现出来。在早期的《尤利西斯》批评中，有三部书至关重要。1930年，乔伊斯的挚友，英国批评家斯图尔特·吉尔伯特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专著最先向学界较为详细地阐释了《尤利西斯》在总体上暗藏的荷马式结构，与《奥德修纪》加以对照，逐章指出了相关的主题、母题、颜色、关联等，并对一些晦涩的文句做了注释。同时，此书也指出乔伊斯一些重要观念的来源（譬如，贝拉尔的《腓尼基人与奥德修纪》和辛奈特的《佛教秘义》等）。1934年，乔伊斯的另一位挚友，英国画家弗兰克·勃金出版《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创作》，勃金这本书记录了一位艺术家与一位小说家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又提供了这部小说创作中许多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既有传记成分，又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解析了这部作品形

成的过程，正如著名乔学者克莱夫·哈特在这本书“导言”中所说的那样，“《尤利西斯》复述了《奥德修纪》的故事，而勃金这本书则复述了《尤利西斯》的故事”。1941年美国批评家哈利·列文写出了《乔伊斯导读与评点》。这本书是第一部由美国学者撰写的、影响重大的解析与评点《尤利西斯》的专著。它包含了对《尤利西斯》全面的解析和切中肯綮的评点，特别指出了乔伊斯非凡的原创性和深广的传统意识。而且对乔伊斯做出了明晰的评价，将其置于与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英国文学大师同列的位置，为美国后来的乔学确定了基调。

到六七十年代，有更多的论著问世，在读解、导读类著述中，重要的有：美国学者韦尔登·桑顿的《〈尤利西斯〉中的暗示：注释性条目》和唐·吉福德的《〈尤利西斯〉注释》。这两本书对《尤利西斯》逐章逐句做了细致的笺注，在语言文字、典故征引以及篇章结构上用力甚多。它们既有重叠又有区别。桑顿的注释紧扣文本，尽力发掘文本中具体字句的暗示与涵义；而吉福德的注释则较多关注文本间的指涉，尽力提供更多关于语境的阐释。此外，哈利·布莱迈尔的《勃鲁姆日书》也颇具特色，此书用简洁朴实的语言对《尤利西斯》的18章做了逐页梳理，把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象征、语言游戏、征引等综合在一起加以解析。作者在30年后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第三版），更名为《新勃鲁姆日书》，这个新的本子不仅在内容上做了个别的修订，而且标注了三个当今通用版本（盖勃勒1986年修订本、牛津大学1993年“世界经典”本、企鹅1992年“20世纪经典”本）的相应页码。这个新版本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对读者的导引作用远远超越了他30年前的旧作。

在导读类批评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尤利西斯》批评开始从多视点、多侧面向更深、更广角度开掘。出现了许多乔学家和有分量的论著，批评的范围也大大拓展，从早期较多侧重形式开始向全方位挪移，批评家们

开始从语言、文体、形式、结构、主题、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切入讨论，从而使《尤利西斯》批评获得了飞跃式的进展。

欧文·斯坦伯格在其《〈尤利西斯〉中的意识流及其他》中将《尤利西斯》看作爱森斯坦电影式的蒙太奇结构，指出乔伊斯运用意识流手法描述人物的心理过程，形成断裂的叙事碎片，是一种全新的叙事实验。卡伦·劳伦斯在《尤利西斯文体的奥德修纪》中试图从一种新的时间角度来读解这部作品，她提出，作品中文体的变化是一种修辞实验，具有某种总体的方向，而这些文体上的变化在断裂过程中迫使读者对自己的阅读期待不断做出相应调整。休·肯纳早在其1955年出版的《都柏林的乔伊斯》中就率先提出乔伊斯把戏仿、反讽等修辞手段作为重要创作技巧的事实，30年后又在其《尤利西斯》等著作中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进一步论述了这部作品的文体变化。雷·戈特弗里德的《尤利西斯的句法艺术》钩沉索隐，对世纪之交都柏林与本书有关的档案记录、报章杂志、回忆访谈等方方面面的材料做了认真细致的爬梳，发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并将这些新材料与文本相互比勘，从而将作品的表层与其深层的象征区别开来。安东尼·伯吉斯的《詹姆斯·乔伊斯语言导引》和科林·麦卡伯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文字革命》以《尤利西斯》为底本，深入分析乔伊斯的语言文字技巧，着力挖掘其语言实验的革命意义。威廉·廷达尔的《乔伊斯解释现代世界的方式》从人性、家庭、社会关系、现代人的心理、语言与文字、神话与象征等不同层面讨论了乔伊斯对现代世界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海沃德·埃里希编选的《詹姆斯·乔伊斯和现代主义》把乔伊斯置于现代文学、哲学、心理学、音乐、绘画的语境中，集中讨论其现代特色。克莱夫·哈特和戴维·海曼合编的《尤利西斯批评文集》选收了18位一流乔学家分论《尤利西斯》18章的文章，通过精细的阅读，从文体、色调、视点、叙事结构、象征意义等不同角度，着重论述了这部作品在形式、技巧、结构等方面的特征，兼作内容与意义

的讨论。扎克·波温的《乔伊斯作品中的音乐暗示》和《勃鲁姆古老甜蜜的情歌》不仅从《尤利西斯》等小说的情节、结构、人物、主题、文体等角度分析乔伊斯对音乐的应用，考稽作品中与音乐有关的源流，而且结合作品就音乐与现代主义、音乐与宗教仪式、音乐与喜剧等方面做了有力的理论阐发。克丽斯塔玛利亚·海伊丝的《艺术中的乔伊斯》收入了2004年都柏林“艺术中的乔伊斯”展览中的精品，对这些展品做了精彩的理论探索，展示了乔伊斯对当代造型艺术的巨大影响。托马斯·波克达尔的《乔伊斯的电影和小说》从电影语言、电影理论、造型艺术、现代主义等多个层面切入乔氏作品，对文学与艺术关系的研究不无意义。

谢尔登·勃利维克的《弗洛伊德与荣格之间的乔伊斯》和《符号的面纱：乔伊斯、拉康和知觉》以及理查·布朗的《乔伊斯和性》、路克·舍斯顿的《詹姆斯·乔伊斯和心理分析问题》等作是从心理分析、性等角度讨论乔伊斯的代表作。博妮·凯姆·司各特的《乔伊斯和女性主义》、苏塞特·汉克的《乔伊斯和欲望的政治》及其与埃琳娜·温克勒斯合编的《乔伊斯作品中的女人》等作在心理分析与性的结合中又添加了女性主义的视角。此外，布鲁斯·纳德尔的《乔伊斯和犹太人》、奈尔·戴维森的《乔伊斯、〈尤利西斯〉及犹太身份的建构》、詹姆斯·费哈尔的《乔伊斯和历史问题》、德莱克·阿特里奇编选的《半殖民的乔伊斯》、西姆斯·芬尼根的《詹姆斯·乔伊斯和以色列人以及流亡中的对话》、约瑟夫·瓦兰特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正义问题》、艾玛尔·诺兰的《詹姆斯·乔伊斯和民族问题》、文森特·程的《乔伊斯、种族和帝国》、特莱沃·威廉斯的《乔伊斯的政治读解》、凯思·布克尔的《尤利西斯、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帕特里克·默吉的《马克思之后的乔伊斯》等作讨论乔伊斯以及《尤利西斯》和意识形态、政治、民族、种族、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关系，其中不乏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角度。

《芬尼根守灵夜》批评中最重要的第一本书是1929年出版的包括前述12位论者文章的文集。按照乔伊斯的建议，此书化用了《芬尼根守灵夜》第三部中的一句话做书名，称作《为将〈进行中的作品〉引入正途对其事实虚化的审查》。这一开创性的文集出版后开始在学界流传，对人们破解这部当时还在连载的“天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44年，约瑟夫·坎贝尔和亨利·莫顿·罗宾逊合作的《〈芬尼根守灵夜〉枢钥》问世，此书集中讨论《芬尼根守灵夜》中的神话因素，对其情节与结构作了细致分析与解读，对后人启发甚大，是读解这部作品不可或缺的入门书。到50年代中期，阿德琳·格拉申发表了《〈芬尼根守灵夜〉人口普查》，并在随后的20年中相继出版了《二查》和《三查》，对其“首次普查”做了进一步修订和扩充。此书按字母顺序清晰地梳理了《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人物关系，对书中专名的转化做了细致辨析，其重要性可与坎贝尔之作相提并论。50年代末60年代前半期，詹姆斯·阿瑟顿出版了《相关之书：詹姆斯·乔伊斯〈芬尼根守灵夜〉文学典故研究》、克莱夫·哈特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的结构和母题》、伯纳德·本斯托克出版了《乔伊斯再苏醒：〈芬尼根守灵夜〉解析》、杜妮娅·克里斯提尼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的北欧因素》等，对此书的结构、主题、典故、来源、外来因素作了精审研究。

从6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深入的导读性著作相继问世。威廉·廷达尔1969年的《〈芬尼根守灵夜〉导读》是此类书中的第一本，此书在导言中对《芬尼根守灵夜》作一般介绍，然后对17章逐章解读，从总体到局部，既突出了章节的细节，又注意到其中的关联。大约10年后，罗兰·麦克休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笺注》，对这本书逐页逐行做了深入细致的注释。又过了近30年，埃德蒙·爱泼斯坦出版了《〈芬尼根守灵夜〉导读》，此书在向文本作纵深开掘的同时，更多从观念上关注了全书结构的总体把握。这三本书与前述贝克特、坎贝尔、格拉申三书一样，是

读解《守灵夜》绕不开的入门工具书，无论是一般读者，还是专家都必须将其置诸案头。

这一时期中有不少研究性著作引人瞩目，其中，玛格丽特·所罗门的《永恒的几何交配家：〈芬尼根守灵夜〉中的性宇宙》以讨论此书中性与几何形态的关系著名；玛戈特·诺里斯的《〈芬尼根守灵夜〉结构分析：丧中心的宇宙》对此书做了精彩的结构解析；帕特里克·麦卡锡的《〈芬尼根守灵夜〉中的谜语》探讨乔伊斯使用谜语的策略及其对主题的重要意义；芭芭拉·迪伯纳德的《炼金术与〈芬尼根守灵夜〉》揭示书中的炼金术意象及其寓意；约翰·毕肖普的《乔伊斯的暗夜之书：〈芬尼根守灵夜〉》对此书梦幻般的语言做了见解深刻而颇具说服力的诠释。

《芬尼根守灵夜》出版后，随着对乔伊斯读解的不断深入与研究的逐步展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巨大贡献。1982年在庆祝他诞辰百周年纪念活动中，1月31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专版发表署名文章，将他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与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地位相提并论，认为“现代文学如果没有他”将如同现代物理学没有爱因斯坦一样不可思议。1998年，附属于兰登书屋的现代图书馆组成10人的专家评选委员会，评选出20世纪“最佳100本小说”，他的《尤利西斯》高居榜首，《青年艺术家画像》名列第三，甚至连《芬尼根守灵夜》也进入了名单（第77位），后来他们又请读者评选，《尤利西斯》依然在百本之中。1999年春，法国《世界报》遴选20世纪最好的书，《尤利西斯》名列第28位。2002年，挪威图书俱乐部请来自54个国家的100位作家每人从古今世界文学作品中选出自己认为最好的10部作品，形成100本最佳世界文学作品丛书，并按作者姓氏字母排序发表，《尤利西斯》名列其中。2003年10月12日，英国《观察家报》发布古今100本最伟大小说榜，《尤利西斯》位列第45。今天，有关乔伊斯的课程已经遍及世

界许多大学的讲堂，他的作品被译成了世界上多种不同的文字；不少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与音乐剧；学术界创办了多种专门研究他的期刊杂志；经常有许多以他为题目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世界各地举行；6月16日（即《尤利西斯》中所写的那一天）被命名为“勃鲁姆日”，每年这一天前后世界许多地方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性活动；研究他的论文和专著在不同语言中不可胜数，对他的读解与研究在西方已经从一种专门的学问上升为一种产业（industry）。尽管对他的不同读解与评价将长期存在下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已经牢固地站在西方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前沿，像莎士比亚等大师一样成为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四、乔伊斯在中国

国人对乔伊斯的认识并不晚。20世纪20年代，《尤利西斯》刚刚在巴黎诞生时，正在剑桥的徐志摩立即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乔伊斯的创造性在诗人心中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他热情洋溢地赞美说，这本书“最后一百页那真是纯粹的‘prose’，像牛酪一样润滑，像教堂里石坛一样光澄，非但大写字母没有，连，。……？：——；－－！（）《》等可厌的符号一齐灭迹，也不分章句篇节，只有一大股清丽浩瀚的文章排奡而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大手笔！”而在国内主编《小说月报》的茅盾也注意到了这部作品，但他的看法却冷静、客观了许多。他把乔伊斯说成一个“准大大主义”（即今通称的“达达主义”）的“美国”作家，既讲到了人们对这本书的“责问”与“谩骂”，也讲到了部分青年对它的“热心赞美”。

30年代，中国对乔伊斯的认识和了解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对西方文学兴趣不断增长的氛围中，关注乔伊斯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赵景深、赵家璧、郑振铎、高明、徐霞村、费鉴照、周立波、杨晶溪、汪倜然等人都以不同形式提及了乔伊斯。他们的绍介或译自他人，或出自本心，使国

人对这位现代主义作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更为可喜的是，乔伊斯的作品被首次译入中国。1934年的《文学》期刊上刊登了傅东华译乔氏短篇之作《复本》（即本文集中的《何其相似》），傅氏译笔平实，文前还附了一个对乔伊斯的短小介绍。可谓乔氏汉译的开篇。

1935年，周立波在《申报》上发表了一篇具有一定分量的批评性文字，对乔伊斯的创作做了比较全面的评介，他看到了乔伊斯“奇特的形式”，指出正是这些推到“极端”的技巧成就了乔伊斯“在文学上的最高地位”，但他又说，乔伊斯作品的内容是“空虚的”，人物是“猥琐的”、“淫荡的”，这种“歪曲现实”的创作观使他“独特的形式”失去了意义。周氏这一总体上十分左倾的观点无疑受了当时苏联日丹诺夫等人的影响，为50年代后国内学界将乔伊斯看作西方“颓废文学”代表的观点定下了基调。

40年代国内学界对乔伊斯的基本立场是褒多于贬。1941年乔伊斯谢世后，《西洋文学》期刊集中推出了纪念性的“乔易士特辑”。这个特辑在“乔易士小传”后收录了宋悌芬译自《室内乐》的乔诗二首、郭蕊译的短篇小说《一件惨事》、吴兴华译的《友律色斯插话三节》以及张芝联译自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中论乔氏专章的前两节。编译这个特辑的几位作者，特别是吴兴华，既有深厚的中外文学功底，又有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敏锐与自觉。吴兴华还在此前的一期中发表了评介《芬尼根守灵夜》的文章，他的翻译和评论表明，他不仅钻研了这本当时还十分难懂的“天书”，而且对乔伊斯有了非凡的理解。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包括乔伊斯在内的一大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都被归为颓废派，长期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乔伊斯才随着西学第二次东渐的大潮，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从80年代至今的30余年间，国内学界对乔伊斯的翻译与研究已经达到了

较快较高的发展阶段。乔伊斯的大部分作品已经有了汉译，研究性的文章与专著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尽管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还远不能与西方的乔学相比拟，但就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而言，已经获得了十分可喜的进步。

如今，乔伊斯的大名国内文学界、读书界不知道的人恐怕已经很少了，但是要说真正了解他和他的创作的人已经很多，恐怕也不是事实，甚至能够通读、读懂《尤利西斯》译本的人恐怕也不多。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大约还是乔伊斯的名声太大，而他的书又太难读。

五、关于这套文集

这套文集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末，当时河北教育出版社正在出一套《世界文豪书系》的丛书，乔伊斯自然被列入了其中，由出版社王亚民、刘硕良与社科院外文所王逢振策划，他们知道我一直在研读乔伊斯，同时也在翻译《尤利西斯》，故邀我共同来完成这部“全集”，约定由我负责《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节本）和《乔伊斯书信集》诸卷。大约到2004年末全书初稿完成，出版社也印出了各卷的清样，只待修订后付梓了。但遗憾的是，由于《尤利西斯》的修订无法集中进行，时断时续，拖了时间，虽然当时负责此书的孟保青主编极为宽容，一再允诺延缓，但终因我个人的原因而未能使出版社按原想的时间出版此书，这是应该向河北教育出版社深表歉意的，同时也要向一起合作的逢振兄以及其他译者，向期待此书的所有读者表示歉意。现在此书终于要问世了，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河北教育社编辑时期所谓的“全集”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集，因为《芬尼根守灵夜》只是一个节译本，现在将“全集”改作“文集”，显然要更合适些，但因为全书还包括了一本由乔学者撰写的《乔伊斯评论

集》，因此称其为“乔伊斯”文集仍有名实不相符合处。不过，由于这本“评论集”对于理解乔伊斯十分重要，难以割舍，因此只能放在“文集”中了。

二、这套文集包括乔伊斯作品7卷：《都柏林人》1卷，《青年艺术家画像》1卷，《尤利西斯》2卷，《芬尼根守灵夜》（节本）1卷，《乔伊斯诗歌·剧作·随笔集》1卷，《乔伊斯书信集》1卷，《乔伊斯文论政论集》1卷，另有《乔伊斯评论集——名家论乔伊斯》外1卷，共9卷。

三、《文集》各卷的译者大都是乔伊斯的研究者，考虑到乔伊斯的艰涩、复杂和独特性，对乔伊斯有了一定研究之后再来翻译其作品似乎更合适些。文集各卷所依据的原文都是可靠的版本，译者在各自的前言或译序中将对乔伊斯及该卷作品做出各自的诠释。

末了，我还要感谢接手出版这套文集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及本书责编冯涛先生，他们的远见卓识、严谨宽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祈愿这套《文集》的出版能对国人的乔伊斯读解和研究作出贡献，也期待着听到广大读者以及专家学者的批评。

刘象愚

2012年秋于京师园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译本序

从字数上讲，保存下来的乔伊斯的书信几乎赶得上他的小说的总量。他的书信曾编为三大卷于1957-1966年面世。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书信公之于众。这个译本的依据就是乔伊斯研究专家理查德·艾尔曼编选的《詹姆斯·乔伊斯书信选集》（包括编者考证翔实的注释）。《选集》不仅选自上述三大卷《书信集》，而且还补充了后来新公开的书信，尤其是乔伊斯写给妻子诺拉·巴纳克尔和他的赞助人哈丽雅特·肖·韦弗小姐的大量信件。这些书信按时间顺序排列，贯穿了乔伊斯的一生，并按他先后居住过的城市分为五个阶段，从他19岁时作为一名文学青年写给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生日祝贺信，到他临终前9天给他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的一张明信片。

乔伊斯没有自传和日记传世，所以书信就成了全面展示他生平和作品的惟一的第一手文字材料。这里有他对家庭、婚姻、爱情、道德、宗教、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文学（不乏对易卜生、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高尔基、王尔德、哈代、D·H·劳伦斯、普鲁斯特、惠特曼、亨利·詹姆斯、庞德、T·S·艾略特等世界文学巨匠和其他一些欧洲作家的个人见解）、音乐（乔伊斯以父母双方几代人中都有好嗓子而自豪，他一度还专门接受正规声乐训练，并且登台演唱过，因此他作品中的语言的音乐性与这种修养是分不开的）等各个方面的观点。

乔伊斯的信写得很勤，写得很细，因此对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甚至一些琐事都不放过。他的书信集就是一本材料翔实的传记。你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大学生活、巴黎学医、携诺拉私奔、在语言学校任教、给私人教英语、在银行当小职员、夫妻生活的细节、文人之间的交往、子女的出生成长、对所到城市的印象、剧院里的见闻，甚至一些商业活动、饮食花销、早年捉襟见肘的窘态……都有细致的描述。

乔伊斯为了养家糊口，教过书，在银行干过事，甚至跟一些人合开过电

影院，但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因此书信里反映了他从《都柏林人》的写作到《芬尼根守灵夜》完成的漫长的文学生涯，其中讲到写作动机，素材搜集，写作过程，出版经历，作品的主题、人物、结构、语言、典故、书名的推敲以及如何将它译成另一种语言等等。信中还有《青年艺术家画像》、《尤利西斯》、《芬尼根守灵夜》（这个译名远远表达不了原书名的高层含义，读过这本《书信集》你就会明白）的解读和注释。

总之，读了这本《书信集》，读者会通过作者的自白看到一个复杂矛盾的乔伊斯，一个作家，一个漂泊海外的爱尔兰人（对祖国怀着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一个儿子、丈夫、兄长、父亲、祖父、朋友……正如他给妻子的信中所说，“有些信丑恶、淫秽、野蛮，有些信纯洁、神圣、富有灵气，总而言之，都是我自己”。

自然，作为“欧洲散文领袖”（庞德的说法）的乔伊斯的书信在语言风格上也不同常人。很多描写人与物、情与景的段落使你觉得你在读一篇小说，它是那样的细微具体。至于随处可见的幽默、讽刺、俏皮话、双关语等等，使你立即联想到他的《尤利西斯》与《芬尼根守灵夜》，读到一些抒情的语句，仿佛把你引入了《室内乐集》的境界。有些地方作者又涉笔成趣，用戏剧手法写信，使人想起他还有剧作《流亡者》传世。总之，作为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的乔伊斯的笔法有意无意就从他的书信上显露了出来。

在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中，并非个个都是语言大师。乔伊斯则不愧为一位语言巨匠。他精通英法意德等国语言，粗通的语言就更多，在他最后一部充满文字游戏的著作中，涉及的语言有十多种。他的书信除了用英文写以外，有相当一些是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包括的里雅斯特方言），甚至丹麦文写的。《书信选集》原版照印这些原文，在脚注里印

上英文译文。这个译本也仿照原版，仅把脚注里的英文译文译成汉语。在英文书信中夹杂的其他语种也大多采用照录原文，用脚注解释的处理手法。

乔伊斯又是文体大师。他在《尤利西斯》中处心积虑地变换文体，以达到预期的效果。随着写信对象的不同、写信时心情的不同，书信文体多变是十分自然的。但文体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文体实验恐怕英语国家的一般读者都未必吃得透，要用另一种文字表现出来就更加困难了，译者由于水平所限，也只能大体上予以把握，俗名决不译成雅号，反之亦然。俏皮话、双关语、文字游戏也尽力在译文中再现出来。读过《尤利西斯》的人大概不会忘记那段没有标点大写的长篇内心独白，读了这本《书信集》后你会知道这种手法并非被视为弹唱阳春白雪的现代派大师乔伊斯处心积虑的发明创造，而恰恰是他那文化层次很低的下里巴人妻子写信的习惯，乔伊斯只不过是从中得到启发而已。王佐良先生在《乔伊斯与“可怕的美”》一文中盛赞“《优力息斯》与《奥德赛》的关联是乔伊斯的匠心独运”。然而，读过这本《书信集》后，你就知道乔伊斯的这种匠心受益于他读过的荷兰剧作家兼小说家赫尔曼·海耶曼斯的名剧《亚哈随鲁》。而“内心独白”则借鉴了法国小说家迪雅尔丹。可见，若要翻译或研究乔伊斯，不可不读他的书信，它们可以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

乔伊斯的书信涉及范围极广，包括他自己的所有著作。在翻译有关他自己的作品的段落时，译者参考了孙梁等译的《都柏林人》和萧乾、文洁若译的《尤利西斯》，还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语句，在此表示感谢。

译者

1996年6月26日于兰州大学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都柏林、巴黎时期（1882-1904）

致威廉·阿彻

1900年4月28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都柏林，费尔维尤，里士满路13号

亲爱的先生

蒙赐惠书，盛意可感。我是一名爱尔兰青年，现年18，易卜生的话我将终生铭记于心。您忠诚的

詹斯·A·乔伊斯

附：

威廉·阿彻来信

1900年4月2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伦敦西城中央邮政区

南安普敦街弗尔农钱伯斯巷2号

亲爱的先生

我想如果你知道亨利·易卜生一两天前给我的一封信中的内容，你一定会感兴趣的，他说“我读过了，或者毋宁说是啃完了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一篇书评，该文非常和善（‘Velvil-lig’），要是我通晓那种语言，我当为此而感谢作者”。你真诚的

威廉·阿彻

致亨利·易卜生

1901年3月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费尔菲尔德，皇家街18号

尊敬的先生：

我写信予您以表达对您73岁华诞的祝贺，并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一起向您表示良好的祝愿。您也许记得，您的新作《当我们死而复醒时》问世后不久，一家英国评论刊物——《双周评论》——刊出了一篇鉴赏文字——我就是它的署名作者。我知道您看过那篇文章，因为不久以后威廉·阿彻先生写信给我，说他几天前收到您的一封来信，您在信中写道，“我读过了，或者毋宁说是啃完了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一篇书评，该文非常和善，要是我通晓那种语言，我当为此而感谢作者”。（您也知道，我对您的语言不甚精通，然而我相信您是能够弄清我的意思的。）得知此事后，我深受感动，当时那种心情简直难以向您表达。我是一个小青年，也许告诉您那种诚惶诚恐的心绪会使你忍俊不禁。然而我相信，如果您回顾一下您当初像我现在一样上大学的情景，

要是您回味一下您当初得到一个像我崇敬您那样的您所崇敬的名人的赞语，对您意味着什么，您就会理解我的心情。我感到遗憾的是，映入您眼帘的仅仅是一篇幼稚的急就文字，而不是一篇值得您夸奖的佳作。也许文中没有什么信口雌黄、愚陋不堪的成分，不过说老实话，我再也无话可说了。您的大作让一些毛头小子任意摆弄，也许使您不快，不过我确信，您宁肯听孟浪唐突之言，也不愿读怯声怯气、“斯斯文文”、似是而非的怪论。

我再能说些什么呢？我不顾一切地宣扬您使您名震全校，原先人们对您的名字不是一无所知，就是略有所闻。我已经提出了您在戏剧史上的正确地位。我揭示了我所认为的您的出类拔萃之处——您那崇高而客观的力量。您的次要的特长——您的讽刺，您的技巧和管弦乐般的和谐——凡此种种，我也一一指了出来，不要以为我是个英雄崇拜者——我并非如此。当我在辩论会之类的场合谈到您时，我决不哗众取宠。

然而我们总是把最珍贵的东西留给自己。我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把我紧紧地跟您捆在一起。我没有说我在您的生活中隐约发现的东西怎样成为我所看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没有说您的战斗怎样激励我——不是一目了然的有形的战斗，而是那些在您的脑海里进行并且获胜的战斗，没有说您从生活中攫取秘密的坚定决心怎样给了我勇气，没有说您怎样对艺术的规范、对朋友和习俗的公共标准漠不关心，而是根据内在的英雄本色而行事。而这就是我现在写信所告诉您的。您在人间的工作接近尾声，您将趋于沉默。您的天色逐渐昏暗下来。许多人写到这一类问题，然而他们并不明白。您只不过开了一条路——虽然您在这条路上走到了力所能及的远处——通向《约翰·迦百利·博克曼》和它的精神真理的终点——因为我认为您的近作独具匠心。然而我相信那种更加高尚、神圣的启迪永世长存。

作为您为之辩护的年轻一代的一员，我向您致敬——不谦卑，因为我默默无闻，而您名满天下，不悲伤，因为您是一位老人，而我是一名青年，不冒昧也不伤感——而是喜气洋洋、满怀希望、满怀爱心地向您祝贺。忠诚于您的

詹姆斯·A·乔伊斯

致格雷戈里夫人

〔1902年11月〕

叶芝藏打字稿

都柏林，卡布拉，圣彼得街7号

亲爱的格雷戈里夫人：

我已中止了这里的医科学业，要烦劳您了解一段历史。我获得了皇家大学的学士学位，曾计划在这里学医。可是学院领导硬是不答应，大概是想阻止我取得一个我可以畅所欲言的舒适职位吧。坦率地说，我交不起医科学费，因此他们拒绝给我提供认真的教学、学费或考试——声称没有能力——尽管他们给一些考试过不了关的学生提供了或正在提供这些，而这些考试我却全部通过。我想取得一个医科学位，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稳固地创建自己的事业了。我想有所成就——不管我可能伟大还是渺小——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教会来说，没有什么异端邪说或哲学像人那样可恶了，因此我要去巴黎。我打算在巴黎大学学医，以教英语来维持生计。我将只身孤影，无亲无友——我知道一个人，他过去曾住在蒙马特尔附近，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去异国他乡，我写信给您是想知道您是否有办法帮助我。我不知道我去巴黎后会遇到什么问题，不过我的景况恐怕再也不会比这里更糟。12月1日星期一，我将乘夜船

离开都柏林。当天夜里我将乘火车离开维多利亚车站去纽黑文。然而我并不沮丧，因为我知道即便我闯荡失败了，那种失败也无关大局。我要与世界上各种势力做一番较量。除了信仰灵魂，万事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只有信仰灵魂才能改变万事万物，给它们的变化无常注入光明。虽然我好像是作为一个信奉异端的人被逐出国门，然而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人具有我这样的信仰。您忠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都柏林的家人

1902年12月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高乃依大饭店

亲爱的全家老小

叶芝先生到伦敦去见《言者》的编辑，可是他病了，我天天都在盼信：他还要去见《学园》的编辑。他给戈恩小姐写了信，现附上他的手札一封。他还把我介绍给阿瑟·西蒙斯，现在想叫我为《言者》写一篇书评，评论西蒙斯的一本书——《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的译本。我一日三餐都跟他吃，来往车马费全由他掏。一两天前我给《快报》寄去几篇评论，请注意周初的《快报》。我掌握医学课程的确切信息。首先要有一个法国学士学位，可是具有外国学位的人可以取得公共教学部长的特免。我已经给部长写过信，今天早上还找到部里，他们告诉我：也许几天内就会给我特免。因此我去找巴黎大学科学院秘书，他给了我一个临时听课证，可以上获得物理、化学和生物文凭所需的课程（整整1年的功课）。听讲座不用交费，可是讲座早上9点开始，持续一个或两个小

时，实践课下午1点半开始，进行两个或3个小时。没有笔试：所有的考试全是口试，考一刻钟左右。我的文凭考试将在明年7月进行。我迟到了几天，因为求见部长的期限是12月1日，也许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他们会原谅我的。因此到圣诞节我还有两周多的时间好学。我买了一个闹钟（4法郎），好在早晨按时把我闹醒，因为到学校还有一段距离。我刚刚洗过澡（7点半）：热水澡。我吃早点只花3个便士，午饭（汤、肉、水果、咖啡）用八九个便士，正餐（汤、鱼、肉、蔬菜、水果、咖啡）1先令。可是我一天到晚咖啡不断。这里白天喝咖啡不加奶，只放糖。我发现这倒合我的口味，因为这里天气严寒，有时气温降至零下7度或9度。寒风刺骨，不过没有雾，不下雨。叫斯坦尼到教堂街的伊森商店去一趟，我在那里订购了一些纸张，款已付过，叫他们转交给我。如果掏运费，他们会照办的。我走得过急，把这事给忘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我的介绍信——仅仅理了几封——不过我将在本周内干完此事。要是我星期一开始上课，我非马上搞到一条围裙和一副套袖不可，还得弄一个解剖工具箱，我的钱到星期四才能从劳埃德保险社汇到巴黎。不过也许我会想办法的。下一星期我打算找一间年租金7镑或8镑的房间——3个月35先令，预定从1月1日开始。我在这里旅馆的月租1月3日到期，我想1月4日又会开始上课。这里的一家商店有豪华的诺曼家具——沉重的木头橱柜，镶板门——5镑一件，差不多有你们衣橱的两个大，虽然我现在还不能为我的房间买东西，可是一旦我在巴黎安顿下来学医，我肯定会买的。至于我的情况，暂且不可告诉任何人，只是——“哦，很好，谢谢你”。叫斯坦尼把12月号的《圣斯蒂芬》寄给我，给独角兽出版社写封信，并且爱护我房间里的书籍。

吉姆

致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夫人

1902年12月15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高乃依大饭店

亲爱的母亲

现附上一两天前叶芝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我回信说我把稿子留在爱尔兰，不过给他寄去了一首诗。我在柏利兹学校占有一个职位，可以自由掌握，开始时月薪150法郎（7英镑10先令），不过整天都要在校上班。另外我每星期还给一位杜斯先生上两三次课，他1个月给我或者会给我20或25法郎（1英镑或1英镑5先令）。

天气温和了点。我简直不知道我是否有话可说。我接到你的两封来信，知道我使你惊恐万分。起初，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随后又是一种同样莫名其妙的困倦，却没有什么疼痛。比方说，我喜欢你写信，我看信。要是愿意的话，请再来信，说明我是否该回家过圣诞节。请叫斯坦尼到霍奇斯、菲吉斯公司去一趟，就说我在这里给他写过信，订购一本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的《英国歌集》，是伦敦的约翰·默里近日出版的。现在我想睡觉了，可是不到11点我是不起床的，现在才两点。我还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不应当追求表达，仅仅听人讲话才对。恐怕安顿下来并不容易。我不想在巴黎定居，倒喜欢经常易地生活。过几天我要给你谱点乐曲，我希望你把它学会。杜斯先生要给我10先令，《快报》给1镑1先令，《学园》大概给1镑，加起来就是2镑11先令。你能不能用它镶一副牙？不要因为我不能写信而生气。

吉姆

致格雷戈里夫人

1902年12月21日

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藏稿

巴黎，高乃依饭店

亲爱的格雷戈里夫人

大函已转到，然而我尚无确切的消息奉告，只是我将回都柏林过圣诞节，明晚离开巴黎。你的朋友朗沃思先生约我评两本书。我已经照办，书评已于两星期前见报，但未见稿酬。我在这里学医的前景并不乐观。叶芝先生圣诞节后要见《言者》编辑，他还向《学园》编辑建议刊登我的诗作，可是《学园》编辑要的是“真正的上乘诗歌”专栏。一旦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告知，噢，对了——我在这里给一个人教英语，每两周他给我10法郎。我觉得巴黎真有意思，然而我十分理解为什么法国文学中没有诗歌；因为要从法国生活中创作诗歌是不可能的。我对“骑士风度”的法国人并不同情。我很高兴德国人打败了他们，希望德国人再次把他们打败。然而上苍别让法国人消亡，别让全世界失去那样的厨师和舞蹈大师。然而——

Es war ein Konig in Thule

Gar treu bis an das Grab

由圆嘟嘟的小卢贝先生领头的整个动物园是出不了这种诗的，因为天国并不是靠观察出现的。你忠诚的

詹姆斯·A·乔伊斯

致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1903年1月2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伦敦

我被任命为一家新的廉价周报驻巴黎的文学和戏剧评论家（还建议我当驻巴黎记者，如果我的工作称心的话），不过第1期要到3月才能问世。可是我必须尽快投稿而且稿酬很高（每千字2英镑2先令，或者说是《学园》的两倍）。我还见到了《学园》的编辑，把文章交给了他，他会告诉我他是否认为我跟他的报纸合拍。今日深夜我才能见到图伊先生。一定要推进《爱尔兰时报》，并且告诉我进展如何，还有奥哈拉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也给考特尼写过信，早上等着他和阿彻（如果他在伦敦的话）的来信。

吉姆

致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3年1月25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高乃依大饭店

亲爱的母亲

在此之前我没有写信，因为我在等包裹，但它至今（星期一早晨）未到。我已向《快报》寄去了对该书的评论，所以叫斯坦尼留心一下。那份新报名叫《男人与女人》，编辑把它描述成介乎《旁观者》和《闲谈者》之间的东西，如果你买这些报纸，你自己加以判断。那将是一份周

报，定价6便士。叫斯坦尼马上把我的一本瓦格纳的歌剧剧本寄来（我好在星期四夜里收到），如果可以的话，再附寄一本格兰特·艾伦的《巴黎》。顺便说说，在《忧愁夫人》第一百页上他会发现一张两本书的抵押凭据，务必马上处理。恐怕我把它搁得太久了。我希望斯坦尼现在已经康复，希望你按照我讲的去做。我在自由党俱乐部见到了阿彻，可是我们的谈话虽然时间很长，但并不十分认真。我还见到了格雷戈里夫人，在上火车之前刚好来得及会见奥康奈尔先生。我认为，《言者》尽管是一家好报，但却是一家穷报，《学园》也是如此，不过我也许会给它们投点什么。但是我打算不用介绍自行试探几家报纸。别忘了过问家里的事情——我指的是查理准备考试（春天什么时候）还有斯坦尼。望你来信，而且如果写信，务必写一些使我感兴趣的事。告诉爸爸我想知道他在《爱尔兰时报》干得怎么样。

吉姆

这封信拖延到今天（星期二）才发，想着包裹里会夹带一封信，需要回复。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3年2月8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高乃依大饭店

亲爱的斯坦尼

现寄上两首诗。头一首是第二部的，我想它会激起艾格林顿的好奇心。顺便说一句，我在对《人人》丛书（该死的《人人》丛书！）的评论中

对印刷和装帧只字未提。那准是我的小编辑加上去的，不过我谈及“那些开始含含糊糊地谈论他们的朋友法国人”的人，这一点挺好——难道文中没有这些话吗？——这几回我感到很有悟性，并一头扎进了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如果《言者》的编辑把我关于《卡提利那》的评论加进去，你就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成果来。言辞无法衡量眼下我对AE（我相信他不曾给格雷戈里夫人写信）及其精神朋友的轻蔑。然而我把稿子交给他还是做对了，因为我有一个目的。不过我要把它们抽回来，因为我最近对《顿悟诗》的增添也许不对他的脾胃。所以魔鬼帮我吧，我只想写使我赞同的东西，并尽力把它们写好。对待靴子也是一样。啊，自从我来到这里，我对领带、外衣、靴子、帽子入了迷——一切虚构的东西！因此拉塞尔该死，叶芝该死，斯凯芬顿该死，达林顿该死，编辑们该死，自由思想家们该死，植物诗该死，植物哲学加倍地该死！

吉姆

我听见一支军队在大地上冲锋

万马奔腾，喧声雷动，涎沫飞溅在膝盖四周，

马后挺立着御车的将士，黑甲护身，八面威风，

缰绳不值一顾，长鞭凌空抖搂。

他们在黑夜里喊杀声不断；

听见他们远处回旋的笑声，我在睡梦中呻唤。

他们冲破梦的昏暗，一股炫目的火焰，

马蹄在心上嘚嘚，仿佛踩在铁砧上面。

他们凯旋而来，绿色的长发频频摆动，

他们从大海里来，在海岸上奔跑呼喊——

我的心啊，难道你智穷才尽，陷入了绝望之中？

娇小白嫩的胸脯啊，你为何撇下我不管？

羞怯的星儿出现在天空，

像处女一样，闷闷不乐，

你听，在昏昏欲睡的黄昏，

一个人在你的门口唱歌。

他的歌比露珠软和清爽

他前来就是要把你看望。

啊，切勿再低头做白日梦

当他在黄昏时分来访的时候，

也别再思忖唱歌的是何人

他的歌竟然萦绕在我心头？

凭此，这支情人的歌，你清楚

看望你的人非我莫属。

巴黎，1903

致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3年2月2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高乃依大饭店

亲爱的爸爸

我星期二下午接到你的电汇并且美餐了一顿。由于是狂欢节的夜晚，我就索性奢侈一番——一支雪茄，投撒五彩纸屑，还吃了一顿晚餐。我买了一个炉子，一个长柄深底锅，一个盘子，一个杯子，一个托碟，一把刀，一把叉，一把小匙，一把大匙，一个碗，还有盐、糖、无花果、通心面、可可茶等等，还从洗衣店取回了衬衣衬裤。现在我试着自己做饭了。比方说，昨天晚上的正餐有两个老煮蛋（四旬斋期间这里卖红壳老煮蛋）、黄油面包、通心面；一点无花果，一杯可可茶。今天午饭有一点冷火腿，黄油面包，加糖瑞士奶油；正餐有两个荷包蛋和维也纳面包、牛奶通心面、一杯可可茶和一点无花果。星期天正餐我要做炖羊肉——羊肉，一点土豆，蘑菇和小扁豆，随后有可可茶和饼干。明天（午饭）我将吃完我的黄油面包夹火腿、加糖瑞士奶油，吃完我的无花果。我想这样做就会减少费用。无论如何，我希望现在不要像往常一样睡着就梦见大米布丁，这对一个正在斋戒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梦。说起来怪难为情的：星期二吃过正餐我生了重病，夜里还呕吐了一阵。第2天一整天觉得很难受，不过今天好多了，仅仅有几次神经痛发作——我想是由定期的斋戒引起的。

星期二早晨我接到《言者》寄来的我的文章的校样，如果我估计正确的话，它将在2月28日星期六发表。大概下星期就可以拿到稿费。《快报》那里没有任何消息。斯坦尼告诉我我的4篇评论已经发表。两星期前我寄给他们一篇对萨拉·伯恩哈特的一次演出的批评，我给你说过，还

附有一封信。今天我又寄去一篇狂欢节纪实。至于我另外的一份报纸，至今尚未出版，而且在报业辛迪加批准样本以前不做任何处置指示，也没有钱。我估计样张已经准备就绪，因此我只好等待。我尽量让我收的学费（20法郎和10法郎）在3月底以前原封不动，以便支付旅馆账单。星期二我接到旅馆账单（1镑10先令，因为我用了7支蜡烛〔3先令〕后才搞到一个灯），望你能在一号把这笔钱汇给我，因为这里房东太太的脸色阴沉，她看见我上楼时一只衣袋里鼓鼓囊囊地塞着牛奶，另一只衣袋里疙疙瘩瘩地塞着面包和食品，便用一种古怪的目光盯着我。如果我日子过得去的话，我希望不再烦你要钱。我欠了18先令的债，不过眼下先把它挂起来。你的（也是我的）好朋友图伊先生如我所说，对我的信不予理会。我看到《爱尔兰时报》什么也没有干，要是我是一个鉴别笨伯的行家，对经理就不用管了，因为我认为他脑瓜笨透了。要是我发现编辑们、经理们和“务实的”人们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的顽固，我就要认真地考虑进教堂了。

吉姆

致〔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夫人〕

〔1903年3月8日？〕星期日下午2时30分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

今天我还不能把你的汇票兑成现金。我一点也不懂你信上关于“凝视”的话。你写一封信只用3分钟，它就不可能明白易懂。不管怎么样，“凝视”已经关门了。因此我的下一顿饭将在明天（星期一）上午11点吃：上一顿饭是昨天（星期六）晚上7点吃的。所以我还要斋戒40个小时

——不，不算斋戒，因为我吃了一个便士的干面包。我的上上顿饭是在上顿饭20小时前吃的，20 + 40 = 60——60个钟头吃两顿饭，我想并不赖。由于我的四旬斋清规戒律把我弄得有点虚弱，我要上自己的房间，在那里一直坐到就寝时间为止。你的汇票我会拖到星期二早晨兑，因为明天我一定饿得发慌。杜斯已经给了酬金——我这里到手的惟一的钱是我新来的学生奥韦尼奥给的5法郎，你想我还能怎么过活呢。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3年3月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高乃依大饭店

亲爱的斯坦尼

现附上一些不说自明的材料，尽管邮寄要花费一些钱。马上给“独角兽出版社”写信。如果可能，再买下列几本书。《人人》1先令，《伊丽莎白时代歌曲12首》（附原曲，珍妮特·道奇编）3先令6便士，二者皆由伦敦罗素大街47号的A·H·布伦出版社出版。我已经写了15首顿悟诗——其中12首为穿插，3首是添加。星期六我拿到了25法郎酬金——用8法郎还了一部分债。——恐怕拿到学费后，我不得不动用了。辛格在这里要呆几天把东西卖完——他也支撑不下去了，准备回爱尔兰。他说《言者》总是磨磨蹭蹭，不过一旦校样到手，文章肯定会刊出。他已经写了四个剧本，其中一个是《骑马下海人》，阿瑟·西蒙斯和W·B·叶芝都赞赏不已——叶芝说它希腊味十足。我想辛格现在会被爱尔兰剧院捧得大红大紫的——这些剧都是独幕剧。辛格把《骑马下海人》的手稿给我看过：这

是一出用农民方言写的阿兰群岛的戏。我高兴地说，自从我读过以后，我就一直在心里暗暗批驳它，直到它一〔无〕是处。群岛上淹死的人都是悲剧性的：然而感谢上帝，辛格不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我给他讲了一部分我的美学观，他说我的思想象斯宾诺莎。由于我要赶紧邮寄，就没办法写长信。周末我将给查理写信把这事告诉他。如果你能从自己的旮旯里翻腾出几个先令，翻一下，看在上帝的分上寄来。我把一次娱乐准备了半拉子。说说看你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既然春天来了，叫母亲出去散散步。这里冷得要命。

吉姆

致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夫人

1903年3月2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高乃依大饭店

亲爱的母亲

我尚未接到你称之为《男人与女人》的那份报纸的来函，不过下月初——或许下星期我要写信。我继续给杜斯先生和奥韦尼奥先生上课，但看不出追增学费的可能性。我已经把学费动用了，杜斯先生钱交到3月27日，奥韦尼奥先生交到3月16日。因此旅馆账单到期时，我无力像原先认为的那样了账。不过昨天夜里我结算了第2个月的账目，把开支从161法郎减到106法郎（含旅馆账单）——减少了56法郎——约2英镑3先令。可是与此相反，我在法国的债款现在依然是19法郎：上月底是18法郎。如我所说，我还了7法郎，可是又借了同样的数目。不过伴随我节省开支而来的则是干净衣物的缺乏——我3个星期只用一条手绢——

可是我有一条灰领带，它的长度尚不足1英里——它在我全身上下飘忽，因此世人很难发现我的衫衣的状况。一只靴子要断裂了——我知道那个鞋匠是不会用皮子修补的。我开始穿那套“好的”黑西装，因为“另外的”那套不可能穿了。那套“好的”黑西装的裤扣掉了一个又一个——不过我有两个别针，既然我有钱买扣子，我会把它们缝上去的。至于我买的食品嘛，我并不总是在我想买的时候买食品。有时候我1天吃一顿饭，在街上再买一点熟土豆和干面包。不知道我是不是瘦了。不过肯定地说，我饿得够呛。今天我自个儿连笑带唱在圣米歇尔大道上走，什么也不在乎，因为我觉得我要吃一顿正餐了——3天来我的头一顿正餐（确切地说）。这就说明我们都是些多傻的傻蛋呀。一周前我寄去了我对格雷戈里夫人著作的评论。我不知道我寄到后朗沃思是否把它安排进去了：这篇评论非常严厉。过几天我要给格雷戈里夫人写封信。随信寄上另外两篇评论。我没有剃须，也不想剃。等《言者》给我稿费后，我要洗个澡。我回了盖齐神父的信。星期一我将回复约瑟芬舅妈。每个星期天我都想法子到乡下去。上星期天我走进克拉马森林，穿过去一直到了塞夫尔——再坐汽船返回。我每天都在国家图书馆看书，每个晚上又在圣热纳维耶沃图书馆阅读。我经常到巴黎圣母院或奥塞尔的圣日耳曼教堂参加晚祷。我从来都不去剧院——因为没有钱。我也没有钱买书。辛格到这里卖东西，并把他的剧本给我读——一个爱尔兰文学剧院准备上演的剧本。我批评了一番。辛格说我的思想象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是伟大的希伯来哲学家）：我眼下一头扎进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只阅读他和本·琼生（一位诗歌和戏剧作家）。一两天〔前〕戈格蒂来信说：“约翰·艾格林顿”最近有一天说（斯坦尼会告诉你他是谁）“在乔伊斯的遗世独立中有某种崇高的气质”。我的歌集将于1907年春天出版。我的第一部喜剧大约在5年以后。我的《美学》大约还要过5年。（这一定使你感兴趣！）叶芝（他多情善感）说他认识我时间很

短，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一旦提到巴尔扎克、斯温伯恩之流我就哈哈大笑。我也不只一次由于狂笑搅乱了一家法国咖啡馆。有一天在都柏林，一个老太太在我的面前挥舞她的雨伞——我在仰天大笑。不管怎么样，我明天要吃午饭。如果你肯来信并告诉你对我的想法，我当感激不尽。我将会心急火燎地读你的信。

吉姆

向本森问问你的眼镜的事情，我相信这副眼镜会毁掉你的视力的。叫他给你配一副合适的眼镜。别忘了办这件事。你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出门走走？我想你身体挺好。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像我回家的那个夜晚你走进门厅时那样气色好。我也没见过爸爸像圣斯蒂芬节那天气色那样好。把我的话告诉他。他看上去黑黝黝的，健康而又潇洒。但愿他身体仍然健康。听到可怜的老桑顿的情况，心里难过。不过在我看来，养家的人是没有一个一败涂地的。我想你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你干吗要向斯坦尼打听爱尔兰文学剧院的戏剧情况呢？

吉姆

我开始认为，乔治是理解我的。

致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夫人（明信片）

1903年4月1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

亲爱的母亲

如果可能，请立即写信给我，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吉姆

致〔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电报）

1903年4月1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

早晨到 吉姆

致奥利佛·圣约翰·戈格蒂

1904年6月3日

科尔比学院藏稿

都柏林，谢尔本路60号

亲爱的戈格蒂

现将预算奉回。我仍然活着。再提出一个更加合理的要求。星期五我要在一个游园会上唱歌，要是你能匀出一套体面的西服或一件板球衬衫，请寄来一样，两样更好。我试图在金斯顿阁找个差事。那里你有认识的人吗？我7、8月的打算是这样的——叫多尔梅奇给我做一支笛子，我要从法尔茅斯沿英国南部海岸旅行到马盖特，一路唱英国古歌。你何时离开牛津？我倒希望能看看这个地方。我不懂你的影射。《室内乐集》是组曲的总题。我想珍妮一两日内离开。我将登门向她道别。他的信并未惹我烦恼。别的信倒令人不快。现附上一封，免得你炫耀自己。艾尔伍

德病体将愈。我跟安妮·兰顿有一次约会。可是你把她忘了？我没有消息报告。“他们的烈性”和“他们的牛劲”继续发展。他特有的烈性通行无阻。麦考利夫准备谋取格林伍德·皮姆在C. P. I. 的差事——他希望向你问候。你不会信誓旦旦地骗我。那就再会，言不及义。

斯蒂芬·代达罗斯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6月15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谢尔本路60号

也许我眼睛瞎了。我对一个长着红褐色头发的脑袋望了好久，才认定那不是你。我回到家里，怅然若失。我想安排一次约会，不过也许对你不合适。望你肯赏脸给我安排一次——如果你没有忘记我的话！

詹姆斯·A·乔伊斯

致C·P·柯伦

1904年6月23日

柯伦藏稿

〔都柏林〕

亲爱的柯伦：

总会计师眼下不会喜欢我的——眼圈发青，扭了手腕子，崴了脚脖子，划破了下巴，割烂了手。现附上《星期六评论》的一封意味深长的短

简。至少有一个角色我好像不合适——体面人的角色。然而我不会在工作岗位上呻吟的。这就是我的23岁的妹妹交给你的令人惊异的小说。一个和蔼可亲的“债权人”昨天吃早饭时等着我归还他“借”给我的4便士。要是现在你忙得顾不上读那本小说，不妨事。可是一旦你读过了，捎句话来，我们找个能够安安静静畅叙衷肠的高地见面。《泰坦尼娅》的人们给我的报酬是点头，招手，满脸堆笑。塞尔布里奇音乐会泡汤了。Nok Sagt！你英雄的，

斯蒂芬·代达罗斯

致C·P·柯伦（明信片）

邮戳1904年7月3日

柯伦藏稿

〔都柏林〕

Je serai à votre bureau demain. Suis dans un trou sanguinaire.

J. A. J.

致C·P·柯伦

〔1904年7月初〕

柯伦藏稿

雨，星期五

亲爱的柯伦：

千金难买！感谢不尽！我已经结束了那可怕的一章——102页——拉塞

尔（A. E. ）现在已有该书。一周内我将把那一章寄给你。我在为一家报纸写一系列epicleti——10篇。我已经写了1篇。我管这个系列叫《都柏林人》，揭露许多人认为是一个城市的偏瘫或麻痹的灵魂。立即留神我的豪华版的5行打油诗全集。下次再谈

S. D.

SD〔原文如此〕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7月1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谢尔本路60号

我亲爱的小美棕鞋

我忘了明天（星期三）我不能见你，想在星期四同一个时间见面。望你把我的信拿到床上放好。你的一只手套整夜都在我身旁——没有扣扣子——除此而外表现很好——就像诺拉。请把那胸甲拿掉，因为我不喜欢拥抱一个邮箱。现在你听见听不见？（她开始大笑）。我的心——如你所说——对——正是这样

在你的颈项上吻25分钟

AUJEY

致乔治·罗伯茨（明信片）

邮戳1904年7月13日

南伊利诺伊大学（范伯格）藏稿

总邮局〔都柏林〕

亲爱的罗伯茨：

明日3点半到“船舶”酒店，带上1镑钱。我轻声演唱的乐章有问题。荒唐的是我的高妙的声音竟然受到伤害。你认可一个普通的职务——好吧——

詹姆斯·超人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7月下旬？〕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谢尔本路60号

我独有的撅嘴诺拉，

我给你讲过我要给你写信的。现在你写信给我，给我讲你昨天夜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相信有些不对头。在我看来，你好像为什么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而难过——这倒倒［原文如此］很像你。我从那时起一直在设法安慰我的手，可是办不到。星期六晚上，星期天晚上，星期一晚上你要上哪儿使我见不到你？再会，最亲爱的。我吻你脖子上那个奇妙的酒窝，你的基督教享乐兄弟

J. A. J.

下次来把脾气留在家里——还有紧身衣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7月下旬？〕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

我亲爱的诺拉

今晚我一路走去，不由自主地长叹，我想起300年前英王亨利八世——一个残暴淫荡的国王——写的一首古歌。这支歌甜美、新鲜，仿佛是从一个单纯忧伤的心里流出来的，所以我把它寄给你，希望它会使你高兴。奇怪的是天使们从什么泥淖里唤起了一个美的精灵。歌词轻柔婉转地表达了我所感到的朦胧的慵倦的寂寞。这是一支专门为笛子吹奏而写的歌。

吉姆

歌

（配乐用）

唉，声声叹息发自心底

真叫我柔肠百转！

从此我得与爱人分离

永别了，欢乐，永远永远。

我曾常常拥她入怀，

双臂紧紧把她拥抱。

如今空留长叹悲哀

再见，欢乐！痛苦，你好！

唉，我想我再也不能

（只有见到上帝我才可以！）

再也不会有如此的欢情

促使我的心将它轻视。

亨利八世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8月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谢尔本路60号

亲爱的诺拉

你今晚8点半会不会被“放出来”？但愿你会，因为我卷进了一个烦恼的旋涡，我只想在你的怀抱里忘掉一切。所以能来就来。依靠教皇庇护十世陛下授予我的使徒的权力我特许你不穿裙子前来，接受我将欣然给你的教皇祝福你“令人痛苦的犹太人”手中的

温琴佐·万努泰利

（红衣主教助祭）

致诺拉·巴纳克尔

〔约1904年8月1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

我亲爱的诺拉

你在这里面会发现一篇我（斯蒂芬·代达罗斯）写的小品，它或许会引起你的兴趣的。我相信整天在我脑海里几乎只有一个念头。

J A J

致诺纳·巴纳克尔

1904年8月15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谢尔本路60号

我亲爱的诺拉

刚刚敲过1点。我是11点半进家的。进门后我像一个傻瓜似的一直坐在一把安乐椅上。我什么也不能做。除了你的声音，我什么也听不见。我像一个傻瓜，总听见你叫我“亲爱的”。今天我得罪了两个人，因为待他们冷淡。我要听的是你的声音，不是他们的。

跟你在一起时，我就丢开了我那鄙薄多疑的性格。现在我真希望在我的肩头能摸到你的脑袋。我想我要睡觉了。

这东西我写了半个钟头。你给我写点什么好吗？我希望你会写。我该怎么署名呢？我什么都不想署，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怎样署名。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8月2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谢尔本路60号

我亲爱的诺拉

我刚刚吃过午夜正餐，我没有一点胃口。饭吃了一半，我才发现我在用手指头抓着吃。我觉得像昨天夜里一样的恶心。我嗒然若失。原谅这支秃笔和这张破纸。

今晚我的话也许使你痛心，可是你竟然知道我对大多数事物的想法，真是万幸？我的思想摒弃当前的全部社会秩序和基督教教义——家庭、道德风尚、社会级别、宗教教义。我怎么可能喜欢家庭观念呢？我的家庭只不过是一个被我继承下来的挥霍习惯毁掉了的中产阶级玩艺儿。我认为我母亲是被父亲的虐待、长年的烦恼、看破红尘的坦率行为慢慢毒害死的。她躺在棺材里，我望着她的脸——一张被癌症耗得灰白而憔悴的脸——我明白，我望着的是一张受害者的脸，我诅咒那坑害她的制度。我们家有17口人。对我来说，我的兄弟姊妹都无足轻重。只有一个弟弟能够理解我。

6年前我脱离了天主教会，因为我对它深恶痛绝。我发现我的天性在驱使我，我不可能留在里面。当我还是个学生，谢绝了它提供给我的职务时，我已经对它秘而不宣地开战了。因为这样，我把自己搞成了一个叫

化子，但仍然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现在我用自己的作品和言行对它公开作战。我只能以一个流浪汉的身份进入它的社会机构。我曾三次学医，一次学法律，一次学音乐。一星期前我准备出去当一个江湖艺人。我无力使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因为你不断拖我的后腿。我生活的实际困难是难以置信的，可是我并不把它们放在眼里。

今天晚上你来的时候，我正信步向格雷夫顿街走去。在街上，我靠着一个灯柱，抽着烟，站了很久很久。这条街充溢着一种生命，因为我把自己青春的激流倾注到上面了。站在那里，我想起了几年前我生活在巴黎时写的一些句子——即后面的这些句子——“他们三三两两地从生机勃勃的林荫大道上走过，就像那些悠闲的人走在一个专门为他们布置得灯火辉煌的地方一样。有的在糕点铺里，嘴里一边嘎吱嘎吱地嚼着小酥饼，一边谈天说地；有的不声不响地坐在咖啡屋门口的桌子旁；有的正从马车上下来，衣服窸窸窣窣，轻柔得就像奸夫的细语。他们带着一股香气走过，在浓香味的笼罩下，他们的身体还有一股热乎乎、湿漉漉的气息。”——

当我独自温习这些语句时，我知道那种生活仍然在等待我，如果我愿意走进去的话。也许它不能像当初那样令人陶醉，但它依然存在，既然现在我变得聪明一些，克制一些，它也就安全了。它不会问任何问题，除了我生活的几个瞬间外对我别无所求，却把其余的一切都放开，反过来还答应给我快乐。我想起了这一切，摒弃了它也不悔恨。它对我毫无用处；它不会给我所需求的东西。

我想，你误解了我给你的一封信里的几段话，我注意到你的态度有点胆怯，仿佛一回想起那个夜晚你就感到烦恼似的。可是我把它看成一桩圣事，回想起它就使我惊喜不已。也许你不会马上理解为什么由于那个夜晚我对你敬重得五体投地，因为你不太了解我的思想。然而它是一桩在

我的心里留下一种最后的悲哀和失落感的圣事——悲哀，是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非凡的、忧郁的温柔，它把那种圣事作为一种折衷而选择下来；失落，是因为我明白了在你眼里，对于当今社会的习俗而言，我的行为是低下的。

今晚我对你讲了一些挖苦话，不过我挖苦的是这个世界，而不是你。我反对的是人们的卑鄙和奴性，而不是你。难道你看不到我的一切伪装背后的单纯吗？我们大家都戴着面具。有些人知道我们常在一起，便往往通过议论你来侮辱我。我不动声色地听着他们的话，不屑回答，然而他们不值一文的话语也使我心潮翻滚，就像暴风雨中的一只小鸟。

现在我不得不上床睡觉，回忆着你最后的眼神——一种厌倦冷漠的神态——回忆着另外一个夜里你声音里的苦恼，这对我来说不是件乐事。似乎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那样接近过我的灵魂，然而你却能用野腔无调来对待我的话，令人痛心（“我知道现在什么东西在说话”你说）。我早年有一个朋友，我对他无限依恋——在某些方面，比我依恋你更胜一筹，在某些方面则不如。他是个爱尔兰人，也就是说，他对我虚与委蛇。

我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到四分之一，可是用这支该死的笔写字太费劲。我不知道你对这封信会怎么想。请来信，好吗？相信我，我亲爱的诺拉，我非常敬重你，但我要的不只是你的爱抚。你又把我投进疑虑的痛苦之中去了。

J A J

致诺拉·巴纳克尔

〔约1904年9月1日〕

私人藏稿

都柏林，卡布拉，圣彼得街7号

心爱的

今晨我兴致特高，所以非得给你写信不可，不管你喜不喜欢。昨天夜里我给妹妹讲了你的情况，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消息可告诉你了。这真有意思。再过半个钟头我要去见帕尔米耶里，因为他要我学音乐，我将会从你的窗口经过。不知道你会不会在那里。也不知道万一你在那里，我能不能见到你。也许见不到。

多美的早晨啊！我高兴地说，昨天夜里那脑壳没有来折磨我。我多么恨上帝和死亡呀！我多么喜欢诺拉呀！当然你会对这些话感到震惊，因为你是那样一个虔敬的人儿。

早上我起得很早，要结束我正在写的一篇小说。写了一页后，我决定要写一封信给你。此外，我想你讨厌星期一，我的信也许会提高你的兴致。我高兴的时候就忘乎所以，想把它讲给我见到的每一个人听，不过要是你给我一个你喜欢给我的那种唧唧足足的吻，我就会更加欣喜若狂的。你的吻使我想到金丝雀在歌唱。

但愿你今天早晨没有那种可怕的痛苦。出去见见老西格森，叫他给你开个处方。你要是听到我的姑奶奶蠢得要死了，一定会感到难过的。请记住眼下我有你的13封信。

务必把那件龙骑兵的紧身胸衣给墨菲小姐——而且我想你还可以送她一整套龙骑兵制服当礼物。你干吗要穿这些该死的东西呢？你看见过那些穿着宽大得出奇的起绒粗呢外套、坐着吉尼斯马车兜风的男人吗？你是不是想把自己装扮成那副模样？

不过你非常固执，我说也没用。我一定要给你讲讲我的好弟弟斯坦尼。

他衣服穿了一半坐在桌旁一边读书，一边轻轻地自言自语“这家伙该死”——该书作者——“到底是谁说过这本书好”，“那愚不可及昏头昏脑的傻瓜！”“我不知道英国人是不是天下最蠢的种族”“这个英国傻瓜真该死！”等等，等等。

再会，我亲爱的心地单纯的、容易激动的、嗓音深沉的、睡意蒙眬的、不耐烦的诺拉。千万次地吻你。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9月1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沙湾，圆塔

我亲爱的、亲爱的诺拉

我想从昨夜起你一直非常烦恼。我不想谈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表现得非常残酷。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无权期望你把我看得胜别人一筹——事实上，考虑到我自己的生活，我没有一点权利做这样的企盼。然而如果仅仅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像我看待你那样看待过任何人，所以我似乎还在做这样的企盼。我身上还有点凶恶的东西，使我乐于破除人们对我的看法，并向他们证明我的确自私、骄傲、狡黠，不顾他人。遗憾的是昨天夜里我企图按自以为是的准则行事，这种企图竟然给你造成如此多的痛苦，可是我看不出我怎样能另外行事。我给你写了一封长信，尽可能清楚地说明我那天晚上的感受，我觉得你把我的话当作耳边风，以对待一个随便的恋爱搭档的态度对待我。你也许对我的出言不逊十分

反感，可是相信我，就我对你的态度而言，那样子对待我就等于羞辱我。当然了，对于上帝来说你是个女人，而且是能够理解我的话的！我知道你在我面前表现得十分高尚，十分慷慨，不过想办法用同样的坦率来回答我的坦率。首先别总是显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因为那样做你会生病的，你也知道你的身体娇弱。也许今晚你会给我一封短信，说尽管我给你带来了痛苦，你还是能够原谅我的。

吉姆

致詹姆斯·S·斯塔基

1904年9月15日

南伊利诺伊大学（范伯格）藏稿

都柏林，卡布拉，圣彼得街7号

亲爱的斯塔基

明天（星期六）9点到12点之间有人到圆塔取我的皮箱。请装进去——一双黑皮靴，一双棕皮靴，一顶蓝色鸭舌帽，一顶黑色布帽，一顶黑呢子礼帽，一件雨衣和我的诗稿。稿子卷成一卷，放在一进门右手的架子上。再留一下神不要让你的主人把我的小说的第12章从我的箱子里抽走。请关照一下，凡寄到圆塔的我的信件立即转往我的地址。请用绳子把箱子捆住，因为它没有锁。你的忠诚的

詹斯·A·乔伊斯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9月1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费尔维尤区，滨海北路103号

最亲爱的诺拉——

在我们之间，写信简直快要不可能了。我是多么憎恶这些冷冰冰的词语呀！我本来想今天见不到你我不应该介意，可是现在我发现真是度日如年。我的头脑现在似乎空空如也。昨天夜里等你时我更显得惴惴不安。我觉得为了你，我正在跟爱尔兰的各种宗教和社会势力作战，我无依无靠，在孤军奋战。这里毫无生气——没有自然，没有诚实。人们一辈子同住一幢房子，却老死不相往来。你肯定你对我没有任何误会吗？记住，你问我的任何问题我都会光明正大地如实回答。如果你没有什么好问，我也会理解你的。在我生活的危险关头，你能做出选择这样子和我站在一起，这一事实就把莫大的骄傲和欢乐注满了我的心田。我希望你今天不要把面前的一切打碎。也许你会让我接到一封信，从而调剂一下明天早晨的迂缓枯燥。你说，我们讨论书信的著名会谈才举行过1个星期，然而我们彼此这样接近不正是通过这些东西吗？最亲爱的诺拉，允许我告诉你，我是多么渴望：你应当分享我可能得到的幸福，允许我向你保证我对我希望有资格得到并且会予以回报的你的那种爱的无限敬仰。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9月1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费尔维尤区，滨海北路103号

加莉西玛

只有在我离开你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猛然省悟我的问题“你家是不是很有钱”和你的不安之间的关系。然而我的初衷是要发现是不是跟我在一起，你在家里习以为常的舒适就会被剥夺。沉思良久之后，我找到了一个解决你的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你尚未决定我是不是该住校——的办法。昨天夜里，我睡得非常非常糟糕，醒来了四次。你问我为什么我不爱你，可是你肯定相信我非常喜欢你，如果渴望全身心地占有一个人、渴望深深地敬慕那个人，而且千方百计地要保证那个人的幸福就是“爱”，那么，我对你的感情就是一种爱。我要告诉你这一点：你的灵魂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单纯的灵魂，也许是因为在看你时我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对你的爱或者感情就丧失了不少狂热的成分。

我特意告诉你：如果你得知你家人的最轻微的动向，你必须马上离开饭店，并且给我拍个电报（就按这个地址），说明我在何处见你。要是你要走，你家的人当然也拦不住你，不过他们会把事情搞得使你很不愉快。今天我必须去见我父亲，也许会在他家住到我离开爱尔兰为止，所以如果你要写信，就写到那里。地址是都柏林卡布拉圣彼得街7号。亲爱的诺拉，明晚再会。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9月2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卡布拉，圣彼得街7号

我最亲爱的诺拉

我必须告诉你从昨夜起我感到多么孤苦伶仃。照我对待事物的常规考虑，我着凉了，但我肯定那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病痛。在我们之间，言词简直没有什么必要了！虽然我们几乎一连数小时相对无言，我们似乎彼此十分了解。我常常想知道你是不是完全了解你即将干什么。当我跟你在一起时，我很少考虑自己，所以我往往怀疑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一想起你我就昏昏欲睡。最近，那进行会话所需要的能力似乎已经离我而去，我发现自己经常陷入沉默的境地。在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彼此不能多说是件憾事。然而我知道无论劝诫你或者劝诫我自己，对我来说纯属徒劳，因为我知道下次见到你时，我们的嘴就变得哑然无声。你看我怎样开始在这些信里瞎唠叨。可是我干吗因为词语而汗颜呢？为什么我不该用我心里不断用的对你的称呼来称呼你呢？除非没有一个词温柔得足以用来称呼你，什么能妨碍我呢？

吉姆

如果能挤出时间，请来信。

致诺拉·巴纳克尔

1904年9月29日米迦勒节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卡布拉，圣彼得街7号

我最亲爱的诺拉

我已经给伦敦的那些人写过信，说明你愿意接受他们的建议。我不喜欢去伦敦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你也不会喜欢，然而，它却是通往巴黎的必由之路，也许还胜阿姆斯特丹一筹。除此而外，我在伦敦有些事要办，只有亲自操办，才能办得最为妥善。不过我们必须从伦敦开始，我仍然感到十分遗憾。也许我可以被直接送到巴黎，但愿我会这样。

后来我跟科斯格雷夫先生谈话，我现在发现我已经无意之中冤枉了他。他似乎相信他给你讲过的话。因此我再没有把你有关他的思路的劝告转给他。科斯格雷夫先生是那种人们所谓的“实在”人，他总是从最切合实际的角度观察事物。

有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这次历险简直有点可笑。想到消息传到我的亲友圈子里将会引起的效应，真令人发笑。然而，一旦我们在拉丁区平安落脚，就随他们尽情议论去吧。

我不喜欢在有可能看不到你的情况下消磨今日——昨天夜里几乎不算数。既然航船就要真正开始为我们鸣笛，我希望你心情愉快一些。你要我写一封长信，说实在的，我讨厌写信——那是一种很不称心的讲述事物的手段。不过要记住，如果你能写信，我盼着你的来信。我发现现在我正在读这封言之无物的信。然而既然它可以替你在晚上消愁解闷，我不妨把它发出去。

阳光穿过这里花园里的树木，冷清清地照耀着。小教堂的那位先生刚刚敲过奉告祈祷钟。我弟弟在桌子对面咧嘴冲着我笑。现在你不妨想象一下我是怎样一副模样。再见吧，我亲爱的。

吉姆

致乔治·拉塞尔

1904年10月4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卡布拉，圣彼得街7号

亲爱的拉塞尔先生

上次见面后收到一封电报，要我在周末去瑞士。你可以想象，我钱很紧。我相信，如果你能够，你是愿意援助我的。今天我把我的第3篇小说《赛车以后》给了诺曼先生，我想明天他会付给我稿酬的。可是仅仅到瑞士的旅费就是件大事，因此我再次向你求援。你忠诚的

詹斯·A·乔伊斯

致乔治·罗伯茨

1904年10月5日

耶鲁大学藏稿

都柏林，卡布拉，圣彼得街7号

亲爱的罗伯茨：

我又接到一封电报，要我星期六动身前往瑞士的苏黎世。最便宜的旅费是3英镑15先令。

```
£3.15.0
       2
--------
£7.10.0
```

我指望你和瑞安共借1镑。我想这不算过分，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我

可以指望你早一点在星期五兑现吗？请赐复。我可以称

〔未签名〕

致詹姆斯·S·斯塔基

〔1904年8月10日〕

南伊利诺伊大学（范伯格）藏稿

都柏林

亲爱的斯塔基

今晚我要走。20分钟后将赶到这里。既然你不能给我钱，你愿不愿意替我办这样一件事：打个小包，内装——

1支牙刷和牙粉

1个指甲刷

1双黑皮靴和你非匀出不可的任何一件外套和背心

这些东西很有用处。如果你不在这里，7点10分带上小包在戴维·伯恩酒店门外见我。我确实没有靴子

J A J

致乔治·罗伯茨

〔1904年10月8日〕

南伊利诺伊大学（范伯格）藏稿

〔都柏林〕

亲爱的罗伯茨：

看在上帝分上把那10先令交给带信人，或者9点在北堤船上见我。

J A J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普拉、罗马、的里雅斯特时期（1904-1915）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4年10月1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瑞士，苏黎世，拉格街希望饭店

亲爱的斯坦尼

今天早晨我们平安到达这里，或许就要在这个地址上呆下来。我还没有上柏利兹学校去，不过半小时以后我要去的。杜斯在西班牙度假，可是里维埃可谓仁至义尽（60法郎），要我在3点半回去见苏黎世最富有的银行家的儿子。不过，每当我离开时，诺拉自然感到非常孤独，此外，她的靴子又夹脚。所以我把这事暂且搁下。写信到这里来，把所有的消息都详细描述一番。德万后来才上船，赶到我们一起，所以现在这船也许成了公共财产了。她从巴黎寄给她母亲一个含糊喜人的明信片。都柏林的报纸是不是登载寻人启事找她？要有什么给我的东西，转寄到这里来。我在巴黎见到了柯伦和默纳汉，但实在害怕干这种厚脸皮的事。如果今天和星期六之间来了我的钱，就电汇到这里。我希望你把钥匙寄给了里维埃。我登门去见西蒙斯，可是没有见到。

吉姆

把我的学士证书和注册证寄给我。

待裁的部分。

到市里的公路上逛逛，可是别找我的任何神经兮兮的朋友，星期六前凑够1镑，星期六务必寄给我。这事别跟爸爸讲。总之，她不再是处女；精神有点不太正常。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4年10月3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普拉，朱莉亚街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的里雅斯特的学校和普拉这里的学校都是阿尔蒂丰尼先生的私产，他通过贝尔泰里先生之手管理的里雅斯特学校。当我被告知离开时，我跑了几天，想在一家商行里找个英文通讯员的职务。几天来我们吃尽了苦头，我当然在的里雅斯特四处奔走借钱。不过我成功地得到了一笔学费，当初如果我有钱维持生活，我会在私人教学中干得很出色的。可是这两个学校的业主正好到的里雅斯特来办事，我就去见他。幸运的是他是个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并向我解释说我像已婚的人一样，有必要签署所有的文件。然后他给我一份普拉的差事，我就接受了。星期六早晨我乘第一班船离开的里雅斯特，你会看到我来到普拉颇引人注目，因为他们贴了一张堂而皇之的布告，现将那份布告附上。你会发现普拉在亚得里亚海岸，南部靠近土耳其。它是奥地利的一个大军港，昨天热闹非

凡，因为在举行伊丽莎白皇后纪念碑的揭幕仪式。

我在的里雅斯特至少有四个住址，因此通信颇为复杂。我尚未收到你寄往瑞士的我的证件，我在苏黎世的一位朋友将为我转寄送到那里的任何邮件。请立即把刊载我的《赛车以后》的那一期《爱尔兰家园报》寄给我。我留在苏黎世的皮箱将在明天或后天运到这里。立即把钥匙寄给我。

【注释】布告附上：

1904年10月31日的《普拉儿童小报》刊登了下面一则意大利文“公告”：

“柏利兹学校特此告知因要求时间已定而未能录取到英语班的〔海军〕军官、帝国暨皇家雇员：昨天晚上第二名英语教师已到，

詹姆斯·A·乔伊斯学士

现代文学文学学士

“因此诸位可报名上9点-12点之间的任何一个小时的英语课。管理办公室”

（“帝国暨皇家”是奥匈君主体制下的习惯用语。）

【注释完】

我在这里住着一间陈设齐全的屋子，带有厨房，所以周围满是锅碗瓢盆。学校就在马路对面，请立即来一封材料翔实的长信，把所有的消息都写上，因为我离开爱尔兰将近一个月，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呢。我（在苏黎世）完成了第12章，并且写了一篇新的短篇《圣诞前夜》的一部分。要是你见到那些神秘主义者中的哪一个，或者见到伯恩、柯伦，

你会欢喜雀跃的。告诉爸爸我将在一两天内写信，因为我要他替里维埃大夫办一件事。

吉姆

致约翰·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4年11月1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普拉，朱莉亚街2号二楼

亲爱的爸爸

经过长期的流离颠沛我总算在这儿平安落脚。明天拿到从瑞士运来的我的箱子后，我才能告诉你我要你替里维埃干点什么。这是这里的一所新学校，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奥地利海军军官。这里是亚得里亚海岸的主要军港，港口总是停泊着十艘或十二艘战舰。市镇本身却很小。这里的人讲三种语言——意大利语、德语（官方语言）和斯拉夫语。然而他们讲的意大利语很不纯正。我打算跟这里的一个德语教师互教互学，因为我也想讲德语。本城只有三四个英国人，但个个都是“虎辈”。我给你寄了《儿童小报》的一份广告，我还有一份——一件非同小可的东西——我在上面被称为“dottore in filosofia”——哲学博士——跟我的学位相当的意大利学位。过几天我将寄给你一张普拉的风景明信片。要是斯坦尼愿意，他在欧洲的柏利兹学校找个职位相当容易，因为他们请不到海外来的英语教师：如果他愿意考虑，叫他跟我商量，因为现在我了解这些柏利兹学校的运作方式。他用不着交任何费用。这里的天气夏天真好，不过整夜都受到蚊子的侵扰。这里在因斯布鲁克暴乱之后有一点骚动，但并不严重。我本来可以在的里雅斯特独立打开局面，因为我有两个学生

的学费，可是眼下我倒宁肯到这里来。柏利兹学校的教师是不允许私人教课的。斯坦尼告诉我，《言者》又刊印了我的一首诗（而且有差错），我拿到箱子后，打算再寄一些。现附上一封给斯坦尼的信。请交给他。望你身体仍然健康。再见。

吉姆

又及：一封信将会读起来十分愉快。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4年11月1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普拉，朱莉亚街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先说拉塞尔：我已经写信给都柏林的我的承印人，将于一周后发表我的《宗教裁判所》。我将把汇票寄给你，并列上一些地址。很多地方你可以亲自去送。不过首先，我希望你已经到过《家园》，并且了解到他是否愿意为一篇新小说《圣诞前夜》给我付稿费。请给我寄一本《言者》，因为上面有我最近的一首诗，还有一期刊登了我的另一首诗，也寄一本来。再把《哈泼斯》和《威斯敏斯特报》的地址给我。如果能把后者寄来一两份，那就更好了。

【注释】拉塞尔：

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给他哥哥的信中写到与乔治·拉塞尔的一次邂逅，拉塞尔对乔伊斯携诺拉·巴纳克尔私奔表示愤慨。拉塞尔说乔伊斯这种行为

粗鄙，还说挨一点饿对他倒有好处。斯坦尼斯劳斯写道：“几个星期后，我接到我哥哥发来的一封电报，说他在普拉的一所柏利兹学校找到一个教师的职位。当天我一直等到深夜——一定是半夜以后很久很久了——然后到拉塞尔家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他……‘我哥给我来了电报，’我说，‘说他在一所学校找到了一个职位。’‘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拉塞尔说，满腹狐疑地盯着我。‘我肯定你高兴，’我刻薄地说，‘正因为如此我才来告诉你。我早就知道你会高兴的；不过恐怕‘挨点饿’还得等一阵子。’”拉塞尔试图解释他的立场时，斯坦尼斯劳斯抢着说，“‘可惜呀，你给我讲的关于我哥的这些话，当他在这里时，你可没有对他本人讲呀。’‘如果当时我想到了，我会讲的，’拉塞尔轻松地说。我又滔滔不绝地抢嘴。‘我没有说你不会呀。’我插嘴说，‘我是说你没有讲。如此而已。’我向他道了晚安，撇下他，他还在他房子前面的一点点花园里说着话。”（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回忆詹姆斯·乔伊斯的早年生活》，《听者》第41卷，第1061期，1949年5月26日，第896页。）

乔伊斯的回答写在《宗教裁判所》里，在这首诗里对拉塞尔的描写结束了一连串未点名的应受指责的作家：

或者是他，一日里高枕而卧

看见无头的耶稣基督走过

便拼着命想为我们夺回

埃斯库罗斯久佚的著作。

（《评论文集》第151页）

【注释完】

西蒙斯来信说格兰特·理查兹已经破产，损失了巨额资金，因此我已经写信要求退稿。钥匙没有和学士证书一起寄到。顺便告诉你，你还可以寄别的东西。告诉约瑟芬舅妈，把她的地址告诉我。我在这里一星期工作16小时，有两镑相当固定的收入。

那部小说我没有写多少——在苏黎世只把第11章［原文如此］结束。《圣诞前夜》大约写了一半，《美学》写了5大张。眼下我在读拉萨尔的一些意大利文译本，然而通过过于生动现实的小册子来吃透像政治学这样的一门科学十分困难。所以我想，学过短时间的亚里士多德后，我要合上书本在一家咖啡店里考考自己。顺便告诉你，诺拉用机器替我做烟卷儿。70支上好的土耳其烟才花8便士左右。她身体仍然很好，并且希望我代问你们好。她还想知道饭店的情况。你是不是一无所知？至于对《爱尔兰岛》的评论——她似乎像我一样对它们评价很高。她想知道你在家生活得怎么样，还经常叫我帮你出国。

我已经读过莫尔的陶赫尼茨版的《未垦地》。愚蠢之至。一个女人提及认罪席上的丈夫时管他叫“内德”。内德再三琢磨等等！一位女士在布雷和都柏林之间的铁路线上居住了3年，她丈夫告诉她都柏林有一个聚会她必须参加。她查列车时刻表要知道列车运行时间。这就在列车定期来往的DW和WR线上，过了3年竟然还是这样。莫尔难道还不愚蠢。还有标点！圣母呀！

今天我要去买亨利·詹姆斯的《未来的圣母》。我担心我会好长时间完不成我那部小说。我对它很不满意，可是怎么能用别的方式表现斯蒂芬的性格呢。嗯？我正变得壮实，像个男子汉了。

我实在没法写了。诺拉正在衣橱前试一条内裤

原谅我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4年12月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普拉，朱莉亚街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我尚未收到你要从速发给我的那些报纸，如果你乐意把那份旧的《言者》也寄给我，我将十分高兴，因为诺拉把我给她的那份丢了。你有没有关于格兰特·理查兹或者《勇进》的什么消息。我给贝利写过信，但是没有回音。我把第13章写了一半，要是你喜欢，我将在圣诞节前把第12章和第13章寄给你征求你的意见。你读过亨利·詹姆斯的什么作品？我已经读完了《未来的圣母》，觉得十分喜人。我正在读勒南的《回忆录》。真见鬼，我根本摸不着头脑。“Un Celte，mêlé de Gascon，mâtiné de Lappon”“un pretre manqué.”他宣称信奉浪漫主义，热爱布列塔尼，向慕古代大师，懊悔抛弃了亲爱的老奶奶基督教信仰——我想他的耶稣传准是伤感透顶的货色。难怪于斯曼称他为喜剧家。你有饭店的消息吗？

诺拉的父亲是个面包师。他们家有七口人。爸爸开过一个铺子，可是像一条汉子那样酗酒，耗尽了家财。母亲家是“富贵”人家，而且（顺便问一句，你见过帕迪·李吗）遇到了麻烦。爸爸的分离。迈克尔舅舅养活太太和孩子，而爸爸却在老远老远的康诺特省烤面包，喝酒。迈克尔舅舅非常有钱。一家人把爸爸不当人看。诺拉说她母亲都不肯跟他一起睡。诺拉不在家住，却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给她留下了一些钱。

她给我讲过她青年时代的一些事，并承认了她那自鸣得意的温柔伎俩。她谈过多次恋爱，非常年轻时就跟一个少年相好，后来他死了。得知他的死讯后，她卧床不起。你将会得知她的几个舅舅都是有名望的人。她16岁时，戈韦尔的一个助理牧师喜欢上了她：在司祭席上喝茶呀，聊天呀，亲热呀。他是个长着一头黑色鬈发的挺帅的小伙子。一天夜里喝茶时，他把她搂到怀里，说他喜欢她，她是个可爱的小姑娘。然后，他把手伸到她那短截截的连衣裙下。可是她，我猜，挣脱跑了。后来他跟她忏悔说，跟她干“那事”的是一个男子，而不是一个牧师。实用的区别。过去她常常跟马尔维（他是个新教徒）一起出去，有时跟他一起轧马路。她说她并不爱他，不过是出去消磨时间而已。在家里她遭到大家的反对，这就养成了她的固执。她舅舅探明了行踪。每天晚上他总是比她先到家。“好啊，我的小妞，又跟你的新教徒出去了。”禁止她再出去。她还是走了。她回家时舅舅已经在家等着。叫她母亲离开房间（爸爸当然不在那里），于是舅舅开始用一根大手杖抽她。她倒在地上晕了过去，紧紧抱住他的腿。这时她19岁！挺有意思的小故事，嗯？

至于《宗教裁判所》，你可以想象我没有多少钱好匀。他们寄给我一张10先令6便士的汇票，可是〔如果你〕清查一下我的材料，我〔肯定〕你会找到一张7先令6便士的汇票，〔而且你〕现在应当能够筹集〔那么多〕，既然有钱〔来〕的话。我想《宗教裁判所》十分精彩，因此下星期我将寄给你一张2先令的汇票，让你去收其余的。

我倒希望你自己或者跟科斯格雷夫钻研一下助产学和胚胎学，把你的钻研结果寄给我。我给梅寄了一张美术明信片，要是你喜欢，我也给你寄一张。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9点起床，然后诺拉做巧克力。中午我们在对面的一家小旅店里吃我们（或者毋宁说她）买的、做的（汤、肉、土豆，还有别的）午饭。4点我们吃巧克力，8点吃诺拉做的正餐。

然后〔我们去〕米拉马尔咖啡馆，〔在那里我们阅读〕巴黎的《费加罗报》，大约在半夜回〔来〕。另外一个英语教师艾尔斯是个可爱的钢琴师，我们有时候奏奏乐。他虽然很不成熟，但也像代达罗斯那样着了迷，我想。我有点发胖，下星期打算去看看牙医。我将会把《言者》的支票用到牙齿上，希望半年之内把所有的牙治好。你见过《达纳》没有，他们印没有印我的黄色歌曲《告别》？我给诺拉读了第11章，她认为精彩极了，但对我的技巧漠不关心。问问毛子杰稣我该干什么？他应当知道。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4年12月？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普拉，米拉马尔咖啡馆

亲爱的诺拉

看在上帝分上无论如何今晚不要让我们不愉快。有什么不对之处请告诉我。我已经开始打颤了，要是你不赶快像过去那样瞧我，我就只好在咖啡馆里来回乱跑了。今晚无论你干什么都不会惹恼我。什么事都不会使我不高兴。是这家伙惹恼了你还是因为我不在而惹恼了你？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4年12月28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普拉，朱莉亚街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请把登载我的短篇小说的那期《爱尔兰家园》和圣诞专号寄给我。本周末我把第12、13、14章寄给你。现在我在写第15章，并开始《米尔德里德·劳森》的意大利文翻译。希望你立即写出这几章的读后感。要是你愿意，可以把它们借给科斯格雷夫或者柯伦，但不要再借给别人。你可以把它们读给约瑟芬舅母听。就说我明天给她写信。

也许接到我的这些空洞无物的来信你会感到惊讶，可是我发现没有多少东西好报告。天气严寒，而我们没有火炉。我主要在咖啡馆里写东西。学校的秘书格罗博克尼克小姐有一架钢琴，晚上有时邀请我们去参加娱乐活动。她是一个忧郁的小阴阳人，对我充满了柔情。我敢说，我身上有某种使女人感兴趣的东西。我渴望比目前更多的钱和自由，因此我在写小说，做翻译。

你注意到我情绪低落。这一点你并不是表达得十分清楚。我的新关系使我变成了一个严肃认真的人，而且已经和学术论文不搭界了。我很少喝酒，或者滴酒不沾，大量抽烟，难得唱歌。我变得容易激动。诺拉说我有一张圣徒的脸。我却自认为有一张放荡者的脸。不过我不再是这样了——至少我认为不是。

一天夜里我肚子疼得厉害，诺拉祷告说："我的上帝啊，解除吉姆的疼痛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一家电影院。演的是遭诱奸后被抛弃的格雷卿。在倒数第三（幕）里，罗塔里奥把她扔进河里跑了，后面跟着一群暴徒。诺拉说，"啊，警察，抓住他。"

我们吵过架——真有意思。诺拉说这是爱人之间的争吵，还说我孩子气十足。她说我的品格很美。她管我叫心地单纯的吉姆。妙极了，先生！

我们的房子不卫生，所以我正在找新的住处。诺拉已有身孕，我想，因此我希望她尽可能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里生活。如果我有了孩子，当然不会去受洗，可是要以我的姓登记。我暂时还不想谈这个问题。

我外表变化不大：有点发胖，棕色新衣，小小的八字须，松松的红领带。由于缺乏练习，再加上长期感冒抽烟太多，我的嗓子大大地退化了。下个月我要找一个验光师配一副夹鼻眼镜，好在视力不济时戴。

我并不认为我有许多灵感需要记述。我相信我再也不会写诗歌了。你不妨查一下过去一年的每一种英文评论，看看有没有评论邓南遮的《约里奥的女儿》的文章。如果没有，我倒想准备一篇。我盼望本周收到你对我给《言者》写的明信片的回答。如果你能为我公爵街的箱子搞到一把钥匙，希望你搞一把，因为我从来没有收到你寄的钥匙。我还把那本我想保存的旧《言者》丢了。

你一定对这封信十分满意，信要写得内容充分。现在我要回家了。天很晚了，走路很冷。

吉姆

米拉马尔咖啡馆。

抱歉它不是实有的

祝新年快乐

诺拉·乔伊斯

诺拉×××××

×××××

致威廉·默里夫人

1904年12月31日，新年除夕

爱尔兰国家图书馆藏稿

奥地利，普拉，朱莉亚街2号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我为自己平时的失礼深表歉意，并向你和威利舅舅表示最良好的新年祝愿。我给斯坦尼的信会向你表明我杂务缠身，又疲于奔命，要写长信又是多么困难。除此而外，我又疏懒成性。我的出版人垮了，支票又不知去向，你也许已经听说了。你读没读过《赛车以后》？今晚和明天我将寄出第12、13、14三章。一连几个星期这里的钱都不稳定，所以无法把它们寄出去。下一星期我很有可能离开这个住址，因为这幢房子不卫生，我想让诺拉尽可能地生活在有益于健康的环境里。

顺便讲讲，如果这一要求不致引起你的反感，你可按这个地址写信给乔伊斯夫人（信件会转交的）。除了一个德国小姐，她跟别的女人都不往来，当然在这些问题上傻气十足了。你可以写一些笼统的“慰问”信，因为我对不关自身痛痒的事总是一笑置之，所以就需要一点女性的帮补。

斯坦尼写信告诉我爱丽丝必须动手术。但愿手术成功。他也寄给我一篇关于牲口市场附近的送葬者的有趣的报道。我在想办法尽早移居意大利，因为我恨这个天主教国家，它有数以百计的民族，数以千计的语言，由一个办不成任何事情而又至多只开一周会的议会和一个欧洲腐败

透顶的王室统治着。普拉是一个落后地方——一个拥有海军的西伯利亚——港内有37艘战舰，充斥着褪了色的制服。伊斯的利亚是一个狭长乏味的去处，像一把楔子插进亚得里亚海，这里住的是头戴小红帽、身穿大马裤的愚昧的斯拉夫人。

你告诉我任何消息我都会十分高兴——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放浪形骸没有使你过于不快的话。关于我自己我无话可说，只是虽然我往往很快感到幻灭，然而我还未能在这种敢于信赖我的天性中发现任何虚伪的成分。正是3个月前的这天夜里我们离开北堤。说来奇怪，许多聪明人说我会把她扔到街上，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最后我对庇护十世的形象表示唾弃。你忠诚的

詹斯·A·乔伊斯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1月1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普拉，梅多里诺街7号

亲爱的斯坦尼

你报告大量卡布拉新闻的信姗姗来迟。现附上第12、13、14三章。我已经写完第15章，现在正写第16章。把你的日记之类的材料中凡涉及大学学院时期的都寄来。我也想要一本司各特文库版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的译本（18先令6便士）。我正在订购勒南的著作。我需要一封评论这几章的长信。我说过，你可以把它们借给他人。告诉柯伦，我很快要把我的全部诗稿寄给他。我在等报纸。我又给《言者》去了信，还要给格

兰特·理查兹和贝利写信。这里是我们的新居——非常温暖舒适的火炉，还有写字台。把这几章尽早还给我。等到大学段落写完，我才能把别的章节寄来。给我讲讲我的文学界的朋友——戏院之类。现在我没有时间再写了，因为我要赶回去上课。诺拉已经给约瑟芬舅妈写了信，并再次希望向你致意。你到底过得怎么样。诺拉用卷发钳把我的头发卷了起来——现在是地道的平顶式。我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英俊的男子了——啊，那个可爱的老亨利·詹姆斯！你读过他对波德莱尔的评论吗？真他妈的有趣。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1月1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普拉，梅多里诺街7号一楼

亲爱的斯坦尼

我把《都柏林人》的第4篇小说——《万圣节前夕》——寄给你，要你立即交给《爱尔兰家园》的编辑。也许他们在生我的气，不再发表我的东西，从而不给我面子。说不定它会被接受，现附上一张收据——你自己可以把钱收下，再寄给我。就说你乐意在方便的情况下尽快收到钱。《爱尔兰独立报》真不像话——《凯尔特圣诞节》上面的东西根本就没法读，那些诗似乎糟糕得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只有科勒姆的那首我认为还不算太差。不过，问问那些年轻高明的先生，他们能不能胜过《万圣节前夕》。我给格兰特·理查兹写过信，并把一首歌《告别》投给了《哈波斯》。《爱尔兰之声》有什么消息吗？——想办法见见奥多诺休。有

没有罗伯茨出版社的图书面世，他们是不是仍在安排刊印我的作品。希望你的信来得更勤一些。你知道我没有人与之交谈。诺拉当然对艺术一窍不通。她读《米尔德里德·劳森》时说，莫尔不知道怎样结束一篇小说——她看见我把“顿悟”散文诗抄进我的长篇小说，便问是不是那张纸全要浪费掉——这使我想起海涅。她要我把长篇赶出来，先发财，然后到巴黎去住。巴黎和苏黎世她非常喜欢，然而普拉是一个古怪破烂的地方。你未经我的许可，不可把我的地址告诉任何人——正因为这样，我叫你到《家园》那里去领钱。所有这些爱尔兰作家到底怎么啦——他们到底总是哭诉些什么呀？罗伯茨的诗写一个母亲把婴儿紧贴在胸口，读这样的诗难道不可笑吗？啊，瞎眼的、哭哭啼啼的、流鼻涕的、遭人诽谤的基督呀，为什么要生这些年轻人呀？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2月7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普拉，梅多里诺街7号

亲爱的斯坦尼

你的贺卡告知你已收到我的短篇，如释重负。来信时详加评述为盼。我也接到你、查理和约舅妈的生日祝贺——多谢。2号，诺拉、艾尔斯、格罗博克尼克小姐和我同乘一艘小汽船到布里俄尼岛（以产奶酪闻名）去。在这个国家，每个小小的节日都休假。似乎离开巴黎已过了漫长的两年了。

你对我的小说的批评总是非常有趣。如果“因此要予以保护”这个短语夹在逗号中间，那么“亲自支持……”这个句子就不合逻辑，可是如果放在括号里面，那就符合逻辑。不过我还是要把那个动词换掉。赖尔登夫人，你已经忘了，曾经离开布雷的住处，现在回到都柏林的圣诞节宴会桌上来了。伊莎贝尔轻描淡写，这是有意而为的。散文录《怀抱的魔力》是要标明少年（pueritia）和青年（adulescentia）的准确临界点——17岁。你说没有变化，可能吗？再说，没有一个老掉牙的爱尔兰人会说“该死的一头大象”：他会说“该死的大象”，诺拉说“直到你回来我才起该死的床”。天真的呼应！你对那两个话语中断的批评十分中肯，不过我认为盛装不见得总有必要。斯蒂芬的思想转变并没有受你似乎认为的那种情景的影响，而表现转变的却是那件引人关注的小事。他的第一层皮掉了。富勒姆不是老希伊——他后来才入场。我的材料是不是正在途中？

你煞费苦心的倒数第三和倒数第二个冷淡倒是一种赞扬。可是你不仔细也不公正。依我看，柯伦待我慷慨大度：科斯格雷夫，你一定把他看成一个永远蛰伏的动物，就我的记忆所及，并没有对我耍两面派。你是不是认为我在说真话？你对诺拉未免太苛刻了，因为她的思想未受过训练。眼下她在学法语——非常之慢。她的性格，依我看，比我自己的要高尚得多，她的爱也比我对她的爱伟大。我倾慕她，我爱她，我信赖她——我无法说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信赖她。这就够了。

你提及费恩饭店，不妨再写详尽一些，因为她想知道那里的情况。我把一首歌《告别》投给《哈泼斯》，可是被退了回来。我两次写信给《勇进》的贝利，没有回音。我写信给格兰特·理查兹（西蒙斯写信告诉我他破产了），他倒是写了回信：——大函问及你的诗稿，早已收悉，迟复为歉。我遗憾地说，目前我不可能安排出版此书，然而我不妨说，我对

大作极为欣赏，如果你把此事宽限几周，说不定我届时还能为你效力。我遗憾地说，诗稿跟我的一些家具误收在一起，已经入库，眼下要我将它找到实非易事，因此，无论如何，倘若你能将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下，我将十分高兴——你不妨查明他〔是否〕实际上还在营业。再把《英文画刊》的地址告诉我。

斯凯芬顿是不是还在当注册官？玛吉·希伊结婚了没有？我曾给梅寄过一张明信片——他干吗从不给我回信？“姑娘们”对诺拉是不是“瞧不上眼”？查一下评论，看看《约里奥的女儿》是否有人评过。我想写一篇文章挣点钱。我有点后顾之忧，正因为如此，我想在物质上有所准备。但愿某个傻蛋会印我的诗。我打算把《都柏林人》题献给你——你意下如何——因为好像你发现这些故事投合你的趣味。你是不是认为它们不错？或者仅仅跟法国日报上的短篇同属一个水平？你要知道，在比才子的寂寞还要糟糕的情况下，我是无法回答那些问题的。这里春光明媚。但愿夏天我能到意大利去。一个奥地利军官和他的情妇住在隔壁房间。她又漂亮又快乐：他们夜里嬉笑打闹，在房子里你追我赶，眼下我在“穿插”毛子杰稣。你不是认为追求英雄业绩俗不可耐吗——可是我们怎样来描写易卜生呢？最近我写了几个漂亮的关键句子。他们发现了迪斯累里的一部小说。

我发现你一写到诺拉或者亨利·詹姆斯，信就变得枯燥无味，不过毫无疑问，这两个题目使你心烦，因为你对他们哪一个都没有特别的亲切感。别胡说什么将后写短信的事。我写短信，是因为我有许多事要做。我要教英语，要学德文（我已经学了不少），要翻译一部小说，除了写信写短篇小说，还要写一部长篇，要采购——杰稣。我想我最近真可说是一个勤奋透顶的小伙子了。还有诺拉！所以再别来你的苦豆了，约翰兄弟，请露出一副你的香橼笑脸吧。

我已经写完了第15章和第16章，现在正在写第17章。上星期这里海军医院的医生给我做了检查，现在读书时我戴着用绳子系住的夹鼻眼镜。我的度数很深——你能知道爸爸的度数吗？我一弄到钱，就要找这里的一位高明的牙医把牙镶好。到那时我将更有能力从事冒险活动了。我急于知道你是否认为我的写作产生了什么变化。我的生活尽管循规蹈矩，但远远不像从前那样平顺。我坠入了翻不了身的非人的深渊（9乘以17——星期数），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我达到了志得意满的高度。不过我确信：英雄主义的整体结构现在是，而且过去一直是，一个弥天大谎，而个人的激情则是万物——包括艺术和哲学——的原动力，什么东西也置换不了。正因为如此，毛子杰稣是我见过的最无耻的骗子。要是你遇见他，跟他讲我要在一只盛满苏打水的瓮里坐6个钟头生一个狒崽，问他愿意不愿意当教父。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2月28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普拉，梅多里诺街7号

亲爱的斯坦尼

你干吗在关于多兰的文章的那个句子末尾加一个惊叹号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生疏的问题：我倒想读读这篇文章。由于你提到易卜生，现附上从的里雅斯特的一家报纸上剪下来的一段文字。我真希望我通晓丹麦语，能够阅读这些著作。T. P. 上面关于易卜生的文章是什么类型的？我注意到那些关于易卜生的文章的题目个个都很有吸引力。你根据什么写信给

我说“费恩饭店的人只不过说巴纳克尔小姐走了而已？”赖特夫人是不是一个固定工作人员。（这是糟糕透顶的公众赞扬）你的赞语（科佩和我）颇为心寒：不过我自身没有工具（这你也知道），要不我就不会被迫向别人求助了。我想柯伦知道这部作品拟议中的长度——这是什么关心或补救措施呢？我已经读过勒南的《耶稣传》（我曾叫你把施特劳斯的寄给我）：在许多方面它都是杰作的典范：气质喜人。关于死亡的一段叙述我不妨翻译给你。他称施洗者约翰为神宴上的苦艾酒。我读了《撒旦的悲哀》、《难题》（洛维特·卡梅伦夫人）、《海狼》（马克斯·彭伯顿）、《复活》及《故事》（托尔斯泰）、《诚实的伪君子夫人》（丽塔）、《科罗斯科的悲剧》（柯南·道尔）、《伊丽莎白的访问》（埃莉诺·格林）和《齐斯加》。我觉得我应该当作家，可是真该死，我还没有机会。你没有事干——干吗不写一些内容充实的信呢？我要找雅科布森的一些短篇（德文本），和《索尔豪格的宴会》（也是德文本）来读。我的德语进步很大。读一读《塞壬的声音》和报道。告诉蛰伏的家伙“会有”（il y aurait）不是一句倒装。再跟他讲我要根据他写一篇《都柏林人》。现在《万圣节前夕》在什么地方？把它交给《爱家》。代我向拉塞尔致意。你可以寄给我一些关于现代英国文学的报道。约瑟芬舅妈干吗不来信？我所知道的有关支票的事已经全部告诉你了，盼你的转账回信。

我觉得就小说的长度而言，最令人惊讶的还是作者非凡的精力和他超人的耐心。要是我乐意，写一些中篇倒挺容易，然而我想在这部小说中琢磨掉的东西却琢磨不掉，只有不断扔掉才行。当我把章数告诉戈格蒂时，他一度调子唱得最高。我对《英雄斯蒂芬》这个书名并不十分满意，仍然想恢复《青年艺术家画像》那篇文章的原有标题，或许《一个青年的生活片断》更好。要是我有一台留声机或者一个伶俐的速记员，我肯定能在七八个小时里写出我最近读过的任何一部小说。

我计划把《都柏林人》“题献”给你使你受宠若惊，我想那是由于你认为我对自己所得到的鼓励置若罔闻，这种想法未免言过其实了。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是很难做到“置若罔闻”的。我不可能羞死，但也不准备被钉到十字架上以证明我的艺术的完美。我不喜欢听到任何迷途的英雄壮举踅摸我。

我想等我的小说写完，我将成为一个优秀的德文和丹麦文学者，如果布兰代斯在世，我会把小说寄给他。我已经逐渐接受了我目前作为一个自愿流亡者的处境——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点对我来说，似乎非常重要，因为我有可能从中创造出一种充分的个人未来以满足柯伦的心愿，还因为它给我提供了我计划结束自己的小说的基调。

估计你会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接到这封信。下次来信，寄圣尼科洛街32号的里雅斯特学校，因为我调到那里去了。我计划在星期天早晨离开普拉前往的里雅斯特，不过要是你已经发出什么信件，它会随后转到我手中的。我要马上过问你进柏利兹学校的事。这里是一些细则：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归伦敦管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大概还有德国归巴黎管理。奥匈、意大利、瑞士、土耳其、希腊、埃及归维也纳管理。你应当根据要去的地方向相应的管理中心提出申请。现在时机不太好，因为所有的岗位一般都满员，不过说不定还有空缺。9月份你该不会有什么困难。要是你有意等到9月，那就立即入学，通过入学考试。皇家大学的考试，因为大学文凭对你十分有用。另外，把你别的所有文凭和出生证都准备齐全。要是你决定去，你必须学法语口语，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在大陆通行无阻，当然老百姓中间又当别论。如果你想在9月前走，写信通知我，我会了解在维也纳办事处辖区目前是否有空缺。代办会收你3几尼，不过要是你去找哪一个代办，先把他的名字写信告诉我，我会告诉你此人是否可靠。下面是经验之谈：留一撇小八字胡，装

出一副万事通的模样，衣冠楚楚。要是这样做了，你就会顺利得多。你想去哪个国家？我会告诉你，你必须上哪儿去办事。在法国、意大利或者德国，你可以用一半收入生活得优哉游哉，可是这个地方生活非常昂贵。尽快回信，内容尽量充实一些。我向你要的报纸仍未收到，内心惴惴不安。你忠诚的杰稣！写这些不致十分愚蠢吧。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3月15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红桥广场3号

亲爱的斯坦尼

我的记性糟透了，所以忘记附寄从的里雅斯特一家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关易卜生书信集出版的报道，编者是他的儿子西居尔，现附上。豪普特曼最近的剧作《艾尔加》前天晚上在柏林上演。在邓南遮的新剧《不露锋芒》中，他的儿子扮演一个角色。我在《费加罗报》上读到爱尔兰的贞德和她丈夫离婚的消息。估计庇护十世要更改天主教规章以迎合此案：一则意大利评论说爱尔兰天才不是国产的。可怜的小《爱联》，义愤填膺的小伙子。爸爸在我的信里发现了什么癫狂的东西？你真该死，我不想把《万圣节前夕》再收回来。把它卖给伟大的A. U. M. ，再把钱寄过来。勒南是一名优秀作家，然而他使我想到一位巴黎绅士，一天晚上分别时他慌慌张张地说：“Alors，monsieur，au plaisir. Ici je prendrai tramway mais d’abord faut que je prenne water-closet．”你对自己烦闷的描述往往使我感到好笑。我所听到的关于查利和哲学的这种东西是什

么呢？我没有让胡子长。诺拉有时候一边穿衣服一边唱歌——你指的就是这事吗？这会儿她正在舔一张纸上的果酱。她身体很好。现在戴着面纱，看上去非常漂亮。她刚刚进屋说：“房东太太叫她的母鸡在外面下蛋。他下了一个可爱的蛋。”杰稣噢，杰稣！顺便说说——以免忘记——下次见到斯凯芬顿别忘了给他的屁股狠狠抽三下，你就说“曾经住在普拉的我哥现在要把你的两几尼寄给你，他说”。

我一直在读《信心》、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贝日莱先生在巴黎》和马利亚特船长的《彼得·辛朴》：而在这三部作品中我最喜欢后者。我觉得它比大多数草率的现代历险故事好得多。《信心》由于它的随和还可以凑合着读，然而就我的趣味而言，既不够细腻，也不够丰富，所以我发现它索然无味。阿纳托尔·法朗士名气很大，可是读过两本书——也许是他最差劲的——后，我的评论只有沉默。我明白，他是一个讲理智的社会主义者。在《艾尔加》里，豪普特曼又采用了梦幻的手法。依我看，他是一种非常美丽的文明典型，但愿我有足够的闲暇来阐释他。我读了海耶曼斯的一个剧本（德文）——《亚哈随鲁》，不过它不值一提，我不间断地阅读亨利·詹姆斯，现在我对德·亚米契斯、阿·法朗士和莫泊桑举棋不定。我想我会选德·亚米契斯的。如果有一天我写出一本优秀的英语语法，你会不会感到惊讶？我一直给你和约舅妈寄一些美术明信片。这是一种十分开心的娱乐，你说呢？

我已经写完15、16、17、18四章，要是你喜欢，我将把它们寄给你。大学学院经历将占10章左右，我本来想把它一直写到结尾。另一方面，等待可叫你度日如年。我已接到你的来信，觉得十分有趣，不过要是你知道法国报纸上的杂文和小品为何物你就会理解我的窘境了。斯塔基的书有没有可取之处？我想戈格蒂一定用打字机：我认为没有机械辅助他无法不间断地写一篇文章。我对钱变得格外小心。洛泰为他的妻子买了

一个宝石十字，花了10000英镑：这我可以理解。一天晚上，他“给车夫扔了一枚沙弗林”——这我就弄不懂了。在某些方面，他不可能良心非常好。如果你看见我买一双套鞋时压价或者跟一个侍者算账，你会感到好笑。诺拉在看《T. P. 周报》，并且问，“这就是你所知道的易卜生吗？”我相信易卜生和豪普特曼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倾向才跟广大作家分道扬镳的——嗯？

吉姆

诺拉说我要告诉你她在砍你！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4月4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红桥广场3号三楼

亲爱的斯坦尼

上星期天我参加这里的希腊正教弥撒时，觉得我的短篇小说《姐妹们》十分出色。希腊正教弥撒十分奇怪。看不见祭坛，可是有时候牧师把一个个门打开露露面。他开门关门约有六次之多。宣讲福音时，他从一扇侧门里出来，走下来进入副堂再读一本书。举扬圣饼时，程序也相同。最后，当他求神向人们赐福过后，把门一个个关上：一个男孩从副堂侧面跑下来端着满满一大盘小面包。牧师跟在他后面，把一块块面包分发给争先恐后的信徒。滑稽透顶！希腊教牧师从我身上大饱眼福：两个肠卜僧。

现在我又写完了一章，正在写第20章。这是一部费劲的著作：我奇怪我

怎么会有耐心写它。你认为别人会不会有耐心读它？这里的另一个英语教师昨晚瞧着我的西装跟我说“我常常注意到古怪的人很少有什么爱好：他们什么都穿。我给你提个建议。要是你没有爱好，你就穿灰的。坚持穿灰的。什么款式都没关系——这样总有一副绅士派头”。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觉得这真是一种我要投入的糟糕透顶的处境。恐怕有一天我会乱敲我的学生们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

我希望你把我的衣箱的钥匙寄给我，因为我想把它卖掉再买一个旅行包。在这里只有三流旅客才买衣箱。我的衣箱从伦敦运到的里雅斯特花了我大约1英镑。如果你不立即处理《万圣节前夕》，那就把原稿寄回来，我将把它寄给伦敦的《每日邮报》。立即给我一份凯瑟琳·希利的遗嘱——她原姓莫蒂默——跟谁结的婚——希利，1895、1896或1897年死于戈尔韦修道院门街。你自己先读读遗嘱，然后马上给我寄一份。你可以在都柏林的四法院档案室拿到遗嘱。再向注册主任办公室写封信打听一下诺拉是否能拿到她的出生证，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它。要是见到科斯格雷夫，告诉他我把他写进小说去了，用的名字是林奇。下封信寄往圣尼科洛街30号柏利兹学校，因为星期天我将离开这里。

你的来信已经收到。我定期看三家伦敦报纸，所以有些内容已经不是新闻，可是收到来信我还是高兴万分。正当我在学校里时，一个学生走过来，他是个俗不可耐的小个子匈牙利人，突如其来地说：“早上好，先沙。”我蓄意回答：“愿魔鬼咬你的屁股。”老实说这不像话！立即把遗嘱寄来，还有钥匙：“一度为奸夫……精神恋爱。”啊，呸！呸！那个就是给我的？巴克利是怎样杀死俄国将军的？我已经写完15、16、17、18、19、20六章，现在正在写第21章。你干吗不把前几章寄回呢？我的身体不太好。我不喜欢《信心》：它烦死人了，而《彼得·辛朴》则不。读一读第17章的结尾：我认为写得很好。啊，该死的金考拉！诺拉

时断时续地读着校样，调子简直像“老汤姆·格雷戈里，有一个大马戏动物园呢”，我觉得这好像就是老桑顿所谓的“双重语意”。

吉姆

诺拉说她希望你身体健康并且娶一个好姑娘，杰稣呀！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5月2日或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圣尼科洛街30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我从伦敦的《旗帜报》上读到格兰特·理查兹破产，亏空53100英镑。你看我应当怎么办？我想在秋天出版我的诗集。我已经写完了第15、16、17、18、19、20、21七章，现在正写第22章。如果我知道了《万圣节前夕》的明确结果，我就要再写一篇《都柏林人》。我想我再也不会写诗了。找一间房子难于登天，因为房东太太们一看见诺拉的情况就让我们靠边站：可是我他妈的一点也不在乎人们干什么或发生什么事。现在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诺拉在用沾了墨水的纸戳我。

我正在等一封证实你提供的有关E. H. 的消息的信。诺拉肯定你搞错了。你也许已经听说，我在报名参加《思想》报举办的一项猜字游戏。有48个词分组排列，每组6个词，到目前为止已经出来了42个词的谜底，而我已经把所有的都猜出来了。我在等最后的6个词的谜底。奖金是250英镑。我将寄给你一封密封的挂号信，里面有我的一份答案。你不可把信拆开，要把它妥善保存。万一我的答案全对或者几乎全对，我

还要给报纸寄出一封密封的挂号信，如果他们不给我奖，我就可以起诉他们了。

由于我参加了这次比赛，所以第22章就用了好长时间，不过你可望在几星期内收到有关大学学院经历的几章。我已经写信给格兰特·理查兹要我的稿子，要是他完蛋了，我将把一份诗稿寄给约翰·莱恩。因为我要让它们在年底出版。我在给一本柏利兹专刊为日本人写（不可思议！）一篇英国文学概要，五六页的样子。这里的德语教员要去日本。

接到我这样一些言之无物的信你一定感到惊讶，不过你会看出我忙得不可开交。斯凯芬顿，可怜的小伙子，情况不妙。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明眼人竟然个个说我的小说里有的是钱。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认为我的政治观点是一个博爱者的政治观，这就错了，其实这些观点是一个社会主义艺术家的观点。我无法告诉你有时候我感到多么奇怪：我企图过一种比同时代人更加文明的生活。可是我为什么把诺拉带到一个牧师或一个律师面前要她对我终身矢志不移呢？而且为什么我要把我的父母曾经加在我身上的信仰包袱又加到我的孩子身上呢？有的人会回答：我一面声称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一面又在千方百计赚钱，不过这至少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真实。如果我发了财，那也决不能肯定我要占有财富。我希望做的是温饱要有保障，为什么我指望这样做呢，因为我不能相信任何一个国家需要我的能力去干我目前从事的工作。

如果你回顾一下我与亲戚朋友的关系，你就会发现我攻击他们对我虚与委蛇，把这作为出走的一种借口，这完全是处事不周、年轻气盛所致。这里的那个英语教师说我一心想的只是吃，再没有别的，其实，我压根儿吃不了多少。他说我将会死于一种脑病，可是尽管那种机体娇气十足，令人担心，但我觉得并没有患什么疾病。他说我将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死去，因为我总是闷闷不乐地在希腊教堂里进进出出，所以我从心底

里讲是一名信徒：可是依我看，我什么信仰都不会有。

你可曾想到地中海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海？在这里的运河里，船只沿码头排列成行，这些船只还是中世纪就已经使用的古战船的样子。船夫是站着划船的。每一只帆船巨大的船艏里面都有一个在水面上行走的救星的像，或是圣尼古拉，或是圣母马利亚，或是耶稣。也许波罗的海会取代地中海，但直至目前地中海的重要性似乎仍在与日俱增。

我已经把谜底寄走了——完全正确，然而由于距离和时间的原因，迟了一天。我为这个德国小伙子写完了《英国文学史》。我没有写信，因为我等着你的来信。在教学之余我抽空读《教会史》。我还在考虑研究语法。我想对年轻人来说，语法是比几何还要好的一块磨石。我已经写信给格兰特·理查兹，在等待回音。在我的文学史里，我对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和雪莱的评价最高。你读过屠格涅夫的《草原上的李尔王》吗？他许多事情干得很出色，而且从技巧上来讲很有用，可是在欧洲文学史上他却没有你似乎认为他具有的那种崇高地位。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邮戳1905年6月1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的里雅斯特，圣尼科洛街30号二楼

搞几份《宗教裁判所》，各装一个信封，封上信口，分别写上所有感兴趣的人的姓名地址，投送出去。别忘了斯凯芬顿和卡曾斯。你会在人名地址录里找到地址的。伯恩、艾尔伍德和科斯格雷夫也别忘掉。《矮

妖》扰乱了我的平静。我又在坚持学习丹麦语。你知道不知道易卜生离开了妻子，婚姻生活从此告终？他是个奇特的抒情诗人。我想，在所有的英国文学家中，华兹华斯最配你所谓的“天才”这个称号了。读一读《漫游》中致亡儿的那首诗，我想开头是“爱子呀你在何方”。现在我明确地为进剧院而学习。这里的一个音乐大师西尼科告诉我，两年以后我就可以登台了。我的声音极高：他说我的音色很美。我将要报告莱思成功地出版我的诗集的消息。我把《虽然我是你的万应解毒剂》里的最后的对句改了，还删去第一首诗里“献给诺拉”几个字。要写长信。原来准备早晨去威尼斯的，可是下起雨来了。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7月1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圣尼科洛街30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明天我把《都柏林人》的第5篇故事，也就是《公寓》，寄给你。如果有办法，你可把它投给任何一家英国或美国的报纸。我自己还留有一份底稿。我也写完了第6篇故事《无独有偶》，如果到时搞出一个复本，将在星期六奉上。我的打算是到年底写完《都柏林人》，接着再写一本《外地人》。我对这些小说满意得不是一般。在《公寓》中有一个五个词组成的工整短语：把它找出来。约翰·莱恩拒绝了我的诗集，我已经把它交给埃尔金·马修斯。今后一两个星期你将会收到我一连串的信件，此信为第一封。

我希望现在你已经收到我上星期六寄出的明信片，要你到的里雅斯特来，因为我想跟你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自那以后我一直在想，也许要你那样做太难为你了，因此我打算通过信件来商讨事情。你应把我写的一切看成专门为你本人和约瑟芬舅妈而写的，所以我将企候你们的回音。

你会记得9个月前我离开爱尔兰的情景。就像我这一生做过的别的事情一样，那是一种实验。要说那是一个失败了的实验并非由衷之言，因为在这9个月里我生了一个孩子，写了500页长篇小说，3篇短篇小说，还把德文和丹麦文学得挺不错，此外还尽了几个（对我来说）难以承受的职责，还骗了两个裁缝。再说，我相信现在我的写作水平要比我在都柏林时高得多，第23章（？）中斯蒂芬向爱玛·克莱里做“爱”的那一段我认为是生花之笔。除此而外，我酒足饭饱，日子过得挺滋润，又戴眼镜又戴表，最后又开始治牙。我认为我没有虚度年华，可是即便我虚度了，那也不会影响我要解释的事情。

首先，我必须告诉你：的里雅斯特是我到过的最野蛮的地方。你怎么说当地居民的不文明也不过分。小姐太太个个是那样粗鲁，以致诺拉都不敢出门上街。诺拉只能说的里雅斯特方言中的三十来个字（我试图教她法语，但是失败了），所以她要出门，我必须作陪，我为找一种价格合理的普通的东西往往不得不花一个下午。我还得告诉你，她一开始显怀，我们就被撵出了寓所。这种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最后我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干脆住在学校隔壁的房子里，借助那神奇的机关的魔力来镇住房东太太。迄今为止这个计策还算奏效，但是我们仍然有被撵出去的危险。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一个是素食主义者，一个是德国人）两个都有老婆，可是——没有孩子。校长看见诺拉时说，他想我一定是个十足的疯子。副校长也惊骇万分。他用德文写了一册《春华小集》并自

费出版，其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饮酒我从不落伍”

另一首（纯属应景想象之作）是这样起头的：

“哦，在母亲的心里

能有比她的孩子

经过多少次努力迸出的第一个字

更好的诗。”

你会从这里看出我呼吸的是一种多么有趣的空气，不过——言归正传吧。诺拉几乎总是抱怨。这种烂糟糟的意大利菜她吃得很少，无论她吃什么都感到胸口疼。她喝啤酒，但一丁点儿东西也足以使她恶心了。在普拉，冬天她可吃尽了寒冷的苦头，可是现在（寒暑表在华氏100°左右）她几乎终日筋疲力尽地躺在床上。的里雅斯特人个个都是时装“大师”，他们常常挨饿断顿，为的是能够在栈桥上卖弄盛装，而她由于体形变化（唉！真遭罪！）加上穿的是4克朗短裙，留的是耳上短发，因此总叫人戳脊梁骨耻笑。最近我想着租一个套房（也就是两室或三室带一个厨房），可是房屋经纪人告诉我，如果你有了孩子，要在的里雅斯特住进一个套房难于登天。我们这里的卧室里就有厨房用具，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因为诺拉不喜欢在别人的厨房里做饭。我们就只好正餐午餐都出去吃，结果呢，我不断向校长和另外一个英语“教授”借钱，借了隔日就还。的里雅斯特生活并不便宜，一个英语教师靠薪水跟一个女人生活，艰苦只有挖土工或锅炉工才堪忍受，如果还指望保持一副“尊”容，偶尔还像个知识分子那样想看看戏、逛逛书店来消遣，那困难就更大了。听了这种情况的第一部分你就会理解这些学校的体制就是

一种恐怖统治，你也可以理解要不是我的不少学生（有贵族有绅士有编辑有富人）在校长面前对我交口称赞，我的处境就会更加恐怖了。他因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很明白我应得的奖赏。实际上，我无法在别的学校谋求一个职位，的确，任何职位也谋求不到。有一天他一针见血地向我指出，每当他发现哪一个教师设法在别的地方求职，他就让此人卷起铺盖滚蛋。他把我的学士证书锁在保险柜里，他说那里还有别的“教授”的文凭（当然是一派谎言，因为按奥地利法律，我是这里惟一的一名合格教师——因为是博士），并且告诉我尽管他保存的一份我的合同盖过章，而我保存的他的合同却未盖章。我的斯文的学生稍有不满就足以把我扫地出门，而全城都在鼓噪着我“道德败坏”，所以要在这里找个事干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升迁的希望，却随时有垮台的恐惧。这就是经济处境。

精神处境也不令人十分放心。我的情况暂且搁下，还有一些诺拉的事情我必须讲给你听。恐怕她的体格并不十分健壮。事实上，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可是，更有甚者，我怕她是一株不能安全移植的秧苗。她一个劲儿地哭。我相信她再没有什么要向她家里人说的，但我十分肯定（这是她自己的说法）她跟我的这种生活过不了多久。除了我，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把英雄行为撇在一边，这对一个女人很不好。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还有另一位英语“教授”），整个晚上她一声不吭。我觉得她有陷入抑郁心境的危险，这无疑会严重伤身的。我不知道她这样哭哭啼啼之后会生出一个什么样儿的怪僻东西，我甚至开始重新考虑我选择的名字（“乔治”和“露茜”）是否合适。她也非常敏感，在普拉，我曾经把那个英语教师，名叫艾尔斯的没有头脑的小伙子，因为把她惹哭了而撵出了屋子（就像我讨厌那样一种职务一样）。今天我问她是否愿意为我养一个孩子，她非常令人信服地说她愿意，可是在目前我这种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我不愿意用一个家庭来拖累她。她甚至对日常事务的知识也非

常贫乏，约瑟芬舅妈寄给她衣服样子，我给她买了布料，她却因为不会给小孩做衣服而哭了起来。我现在没有时间和耐心从理论上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做什么，而只能想办法做我自己认为最好的事情。

我认为人间最宝贵的莫过于快乐，可是说老实话，如果她在这里这样生活下去，我看不出她快乐的前景。当然你知道我对她多么敬重，你也知道她和我一起来到北堤的那个夜晚她怎样不露声色地向我们的朋友们撒谎。我想，要是她过一种更投合她性情的生活，她就会增进健康和快乐的。我认为如果即使在像我这样一种惟我独尊的生活中，不顺利的“爱情”现象竟然引起了烦恼，抱怨也不是个正确的态度。孩子是不可忘记的一部分问题。我想你知道诺拉不会做出被看作流行道德的任何欺骗行为，当你考虑到她的确无依无靠无法对付任何困难时，她在这儿不愉快这一事实也就不讲自明了。我不完全了解你对她或对将属于我们俩的孩子的态度。不过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你我都有共同的看法。其实我对女人知之甚少，而你也许了解得更少，我想你应当把这种情况转告给约瑟芬舅妈，让她出出主意，因为她知道的比我们俩都多。有一个英语教师说她配不上我，我相信这也许是许多人的判断，不过那需要无穷无尽的自欺欺人才能有心境做出那种判断，所以恐怕我不能胜任这项任务。毕竟，只有斯凯芬顿之流认为男女要般配。科斯格雷夫也说我永远也无法把她培养成材。不过我觉得，在很多我和科斯格雷夫所缺欠的方面，她根本不需要任何培养。我当然没有对她那样对别人折服过。我相信要不是她鼓励我，我也不会写这封信的。她对我的影响是那样深远，它摧毁了（或者勿宁说减弱了）我的大部分乐天习气和不负责任的作风，不过我认为这种影响并没有在其他情况下起作用。她对我性格的整整一个方面不表同情，而且将来也不会，不过有一次，当我们俩在度过一个忧郁得可怕的夜晚时，她引用了（或者毋宁说错引了）我的一首诗，开头是“哦，心肝，你听听你恋人的故事”。9个月来，这第一次使我想到我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有时候她显得兴高采烈，而我呢，由于浪漫情调越来越淡，决不希望我们的恋爱有蜿蜒河上的冲洗那样的结局。与此同时我希望尽人力之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避免约瑟芬舅妈所谓的“相互忍让”那样的恶鬼。事实上，既然我现在写信时走笔如神，我感到又在满怀希望，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俩都能体谅对方的性情，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可是眼下这种荒唐的生活对我们俩都不再可能了。

〔此处缺页〕

依我看，我写的东西并没有原谅他对我的背信弃义。我常常心里想，尽管我写的东西貌似尖锐，但我在生活中由于过于单纯而可能导致失败。我想有一种爱尔兰友谊做我的后盾，我就可以成功地把我对这个岛的全面控诉和考察进行到底，这样想当然是错了。我的流亡生活的有辱人格和不得人心的性质激怒了我，我看不出我为什么应当这样拖下去，还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叫文人们相信我毕竟是一个才子。苦苦求索过后，我想出了一个计划，也许可以用作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现在我把它讲给你听。

现在是7月份，下个月那件有趣的事就要发生了。从现在起到下个复活节，我也许能攒20镑，至少12镑。我可以把我的33首诗和9个短篇投出去发表。也许有一家出版商会接受我的诗。《都柏林人》写完之后，我打算把它交给海涅曼，我相信他会接受的。除此之外，每月我可以把一部分薪水寄回家由你保管，到下一个复活节，我相信我可以在爱尔兰存20镑，不算我出售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的可能收益。在同一时期，你至少也有可能攒同样数目的钱。两个人加在一起我们可以在都柏林郊外租一个小别墅，配上家具，预付半年租金。这仅仅是个建议，权当一个实验，最多不超过12个月，如果发现它不会成功的话。

然而这个建议，由于种种原因我难以启齿。首先，它严重侵犯了你的自由，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我看你不会在经济上受多大损失，因为一切终归是你的。你说不上什么时候你会像我现在这样被迫“放弃”你的自由，当然如果你真的打定主意要离开爱尔兰，在大陆上的一所柏利兹学校里生活，你可以打这样的主意。要是你有一个一周30先令的工作，而且我们把两人攒的钱加在一起，我想我们可以把我的建议试行1年。我难以启齿的第二个原因是，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建议我没有把握。并不是因为我想由于的里雅斯特两个人突如其来的到来使你觉得我们拟议中的别墅的空气变得比你目前呼吸的空气还要不快，而是因为你对我和“我的伴侣”的态度我仍然两眼墨黑。顺便问一句，你难道提不出任何办法除掉毛子杰稣？难道他不是个难以忍受的货色！我难以启齿的第三个原因是，我提出了这么多建议，现在被认为是我愚蠢的表现，其中付诸实行的又如此之少，因此我开始认为既然我已经成了一个定型人，因此希望人们帮我出主意是不合适的。然而，尽管我难以启齿，我还是把建议提出来了，而且有它的目的。我盼着你的回音，如果你认为可行，我将在8月初把该分期交的第一笔钱寄给你。但愿你的来信不致耽搁。

请你相信，如果在这一份供状中有什么使你极为不快的东西，那是我的愚蠢所致，而愚蠢现在已被看成我的一份永久资产了。有可能我的主意十分可怕，但我把当前的生活过了9个月后，我的心目迷离恍惚，因此看东西不能像以前那样真切了。不过有一件事，从我晦暗的意识深处我还是意识到了，那就是，不管我当前的生活以什么方式结束，反正它很快就要结束了：而且将会使每个有关的人如释重负。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片断）

1905年7月1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的里雅斯特〕

比方说明天（星期一）在这种酷热难当的天气下我还得上8节课，课一点不敢麻痹大意。《公寓》和《无独有偶》中的许多冷言冷语都是在满脸汗流如注、连保护衣领的手绢都打湿了的情况下写成的。我仅仅游过两次泳，因为去浴场路很远，况且在任何时候我也很难有两个小时以上的空闲时间。

我要向你说句体己话，我非常想吃一片芜菁和胡萝卜烧羊腿。还想吃一片白菜咸牛肉、一大块烤牛排，而且要（原谅这种等级制度）有一位像你那样聪明的高级市民共享口福。诺拉希望看见炉火边有一只水壶，尽管我的愿望也许是暂时的，我怕她的却是永久的。不过我不愿细讲这个问题，因为这会儿你的信可能正在路上，但愿如此，满篇都是真知灼见，我就只好把咸牛肉和烧羊腿无限期地从菜单上抹掉了。

昨天校长告诉我另外那个英文“教授”一走，他就给我加薪。你要明白，这会大大有助于实现我的计划。要是你同意，你可以安排发表我的诗和短篇小说。我远隔千里，可以说一筹莫展，而你就在当地呀。9篇小说和20首诗按最低价10镑抛出，我可以毫不费事地再给你寄10镑，加起来就是20镑。我现在开始担心非走那一步棋不可。我觉得诺拉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妙。昨天和前天整整两天她因神经痛和别的病痛卧床不起，今天她似乎虚弱得难以撑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谁也难以享受生活的乐趣。

昨天我读了《威克菲尔德的牧师》的前言，我一时对我的文学风格的优

越性产生了怀疑。好像两百年后再不可能有人提起哈代似的。然而，当我读了两页故事时，我看到了哥尔德斯密斯用来养花的那种极其腐败的社会制度。文人只不过是一些逗乐子的人，这究竟可能不可能？这些令人泄气的反思也许是由我的环境引起的。《都柏林人》中的短篇似乎都写得十分精彩，这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毕竟很多人也许会写得同样精彩。我并没有因感到克服了困难而有所报偿。当然，莫泊桑写得非常之好，不过恐怕他的道德观念相当隐晦。都柏林的报纸会反对我的短篇小说，把它们看成都柏林生活的一幅漫画。你认为这种看法有没有什么道理？有时候，引导我下笔的精神似乎纯粹在恶作剧，我简直做好了思想准备，随都柏林批评家们去说好了。赞成也好，反对也罢，我必须暂时锁在心里。当然，不要以为我认为当代爱尔兰文学决不是蹩脚的、寓意隐晦得不成样子的漫画。

我当前参与的反对陈规陋习的斗争与其说是抗议这些陈规陋习，不如说是想按照我的德行生活。爱尔兰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的德行不够光明正大，有些人认为人的全部义务就在于还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的观点当然只不过是欧洲任何一个法庭的应声虫而已。要审判得当，我不应当由随意挑选的12名市民在一名迂腐守旧的官僚的授意下按照警察的证据来审判，而是在一个庄严发誓抛弃一切英国法律手段的法官主持下，由某个一部分由我这个阶层和我这个年龄档次的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审判。可是为什么要坚持这一点呢？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目前的可悲处境似乎构成了某种对我的指责。

吉姆

又及：我刚刚接到海涅曼谢绝我的诗集的明信片。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电报）

〔1905年7月27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的里雅斯特〕

生子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7月2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圣尼科洛街30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孩子于7月27日星期四晚9点出生。那天几乎出于偶然，我在城里，因为我本来打算到一个浴场去。3点我从咖啡馆回来时，我发现诺拉疼痛异常。我没有想到那就是要分娩，可是疼痛持续了好久以后，我去找房东太太，跟她说了。她便打发人去叫接生婆，然后可以说是慌了神儿。屋子里被搞得乱糟糟的。诺拉几乎没有做任何准备，因为她估计不到8月底没有事儿。不过我们的房东太太是个犹太女人，给我们提供了所需的一切。我告诉她凡是用得着的都拿来，我把能找到的钱都给了她。然后我去找西尼加利亚大夫。他是我的一个学生。他马上赶来，正好赶上帮助诺拉分娩。他说我肯定算错了时间，因为孩子发育完全正常。这里的人们让我进去跟他们用餐，大约9点钟那位犹太老阿姨进来，笑着点头说："Xe un bel maschio，Signore."于是我知道一个继承人出生了。

对我来说这并不十分愉快——6个钟头——可是对诺拉来说一定是一种

更加糟糕的景象。可是西尼加利亚大夫告诉我她非常勇敢，几乎一声也没有叫，听到生了一个男孩时，只是拍了拍手。她情况很好。孩子似乎遗传下了他祖父和父亲的声音。他有一双深蓝深蓝的眼睛。他对音乐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昨天照料他时我用口哨吹了几支歌剧曲子让他听，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诺拉给他喂自己的奶吃。

我不知道向令人深感惋惜的柯伦求助你是否介意，你可以想象，我有点为难。我几乎不喜欢这样做，不过也许他会允许我向他“借”1英镑的。这事对我来说非常花钱，我又没有充分的准备。多谢你的电报回音。我盼的是一封信和一个包裹，早就该来了。现附上今天早上一只小白鼠为我捡来的一笔进款。我原来特意为孩子准备的，不过好像我自己也用得上。请注意此信的实质性的一面。既然你们大家都当了叔叔姑姑，我希望大家感到高兴才是。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1905年9月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圣尼科洛街30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多谢你把小说立即寄回，还附有一封信。现由这班邮件寄给你第8篇故事《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希望你同样立即寄回。你如果详细描写一下你跟克勒〔原文如此〕会见的情况，我将十分高兴。孩子尚未起名儿——我在等钱。我并不想要你认为的那么多，但要一点没有

坏处。如果《都柏林人》明年春天出版，我希望能帮你走出泥沼。你认为它会赚钱吗？诺拉今天要给约瑟芬舅妈写信。总的来说我非常高兴得知你住处的一些消息，你想一家英国出版商会接受《都柏林人》吗？难道让几个有性格有文化的人把都柏林造成一个克里斯丁尼亚那那样的都城是不可能的吗？科斯格雷夫是不是要通过司铎帮助成为诊疗所大夫？你打算当一名人人瞧不起的职员？我希望能阻止这事——可是我自己又怎么样呢？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9月〕18日星期日晚

康奈尔大学藏稿

的里雅斯特，圣尼科洛街30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我感到惊讶的是你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给我写信，也没有寄还我的手稿。至于我么，我必须要你发挥一点你的想象。现在我平均每天上课（都是些什么样的课呀！）将达到8至10节，而又在努力完成《都柏林人》。所以要是你和约瑟芬舅妈由于我没有给你们写信而生气，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些情况。我真希望你立即回音，有钱没钱都没有关系。

你仔细批评我的短篇小说，十分感激。你把它们跟某些别人的作品相提并论倒令人有点头晕目眩。你提到的那些作家名气那么大，所以恐怕你是搞错了。莱蒙托夫提到卢梭的《忏悔录》时说，这些忏悔录的缺点，就在于他是把它们读给朋友们听的。鉴于这些忏悔录写作的条件，我认

为这些故事很难成为上乘之作。我希望我能像其他问题一样跟你充分探讨这个问题。你说《无独有偶》显示了一种俄国式的才能，把读者领进一次心灵旅程，这使我想到当人们谈到“俄国式的”时，他们到底用意何在。你也许指的是作品中的某种严谨粗野的力量，在我所读过的几个俄国作家中，这似乎并不是突出的俄国特色。我几乎在所有的俄国人中发现的首要特点是一种严谨的等级本能。当然我不同意你对屠格涅夫的看法。在我看来他并不比柯罗连科（你读过他的作品么？）或者莱蒙托夫高明多少。他有点沉闷（并不巧妙），有时候有点矫揉造作。我想很多人欣赏他是因为他“文雅”，正像他们欣赏高尔基是因为他“粗野”一样。说到高尔基，你是怎么想的？他在意大利人中间名气可大啦。至于托尔斯泰，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托尔斯泰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他决不沉闷，决不愚蠢，决不疲倦，决不迂腐，决不矫揉造作！他比别人都高出一头。我并不非常认真地把他看成一个基督教圣徒。我想他有一种非常地道的精神天性，可是我猜想他是操着一种圣彼得堡口音讲一口最好的俄语，还记得他的曾曾祖父的教名（我发现这就是俄国基本的封建艺术的根底）。我看到他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了一封13栏的长信攻击各个政府。就连英国的“自由派”报纸也怒不可遏了。他不仅攻击穷兵黩武，就连沙皇他也说成是一个“智力低下的轻骑兵军官，赶不上他的大多数臣民的智力水平，迷信透顶，趣味粗俗”。英国的自由派人士大为震惊：要不是他们知道他是一名贵族，他们就要说他庸俗了。一个作家在《伦敦画报》上嘲笑托尔斯泰不懂战争。“可怜的老兄！”他说。真该死，现在我脾气挺好，但这未免有点儿太出格了。你可曾听过那样放肆的言论？他们认为《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是个傻瓜？难道这个厚颜无耻的新闻记者认为他能在体力上、智力上、艺术上或道德上跟托尔斯泰并驾齐驱？真荒唐。当你想到这种事时，也会使人无明火起的。也许那个新闻记者会想办法更加充分地温习托尔斯泰的——长篇小

说、短篇小说、戏剧和其他。不过关于莫泊桑，我同意你的观点。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故事有时候有一点马虎，不过考虑到他的生活情况，那是很难避免的。

回头来谈我自己。你认为有没有可能一家英国出版商会出版《都柏林人》？T·费希尔·昂温先生对我的诗“表示遗憾云云”，却在今天的《每日邮报》上为弗洛伦斯·沃登的新惊险小说《河畔的屋子》大登广告。广告的开头引用了某个神经过敏的评论家的一句话“使你毛骨悚然”，用的是中型大写字体。我相信，在“私生活”中，正如他们说到踢腿夫人那样，T·费希尔·昂温是个最“文雅”不过的人。我有时候扪心自问，当类似的凶暴来到我身上时，征服它是否值得。另一方面，也许像马吉先生和戈格蒂先生开始疑心的那样，我有艺术天性，一旦我想办法扼杀它我就不会快活。你似乎没有把我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不可能再过当前的荒谬生活了——认真对待。因此我再一次重复这个说法：我还可以提醒你，我有一个习惯（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不便当的习惯），就是借助于行动坚持一种信念。一旦我相信这种生活会危害我的灵魂，我现在就会像从前那样，使每件事每个人都为我让路。然而，我却在做我可以生活而又不致对我喜爱的几个人造成不快的事。

孩子还没有起名儿，尽管到下个星期四他就两个月了。他胖乎乎的，非常安静。我不知道他像谁。他倒是很像我第一张照片上对着相机皱眉头的那个两岁的胖小子，不过却长着一双“伴侣”的眼睛。顺便问问，那个活泼的白痴怎么样了？尽管他具有父亲的遗传却好像非常健康。我想一个孩子在成年时应当允许随便跟父亲或母亲的姓。父道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如果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从一个叫化子窝挪到又一个叫化子窝，从一个国家辗转到另一个国家，那岂不是很可怕吗？我当然为他着想。我真心希望他开始想事时不一定非体谅我的苦心不可。

现寄上《都柏林人》的第9篇小说，也就是《一次遭遇》，它也许有对《俄斐之旅》的作者的题献。（立即寄回。）我想你大大地过高估计了这个作家。你记得不记得我说他受了利顿和迪斯累里的影响时你是多么感到震惊啊。我本应当被送到法国来上学。我不爱想起我写的有些散文。可是我反而受的是汤米·弥神父和罗斯金的教育。

你可听说过卡拉布里亚地震？我给救济金添了1克朗。有些自然现象使我感到恐怖。奇怪的是一个人能在精神上无所畏惧，我正是这样，而在身体感觉上却胆小如鼠。有几个夜晚我怀着怜悯之心望着我的妻子的胳膊，想着也许我的彬彬有礼也是一种身体胆怯的表现。只要我能有一块立足之地，我多么想把我认识的年轻人抛进自然幸福的浴塘里去。我喜欢看见形形色色的年轻的天性在一起翻滚。然而这种渴望也许显得自私自利。有一点十分肯定，在过去，如跟“伴侣”、跟戈格蒂和伯恩在一起时，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使戈和伯感到愕然的是没有自私自利之心），因为我另外行事就会违背自己的天性。顺便问问，梅怎么样？

吉姆

又及今天又没有信。现在是怎么啦？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约1905年9月24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圣尼科洛街30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我向你打听下列情况，来信告诉我：

《姐妹们》：牧师能穿着祭服下葬吗？

《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昂吉尔街和克洛街在不在皇家交易所选区？市政选举能不能在10月份进行？

《一件伤心事》——警察是不是在D区的悉尼广场？能不能把市救护车叫到悉尼广场处理事故？悉尼广场的事故可不可以在文森特医院处理？

《赛车以后》——警察由政府供应经费和设备还是靠私人合同？

请尽快回答这些问题。我把短篇《泥土》（我已把它略加修改）寄给了《文学世界》，可是主持刊物的那个该死的笨蛋既不认可，又不退回。这种事真要人的命。是我弱智还是这些家伙弱智。那个曾经以不可一世的态度写文章批评托尔斯泰的新闻记者（谢天谢地）呜呼哀哉了，我希望他被打入地狱。耶稣基督，我必须清除我身上的一些犹太心肠。昨天我出去了，在的里雅斯特郊外的一个大森林里散步。该死的单调乏味的夏天过去了，雨和温和的空气使我想起美丽的（我是认真的）爱尔兰气候。我恨那该死的太阳把人都晒成了黄油，我远离人迹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来，周围都是参天的大树。布拉风（的里雅斯特风）穿过树梢咆哮。我闻着大地的种种芳香，做了下面的祷告（跟勒南在雅典卫城做的大相径庭）

哦，万物后面的某些朦胧事物呀！

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改变我该死的事态吧。看在基督分上给我一支笔、一瓶墨水和某种平静的心情吧，然后，钉在十字架上的杰稣作证，如果我不削尖那支小小的笔，蘸上发酵的墨水，就那些背叛我的人写下点点滴滴句子，就把我打入地狱吧。背叛人的办法毕竟有千千万。遭那种罪的不仅仅是加利利人。无论你是谁，我告诉你这〔是〕一出你盼望我演的

蹩脚的喜剧，要是我愿意为你演，我就会被打入地狱。你竭力劝我克制是什么意思？看在你的分上，当一个小黑鬼把一些图谋已久的毒液向我啐来时，我强忍着没有扯住他的颈背把他从布里斯托尔扔到街上去。可是我英勇的天性怂恿我这样做，因为他比我矮小。看在你的分上，我让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对我表现出他那卑鄙胆怯的样子，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装出一副他跟我不分伯仲的样子。我痛心地向你供认，老弟呀，我是一个十足的傻蛋。可是只要你答应我向你要的那种东西，我就要去巴黎，我相信，那里有一位名叫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人深得一个名叫特异盖世百世特的凯尔特语文学家的赞赏，而且我要对他说："尊敬的大师，这支笔够不够尖？"阿门。

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所具有的幻觉可能会被不利的环境勾销。可是我永远不会丧失那种幻觉，就是说我从气质上讲是一个艺术家。譬如说纽曼和勒南都是优秀的作家，可是他们似乎不大有我指的那种气质。而兰波简直够不上一个作家，却具有那种气质。当然勒南是一个艺术家，一定具有那种气质，可是却被语文学家的气质抵消掉了。纽曼也一定具有那种气质，可是被神学家的气质抵消掉了。我既非学者又非圣徒。格兰特·理查兹写信告诉我他是多么欣赏《室内乐集》，但接着又说，鉴于目前的大众情趣，他只能冒一部分险，不能再多。我回信表示感谢（我敢说他自己也没有钱），说我没有钱。我写信给海涅曼告诉他《都柏林人》的情况，并且问他想不想读一读，并予以考虑。我将在星期三或星期四把第10篇小说《母亲》寄给你，全书将在11月1日完成。你对它有何感想，不妨告诉我，因为我打算把它题献给你。你把我的长篇压了好久。我希望你谈谈对它的看法。我所知道的惟一像它的一本书是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当然我的书要长得多，莱蒙托夫的主人公是一名贵族，一个心力交瘁的人，一头勇敢的动物。然而在目标、书名，有时是在犀利的处理手法上有某种相似之处。莱蒙托夫在书的末尾描写了主人公和

G-之间的一场决斗，在决斗中G-被打死，从高加索的一个悬崖上掉下去。G-的原型由于被作者的讽刺刺痛而向莱蒙托夫提出决斗。决斗正像书中所描写的一样是在高加索的一座悬崖上进行的。结果莱蒙托夫被打死，从悬崖上滚了下去。你可以想象闪现在我心头的那种想法。这本书给我印象极深。比屠格涅夫的任何作品都要有意思得多。

你想不想读我看见在报纸上提到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看看他们都是什么样儿——吉辛，阿瑟·莫里森，还有一个名叫吉尔里的人。我读得非常少，而且我又像淡鳕鱼干一样喑哑。不过我的确认为我寄给你的最后两篇非常之好。也许它们会遭到海涅曼的拒绝。这些短篇小说的顺序如下。《姐妹们》、《偶遇》和另一篇，这些是我童年的故事；《公寓》、《赛车以后》和《伊芙琳》是我青年时代的故事；《泥土》、《无独有偶》和《一件伤心事》是我成年生活的故事；《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母亲》和本书的最后一篇是都柏林社会生活的故事。都柏林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都城，是英帝国的“亚”城，差不多有三个威尼斯大，当你记得这一点时，没有一个艺术家把它推向世界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了。我读了莫尔的《未恳地》那本愚蠢可悲的书，美国人发现它的“技巧”不凡。天啊！它的确非常沉闷平淡：而且写得十分差劲。

吉姆

又及你今天又没来信。如果你再这个样子长期躲着邮班，我就要爱上你了。你到底在干什么？要是你不立即回信，天啊，我就马上到都柏林来取稿子。你在做“事”？一个老头儿，不戴帽子，不穿袜子，不穿衫衣，一个朝圣者，这会儿经过我的窗前往圣地走去。两个小的里雅斯特人进了门厅笑呀笑，后来互相打了起来。世界真滑稽！

致格兰特·理查兹

1905年10月15日

哈佛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圣尼科洛街30号二楼

亲爱的格兰特·理查兹先生

西蒙斯先生写信告诉我他曾向康斯特布尔公司说起我，该公司请我把两本书的稿子寄给他们。于是我又搞了一份《室内乐集》，并于今日寄给了他们。我拿不准你是否会认为我这种做法有些失礼，不过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想你最好把我的诗集留着，因为康斯特布尔公司很有可能拒绝出这本书。

我准备就绪的第二本书名叫《都柏林人》。这是一本收有12篇小说的集子。你也许会认为它有一定的商业价值。在把它寄给康斯特布尔公司前，我倒很乐意先奉寄给你，如果你答应很快予以出版，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不幸的是，我景况不佳，因此我必须把其中的一本尽快出版。

我认为还没有一个作家向世界展示过都柏林。几千年来它一直是欧洲的一个都城，据认为是英帝国的亚城，差不多有三个威尼斯大。况且，由于许多情况我不便在这里详述，“都柏林人”这几个字在我看来意味深长，我怀疑像“伦敦人”和“巴黎人”这一类字眼是否有同样的含义，这两个词组已经被一些作家用作书名。我不时地在出版社的书目上看到爱尔兰题材的图书问世，因此我想人们也许乐意拿钱买那种我希望弥漫在我的故事中的特殊的腐朽气味。你忠诚的

詹斯·A·乔伊斯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5年10月1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圣尼科洛街30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我今天打听了一下汉堡路线。汉堡-的里雅斯特，三等车厢（经由莱比锡-德累斯顿-维也纳）是77克朗。行车36小时。海路伦敦-汉堡差不多20小时，所以我不大想劝你走这条路；我甚至吃不准它是不是最便宜的路线。想办法了解一下经由奥斯坦德的路费。海路只不过几个小时。铁路就是奥斯坦德-布鲁塞尔（或卢森堡）-摩纳哥-菲拉赫-的里雅斯特。无论如何告诉办事员你要坐德国铁路的火车旅行，因为这要便宜得多。诺拉想让你在口袋里给她带一点印度茶。这里只有俄国茶。你将正好赶上品赏新酒和烘栗子，你也许能够决定你的大侄儿乔吉该讲什么语言。我将在星期四等你的电报，还希望收到你对我的明信片的回音。一个月后兴许我们能够租一套小住房。你一星期拿40克朗，我拿45克朗，加起来就是85克朗（3镑11先令），我们还可以弄一架钢琴。校长已经答应给我几件家具。他对我很友好，因为我的一个学生——索尔迪纳伯爵对我推崇备至，并且把他认识的好几个地地道道的女士和先生带到学校里来了。

昨天我写信给康斯特布尔，答应一两日内把《室内乐集》寄给他们，大约一星期后再奉上《都柏林人》。我给西蒙斯寄了一份《宗教裁判所》，希望他会分发给他的朋友们。我正在誊写第11篇小说《阿拉

比》，不过我认为把它寄给你简直划不来，因为我希望你很快就到这里。我简直不用说见到你我将有多么高兴。

我劝你把这些信让爸爸看一看，兴许他能够帮助你。至于把孩子们弃而不顾——你在都柏林能有什么办法呢？你说你一直在找一份一星期15先令的工作（一天干9个小时）。这个工作是33先令，一天工作6小时。再说，如果我的书出版了，就有办法帮助你和查理干一点明确的事情了。不过谈论未来有什么用呢。我还有跟它相关的别的许多问题要跟你讨论。

一年前的今天，成功地与里维埃医生接触之后到了巴黎。我们乘一辆敞篷马车从拉扎尔南站到了东火车站。我相信我会再次到巴黎去，还可以再到都柏林去。我肯定你会高兴见到乔吉的。他又胖又高又健康——我想是诺拉亲自喂养他的缘故。他有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那可不是我的遗传。多谢杰稣，没有一个宣讲福音的人把自己的脏脸伸进能听见他那头驴的号叫的地方。

吉姆

把茶叶装进一个宽松的包里，以防海关官员。

致威廉·默里夫人

1905年12月4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圣尼科洛街30号二楼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长期以来我一直都给你写回信，不过我一直很忙。昨天我把我的书《都柏林人》寄给了一家出版商。其中收有12篇小说，除了第3篇《阿拉比》和最后一篇《圣恩》外，其余的你都看过。由于我知道斯坦尼和某个或某些不认识的人在连篇累牍地通信，而我又等着直到我肯〔定〕我会发现你们有了空闲才给你们写信。再说我没有多少消息好给你们讲。我估计你都听厌了我对当前生活的或明或暗的抱怨，因此这封信我就不准备多写，以免惹你心烦。你并不会由此证明我有丝毫甘心忍受的心理。其实我仅仅是在等待一种小小的经济变革，它将使我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这种变化最晚也会在两年之内到来，即便它不来，我也将尽力而为。我几经踌躇后才告诉你，我想诺拉和我目前的关系即将经受某种改变。我之所以告诉你，仅仅是因为我一直寻思着你〔是〕一个不可能把这事跟外人道的人。如果我认为我预见到的那种变化一旦发生，也许我有一部分过错，不过它很难是我一个人的过错酿成的。我敢说对于任何女人来说，我都是一个难以容忍的人，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无意改过。诺拉似乎觉得我和她认识的其他男人没有多大区别，而我很难相信她这样做有什么道理。我不是一个十足的家畜——毕竟，我认为我是一个艺术家——有时候，当我想到我现在（或过去）有能力过的那种自由幸福的生活时，我就陷入一阵绝望之中。与此同时，我也不希望跟一般做丈夫的在凶暴方面争一长短，所以我要等到我把自己的路看得更加明白时再说。我估计你现在对我的冷酷心肠要摇头了，因为它只不过是某种敏锐心情或心理的一个不合理的代名词而已。我不相信靠回忆死去的感情勉强凑合在一起的千家万户会有多大权利指责我没有人性。说实在的，尽管我这人貌似自私，我对体谅人已经有点腻味了。

也许你可以寄给我一家都柏林报纸上的对莫尔的小说的评论文章，小说中有O·戈格蒂神父。祝你身体健康。

吉姆

致格兰特·理查兹

1906年5月5日

哈佛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乔万尼·薄伽丘街1号二楼

亲爱的格兰特·理查兹先生，

很遗憾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承印人（他似乎是英国舆论的晴雨表）拒印《两个浪子》，并且在《无独有偶》的边页空白处划了记号。使他感到震惊的是前一篇小说中的小金币还是两个浪子赖以生活的社交礼仪规范？在这两件事情上我看不出任何使他感到震惊的东西。他关于风流韵事的观念（也许）是在读大仲马小说的期间和演浪漫戏剧的期间滋长起来的，因为这两种东西给他展现了盛装的骑士和淑女。不过我肯定他是愿意修正他那怪诞的观点的。我愿意向他大力推荐费雷罗考察士兵和（顺便提及）浪子的道德规范的几章。不过那也没有用，因为我相信在他的心底里他是个武断霸道的人。

在《无独有偶》中他划了三段：

“身为一个有两处家室要维持的男人，当然他不能……”

“法林顿说，他并不介意拿远的一个，然后开始朝她微笑起来……”

“她继续向他投去大胆的目光，并且不时地变换双腿的姿势；当她出去时，她的身子擦过他的椅子，用伦敦东区土话口音说了声：‘对不起！’”

他划第一段使我认为他身上流的是教士的血：对非道德性暗示的嗅觉的

确非常灵敏。在我看来，这一段似乎跟《旗帜》上有关离婚案件的报道同样单纯。要不就是这位承印人（或者也许是他的某个近亲）有可能会阅读（不仅如此，实际上是合办）那种严肃刊物，它不仅告诉它的读者某某夫人跟某某上尉行为不轨，而且她跟他的不轨行为是多么频繁！“家室”这个词当然跟“行为不轨”这个词一样平和。

为什么他划第二段倒容易理解，他划第三段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又要请他查阅那份德高望重的喉舌，像我这样一个可怜的艺术家充其量才敢暗示一下的暧昧关系，它却允许自己的记者明讲。啊，偏心眼儿的承印人啊！他干吗要使他那充满圣灵的蓝笔落到这些段落上，而允许他的同伙去排印有关离婚案件、缺德的胡闹案件、犯罪强奸案件的报道呢——何况这些报道是要被“棘手的一大部分读者大众”阅读的。

还有，他断然反对用“该死的”这个词。当然我无法知道他怎么得到这个词的起源的，也无法知道他是否按他单刀直入的方式接受这个词现有的含义。按后一种情况，他的反对是荒谬的，按前一种情况（如果他根据的是我听说的那个惟一的词源的话）他反对滥用圣母马利亚更胜于滥用上帝的名义，这就怪了。他的英国新教教义上哪儿去了？我自己可以作证，我在现代英语印刷品中见过像“上帝作证”和“天杀的”这样的用语。某个狡猾的耶稣会会士准是诱惑我们坚强的新教徒离开了正道，结果他用贞女的热忱捍卫起圣母的荣誉来了。

至于我在书中的作用，我已经把非说不可的话都说了。我的愿望是写一章我国的道德史，我选都柏林作背景，因为这个城市在我看来是麻痹的中心。我试图从四个方面把它展示给麻木不仁的大众：童年、青年、成年和社会生活。小说就是按这个顺序安排的。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我是以一丝不苟的风格写成的，并且怀着这样一种信念：在这种表现中谁敢改变他的所见所闻，谁就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人，再别说加以歪曲了。我能

做的仅此而已。我不能更改我已经写好的东西。这位充当喉舌的承印人的这一切反对意见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早就在我心里出现过，既反对这些小说的主题，又反对它们的处理手法。要是我听取了这些反对意见，我就不会写这本书了。我已经得出结论：不得罪人我就无法写作。这位承印人指责的是《两个浪子》和《无独有偶》。都柏林人也许会指责《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更为细心的审查人会指责《一次遭遇》，其中的穷凶极恶这位承印人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已经说过，他是个单刀直入的人。爱尔兰牧师会指责《姐妹们》。爱尔兰公寓的经营者们会指责《公寓》。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让那位承印人以为只有他的一张嘴在汪汪。

我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可是不幸的是，我仅仅占有其中的一面。如果我向你建议你应当占哪一面，那就是个错误，我可不情愿掉进去。不过在我看来，你相信这位承印人对未来了解得太准确无误了。我不大了解英国文学的现状，我也不知道它是否应当占据欧洲的笑柄这样一个突出地位，不过我认为它会像它在乔叟时代做的那样，步欧洲其他国家的后尘。你具有就近观察这种现象的种种机会。你认为《第二位坦克里夫人》不会被维多利亚时代中叶的剧院经理指责，还是那个时代的出版商不会拒绝出版乔治·莫尔或托马斯·哈代的书？如果要发生变化，我看不出为什么不应该现在就开始。

你在结尾时就告诉我：我在危及我的前程和你的声誉。我在信中早就向你指出了那位承印人反对意见的无聊，我不明白按现在的原稿出版《都柏林人》怎么可能会被看成是对公共道德的一种败坏呢。我愿意相信：当你劝我不要坚持出版你已经退给我的那一类小说时，你是出于对我的一片善意：而我肯定你会认为我坚持就是执迷不悟。不过，如果这是另外一种艺术，如果我是一名画家，我的书成了一幅画，要是我拒绝改动

某些细节你就不至于谴责我执迷不悟了。这些细节现在在你看来似乎无足轻重，可是如果我把它们删去，《都柏林人》在我看来就成了一个没有加盐的鸡蛋了。实际上，我倒想知道，如果这些地方或类似的地方遭到了谴责，书中还有什么值得推重的呢。

现在我看我的信几乎变得像我的书一样长了。我已经涉及到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以便向你提出我的信仰的理由。然而我还没有说如果你无法同意我的观点，对我来说那将是多么失望。我说的失望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不过，我认为我适应这种失望情绪容易，而适应将后肯定会折磨我的那千千万万的小小的悔恨和自责就难了。相信我，亲爱的格兰特·理查兹先生，你忠诚的

詹斯·A·乔伊斯

致格兰特·理查兹

1906年5月31日

哈佛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乔万尼·薄伽丘街1号二楼

亲爱的格兰特·理查兹先生，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的回信具有一种非常笼统的特点。我不明白你怎么能指望我同意你的观点：不可能按原样出版此书。你说没有一个出版商能够出版这样一本书，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未免有点儿绝对。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所采取的态度有丝毫的激烈性质。问题是我看不出多少你应当抱怨的理由。

你抱怨《两个浪子》，抱怨《无独有偶》中的一段，抱怨《圣恩》中

的“该死的”这个词。难道这些就是阻碍你出版此书的惟一理由吗？先从最后的一点谈起：“该死的”这个词在那篇小说中的下面一段里出现了两次：

——你知道，在吃正餐的时候。当时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该死的一大碗白菜，还有该死的一个铁锨似的汤匙……

如果你坚持，这我可以改动。我看不出这样做的理由，不过假如仅仅是这一点阻碍了本书的出版，我可以另换一个词，不用“该死的”；可是这个词还在书里别的地方出现，在《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在《公寓》，在《两个浪子》里：

——“有一天晚上，老弟，她给我带来两支该死的高级雪茄”——

《两个浪子》

——“这家伙被他该死的老娘压住了，直到头发灰白才登上王位……”——

《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

——“要是哪个小子胆敢在他妹妹身上试那套把戏，他就把那该死的家伙的牙齿敲到他的嗓子眼里去，决不饶过”——

《公寓》

第一段我可以改动。第二段（遗憾之至）我只能把那个词删去。然而第三段我绝对不能更动。你自己读读《公寓》，把你的想法坦率地告诉我。这个词，我用得恰到好处的表现方法，依我看是英语中能在读者身上产生我所希望产生的效果的惟一表现法。肯定你自己能看出这一点吗？如果这个词能在书中出现一次，出现三次又有何妨。我的书就因为

里面有这样一个既不粗鄙又不渎神的词而不能出版，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反对《无独有偶》的意见在我看来似乎同样微不足道。世界发展到这个时代，在这个机灵的拉丁人喜欢称之为“自由之家”的国家，“两个家室”的提法不能在印刷品中出现，或者我不能写“她不时地变换双腿的姿势”这个语句，这可能吗？在这种情况下祭起《论出版自由》的大旗无疑会使艺术家变得像承印商一样荒唐。

你说叫我干的仅仅是小事一桩，只不过是偶尔抹去一个词而已。可是难道你没有看清尤其在一篇短篇小说里那样的涂抹可能是致命性的。你不能说：遭到反对的那些词语是没有道理的，不可能付印的，同时又赞成本书的主旨。假如后者合法，我不明白怎么有人认为这些微小而必要的细节不合法呢。我必须说，这些反对意见在我看来是不合逻辑的。你干吗不反对《一次遭遇》的主题，不反对“他慢慢地站起来说，他不得不失陪我们片刻……”这一段呢？你干吗不反对《公寓》的主题呢？你为什么不指责涉及王室、涉及圣灵、涉及都柏林警察、涉及都柏林市长、涉及平原城市、涉及爱尔兰议会党等等的文字呢？正如我上封信上所写的那样，我不懂如果这些段落遭到谴责，那这本书还有什么值得推重的呢？如果我非得抹去所有可能引起反感的地方，那这本书还会剩下什么呢？也许就只剩下书名了？

你必须允许我说，我认为你过于胆小怕事。依我看这本书里没有一点“不可能的”东西。你不会由于出版它而遭受迫害的。我想，会发生的最坏的事情莫过于某个批评家会把我说成“爱尔兰的左拉”！可是即便有那种炫耀批评才华的事出现，也不见得可怕得使你不敢出这本书。你可以想象，我不是一个极端认真的人，不过我承认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些反对意见不在一开始就提出来呢。合同一签，我就认为万事大吉：

可是现在我发现我必须一头栽进一种书信来往中去，我怕它只会刺激我的神经。

对我的钱袋的诱惑力我觉得没有多大分量。当然我乐意看到此书付梓，当然我想靠它赚点钱。不过另一方面，我无意向大众兜售我可能具有的某些才气。（此信不宜发表。）我不是作战部来的试验一种新型炸药的使者，也不是赞扬一种新药的名医，也不是骑一辆新式自行车的赛车手，也不是一个唱一个新作曲家的歌曲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因此，对我的钱袋的诱惑力并不像别的诱惑力那样能深深打动我。你说如果此书从你们的书目上勾销，你将感到遗憾。我将会感到极其遗憾。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再三考虑这个问题，把书又重读一遍，我认为你在无事生非。请不要把这话看成对你的责难，而是把重点放在“无事”两个字上。因为我向你保证，这种拖拖拉拉的通信的并非最小的不幸效果就是：它使我自己都见不上我自己写的东西。按你的最佳设想办事。我的力已经尽了。相信我，亲爱的格兰特·理查兹先生，你忠诚的

詹斯·A·乔伊斯

致格兰特·理查兹

1906年5月20日

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藏稿

的里雅斯特，乔万尼·薄伽丘街1号

亲爱的格兰特·理查兹先生：

你说我们之间的烦难已经自行缩小。如果这话不假，缩小烦难的恰恰是我。如果你愿意回想一下你的第一封信，你就会看到，在你那一方面，

烦难还有所扩大。由于我做出了让步，对3篇小说中的一个词加以更动，你索性允许我在一篇小说中使用它，这个词你没有注意到，而是我向你指出来的，所以你不予反对。更有甚者，你现在说你希望把《一次遭遇》全篇撤销。你在第一封信里却一字未提，又是我向你指出了其中的“穷凶极恶”。诚然，你对《无独有偶》中有争议的段落中的一段表示让步，可是由于你说你对主题没有反感，我想在这一让步中你付出的代价要比我做出种种让步时付出的代价低得多。

我提到这些事实以便让你明白，我极力接受你的反对意见。现在我们对《圣恩》、《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和《公寓》达成了共识。剩下的仅仅是《无独有偶》中的第二段和《两个浪子》这篇故事了。我请你把前一篇小说再读一遍。描写的插曲是（依我看，如果它还有什么价值的话）必不可少的。它在小说至关重要的部分中出现，要是把它拿掉，结尾的效果（依我看）便荡然无存了。然而（你明白缩小我们之间的烦难的其实是我）如果你能够明确地向我提出任何一个词或词组让我替换，而又不删去这个插曲，虽然我不喜欢这样做，但我还是愿意再次设法满足你的要求。

我同意删去《两个浪子》里的那个棘手的词。从书里撤去这篇小说的确是灾难性的。这是书中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我宁肯牺牲5篇别的小说（我可以列出名字），也不肯放弃这篇。这是最使我满意的一篇小说（仅次于《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我已经向你表示我可以为你的忧虑做出某些让步。可是你实在不能指望把我的作品肢解得面目全非！

你说，你对《一次遭遇》的反对意见（一种我胆大妄为煽动起来的反对意见）如此温和，所以我就认为这不会构成我们之间的一种烦难。如果我的书不致压缩成一本小册子，我极其认真地敦请承印人尽快干预，因

为每一轮信件中，从我这方面带来了某种小小的让步，也从你们一方带来了某些得寸进尺的新要求。而且如我所说，我一直相信你是庸人自扰。我们现在争论不休的许多段落和语句都逃过了你的慧眼：是我向你指出来的。你认为逃过你的慧眼的东西（你的职责是在你过问的书里搜寻那种东西）肯定能被出于其他原因读书的大众察觉吗？

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你早先在信中建议的会见不可能实现。我相信在会见中我可以更加轻而易举地打消使你坚持目前立场的种种影响。至于本书如果按目前形式出版会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我觉得那种结果更有可能打击的是我而不是你。批评家们（我是这样认为的）更喜欢攻击的是作家，而不是出版家；而我向你保证：他们对我的攻击决不会加速我的死亡。况且，从经济效益着眼，在我看来，对本书的一次攻击，即便是新闻界发起的凶猛的、有组织的攻击，将更有可能激起读者大众对该书的兴趣，这要比批评界欢迎每一本不危及信仰或道德的书问世时所用的有气无力的认可大合唱中意得多。

你在我的立场中看不出任何不可能和没道理的成分。我对每一点都做了充分的解释和辩解，在辩解和解释纯属徒劳的情况下，我只好有求必应，甚至无求也给。我还没有退让的几处是铆接全书的要害。如果我把它们撤除，那章我国的道德史会有什么下场呢？我之所以竭力奋争要保留它们，是因为我相信在完全按照我写作的方式写作一章道德史的过程中，我已经向我国的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我这种真诚的幻想毕竟在写作此书期间至少在烛照左右。在你谴责它以前先回顾一下英语写的爱尔兰文学史的现状。相信我，亲爱的格兰特·理查兹先生，你忠诚的，

詹斯·A·乔伊斯

致格兰特·理查兹

1906年6月23日

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藏稿

的里雅斯特，乔万尼·薄伽丘街1号

亲爱的格兰特·理查兹先生：

书稿平安到达手中。随后几天我将忙着搞一篇翻译，下星期我将阅读全书，想办法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除了《公寓》的那一段，其他地方凡出现“该死的”这个词，我将统统抹去。既然你强烈反对《无独有偶》中的那一段，我将尽力修改。这些是我打心底里不愿做的手术，我对你的反对意见做出如此大的让步，为的是可以把《两个浪子》收入。要是你找不到出版它的办法，那我就等于白白浪费了时光。至于第14篇小说《一丝云彩》，我预计你在其中发现不了任何应当反对的东西。无论如何，我乐意遵嘱将它跟其他小说一起奉回。

也许你觉得我的有些建议相当滑稽：我想，如果我建议你再找一个承印人，等于徒费口舌。我喜欢一个生下来就哑口无言的人，要是找不到这样的人，那就找一个不愿意“坚持观点”的人。不过随它去吧。

你暗示说与出版《都柏林人》有关的人可能会由于有伤风化而遭受迫害，依我看来，这种说法是对这次讨论的一个非凡的贡献。我知道某些令人吃惊的弱智行为一直在英国横行无忌，可是我实在看不出一个文明的法庭怎么会把对我的书提出的那种指控听取片刻。我写的东西下流与否我不大介意，或者毫不介意，可是如果我懂得词义的话，我在《都柏林人》中没有写任何下流的东西。

我利用这次邮班寄给你一份都柏林报纸。这是凯尔特国家首要的讽刺性报纸，相当于《笨拙》或者《讽刺》。我把它寄给你好让你看到爱尔兰人正像世人皆知的那样，是多么的机智。漫画家的风格会向你表明他们多么富于艺术天才；你自己也会看出爱尔兰人是世界上最注重精神的民族。也许这东西可以使你适应《都柏林人》。如果，灰坑、枯草、垃圾的气味萦绕着我的小说，那并不是我的过错。我真的相信你会阻止爱尔兰人民在我的擦得锃亮的镜子里好好看一下自己，从而减缓爱尔兰文明的进程。

相信我，亲爱的格兰特·理查兹先生，你忠诚的，

詹斯·A·乔伊斯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邮戳1906年7月31日上午9时30分

康奈尔大学藏稿

安科纳至福利尼奥途中

平安抵达安科纳。脏窟窿：就像烂白菜。三次受骗。甲板上呆了整整一夜。乔很好。罗马再叙。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邮戳1906年7月31日星期二晚9点30分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迪富尔夫人转

平安到达：疲惫不堪。按本地址写信。怕写罗马印象，以防会见银行行长后有所改变。对银行深感恐怖，在寻访它时，在一堵墙上发现这样写着："在此屋波西·比希·雪莱曾写过《沈西》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我想你会比我喜欢罗马。台伯河把我吓了一跳。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1906年8月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迪富尔夫人转

亲爱的斯坦尼，

昨天的银行会面进展顺利。我的工作时间是8点半至12点，2点至7点半，长得要命。暂且没有多少事好干。他们付给我65里拉的路费，预支了100里拉，眼下似乎平顺。我在这儿两次迷路。这些街道使人晕头转向。很多东西比的里雅斯特便宜，可是我预计开头一两个星期会丢钱。昨天晚上我们听一个乐队在圆柱广场演奏《齐格弗里德》选曲。非常动

听。罗马人真是风度翩翩。转告消息。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8月7日上午11点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转

亲爱的斯坦尼

一路上我们没有晕车晕船。从阜姆到安科纳我们仨都睡在甲板上过夜。乔吉坚持得十分勇敢，直到离罗马还有几英里，他才开始显得焦躁不安。乘车坐船一路颠簸没有给他造成丝毫的伤害。

阜姆是个干净的城镇，柏油马路，现代的进取气氛很浓。就它的规模而言，远比的里雅斯特美。至于安科纳，我一想起它就深恶痛绝。它荒凉、贫瘠、穷酸、丑陋，具有某种爱尔兰特色。货币兑换商敲了我2里拉的竹杠，车夫又敲了我半里拉，铁路官员又敲了3里拉。可是我行色匆匆，顾不上提抗议。我们从码头到火车站必须乘3英里左右的马车。放眼望去一片房屋。

跟银行行长的会见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好说，顺便提一句，他还是奥匈帝国的领事呢。他要知道我父亲是否健在、我的年龄、哈林顿是否是我们家的朋友。我目前在意大利通信部，工作时间是8点半至12点，2点至7点半。工作轻松而刻板。我觉得这里的气氛比柏校的更有点儿令人反感。银行里有五六十个雇员。

我已经参观了圣彼得大教堂、平乔公园、古罗马广场、古罗马圆形剧场。梵蒂冈星期日关门，我恰好星期日休息。我觉得圣彼得大教堂似乎不比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大多少。圆顶从里面看给人的印象跟实际高度不符。圣彼得就埋在教堂中心。平乔公园非常美，它俯瞰着一座城门。我本想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弥撒上听听非凡的音乐，可是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然而那却是一个侧坛大弥撒。该教堂大约有二十个祭坛。圆形剧场方圆就像个古墓地，庙宇残柱林立，石板纵横。你见过剧场的图片。置身剧场中间，怀着一种责任感庄严地环顾四周，我听见一个伦敦口音在一个底层楼座［原文如此］上说：

——圆形剧场——

几乎马上有两个身穿哔叽西服、头戴草帽的小伙子出现在女儿墙的一个墙凹里。他们靠在墙上，然后又一个该城的口音划破了宁静的黄昏，说道：

——只要剧场屹立，罗马就会屹立

一旦剧场倾倒，罗马也就倾倒

罗马一旦倾倒，世界也就倾倒——

可是又高高兴兴地加上一句：

——来吧，就从这儿走

除此之外，一个人死缠着我要我买50张明信片，我告诉他，我不是皇帝，可是他用结结巴巴的伦敦土话刺刺不休，硬要我用半个法郎把它们买下来。还有，我一走进这个建筑物就有一个机灵鬼走上来说：

——要导游吗，先生？——

除此之外，一群美国姑娘护着一位老太太，她声称她一个字都不相信。有时候语言不通反而感到轻松。不过这些愚蠢的古迹已经说够了。

来到一个城市，我首先寻找的就是咖啡馆。罗马有一个咖啡馆，可是它连的里雅斯特随便一个上好的咖啡馆都不如。对我说来，这真是件烦死人的事。可是倒有不计其数的小咖啡店。我只好上一个小小的希腊饭馆。那是艾米尔、萨克雷、拜伦、易卜生之辈经常光顾的场所；菜单是英文的，1先令半一杯咖啡，一壶茶六杯6便士，还有《每日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新闻报》。所以你必须替我看这些报纸，因为不用说，《每邮》、《纽先》都是空洞无物，等温德海姆回来，我也许会找到好一点的。你可以把面包师的账付了。他的账单应该是五六个克朗。要是你觉得过多，把数额寄给我。不过，要是不太多，分两次付好了。跟裁缝们讲，我的住址是爱丁堡或格拉斯哥。你可以把我的住址告诉医生们，并顺致问候。你附上那个女儿的一张（不是两张）明信片。至于给F交房租。让他先说话。然后你可以说：我不能替我哥还债呀，不过我愿意付1个月的全部房租。但是先打听给我写信的时间，再这样做。进卡纳鲁托的表弟家之前，先去找卡，问他把家具卖了没有。给他解释说他答应把家具卖个好价钱，提醒他我给了他120克朗，说不给我退钱是不公平的。把我的地址告诉肖尔茨，代为问候，告诉他要我效什么劳尽管来信就是了。问他翻译是否付了酬金。我想干那种活给30克朗实在荒唐，当阿让你看校样时，请把这话告诉他。我现在只剩下100里拉。不过现在我知道一个好一点的地方。稍微贵一点。我想咱们暂且还是别动为好，过两个月再说。到时候，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把你活动到这里来，格·理那里有消息吗？凡是从都柏林来的信统统转给我，你在信上写明日期。

的的确确，罗马的每个人都跟乔吉说话，跟他逗笑。他们送饼干、水果

等等。我相信他一次都没哭过。走进一个有回声的地方时，他就喊起来：在圆形剧场，在圣彼得教堂。房东太太非常疼他：一个挺好的人，正如玛丽亚常说的那样。请立即回信，直到我们进一步安顿下来为止。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约1906年8月1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我把今天的《新芬报》寄给你，上面有两段做了标记。我要你标明写信日期，以便了解来一次信走多长时间。几天前我收到一份《独立报》，却没有注意到我在你转来的那份上所看到的做了标记的公告，我想，我得知这一点纯属偶然。谁知道都柏林还发生了什么事？

我从银行出来回家吃午饭时，在街上碰见了诺拉，她拿出一张报纸说，“猜猜最新消息，猜猜谁结婚了！”除了最近穿上祭袍的查理我再也想不出任何人。我发现查理要把我送给他的衣服和领子派上大用场了。当她让我看报纸时，起初我想这倒是一个很实际的玩笑，因为我想戈格蒂不是在纽约，就是在去意大利的途中，我答应过一直阅读《论坛报》的专栏，寻找他的广告。不过我估计，这是真的。我看这准是一种进步的迹象，感到一个人的幻想接二连三破灭的经验的迹象。这种特别的失落似乎与其是我的，更不如说是你的，在信里讨论不大合适。你说，如果我呆在都柏林，这种事就不会发生，我看未必。我的感受是双重的，

其一，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到底到过纽约没有，为什么他要给我写信；其二，我很想知道他戴一顶缎面高礼帽是什么模样。我想，他从教堂门一出来，那双灵活的眼睛就会东张西望，有点急不可耐地在人群中搜寻一张眼睛近视的瘦脸，可是他会很快抛弃那种尚存的敏感。不过要是慈悲为怀，我想我们最好祝愿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先生与夫人健康长寿。

你往往对我的社会主义倾向表示反对。可是你难道不能从这样一些事实中明明白白地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延宕，对教权主义、贵族和资产阶级主义的反作用力，将意味着对形形色色的专制的强烈反感吗？戈格蒂会跳进利菲河去救人一命，可是他似乎不大犹豫地让一代又一代人沦入奴役境地。也许这是一种引吭高歌的诗人应当庄严对待的问题。就我而言，我相信又让教会在欧洲大权独揽就意味着宗教裁判的复活——当然，尽管耶稣会会士告诉我们多明我会修士从来没有对人进行过车裂，也没有把人放在肢刑架上折磨。

你认为我应不应当给格·理写信？我想着重写《一件伤心事》，所以你不妨把原稿跟我在巴黎记的笔记本，还有那本福罗拉的约阿基姆院长预言的拉丁文摘录一起寄来。这支笔可真要命，可是今天是星期天，到处关门。你到卡那儿去过了吗？没有事先给我讲，再别还债了。顺便问问，你认为你能给我寄一点钱吗？你寄多少，我可以在月底如数寄还，下个月我们可以做出同样的安排，因为在10月18日以前我仍然不会安顿妥当。即便他们把我打发走，届时我口袋里也会有315里拉，要是他们留用，我可望有250。现将我的困境予以说明：

裙子（诺拉）	-9里拉
衬衫（诺拉）	-8里拉

衬衫（诺拉）　　-9.50里拉

梳子　　　　　　-2.0里拉

衬衣（自用）　-3.50里拉

帽子（自用）　　-5.0里拉

手绢和领子　　　-2.0里拉

我把这里的房租已经付清，还剩下25里拉，可是它无法让我维持到月底。这支笔再写已不顶用了。

吉姆

星期日下午3点30分发，说明什么时间到。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邮戳1906年8月1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急件

亲爱的斯坦尼

目前的实质问题是经济上的。现在是16日星期四早晨，我只有25里拉。在我的单子上，我忘了列乔吉的帽子，3里拉，但钱为什么花得这么快，真正原因还是我们吃得太凶。诺拉的气色好多了。她惯常的正餐如下——两片烤牛肉，两个炸丸子，一个米馅土豆，半份色拉，半升酒。

我们买上熟肉，然后带到一家小酒店里去，因为那里给我们提供盘子等用品。我想惟一的办法就是这样：要阿预支一周的薪水，再把它寄给我。记住，星期一早上我就没有钱了。要是你还没有寄出来，就只有电汇了。你这个月寄给我的50里拉，我将于10月10日寄还，顺带寄上我自己的50，存到银行里。

我在读意大利文的《道林·格雷的画像》。《爱联》到了，有戈的posad（结婚）通知。对于格·理我该怎么办？昨天我们到公墓去。再别付账：请立即处理这封信，否则我又要坐着不能动了。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邮戳1906年8月1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你的电报6点钟到。我叫你午饭前发电报，好早些收到，因为我怕这里的邮局关门。我收到31.40里拉。我想这个数目和40.0里拉的差额就是你花的汇费了。我是早上8点45分给你发的电报。你什么时候收到的？我暂且把钱的问题搁下，等明天你的信来了再说。

没有戈格蒂的广告。我想他给我写信是喝多了之后的异想天开。我估计他不敢让我见到他的夫人。要不就是那可怜的母亲陪他们度蜜月？我猜她是个没有陪嫁的姑娘。我好像是开创了新风尚。W·B·叶芝应当赶紧同格雷戈里夫人结婚——使别人无话可说：而科勒姆则应当向他的玫瑰般

的埃斯波西托小姐求婚。我刚刚看完《道林·格雷》。有几章写得像于斯曼，暴行目录，香水、乐器的罗列。中心思想是离奇的。道林优雅美丽，变得邪恶可怕：却青春永驻。他的画像则日益衰老。我可以想象王尔德的控方律师是怎样利用其中某些部分的。体会字里行间的意思并不难。王尔德写它似乎怀着一番美意——想不落窠臼——可是这本书充斥着谎言和警句。如果他放开胆子进一步展开书中一笔带过的东西，就会更好一些。我估计他在一些私人印刷的书中已经这么做了。像他的爱尔兰模仿者：

他的诗风

恰好相反。

你能告诉我根治做梦的方法吗？我天天夜里都做噩梦，伤脑筋极了：死亡啦，尸体啦，暗杀啦，我在其中总扮演一个讨厌的突出角色。至于我的身体，我胃口很好。昨天夜里我吃了整整一只烤鸡，一盘火腿，还有面包和酒——上床睡觉时肚子还觉得饿。

从9月1日起我要学丹麦语。我在这里碰见一个丹麦人——一个姓彼泽森的人——因为他不会讲意大利语，我们彼此交谈就咕哝夹杂着丹麦语的德语，我寻思学这种语言时是否需要在腮帮子两侧各塞一个大土豆。你说那就像一个黑鬼讲德语，不过那更像奥康奈尔（比尔）先生讲荷兰语。

我无法给格·理写信，因为我不知道下个月是不是还是这个住址。温德海姆说“8月份住”。银行工作十分辛苦。星期五一直干到8点半才下班。一天的信件达到200至250封。最新的消息就是屁股从我的裤子里露出来了。

你怎么认为有关凯特尔的消息会使我感兴趣。不过我倒是想看一本《当代对话录》。我已经给《一件伤心事》加写了三段，可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把它重写。我也想重写《赛车以后》，不过，要是格·理寄来校样，就按这个样子算了。追求完美得不偿失得厉害。

给我转告消息。今天我发现比利·沃尔什的一张相片陈列在一条显要的街道上。你想不想看几份《驴》——意大利反教权主义的报纸。几天前，我的社会主义感情爆发，引起了办公室里的三个职员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德国人，他在嘲笑龙勃罗梭犯罪学说和反军国主义。他说孩子哭时“应当棍棒相加”，他赞成体罚学生、征兵、宗教等等。我想，他对找不到一个英国盟友感到惊讶。又：国外的英美人总是扯起嗓门谈话。

诺拉有吹肥皂泡的才能。几天前我正在吃力地啃完一章《道林·格雷》时，她和乔吉在地板上从一盆肥皂水里吹泡泡。她能吹得像足球那样大。乔吉深得这里每个人的宠爱。我们经常来往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已经在他的词汇中增加了“O Gesu Mio”“Brutto，brutto，brutto”，人们叫他这样做时，他的耳朵就开了小差。还有，我们到圆柱广场去听乐队奏乐时，他就打拍子，这可把“笑眯眯的罗马人”逗乐了。他脖子上戴一条有小勋章的长长的市长项链。对了，如果你圣诞节前来罗马，我想花3里拉买一只鹅，在我们进餐的地方把它做熟。你看到没有，这里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费里和你的朋友拉布廖拉之间出现了分裂？只有钱是如此“虱皮”（一个爱丽丝杜撰的词）。我今天本想把《罗泽·贝恩特》买下的。要是你买了《湖》，不妨寄给我一阅。不幸的是，现在所有的英语图书馆都关门了，要不我就会成为其中的一名读者。我想我跟这个姓彼泽森的老兄学丹麦语，进展一定很快。在我们去的一家餐馆里，乔吉一本正经地坐在桌旁他自己的一把小高椅子上，我们要的每一道菜上来时，就向餐馆宣布，喊着“Ettero，Ettero”。我们在圣彼得大教堂，当

那一群不像话的懒洋洋的教士开始唱圣歌时，他就喊起来“Iga，Iga”。你想要几张罗马的风景明信片吗？

吉姆

诺拉说她有求于你。要是《儿童晚报》上有什么有趣的东西（费雷罗等等）你不妨寄来。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8月3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几乎两个星期没有收到你的来信，因此我寻思你陷入了困境，要不就是你寄给我的钱在邮局被盗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但愿你有挂号收据。今天我收到50里拉，因为10天前我不得不在这里借100里拉。现在我有85里拉，必须给房东太太交35，还有——近5里拉的花销。要是你不能马上采取措施帮我熬过这个月，我真看不出我怎样才能活下去。我不能在这里要求预支，因为他们告诉我，上一次他们给我破了例，因为那是头一个月。我真心希望我没有因为要求预支而损害了自己的地位。我的裤子屁股上补了两个大补丁，所以我在办公室里都不能脱外衣，只得坐着闷好几个小时。有几个晚上我一直熬到8点甚至8点半才下班。一个人这样子生活，还要心乱如麻愁钱，实在不是一件愉快事。如果我找到办法把这一个月熬过去，什么艰难困苦也都无所谓了。阿有没有可能不给你预支？

一星期前我给格兰特·理查兹去了信：当然没有回音。我口袋里装着5页左右的零散稿纸，要往《一件伤心事》上加，可是这样子接连不断地叫人泄气，我也没有劲头继续往下干了。约舅妈给我寄来了报纸：没有信。《爱尔兰天主教教徒报》和《当代对话录》。真倒霉，我把后者在街上弄丢了。我会把下一份寄给你的：它非常“精彩”。末尾有弗·希·斯的三页吹捧：套话连篇，什么“爱尔兰报刊文章中的奇葩”呀，“机不可失立即订阅”呀，“举世无双”呀。有一则图书广告，议员托马斯·凯特尔（字很大）的一本什么小册子。《爱尔兰天主教教徒报》有一栏全登的是德拉尼博士和J·M·奥沙利文硕士——波恩学哲学的学生——之间的系列书简。他们备受公众的青睐，甚至得到奥·圣耶稣·戈格蒂博士的赏识。而我在这里（对他们的作品和生活厌恶到作呕的程度）却一天不停地写十个钟头的信，像个蓝魔鬼似的，抱着一线希望想取悦三个坏脾气的银行家，引诱他们让我保住自己的职位。而我（权当一种享受）却由着性儿两年来与同一个出版商讨价还价，竭力引诱他出版一本他极其欣赏的书。Orco Dio！

我把《湖》买下读了：等有了固定地址时把它寄给你，好听听你的感想，《泰晤士报》把它称为一首散文诗。你知道情节。她给奥利佛·戈格蒂神父写长信谈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拜罗伊特剧院（回忆起我的青年时代！），谈意大利，说那里人人幸福（！！！！！！！！！！！！！！！！）说他们在那里饮的是美酒，而不是那种可怕的黑啤酒（啊，可怜的阿尔迪劳恩夫人呀，几年以后他还对她那只百合花般的手恋恋不舍）：后来她跟一个名叫艾利斯的文人——莫尔的文人圈中的一个——走了（用这个词的所有含义），你可以想象那个见多识广的家伙的沉默的二表弟，哈定——而奥利佛·戈格蒂神父出去走到湖畔，趁着月光一头栽进去，湖前的月光正好照到“坚定笔直的身材和灰色的屁股上”：他在汽船上反思，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湖，必须松

开腰带才能渡过去。序是用法文写给一个法国朋友的，因为他既不能读英文又不能写英文（不过毫无疑问，是一个聪明的艺术家）。而乔治·莫尔，乔治·亨利·莫尔和一个巴利格拉斯女士所生，则解释说，他之所以这么做，“因为，cher ami（亲爱的朋友），你读不懂我用自己的语言写的书”嗯？

我喜欢圣灵在墨水瓶里这个概念。我们晚上到住宅对面的一个小酒店去，老板因为对乔吉十分喜欢，所以几天前的一个晚上邀我们去吃饭：沙丁鱼、烤小牛肉和土豆、色拉，一个很大的英国布丁，糖蜜酒腌甜瓜，葡萄酒和法国白兰地，雪茄。布丁是一位来自西西里的老牧师——米凯莱神父——的礼物！虽然我已经公开坦白了我的“异端邪说”，不过我认为他送出这份高价换得的物质利益并没有恶意——它好吃极了。他说他是一个老头儿，有时候想买一支左轮手枪好在夜里上街时进行自卫，并问我是否同意这种想法。勒南说“很少有人有权抛弃天主教”，你可曾想过，这种说法是多么“谦虚”。爱尔兰的这些先生要一所新大学干什么？他们现有的一所已经完全够用了——在“科学和艺术”两方面。不过你一定要读读《当代对话录》。

乔吉几乎可以听懂别人给他说的所有的话，还能模仿他听到的每一个音——钟呀，小贩呀，唱歌呀——等等。今天他和诺拉正走过一条狭窄的街道，一个嗓门嘶哑的混账意大利人赶一辆车，不要命地飞奔过来，挥舞着鞭子，正好甩到乔吉右眼下方，在面颊和鼻子上留下一道长长的鞭痕。你说滑稽不？写到这里人就火冒三丈。

我必须收笔了，因为再没有时间了。肖尔茨用法文写给我一张傲慢无礼的明信片，使我忍俊不禁：德国味十足。不过他的要求我愿意满足。务请立即回音，因为你知道我的境况。

我并不想“揩你的油”，只不过是要你想办法帮我度过这一个月：要不，我的前景就惨淡了。月光眼看就有照到我灰色的屁股上的危险。但愿有人会送给我一条奥利佛神父藏在芦苇中间的短裤。要是你自己碰巧也处境困难，就立即来信。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9月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昨天晚上一个人来我这儿上课，我要他预付酬金。他给了我20里拉，这样一来省吃俭用就可以熬到星期一早上了。我早就死了心不去想那条广告了，因为两天已经过去了。他要上30节课。我说这些课要付50里拉酬金，他同意了：这样，他还欠我30里拉。当然，我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支付。这当然是天意。这是我第二次应《论坛报》广告之聘。第一次在银行里找了个职位：第二次上天保佑，来了个学生。他每个晚上都来上课。我一般大约在7点半或7点45离开银行：有时候还要晚一点。然后8点至9点我要给他上课，这样一来，这一个月我的时间表就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了。可是只要我平安熬到30号，我才不在乎呢。我指望今天你能够为我筹集一点，然后这个家伙很快再给我30里拉。

说到裤子，要记住：在没有垫子的麦秆底椅子上我一天要坐9个半小时，而裤料总是很薄。总而言之，我屁股上打了两个大补丁，所以我只

好“燕尾服”不离身了。格兰特·理查兹不来一字，毫无表示。我打算等到星期天再给他写信。我之所以把《前进》寄给你，是因为它上面有一篇不是龙勃罗梭就是高尔基的文章。也许我寄错了。我也给你寄了一份《驴》。一旦我口袋里有一点点钱，我就把《湖》寄给你。你似乎对凯特尔的事有点生气。我之所以不感兴趣，是因为我想，我对议会制政体不感兴趣，你要知道。不过，我已经叫约舅妈寄给我一份《民族主义者报》——如果它还存在的话。至于可能同凯特尔建立友谊的问题，我觉得我对男性朋友的影响是挑衅性的。他们发现我难以理解，即便他们似乎胜任这些工作，也难以跟我相处。相反，两个资格不够的女人，也就是约瑟芬舅妈和诺拉，似乎能够理解我的观点，要是她们没有像可能做到的那样跟我很好相处，她们肯定也要设法保持某种值得称赞的令人满意的忠心。当然我不是在说你。在所有的问题上——除了社会主义（你对它毫不关心）和绘画（我对它一无所知）——我们都有相同和近似的观点。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你有绘画才能。可是在你发展这种才能之前，明显地改变一下我们的运气还是必要的。对那种改变感到绝望还为时尚早。最近，我发现我希望自己住在英格兰或爱尔兰的海滨：早上的熏肉片和鸡蛋，英格兰多变的阳光，牛排烧土豆和洋葱，夜里的栈桥或者海滩，还有香烟。对了，我忘了给你讲膳宿费。一个人只管诺拉和我的午饭、正餐，不包括早饭和晚餐，一个月要150里拉。房子、蜡烛、洗衣服，50里拉，这样，我只剩下50里拉供三个人穿衣和——以防不测。

请在函内附件中找易卜生的文章——或者文章节选。我刚刚收到你的汇款，对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我把《湖》寄给你：你把读后感寄给我。今天早上在银行里，那个德国职员给我们讲他对老婆的要求：她应当能做一手好饭，会缝衣服，会操持家务，至少还会一种乐器。我想在德

国，人人都是那个样子。我知道听这一类谈话实在叫我难堪。除此之外，他总是给另一个（无知的）意大利职员（和我）教拉丁语和哲学。他曾经到过某所大学，他说教授用拉丁文“授课”：学生统统讲拉丁语。还有希腊语。就连柏校的气氛也比这好。不过——

我不太同意你关于《爱联》的观点。依我看，它是爱尔兰惟一的一家有抱负的报纸。我相信它的方针使爱尔兰受益匪浅。当然，就知识界的兴趣而言，它闭目塞听，决无希望。然而，即使那种闭目塞听也比《当代对话录》的八面玲珑可取。本办公室的一个职员请了4个星期的病假刚刚回来，一根手指头都没有。他满脸粉刺，耳朵后夹着一支钢笔。那个德国人过来了。他们握手，大笑。人人都望着那个没有手指头的职员，惊讶不已。他长得奇丑无比，是个瑞士人，声音像生锈的锯子。另一个意大利职员过来了：他说：啊，万岁，你可来了。Même jeu（乔·莫常这样说）。有两个意大利语句真把人气疯了。一个是：di’un po’（我说）。从另一个小写字台蹓跶到这里的每一个职员都带着一种黏糊糊的、心事重重的神气，走进来，走到某个同事面前咕哝一声di’un po’：然后停下来想他要说什么。另一个词是Signore。每个可怜的蹩脚的涂鸦人，每一个——可是干吗要列个目录呢？——如果他搞笔头工作，或者雇用一个助手，都是一个Signore。卡纳鲁托告诉我，他的表弟，也就是你的房东，正是（意味深长地不住点头）一位Signore。不过，你似乎无法同意我对那个愚蠢、虚伪、霸道、胆小的市民阶层的憎恶。这种人野蛮而狡猾。不过他们至少在这些国家能够老实一点：或者至少他们乐意动一动，因为这样做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对他们来说我是个陌路人，往往也是他们的一个猎获物：不过，按我现在用的这个词的意思，我并不是这些人的仇敌。多谢你立即回音，等你来信。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9月1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来信及附寄的材料一并收到。很好：你告诉了我那张侧影是谁，要不认错了人，那可就糟了。它不像原型，所以有很高的艺术（我相信）价值。对于戈格蒂的明信片我感到莫名其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希望我们在天南海北相隔万里的情况下要交换短简。他说“替本地人搞到别墅别墅”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指望我回到我的，我的祖国去？他想要什么消息，他掌握的“有价值的”消息又是什么呢？在一表人才的保尔·瓦雷里的肖像下面的“先生”下划了线，惹得纳斯特·科尔布和舒马赫先生的尽职的雇员脸上不觉莞尔，可是当他发现这张卡寄自巴黎“圣詹姆斯饭店”时又一本正经起来。对了，谈到面孔，我要把古列尔莫·费雷罗的一张美术明信片送给你，这样你就会承认：我还有一线希望。你或许认为他是一个惊恐万状、说话连声音都听不见的青年基督教协会会员。他戴一副眼镜，眉目清秀，完全是你可望12点至1点在咖啡宫的某个僻静的角落里发现的急急忙忙、怪难为情地啃着小小面包的那种类型。

我从银行的通信部调到接待室。额手礼在这里已不时兴，这倒是好事一桩。我跟银行经理的两个儿子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有一张桌子和一盏灯全归我自己使用，要干的事情一点也不多。我必须接待的是持信用支票函件的客户。今天我有幸把都柏林的《自由人》支的一张8几尼的支票兑成现金，并把200多里拉交给他们的驻罗马记者，一位P·J·康奈兰先

生，你是否记得读过他的什么文章，写的无非是我们的圣父教皇呀，圣母马利亚呀，耶稣基督呀，及全能的上帝呀，圣灵呀，圣徒约瑟夫呀。（请原谅这种实验。我想看看谁看上去最滑稽。我想圣徒约瑟夫跟耶稣基督屈居第二。）我在这里也能见到那些报纸，也就是说，其中的几份。《每日邮报》和《费加罗报》。总的来讲，情况有所好转，看样子他们要把我留下来。

我又等了一天，没有你的来信，也没有都柏林来的报纸。我给你讲过，我每天晚上要上课，我的学生给我的钱会让我支撑到20号，我想。我问他是否能给我再找个学生，因为倒霉的是这个月有30天。今晚我还要问他。10月1日以后，我想我们要在家里吃饭了，因为天气慢慢变凉，乔吉不宜出门。罗马生活当然不便宜。一个里拉在这里干不了什么事。温德海姆应当一两天之内从那不勒斯回来了，早上我应当得到格兰特·理查兹的回音了。提起他的名字就使我回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

上星期六我到黑虱总部去看看他们是否把会长选定了。一个车夫告诉〔我〕他们选了一个德国人，现在他们正在举行pranzo。糟糕的是，这几个晚上我没有买《前进》。我倒想看一篇这方面的文章。耶稣会会士德维特神父大人来到了罗马——大概在厨房里当下手。我们将要听到的下一件事是威廉皇帝入了棕色肩衣会了。昨天傍晚这里有雷雨，看见我惶恐不安，银行经理的儿子就好心把百叶窗关上了。一个人被雷电击死在圣潘克拉斯门外面的马路上，至于乔吉嘛，当时我在银行上班，诺拉没有一点办法。墙上有“车辆慢行”的牌示，当然没有警察了。第二天我看见这些荣耀人物中的一个盘问一个可怜矮小的老太婆，她赶着一辆小驴车，因为辕杆上没有她的名字。他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了一大堆，小老太婆皱纹满面，怯生生地赔着笑脸，铅笔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下写，警察帽上的红鸡冠上下颠个不停。在这个地方他们穿的是宪兵

服，活像舞台上穿号衣的男仆。他们追赶一匹烈马时一定看上去赏心悦目呢。鞭痕已经消失了。

我想你星期六给我寄一点钱比较保险。我打算在10月1日给你寄50里拉：这就给我留下200里拉。我得给房东太太交45里拉，10里拉买裤子，这样一来，本月我会剩下大约140里拉。我每个月至少会寄给你50里拉，如果家餐计划成功，很有可能是70里拉。我希望，你可以补足差额凑够100，这样一来，我们总有一点依靠。最近我读了一篇关于吉辛的文章。文章作者否定了这些赤贫故事。他说，吉辛自从出版过第一本书后，一直不愁生计。我在《论坛报》上看到一点暗示，使我惴惴不安。它谈到“某人”的系列小册子，“开始由以前的格兰特·理查兹公司”出版。“以前的”是指格兰特·理查兹的公司破产，还是指E·格兰特·理查兹公司？向肖尔茨解释一下我的住处离柏利兹学校有两英里，我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8点下班，中间有一小时吃午饭，每天晚上8：30到9：30上一节英语课：所以眼下要我上那里去代他见校长，我力不从心。贝尔泰里有消息吗？你又同卡纳鲁托接触过了。只要能惹恼他，就这么办好了。凡是我的账单，一概别付。要是你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他们总不能硬叫你签。就说你一周要给我付22里拉的膳宿费。不过我想你是靠得住的，不会被人把钱骗走。

〔未签名〕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9月18〔-2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星期二　我今天是午饭时给你拍的电报，现在正等着你的回音。我手头现有资金8便士。如果再不来钱，我就只好向我的学生借1个里拉了，因为我肚子饿。我没有吃早饭，过去5天没有看报，可是我没办法让这点钱再往下维持了。

我接到一张格兰特·理查兹的明信片，“来函迟复为歉，《都柏林人》尚未定夺。我希望几日内做出明确答复”。不管怎么样，他是个该死的满怀希望的人。你还记得两年前他写的关于《室内乐集》的明信片吧。他说：“我希望很快就此问题致函于你。”对你也满怀希望。

现在我再也写不下去了，因为我忙于考虑电文，还忙着想办法弄点吃的。

星期三　昨天夜里收到你的电报，今天收到你的汇款。多谢。昨天夜里借你的电报的劲我只得向我的学生借5个里拉。至于我的经济情况么，我整整有20里拉，今天晚上必须拿出5里拉给学生还账。靠这点钱，我将就不过星期天上午。到时候要是你能想办法电汇一点，10月1日我可以寄给你整整100里拉。这样我可以剩下150里拉，40给房东太太，10里拉买裤子。不过你尽管把你能想到的最好的建议提出来。我至少可寄给你50里拉，除了给你买衣服，剩多少都存到银行里。

你干吗不同意我再收一个学生——假如我可以收一个的话？闲暇对我没有多大用处，我要的是钱。你不能设想我眼下还想继续写作。我已经写够了——在那一行上再干下去之前我必须弄明白往下干的理由——我不是一个文学上的耶稣基督——不过，我希望格兰特·理查兹先生也有可能希望几年之内能够找到路子，就他无限欣赏而不幸延宕已久的书稿向我通报。

你到底指望我给戈格蒂写什么？我要你解释“难道我要替本地人搞到一座别墅不成？”。你知道我变得有点愚：我弄不懂。要是我能肯定格兰特·理查兹先生真心希望能够刊印《都柏林人》，我也许有一点理由事先把戈格蒂用作代理人。可是我真的相信《都柏林人》只有在晚得不能给作者带来任何快乐的时候才会见天日。

哟，《湖》的结尾有什么出色可言？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关于那个“文”人艾利斯有什么话可说呢，还有那关于绘画和音乐的种种议论。现在讲讲老实话，难道它不是沉闷得要命？我看就是。至于“奥利佛·戈格蒂神父大人”，我想要么为了他更大的荣耀，这事由奥·圣耶稣嘻嘻哈哈地提出来，要么由莫尔慧眼独具地有意将奥·耶稣置于尴尬的境地。假如后面这位圣耶稣已经升华到那种高尚的境界的话。我因嬉笑亵渎了本办公室的神圣。我记得莫尔关于克雷吉夫人的传说。多谢基督，不管怎么样，他们使我们感到十分有趣。关于乔伊斯城：我相信在他写到的地区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地方。

星期四　我觉得不必把这封信再往下写，而是像开始的那样把它结束。现在是星期四中午——这里放假。我可以活过今天、明天和星期六的大半天，可是再也超不出这个限度了。让我予以说明。昨天早晨我收到你的20克朗：前天晚上口袋里还剩下三个，加起来 = 23。我拿出5克朗还给我的学生，再拿掉我从房东太太手里借来发电报的2克朗，23-7＝16。昨天5：16-5＝10。今天5＝10 - 5＝5。明天我必须想办法靠4克朗过活。这样还剩下1里拉好在星期六上午吃一顿简单的午餐。现在岂不是一目了然了。因此，除非你星期六一早能把钱电汇过来，否则我就没有活路了。你要我告诉你我是怎样撑的。我就是这样撑的。至于喝酒么，我事情多得顾不上。昨天夜里，诺拉出去要把那枚金币换掉，房东太太跟她讲那是假的。当时我要上课，就打发她把金币退回邮局。

到头来它却是一枚上好的法国钱币，可是叫人提心吊胆，谈来谈去又费劲，真令人恶心，所以我饭都吃不下去。我就是这样撑的。如果有可能，请星期六一早把钱电汇给我。你可以相信我10月1日归还。

我之所以给你发电报，因为我不知道钱正在路上，而又找不到弄钱的门路。

〔未签名〕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邮戳1906年9月2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电汇收到，尚未兑成现金。官员不认我的文件，要的是“护照”。最后我生气了，说道：“天哪，看来罗西尼对那个西班牙人脱帽时说这话是对的：‘你使我免遭当欧洲最后一名的耻辱。’官员听了目瞪口呆，要我回来再说一遍！我谢绝了。我是多么憎恶这一群傲慢无耻的官僚。人们怎能允许那样颐指气使的行为呢。他们全是一丘之貉。不过我得尽量躲开这种场面。我白白浪费了两个小时，饭也没吃。对了，我估计你给我邮寄了什么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我维持到星期一早上。我真希望有时候我的身体不是这样虚弱。我比勒南更需要一个扈从。

吉姆

别忽略这张明信片的精髓。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9月25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现在是星期一上午，我眼巴巴儿地等着你的汇款。我的资产是两分钱，因为昨天我不得不把胡子刮了，把洗衣费付了，给乔吉把药买了，因为他胸口严重地着了凉。我昨天又向格·理写了信，是一封急信，要他立即回音。我昨天把《爱联》寄给你了，上面有戈格蒂的一篇文章，我希望你能够品尝出它的全部滋味。关于挂羊头卖狗肉的那一部分尤其风趣盎然。我高兴地看到这仅仅是第1篇。约舅妈已经停止给我寄斯凯芬顿的报纸，而且干脆不写信了。我一定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昨天我去看古罗马广场。我坐在一条石凳上浏览那些废墟。天气热，太阳晒。满载游人的马车，卖明信片的，卖纪念章的，卖相片的。我深受感动，几乎要睡着了，只好猛地站起身来。我悲哀地望着石凳，它太硬了，圆形剧场附近的草地又太远。所以我只好败兴而归。罗马使我想到一个人：他靠向游人展示他祖母的遗体为生。正好在我想到一个英国海滨胜地的时候，奥·戈却诅咒起丑陋的英国来，这岂不是咄咄怪事。说到必须为“淤泥”建立的饭堂：奥·戈应当在美丽的意大利和崇尚艺术的法国走一走。既然奥·戈找到时间写这两个专栏的文章，戈夫人在英国期间就不会请客逗乐了。对了，我发现科尔姆最近没有挣钱。无论如何，他好长时间没有向《爱联》投过任何泥炭球了。从古罗马广场回家的路上，由于非常疲劳，我顺便走进一座多明我会教堂，我在那里找到了一把舒适的草垫椅。我看着两个修女忏悔。忏悔过后，听忏悔的牧师和忏悔者离开教堂

朝修道院走去。可是修女很快又回来在我身旁跪下。然后开始晚祷。然后又是念珠祈祷。然后是布道。布道的那位先生的大部分话是冲着我说的——天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我面目虔诚的缘故吧。我没有等赐福祈祷。听着礼拜式中的乐曲，一种最强烈的悔恨袭上心头：我没有能通过历史研究为自己获得对多明我这样一种修道会的准确赏识。我想我的自贬方针和教会对一个人的熏陶都非常缓慢。我不相信教会会由于一帮叛教者而遭受致命的损害。像这样一个修道会是无法靠租金和信教而又过于节俭的意大利人的几个小钱支持他们庞大的教会的。我预计法国情况也一样。他们一定有各种名目的广阔的地产和大量的投资。这就是他们反对并非异端邪说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理由，因为他们知道它的一项做法就是没收财产。

今天收到你的17里拉汇款，真是雪中送炭。我现在惟一害怕的是他们29号不发薪。有了这点钱，我可以支撑到星期四晚上。请告诉我1号我应当给你寄回多少，怎么个寄法。我将等着看我是否可以在这里继续干下去，如果可以，我就到柏校去替你说项。你认为我应当浪费2里拉买一本吉辛的书——还是应当买一卷布雷特·哈特。我常常向你坦白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作品中竟然有什么卓尔不凡的东西，那只不过是有时候搁下别人的书时，我觉得这一点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有时候想起爱尔兰，我觉得自己苛刻得没有必要。我没有（至少在《都柏林人》中）再现这个城市的魅力，因为我离开任何一个城市后都从来没有感到在城市生活的自在，只有巴黎是例外。我没有再现它那坦诚的褊狭和它的好客。后面的这种“美德”就我所知在欧洲别的地方都不存在。我对它的美也不公正：因为它的自然景色在我看来比我见过的英国、瑞士、法国、奥地利或者意大利都要美。不过我知道这些反省毫无用处，因为如果我按照格·理所建议的那样“用另一种感觉”（他到底是从哪儿搞到他所用的这种毫无意义的词语的），我相信我应当再次找到你所谓的蹲在墨水瓶里的圣

灵，还有那蹲在我笔头上的我的文学良知的恶鬼。毕竟《两个浪子》——连同里面的星期日的人群，基尔台街上的竖琴和莱内汉——是一种爱尔兰风光。至于把高尔基搞得沸沸扬扬，我想是因为他是他那个阶级里头一个进入欧洲文学领域的人。我没有高尔基的要求，却有一种更加谨慎的目的。易卜生自己似乎否认了关于《玩偶之家》的一些传言。如果你能相信《爱独》的话，他不耐烦地对一个意大利采访记者说，“可是你们这些人无法把它理解得当。巴黎时装杂志首次在克里斯丁亚那销售时你们应当人在挪威。”这就是我不断骚扰很不情愿的国内亲戚给我寄报纸或剪报纸的真正原因。我希望这里有个爱尔兰俱乐部。我肯定这里的爱尔兰人和美籍爱尔兰人比斯堪的纳维亚人多十倍。对了，又老又愚的易卜生是怎样弄明白这里的规矩的？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是呆在某个德国人的办公室里。

依我看，格里菲思在国民议会会议上的讲话阐述了他的报纸存在的理由。他也许把他的专栏租给了戈格蒂和科尔姆之类的半吊子文人和他的副主编之类的殉道贞女。可是就我对爱尔兰事务的知识而言，他是爱尔兰9年前按现代路线复兴分离主义观念的第一个人。他想在国外创建爱尔兰领事机构，在国内建立爱尔兰银行。我不明白的是尽管显然他在谈，他在想，而两三个像马丁和斯威特曼之类的肉头却把这些计划束之高阁，一个都不实行。他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个丹麦商人把黄油运到克里斯丁亚那，再由海路运到伦敦，也比一个爱尔兰商人把他的黄油从马林加运到都柏林便宜。他的大部分纲领也许是荒谬的，可是它至少力图为爱尔兰开创某种商业活动，给你说老实话，有一两次在的里雅斯特，当我听到一个加拉蒂小姑娘嘲弄我贫穷的祖国时，我感到被人羞辱的就是我自己。你也许记得，一到的里雅斯特，我实际上就“采取某些步骤”为福克斯福德花呢服装在那里找一个营销处。在他的报纸中我最反对的是，它在教育爱尔兰人走种族仇恨的老路。而任何一个人都明白：如

果存在爱尔兰问题，它主要是为爱尔兰无产阶级而存在的。我怕我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不过你也许能够领悟我的意思。一个贝尔法斯特亚麻制品公司通过这家银行在罗马做了大宗买卖。总的来说，我认为把他和尼克博克那样的一个愚蠢的江湖骗子相提并论有失公平。

乔吉受凉似乎有所好转。现在他可以从房子的这头走到那头，还长了两颗新牙。当然，罗马一定是对健康有好处的。现在是正午，我感到饥肠辘辘。比方说，昨天夜里的正餐我只有汤、西红柿拌面、半块牛排、奶酪面包、葡萄和半升酒。这里的酒就像白水，依我看，差劲得很！水果非常贵。蜂拥而来的愚蠢的外国人把什么价格都抬上去了。我听说20年前东西要便宜得多。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邮戳1906年9月3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我将寄给你60里拉，明天再给你写信把这个引人入胜的问题讲充分。钱今天无法寄出，因为邮局关门。尚未答复格·理。但把整个情况写信告诉了阿瑟·西蒙斯。待西蒙斯回信以后我将希望写信给格·理。明天我要会见一个国际法学家。已见过英国领事，他把他们的顾问的地址告诉了我。

乔吉我怕是得了支气管炎。明天如不见好，我就要请医生了。凯尔特外围现在怎么样。就再来一次吧，宝贝。把它放弃吧，吉米，老弟。

〔未署名〕

新消息一则。房东太太刚刚提了我们的房租。考虑多么周全啊！

又及，我脑子里为《都柏林人》构思了一篇新小说。它写的是亨特先生。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10月4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星期一给你寄了35里拉，几乎又花了1里拉的寄费，再不说我不得不出出进进走了十来家咖啡馆，去弄点金币银币，因为这里的邮局有一个聪明的规矩，禁止用纸币支付国际汇票。乔吉终于见好了。他的各种药费达到了5里拉，我还替诺拉买了一瓶补药。房东太太大发善心，把我的房租提到40里拉，而我的学生又走了，到12月份才能回来。我还得把从他那里借的11里拉还给他。由于他似乎是个正派的小家伙（他是阿布鲁齐画家米凯蒂的侄儿。弗兰奇尼会告诉你他是谁），我曾请他在米迦勒节晚上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吃了一只烤鸭。

现在谈格·理。我还没有给他回音。我给西蒙斯写了信，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讲了，请他提出建议。我也到温德海姆那儿去了。谈话的开头，没有谈到什么特别的问题，他跟我说，他们夫妻俩既不去拜访人也不接待来访者。他太太是英国人，非常孤傲，不想认识她在国外遇到的任何英国人。她的祖父是一名海军上将。他告诉我，她认识不少罗马贵族，现在他们再不上大使馆去了。他憎恨罗马，非常喜爱那不勒斯；但是他

更喜欢布洛因苏尔美尔。他鼓了很大劲才说出了本市一两个主要街道的名字，他已经在这里住了18年了。他总是当着罗马人的面讲他对他们的看法，他说意大利人最忘恩负义了。他说，我要揭露他们。他说，说到奥尔德·凯利和联合王国国旗，爱尔兰人的确很不忠诚，很不忠诚。他在自己的门厅里卷着一面联合王国国旗，每逢国王或女王的喜庆日子，他就把旗挂出去。有人问他，他干吗不在意大利国王的喜庆日子里挂旗呢。可是他说，他做这事你是不会碰上的。我彬彬有礼地跟他辩论了一小时零一刻钟。他一支烟一块饼干也不给我，不让酒，连一杯水也不让。在门口他告诉我，意大利人很不文明。我要揭露他们。我立即找到一家小吃店，命令一个很不文明的小伙立即给我端上一夸脱酒，顺手盛气凌人地把三枚半便士的硬币扔在桌子上。小伙子咕哝了一声谢谢，我大踏步地走出小吃店时，几个很不文明的人谦虚地向我致意。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当着他们的面讲我对他们的看法，可是当我高视阔步地往家走时，我谨慎地得出结论：温德海姆也许是眼下住在本市最愚蠢、最乏味的老杂种。

我去找英国领事，他把一名国际法学家圣罗·马莱先生的住址给了我。后面这位读了所有的信件和合同，我等着他把账单寄来。他发现了一些出入。首先，格·理说“我代表本社亲自读了这本书”；后来“替我们读你的书的人是弗尔森·扬”。他说，像我这样的协议仅仅被看作是一份私人合同。他劝我争取按第11封信和解，不要诉诸法律（第11封信就是格·理的退稿信），因为打官司既耗时间又花钱，这样一来别的出版商也不乐意出版我的书了。我说我已经设法按第11封信和解，但没有成功。我告诉他已经给西蒙斯写了信，他劝我先别轻举妄动，等西蒙斯的回信来了再说。他把“作家联合会”的地址交给我。他不信任“联合”这两个字，说它意味着他们的动作迟缓。他说，从一个方面看，我的理由很充分，因为格·理撕毁了合同。可是他又说估计损失十分困难。格·理总是贬低这本书

的商业价值。按合同，前500册书什么也不给我，而格·理可以坚持：我的书甚至连那个印数也不可能达到。我可能会得到5英镑的损失赔偿，或者足够的钱使我能够自己出书。你对他的看法有何高见？我仍然在等西的回音，还没有给格·理回信。

今天我回了戈格蒂的明信片：无论他有什么好消息一概表示祝贺，并提醒他，我在纳梭街上遇见他的最后的那个晚上，他也有好消息要我去听。我没有告诉他我的任何消息，只说我看不出再交换短简有多大好处。看到他还没有继续写他的《丑陋的英国》我感到十分遗憾。我倒很愿意再听到有关那个邋遢婆娘似的女喜剧演员的消息——尽管我是个大逆不道的艺术家。斯塔基在《新芬报》上写了两首不朽的小东西，写的是一个小提琴手和（要了我的命也想不起另一首）一个风笛手，我想。AE现在应当就长号手，或者，三角铁打击手更好，写一点不朽的梦幻般的东西了。我希望某个刻薄的人会出一本关于爱尔兰人性病状况的书；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免疫力沾沾自喜。我想情况肯定比英国还糟糕。我对这个问题了解很少，不过依我看，它像其他任何疾病一样是一种由卫生条件不良引起的疾病。我看不出上帝的报应表现在哪里，也不明白在这一点上“无度”这个词用意何在。也许戈格蒂用这个词有他自己的意思。我倒喜欢“性倒霉症”这个不怎么科学的用语。难道我是我们这个时代逃出爱尔兰的惟一一个诚实的人？他们的词语多么含混？

乔吉现在一个人整天乱跑。他似乎没有过去那么胖，也许是他着凉造成的。他已经有十天没有出门了。他的胃口大极了。一把葡萄他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由于晚上天气太冷，我们叫人把饭送到家里来。我在留神找一个小住处，还想租一点家具，因为我们那样的一间房子继续付这样的租金未免太愚蠢了。我想在万神殿附近试着找一个，那里的街道都是木头的，因为晏驾的国王就埋在那里。我真希望他们在这一带再埋几个

国王或皇帝，因为石子路喧声可怕。罗马在恺撒时代一定是个优美的城市。我相信它主要坐落在一两座小山上：因为中间的空地用作练兵场、市场等等。古罗马广场原来一定是个非常宏伟的广场。可是教皇时代的罗马就像库姆区，或者老的里雅斯特，新的卢多维西区就像一个美丽都城的次要地区。连比方说彭布罗克镇都赶不上。我真希望我知道一点拉丁或罗马史。不过现在从头学起划不来。所以让那些废墟腐烂去吧。罗马有两样东西极佳：空气和水。

吉姆

又及我强忍着没有把钱的问题插进来，星期日写信时再说。我想再次听到你的风声。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10月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西蒙斯给我来了信：

很高兴又听到你的消息。我还是在格兰特·理查兹破产前向他提到你的：此后就不可能提了。不过，显而易见，他已经开始印你的书，我倒倾向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他做出让步，而又不要严重损害你的作品。如果他签约出版12篇小说，为什么不让他履约呢？你可把另外那两篇小说

以后放到另一本书里。出版是大事，这样人们就有机会拜读你的大作了。我愿意向格·理写几句话，劝他不要放弃你的书。我希望你们之间予以安排。至于你的诗，我几乎肯定我可以让埃尔金·马修斯把它们刊印到《花环》先令丛书中。你从他那里拿不到多少钱，不过我认为接受他所给的——也许是各种花销除去以后的一点版税——还是值得的。他给我出版了我从波德莱尔的《小散文诗》里翻译过来的一组诗。费用是14镑14先令，现在这笔花销差不多填补以后才开始给我付版税。告诉我，我是否可以写信劝他接受这本书。如果它能问世，我可以在《礼拜六》或《雅典娜神殿》上发表我能写出的最好的评论，我还愿意另外找一两个人给它发一些得体的评介。我希望你在罗马万事如意。让我马上就那些诗写几句话。

我回了信，接受了他对诗集提出的建议，再等几天看看格·理是否愿意来信。你对诗的安排有何高见，告诉我。我愿意听其自然，因为我对出版这些诗兴趣不大。不过我看不出他们拒绝出版的理由——你呢？如果诗集的出版抢在《都柏林人》之前，我会感到高兴。我想它还是有一点价值的！也许，如果把它们卖掉，明年我们可以从中赚10镑20镑的。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预示着一种麻木不仁的心态，还是一种更加成熟的心态？告诉我我应不应该保留那个书名。我不大喜欢它。对了，你能不能对西的来信中的友好语气做出解释？我跟他的上次交道还是我给他奉送一份《宗教裁判所》时打的。在某一方面我把这事同戈的信联系起来。我估计我不久会收到另外一些人的来信。不过，西蒙斯办事具有英国人的精明认真，极其令人满意。

昨天因为是我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又是我心上人大喜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到乡下去，把贮藏的几样食品中的大部分都吃喝掉了。下面是我们昨天的食品清单。

上午10：30　火腿，黄油面包，咖啡

下午 1：30　汤，烤羊肉，土豆，面包和酒

　　4：00　炖牛肉，面包和酒

　　6：00　烤小牛肉，面包，戈尔根朱勒干酪和酒

　　8：30　烤小牛肉，面包，葡萄和味美思酒

　　9：30　牛排，面包，色拉，葡萄和酒

我们的胃口实在是宽大无边。我相信要不是我过的案头生活，身体再没有比现在更加好过。我站在食品店橱窗前留连忘返。我怕我的工资还不够我冬天糊口呢。我在教替我们做饭的那个女人做英国饭菜。最近有一天晚上她用葱头和白汁给我们做了牛肚。

亲爱的斯坦尼

我希望你万事如意我相信见到乔吉你会感到高兴他现在完全能够到处乱跑他能够说不少话他胃口很好他长了八颗牙还会唱歌当我们问斯坦尼在哪里时他拍拍胸口说non c’e piu

诺拉

从这封插进来的信里你会看到诺拉向文化和解放迈出的巨大步伐。前天晚上我发现她把苹果皮往一起缝。前不久她还问我“耶稣和上帝是不是一码事”，还要我给她教地理呢！你注意到没有，妇女写东西的时候怎么不管标点和大写？

星期二我读完了豪普特曼的《罗泽·贝恩特》。我不知道他的戏是否演出效果很好。他的剧本读起来给人留下一种不甚满意的印象。不过到目

前，他一定大大发展了他头脑里的舞台意识。至少在他后期的剧作中，他从来没有想办法为戏幕着想，所以他一幕戏的终结似乎是一场戏的断裂。他的人物跟易卜生的人物相比，好像被作者注入了更多的生气，不过也就显得控制不足。他难以使人物服从剧情的发展。他对待生活则不大一样，在某些方面更加坦率（本戏的开场是罗泽和她的恋人先后从一座灌木林的相反方向露面，先是彼此相望，继而大笑）而且又如此广泛，所以我本人的良心很难被打动。不过他对阿诺尔德·克雷默尔和罗泽·贝恩特这样一些类型的处理手法完全投我所好。他的气质有一点兰波的味道。像他一样，我估计别的什么人将会是他的未来。不过，他毕竟写了两三部杰作——比如说像《织工》那样的“一点不朽的小东西”。我在他身上还没有发现江湖骗子的任何劣迹。

我津津有味地注视着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在这里的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拉布廖拉昨天讲了话，报纸说，口若悬河，语惊四座，讲了两个半小时。他使我想起了格里菲思。他抨击了知识分子和议会社会主义者。他是个工联主义者或者就是他们的领袖。他们是工会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具有明确的反社会纲领的工会主义者。他们的武器就是工会和罢工。他们拒绝干预政治、宗教或法律问题。他们不希望博得公共势力的欢心，他们说，这些到头来只适用于支持中产阶级政府。他们宣称：他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希望未来的社会秩序既可以通过推翻现有的全盘社会机构而产生，也同样可以通过工会、行会之类组织中的无产阶级的自动涌现而产生。他们反对议会制政体在我看来是有根有据的，可是，如果像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一致同意的那样，欧洲大战、世界大战已经不可能，那我就不明白怎么国际总罢工甚至一个国家的总罢工会有可能。意大利军队与其说是针对奥地利军队的，不如说是针对意大利人民的。当然，工团主义者是反军国主义者，可是我看不出这怎么能使他们没有在这样一个实行征兵制的国家里得出合乎逻辑的革命结

论。奇怪的是最新阶段的意大利社会主义竟然如此接近英国的品种。

讲完绪论之后，我来探讨我的经济问题。眼下我拥有28½里拉（10月9日12点）（你还没有告诉我是否收到我10月1日下午7时寄给你的53里拉），这个账你自己可以很容易算出来：房东太太54，你54；我的学生泰尔齐尼11，书2，药5，领子和领带2，裤子12，请泰尔齐尼吃饭（12月份他还要来上课）10，理发刮脸1，邮费1，=180。这就是说，10天，包括9月的最后一天，我们花了70里拉。这个数目似乎很高。不过减去星期天花的9½里拉，9天你才花60里拉，也就是说，每天6½里拉。实际情况仍然是我们把那个数额都消耗到食品上了。我的早餐咖啡和牛奶黄油面包花2½，诺拉和孩子的加起来，5½ = 0.80克朗。

孩子的午饭、汤，加上我们的两份午饭加面包和酒	1.90
饭后的葡萄和侍者小费	0.30
香烟、火柴和报纸	0.20
我2点45分的咖啡	0.15
诺拉和孩子5点的咖啡	0.55
我们7点的两个三明治	0.20
三个人的正餐、侍者小费和饭后葡萄（1½便士 + 2便士 = 35分）	2.40

如果你把那个数字加起来，你就会看到它是6里拉30分。我无法解释我们怎么消费这么大，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我们三个胃口都大极了。他们用盘子端来的小吃满足不了我们的胃口。正餐的价格2.05里拉，在你看

来似乎高了，可是它包括一升酒，80分，乔吉的汤15分，面包15分＝1里拉－10：这就剩下95分诺拉的肉和蔬菜钱还有我的，或者说每人平均不足4便士。我7点钟出去时吃一个三明治，因为我饿得等不到9点钟吃正餐。午饭我们只喝半升酒和一瓶矿泉水，这样就又少了几个便士。可是这种冗长的解释我写腻了。情况仍然是星期天早晨我将需要钱。我每天看报搜寻要上英语课的广告，可是至今什么也没有发现。我给你说过，我的学生走了。如果你穿得不错，已经把债还清，你不妨向阿尔蒂丰尼再借一点，你当然可以在11月1日把它还清。我还欠你40里拉，可是如果你从阿尔蒂丰尼那里预支40里拉，我可以在11月1日寄给你60里拉，到时候就只欠你20里拉了。下个月我将重新安排，如果我们一旦能站住脚，我就要租一个小小的住处，再配上家具，因为有侍者等人招呼吃饭，以及在街上零吃都不会令人十分满意。接到此信后把你能做的事一一写信告诉我，这样你就可以消除我的焦虑。温德海姆当然走了。我希望你不要认为这封信没有道理（后面一部分）。要是你自己算一下账，你就可以看出它留有多么小的余地，记得那个问题提得很尖锐的M·D·柏利茨先生吧，他在某个地方突如其来地问，“我们能把食欲抵抗多久？”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10月18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接到你的明信片后我到温德海姆家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他，只好给他留下一张条子表示第二天再来。我向他要钱。他没有：不过他说他愿意想办法去给我搞一点，晚上7点送到我的住处来。我一直等到快9点，然后到他家去了两次，都没有见到人。我没有钱，只好从房东太太那儿借了两个里拉，我们把饭吃了。今天温德海姆写信来说他十分（不是万分）抱歉没有能给我搞到钱。一没钱，二又没有搞钱的门路，我只好去找英国领事，见过他后，从他那儿榨出了50里拉。我曾在此之前向温——要50里拉，我的想法是给你寄20，好让你能够马上买一套衣服。不过，假如我现在寄20，你星期五晚上才能收到，而你却在星期六早上领薪。除此之外，寄钱要白花一个里拉，星期六你寄还同一数目还要白费半个里拉。不过，万一有什么麻烦，写信给我，或者拍个电报，因为我现在有45里拉多。我希望星期六你会穿上一套新衣服。A——既然不能说服他老婆拿出一套衣服钱，他就没有多大能耐了。我不明白你的过度敏感。要是我，我宁肯穿得差劲些，也不愿意饿肚子，或者有饿肚子的危险。你干吗想着回都柏林呢？从11月1日起你的景况就要比我强了。你1个月有160克朗＝165里拉，我想你另外上些课，还可以拿10里拉，加起来就是175了。你可以看出的里雅斯特比罗马生活便宜。你只养活一个人，而我要养活两个半人。再说你在那儿当教师，地位十分牢靠，而我在这里老犯些荒谬绝伦的错误，尽管对银行业务了如指掌。此外，我估计阿尔——不会在他的学校接受俄国大使，或者万鲁泰里红衣主教，或者诸如此类的“大人物”，可是他们却跑到这里来指责起我穿的衣着来了。而无论如何，一旦理解了（你必须这样做）一个英国领事和一个爱尔兰杂种的同情，你也许会认识到我自己的景况很难比你的好。不过，我相信从11月1日起我们都会好起来。到时候我会寄给你足够的钱买几条领带、几双手套、几件衬衣衬裤，好让你满足那些婊子养的俗物。如果你需要吃饭钱，立即告诉我。

西蒙斯给我寄来下面一封信：

我亲爱的西蒙斯，

蒙点拨关注乔伊斯先生的大作，不胜感激，从你对该作品质量的评价判断我肯定它将成为我的“维戈丛书”不可多得的神品。请惠允我同乔伊斯先生取得联系，或者敬请安排，让我拜读原稿。你忠诚的

埃尔金·马修斯

并且问我是否愿意把原稿寄给马修斯。我今天已向埃·马写信，说西——把信转寄给我还说我在重新编排这些诗，将在几天之内把原稿奉上。我不明白你的安排：再把它写清楚点。你干吗提到《睡吧》中的六韵步诗行？使用的音步是抑扬抑（抑）格。你是想把《整天》和《我听见》放在《睡吧》前？那样子安排我觉得有些颠簸。要不，你是不是要我把《我听见》放在结尾？我明白那样安排要好一些：也就是《睡吧》《整天》和《我听见》。你还想叫我把《卡布拉》那首诗也收进去？我把它用到这里，还是必须把它单独印在另一本书里，当然我跳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给格兰特·理——写了信，想知道他是否已经决定明确拒绝我的让步：即从三篇小说中剔除“该死的”，剔除《无独有偶》中的一段，不收《两个浪子》和《一丝云彩》。要是他仍然拒绝，我就要让他按他的第一封信执行，他在那封信里要求除去《两个浪子》，删去《无独有偶》中的一段，删除《圣恩》中的“该死的”。我就要保留《两个浪子》和《一丝云彩》，并保留《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青藤纪念日》中的“该死的”。要是他还不同意，我就要写信给作家协会控告他了。

你也许已经看到，一个俄国将军一直跟着他妻子和他妻子的情人周游世

界，打算枪杀他们。人们请教了许多头面人物，让他们讲讲这位将军这样做是否对头。其中有伯纳德·沃恩神父。他说，“要是换了我，我就干脆把那个女人‘休了’”。我想一名记者报道他有诗歌鉴赏能力，肯定是报道错了。伯·沃神父是英国当前最有趣的知名人士。我一看见他的姓名就预料又有什么暴行发生了。

约瑟芬舅妈给你写信不？她从来不给我写信，偶尔寄几份《新芬报》。难道爱尔兰没有一个人认为值得把家里乱扔的旧报纸卷在一起寄给我？我想现在人人都对我感到失望——包括我自己。我之所以讨厌以《室内乐集》当书名，因为它过于洋洋自得。我倒喜欢一个书名，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这本书而又不完全贬低它。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我写任何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为《一件伤心事》写了一点笔记，可是我不大认为这个题材得写那么长篇幅？事实上，眼下我的想象力已经枯竭。接到西蒙斯的信后，我在脑海里把我的诗集全部过了一遍，我觉得几乎所有的诗都显得贫乏琐碎：只有某些语句和诗行令人满意，如此而已。一页《一丝云彩》给我的乐趣比我所有的诗给的还多。我很高兴诗集即将出版，因为它是我的过去的记录。可是我感到悔恨的是岁月如流，而我无法沿着经常在我面前展开的遐想的大道前进。我想，我很多东西没有学，可是我肯定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你对我的看法似乎又在稳步上升：不过，说我不像大多数爱尔兰“艺术家”那样是个庸俗的江湖骗子毕竟不够。关键的问题是：我是不是有可能把我的艺术活动跟一种合理的幸福生活结合起来。不过我还没有活到易——写《卡提利那》的年龄，所以这个问题用不着马上解决。今天我花5便士买了《海达·加布勒》——戈斯的译本。我觉得译文糟糕透了，引言等于是痴人说梦。我不知道这些老兄懂不懂他写作的语言。我相信易卜生用挪威习语使丹麦批评家大为反感。我的朋友彼泽森向我指出了Bygmester Solness中的特别表达方式，并且严肃地说他那种甜美如蜜的语言“Det er ikke jodt dansk. Man sijer det

ikke i Kobenhavn”。你应当听听他念最后一个词：念它花了大约半分钟。我估计易对待文学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有点像我。彼泽森不知道几个词语的意思。不过我看他未必沉沦到记录莱内汉和法林顿的心理的地步。我想你读过这样的消息：作为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结果，《前进》的两个副主编辞职了。费里让的里雅斯特《劳动者报》前主编奇科蒂和——拉布廖拉接替他们，拉布廖拉准备当该报的驻德国记者。有趣的是辞职的两个人都是拉担任头目的那个政党的成员。拉布廖拉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人。

你认为我给奥·戈的信软在什么地方。我倒认为它明确结束了这种通信联系。他从纽约给我来信时，希望我给他写一封热情友好的回信的是你，而不是我。弗兰西尼夫人听到那封信时，动情地说：“Poverino！”可是奥·戈的要求是我应当捐弃前嫌，一个我力不能及的手腕。我欣然表示原谅。大约十天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上街对面那家酒店去，我给你说过我们曾在那里吃过一次饭。那人开了一家餐馆，可是我们不常光顾，因为对我们来说价格有点儿过高。我在读《前进》，不时地找句话说说。佩斯（老板）和他的两个侄儿（其中一个是十足的酒鬼，一个罗马的莱内汉）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吃饭。佩斯晚上是酒店老板，白天是财政部的职员。最后我说了几句有关代表大会的事。佩斯点了点头（因为他的嘴里满满一口饭）。那个酒鬼瞅着我，一直到他看见我又低下头去看报：然后他把身子从盘子上探过去，声音沙哑地问：“Zio，è socialista il Signor Giacomo？”佩斯把嘴里的饭咽下去，瞟了我一眼，把下嘴唇往上一翘，回答说：“È un po’ di tutto.”酒鬼沙哑着嗓子笑了，另一个侄子扑哧一声大笑起来，而他也笑眯眯地请他的亲戚吃色拉。我通过额头非常准确地感觉到了这一场景，可是它对那个富有诗情的神秘瑞典人所谓的“我的内心世界”没有一点影响。

等你下次来信后，我想把11月份的计划写信告诉你，我希望你会认为它合乎情理。1号以后，诺拉要安排那个女人在家里做饭。我相信这样做3个月以后，我们就该省下足够的钱交一个住处所需要的一切家当的第一批款项了。然后，如果你愿意来这儿，我想我们的薪水加起来就应当能够过舒适一点。说来奇怪，这里的家具非常便宜。我们俩一星期就有100多里拉。告诉我你是否赞成这计划。到2月1日或者最迟3月1日，我们就能住进一个住处了。我希望你设法在星期六买到你的衣服，要是缺饭钱，我愿意尽力寄给你一些。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11月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向佩斯提那种建议等于白搭，我从来都不到那里去。我也许应该到另外一家小吃铺吃饭，吃到月底，我还可以要求赊一个星期左右的账。可是那也许意味着1号要从我的口袋里掏40或50里拉。所以我给了诺拉50里拉，看看我们是否可以靠它过两个星期。现在4天过去了，她手里还剩下25里拉。不过她还买了食油、灯油、煤和蜡烛——凡此种种都会减少我们房东太太12月1日的账单（本月是25里拉），她的一袋煤还剩下四分之三，还有一大袋咖啡，不少糖和5升酒。假如我们继续在外面吃饭，我们每天至少要花6里拉：现在就只剩下我们现有的那25个里拉——再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认为我们总算开了个头。惟一的问题是这

个计划有风险，因为如果到月底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学生，我们就没有地方去借钱了。不过我宁肯去冒这个险，因为我下定决心要省钱。

我把诗集寄给了埃尔金·马修斯，告诉他这些诗束之高阁已经两年了，要求早日做出决断。他来信说圣诞前无法出版，可是等手头的急活一脱手，他就着手审稿。作家协会需要1英镑1先令的会费。律师劝我这个案子就此打住，原因以前给你解释过。我表示感谢，问他收费多少，他说1镑。于是我给了10里拉，说剩下的在12月1日给他。我还把《两个浪子》给他去读。他说他怀着极大的乐趣读了，认为用法文或意大利文读起来也许更好。他答应审查我将来的所有合同，劝我等诗集出版，然后把《都柏林人》再寄给某个出版商并附上一叠书评。

我读了吉辛的《德谟斯，英国社会主义的故事》。为什么英国小说味同嚼蜡？我认为吉没有多大价值。本书的社会主义者起初是个工人，后来继承了一笔财产，把他的第一个恋人甩了，跟一个贵妇结了婚，成了一个大老板，喝酒上了瘾。你知道这一类故事。书里有一个牧师，眼睛敏锐嗓音深沉，在他坚定的目光凝视下，一切社会主义者都畏缩不前。我打算再读他的一本书。然后我想试一下阿瑟·莫里森和哈代：最后读萨克雷。不是我吹牛，我认为我从英国小说家那里没有多少或者没有一点东西好学。

我写信给约舅妈，要她把西马斯·奥凯利的小说集《吉尔敏河畔》寄给我——你记得他吧。他是我学位班里的同学。我也请她想办法找一找基克汉、格里芬、卡尔顿、H·J·史密斯、巴尼姆等人的旧版书，并送给我一件由电车票、广告、传单、海报、报纸、节目单等做成的圣诞礼物。我想在墙上挂一幅都柏林地图。我想我变得有点儿疯疯癫癫。今天我要给她写封信，想知道你们怎么替换Mc Cleod（？）小姐的线轴。我还在小说《泥土》里加进了玛丽亚的洗衣房的名字“灯光下的都柏林洗衣房”：

它是多么温婉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希望无论罗恩侯爵在什么时候看到我的书都没人管他。

我想你读过斯凯夫和他的丈人爹吧？他们在大学楼和大学学院外面的一辆马车上向学生的都柏林慷慨陈词，因为风琴正在演奏《主佑吾王》。报纸称“车里有一位贵妇”，戴维说那天他为民族主义者的都柏林感到骄傲。我很高兴你总算有了一套西装。自那以后伯尔泰里再没有来过信？又：这里一个灯罩1里拉。

我仍然为消化不良所苦。药店老板昨天晚上给了我一盒大黄丸，并且告诉我，如果还不见好就应当找大夫。我已经有四五天没有大便了。我相信这是我过案头生活的结果。我过去总是习惯于多走路。

你问我会用什么取代爱尔兰的议会动荡。我想《新芬报》的政策比较有效。当然我明白它的成功将会使爱尔兰资本取代英国资本，可是我想，没人否认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一个阶段。爱尔兰无产阶级还有待创造。现存的是一种封建农民，在刮地皮，不过它肯定将随着一种民族复兴或一种明显的英国优势而消亡。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格里菲思害怕教士——他之所以这样，是有十足的理由的。不过，有可能他们也有点儿怕他。毕竟他要向人民提供某种世俗自由，教会却不赞成这种做法。当然我十分清楚，教会还像阿德里安四世时代一样，是爱尔兰的敌人：不过我想，它的日子快要到头了。因为要么《新芬报》，要么帝国主义会征服目前的爱尔兰。如果爱尔兰纲领不坚持爱尔兰语，我认为我可以自称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我甘愿承认自己是个流亡者：而且预计将来还是个横遭拒绝的流亡者。你抱怨格里菲思利用戈格蒂之流。你怎么指望他填满他的报纸呢：他总不能把报上的文章包下来一个人写。他写的那一部分至少还有一点才气和率直。至于奥·戈，我等着新芬党政策取得进展，希望他会参与这一政策，不管我心里怎么想，我毫不怀疑，如

果他有了机会，时机一到，他会扮演麦克纳利和雷诺兹的角色的。我这样说不是意气用事。这是我对他的性格的最终看法：一个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如果我又要开始写我的长篇小说，我就要用这种方式处理他们。我的行动，还有易卜生这样一些人的行动，是一种实际上的智性罢工，如果这样说不太牵强附会的话，我就把戈格蒂、叶芝和科尔姆这样一些人称为文学罢工的破坏者。因为当我们拒绝崇拜高级的老偶像时，他们企图取而代之让我们崇拜低级的老偶像。

当然你发现我的社会主义很浅薄。的确如此，而且又不稳健，信息又闭塞。不过你若认为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教给了拉布廖拉，那你就错了。相反，求知主义是一种局部的发展，一种社会自由主义的混合物，一种充其量是一个阶级的宣言的原始社会主义的混合物。譬如说，费里似乎比拉布廖拉知识分子气味更浓，更有能力，可是后者宣称对精神病学、犯罪学、文学、宗教的兴趣和这个问题不相干。他希望直接加速无产阶级的出现。为了实现这一点，他愿意在他的队伍中容纳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自由派和保守派。有一天我们在巴尔科拉估算英国在陆海军防御上花多少钱。国家岁入141000000镑，陆海军军费6600万：47%。意大利的岁入是170亿里拉，其中军费为40亿：23%。可是英国需要保卫的领土非常辽阔，至少它拥有一个强大的帝国。意大利跟岁入的开支相对照的是贫困的文盲人口，中世纪的卫生设施，苛捐杂税，还有一支可能在一次偶然机会中捞几百镑的陆海军。当然不是说这笔经费都进了战争基金。日本是世界上头号海军强国，我估计为了提高功效每年要在它的舰队上花300万英镑。意大利花的却是它的两倍多。

你认为我给查理写信有没有用？我想叫他给我打听几件事。他们的地址是什么？约舅妈的信我写到北溪4号——这样写对吗？今早接到作家协会的一封信，说他们必须考虑老会员的权利要求云云。我等着西蒙斯来

信！我急需一本英语词典。我不知道眼下我该怎样读校样。

乔吉身体很好，长得很胖。他整天把报纸、衣服、鞋拉来扯去。由于他把梳子、海绵、毛巾、我的帽子或鞋乱放一气，经常挨父母的骂：我们问他放在哪里了，他不是指指天花板，就是指指窗户，说：“là！”有天晚上我跟诺拉开始谈正经事（！！！）：可是他就是不让。他大吵大闹，我们只好停下来跟他说话。他最近学的话是“Bua！（brucia！）”“Lalia！（Giornale d’Italia）”“Abace！（In braccia）”和“Ata！（In terra）”。后面这两个他经常交替着说。他还说“Appetito！”和“Addio！”。我给你留的报纸一般都被他撕碎了。

过几天我要告诉你我们的新安排进展如何。你读不读《每日邮报》。一个名叫埃德加·华莱士的家伙有时候在上面写一篇滑稽专栏文章：非常有趣。我快要啃完《德谟斯》了。吉辛极力要公正对待他的社会主义主人公，这种做法令人沮丧。我在报上看到一个都柏林律师在要被除名时，被人们发现在伦敦服毒身亡。药瓶上贴的标签是“斯塔基药堂”。天哪，如果他的药像他的诗一样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希望有人到这里给我谈谈都柏林，我把原来要干的事情忘了一半。两篇最糟的小说是《赛车以后》和《一件伤心事》。当我读完我说过的几个作家的作品时，你认为我应当认认真真地读俄国作家，还是丹麦作家？写一封长信来。

吉姆

星期五又买了泻药，花了我1里拉！那盒药丸80分！意大利万岁！萨伏伊前进！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11月1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好久以来一直在盼你来信。约舅妈和西蒙斯都没有回音。上个星期都柏林有一个犹太人离婚案，它会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寄给我一份报纸。我已经收到《新芬报》和《矮妖》。《新芬》的主编把英国军队说成欧洲惟一的一支雇佣军。我想他更喜欢征兵制，因为它具有法国特色。爱尔兰知识分子很讨人嫌。意大利至少有两样东西可以抵消它的赤贫和管理不善：活跃的知识分子运动和宜人的气候。爱尔兰则是没有这两样东西的意大利。我看到现在是爱尔兰民族剧院的演出季节：剧院节目单的三个剧目中那位好心的格雷戈里夫人就占了两个。一个名叫威廉·博伊尔的人写的剧使《新芬》的剧评家想到了易卜生。我正在读吉辛的另一本书《生命之冠》。这里有两句话，可见他写作风格之一斑："其实用一个粗俗但富有表现力的话来说，哈里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无赖"，"他走了之后——他是当天晚些时候走的（去赶火车）——老生常谈又照样进行下去"。他的书使我想起艾福尔所谓的Pastefazoi。我发现我对他的最初看法是以纯粹的好性情为根据的，没有别的。我毕竟什么书都可以读。我每天都看《每日邮报》上的连载小说，题目是《约旦的扩张》。我看到约翰·狄龙在戈尔韦选举中把萧-泰勒船长说成一个杂种兼无赖。注意这种歧视。我想着开始写我的短篇小说《尤利西斯》：可是眼下我忧虑重重。费雷罗在他的罗马史中为贺拉斯的《颂歌》辟了专章：所以也许应当让诗人永生。在我刚刚读完的他那本《年轻的欧洲》中，他说有三大类移民：一是（我忘了那个词：它的意思是

征服，把自己的语言强加于人等等），英国人；黏结型（用民族传统和同情心形成一种小集团），中国和爱尔兰人！！！！扩散型（进入新社会，形成它的一部分），德国人。他关于反犹太主义的一章写得极其精彩。对了，布兰代斯是个犹太人。他说卡尔·马克思有启示录式的想象力，把哈米吉多顿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变成一场劳资战争。他说，迄今为止犹太人提出的最不可一世的言论，包括耶稣的福音书在内，就是马克思的声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一种自然规律。考虑犹太人时，他不知不觉地把耶稣扔到拉萨尔和龙勃罗梭之间，后者（费雷罗的岳父）也是一个犹太人。

昨天我们接到通知。所以我们非得另找一个住处不可了。明天我的钱就要花光了。我就要靠今晚开始来上课的一个学生。他上10节课，交20里拉。我已经准备好了一张收据，可是有可能他身上没有带钱（他下次来就到星期六了），或者他不愿意预支。我不好逼他，因为他是银行里的一个职员的朋友，就是这个职员把他介绍给我的。我将会发现很难找到一个我们需要的那样的住处。我必须在月底搬出去：我还得交Caparra。我应了两则上课广告。其中一个由于邮寄没赶上而错过了，登招聘广告的人向我写信表示感谢，说他刚刚给了话。要是我到咖啡馆去，我就会及时看到报纸的，可是我却在银行里等着读。为了节省，我们吃午饭不喝酒了。可是即便这样，我们也不能一星期靠25里拉过活。我先给了诺拉50里拉，然后又给了20里拉，这些钱我们只设法过了15天：也就是说，一周约32里拉。我们还剩下一些煤，一点油、糖和咖啡：可是没有欠账。不过这种景况又令人兴奋。你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要我写作或干任何事情都是极不可能的。我本来足足有82里拉多，把10里拉给了律师，70左右给了诺拉。另外的2里拉我把一部分花在——蛋糕上！（我之所以这样做，是要验证一下费雷罗关于英国和意大利蛋糕和饼干的一种说法是否真实），我要等到今天晚上再寄此信。

昨天晚上，我走进一个福音堂。牧师是英国人。英国人除了他们自己的语言，不努力学习任何语言的发音，他们这样做是装假还是无能。他的话讲得流利正确到了家，可是发音跟意大利语毫无相似之处。我随便就能听出说意大利语的英语口音。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装假。他们说英语的口音（尤其是妇女的口音）跟爱尔兰、美国或苏格兰口音相比，非常悦耳婉转。美国口音听起来真他妈的可怕。对了，使《新芬报》编辑们开心的小小错觉之一就是英国人不知道他们自己语言的发音。一个英国旅游者遇见“谢·博诺”，后者讥笑他，因为他说“怎吗，我亲不见你乍说希么”，可是他忘了，在狄克·希伊的小说中，他的同胞在跑遍宾馆以后，冲到宴会桌上，提着裤子一本正经地问：“看在耶稣面上，先辛，请吉告诉我们则所在什么地方。”对了，他们仍然在《新芬报》上发出“纵欲无度”的呐喊。为什么没有人从都柏林各医院搜集资料编有关“纵欲无度”的统计资料呢？什么是“纵欲无度”？也许斯凯芬顿-希伊先生能够就这个题材写点什么，因为，如J. J. B. 所说，他是个“纯洁的人”。“幼年的耶稣，温柔可爱，怜悯我这样一个小孩。让我像你那样自谦，用你的爱把我的心点燃。”不管怎样，我的看法是，如果我把一个水桶吊进我自己灵魂的井里，即性活动领域，跟我的水一道汲上来的还有格里菲思、易卜生、斯凯芬顿、伯纳德·沃恩、圣阿洛伊修斯、雪莱、勒南等人的水。我（尤其）要在我的长篇小说中做这件事，我把水桶扔下去，漂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幽魂与硬汉前面，看看他们有何感触：如果他们不喜欢，我就拿他们没有办法了。我对他们关于纯洁的男人和纯洁的女人、精神恋爱和永恒爱情的胡言乱语感到恶心：面对事实公然撒谎。我不大了解这个问题的“科学”，可是他们一朝醒来发现自己染上了梅毒，我估计欧洲没有这种危险的人寥寥无几。爱尔兰人认为英国是个臭水坑，可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清洁很重要，那么爱尔兰又是什么呢？也许我的人生观太玩世不恭，可是在我看来这种关于爱的不少言论

都是瞎扯淡。女人的爱总是母爱和自爱。相反，男人由于头脑里的性观念和肉体上的性欲望超常（妇女在正常情况下则没有），所以对“爱的”对象或“曾经爱过的”对象，具有丰富的真情。你也知道，我不亲近暴虐，可是如果许多做丈夫的是野蛮的，那么他们赖以生活（对象闲置着）的气氛就是野蛮的，所以很少有妻子和家庭能够满足这种对幸福的渴望。其实，再往下谈这个没有用处。我要吃午饭了。

刚接到你的来信。情况正像你推测的一样。现在是13号星期二4点，我们的钱不到3里拉。今晚8点我的学生要来。我要试一下，也许会失败。假如失败了，我就陷入了通常那种山穷水尽的境地了。你要我标出诗的格律，什么诗？谁的诗？你要我解释“罗恩侯爵”。约翰舅舅；因为人们认为他长得像罗恩侯爵，所以指的就是他。“灯光下的都柏林洗衣房”的意思？那是鲍尔斯桥头那个洗衣房的名字，小说写的就是它。它由一伙新教老处女、孤寡女人经营——我想——成了一个妓女收容所。“灯光下的都柏林”这个短语：意思就是灯光下的都柏林是一个罪孽深重的地方，充斥着淫荡失足的女人，一个慈善的委员会把她们集合到一起干洗我的脏衬衣的正派工作。我之所以喜欢这个词语，因为“它是一种温婉的表达方式”。现在我已经解释清楚了。请你解释一下关于约舅母的信“我将从容回答”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到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图书馆查阅1870年梵蒂冈公会议纪事，它宣布教皇永无谬误。没有时间把会开完。在最后声明发表以前，许多教士离开罗马以示抗议。发表声明宣读信条时教皇说：“完全正确吧，先生们？”所有的先生回答“赞成”，只有两个人说“不赞成”。可是教皇说：“把你们打入地狱！Kissmearse！朕永无谬误！”根据记载这两个人是卡普索和小石城的主教，根据另一篇记载，是阿雅克肖和小石城的主教。我查过麦克黑尔传。他是蒂厄姆主教还是异教地区的什么地方的主

教。它们都没说他在梵蒂冈公会议上投票的事。明天我要继续上那里去，并且把小说的那一部分重写。《圣恩》发生在1901或1902年，因此克南在1870年大概是25岁。他应该出生于1848年，在宣布1854年的“无沾成胎”信条时年仅6岁。我现在想看一篇史密斯·奥布赖恩雕像揭幕式的记载，看看麦克黑尔是否在场。我在维托·埃马馆（该死的长名字）可以借到我需要的所有词典，包括英语俚语词典。我如此弱智，多么可惜。埃格林顿肯定我会一路乞讨着回到都柏林，J. J. B. 认为我会成为一个酒鬼，科斯格雷夫认为我会变成一个慕男狂。呜呼，先生们，我却变成了一个银行职员，而且，现在想起来，尽管糟糕，却还超出了我的三个预言家的预料。

你觉得关于亨特的那篇小说的名字怎么样？你欣赏斯威夫特，我非常高兴。我想有一天我会对他感兴趣的。不过我更喜欢活着的人。有时候，当我苦苦搜寻某种想法，正要脱口说出来时，我听见一个声音“Signor Joyce，Scriva a questo signore，in francese，dicendogli che abbiamo venduto ventimila peseta-”你记得有一天我在公园里跟你说起的那本书吧，我本来打算把威廉·达拉和贝尔韦代雷夫人写进去。即便在那个时候我还准备写一章爱尔兰史呢。我希望我有一幅都柏林地图、一些风景图片和吉尔伯特的《历史》。可是除了你，似乎没有人把我当回事。最近有一天我给雪莱的孙女或者侄孙女10英镑。她的名字叫诺拉。她是个左撇子。恐怕列奥纳多正是这样写笔记的——当然不是用左手，而是用这种颠颠晃晃的笔法。我想写关于乔·麦克兰的《最后的晚餐》——应该不应该？母亲说我“好嘲弄人”。我是这样的吗？现在是6点。8点我要试一下那个学生。快来信。

吉姆

我向学生要了20里拉，这样我就可以维持到星期六了。但是在我再找学

生期间，你最好想办法给我寄一点。记住我必须生活，还要找一间屋子。

〔信头附笔〕

我想被告是纳索街的珠宝商老哈里斯，我出走的时候，曾向他的孙子辛克莱筹集了10先令。对了，我11月1日搞到的那笔钱，50里拉给了英国领事，52里拉给了房东太太，70里拉给了诺拉，10里拉给了律师，30里拉给了便餐馆老板，30里拉买了诺拉和乔吉的衣服、鞋帽——总共245里拉整。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11月2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星期一。多谢你的汇款，今天我是在资金为零的情况下收到的。我应了《论坛报》上的一则广告，总算给我带来了一点钱。我被认命为一所语言学校（是柏校的廉价分校）的“教授”。我从银行下班以后就上那儿去。一节课1里拉，所以一个星期就会给我带来大约10个里拉。今晚我7点离开银行，然后从7：15到10：15在学校上课。明天7：30到8：30我在家给我的私人学生上课，然后从9点到10点在学校里再上一节课。有这两项工作，我一个星期可多挣14里拉左右。我是上星期六开始在学校上课的，到本星期六也许可以从学校里得到10里拉的酬金。你的20里拉将会让我支撑到星期六，不过，恐怕你还得给我再寄一些，因为我得交

一间房子的押金。毫无疑问这将是我麻烦你的最后一个月。然后咱们俩各自尽量节省，我每个月可以攒100里拉。除了节省，我看不出别的门路。我给约翰·朗写了信，表示要把《都柏林人》交给他。

我把《爱联》、《矮妖》和《意大利日报》寄给你。昨天在圣彼得大教堂又爆炸了一枚炸弹。说来奇怪，我下午到那里去时还不知道出了事。要不是我在家里等你的信，我本来打算去参加早祷礼拜的（那样一来，炸弹爆炸时我正好在教堂里）。这里的事态开始紧张起来。下午我在教堂里没有看到什么警戒措施，也许这些东西是看不见的。兰波拉红衣主教在行列中从我身边经过时，离我只有一臂的距离，我看好像无人保护。他身材魁伟，面目狰狞。礼拜式结束时，一个牧师出来站在圆屋顶下面的一个高高的楼厅上，展示圣物、长矛、十字架和维罗尼卡汗巾。他从楼厅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把每一件圣物轮流展示，走到楼厅的顶头时就把它举过栏杆，同时钟声响起，列队参拜的人们便在中殿中央跪下。圆顶的上部非常暗，汗巾看上去颇像出自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一件产品。唱诗班好极了，可是有些教士的声音好像老鸦。正当一个呱呱地叫着时，我旁边的一个年轻的教会学生（是他把兰波拉指给我的）哄地大笑起来，接着嘴上又做出一些痛苦的表示。一个头上顶着手帕的农妇在晚祷期间给孩子喂奶。兰波拉很像默里神父，却没有双下巴；也像布伦南神父，头上卡着一顶红法冠。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滑稽透顶的教堂。

星期二

我盼着你今日来信。昨天我收到了佐马斯·奥凯利的《吉尔敏河畔》，并读了其中的三篇故事。要是你喜欢，我将后把它寄给你。眼下都柏林似乎要出版很多东西。我想再读其中的一些，甚至包括海布伦的《蓝色研究》。虽然如W·阿彻所说，我知道他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啃完吉辛的《生命之冠》，按乔·吉的观点，这顶王冠就是爱。

他使我最恼火的就是他开始滔滔不绝地描写自然的时候。像在《新芬报》上写稿的爱尔兰小说家威廉·巴克利一样，他把“自然”写得非常枯燥。一个评论员在《新芬报》上说佐·奥凯利的小说《寂寞之国》可跟屠格涅夫媲美。我读过的那些短篇写的是美丽、纯洁、忠诚的康纳克特姑娘和矫捷、宽肩大脸的康纳克特小伙子，我眼睛都不眨一下地往下读，耐住性子要看看作者是否在竭力表现他所理解的一些东西。最后我总是心平气和地对自己说这样一类话：“嘿，毫无疑问他们是浪漫青年：起初他们使人轻松，随后就令人厌倦。天哪，那样子的人也许从《吉尔敏河畔》中也可以找到，如同已故的那位挪威先生说的那样，只不过是没有一个引起我的注意罢了。

可是，我怀疑佐·奥凯利是否也会这样彬彬有礼地评价我的小说。我不知道他的书是否有销路。诺拉趁记忆犹新把《海达·加布勒》津津有味地读了两遍，她认为奥凯利的小说废话连篇，令人生厌。

学校并不漂亮。昨天晚上我的一个班的学生人数有十多个。其中一个是个可爱的老粗，有了一把年纪，脸面通红浮肿，目光斜视。他公开取笑我的板书，也许以为我“不懂意大利文”，是个“教书匠”。有些学生哈哈大笑。一个胖姑娘站出来替我解围，用意大利语把每件东西又向他解释了一遍。他想知道为什么我不用意大利语解释。她跟他讲这就是“教学方法”。于是他又说了一些话，惹得全班学生哄堂大笑。我对他客气得叫人吃惊，虽然很累，我还是尽力叫他搞明白。他临走前对我说，他十分理解我因教学方法所迫，不能按他的要求办事，不过他想等等。这个学校事实上是瞎糊弄。它既无课本又无图表。我想每个学生交半里拉上一节课。可是……！

报纸的短讯变得更不像话了。实在叫人难以忍受。读读《每邮》的《图书》副刊。勒南说得不错，我们正在向万能的美国风挺进。我想你读到

有关卡鲁索在纽约窑子里被捕的报道，理由是他对一位小姐有猥亵行为。对了，“丽丽是女士”是支歌呢还是一句黑话。我惊讶于他们不逮捕纽约的窑姐儿。抓卡鲁索动用了三个纽约警察。他的班主嘲笑了那种指控，说卡鲁索必须回答纽约上层妇女的许多“表示”。报纸义愤填膺。美国人知道不知道在欧洲人们是怎样看待他们的。

我听到一则报道说今天在斯帕尼亚广场扔下了第三枚炸弹。我不大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干的。这些人笨手笨脚，不干破坏性的勾当。这也许是警察耍的花招，因为希腊国王过几天就要来此访问，逮捕一些嫌疑分子是情理之中的事。我真心希望他访问时不会经过这幢建筑物，因为也许会有严重的爆炸。在意奥绝交的情况下，我还在奥地利领事馆有自己的办公室，回想起来真有意思。我发现现在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盼你今天有信来。

我等到晚上8点再封此信。今晚我有两节课。

吉姆

我应了《论坛报》上的四则广告，一则给了我一个银行里的职位，一则给我带来了泰尔齐尼，一则给我带来了一封道歉信，却失去了130里拉，一则给我搞到了语言学校的一个教师职位！

亲爱的斯坦尼

我希望你身体健康，你应当劝吉姆不要这样辛苦，因为他给自己连一分钟的空闲也不留。

乔吉很好，谢谢你多次好心替我打听情况。

乔吉吻你×××××××××

希望你的脚见好

〔未署名〕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邮戳1906年12月3日星期日中午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弗拉蒂纳街52号二楼

亲爱的斯坦尼，

我想我们非得住旅馆不行了。我就是找不到一间房子。他们房间的租金是一个月七八十里拉，不要夫妻，不要孩子，不准使用厨房。我找过房产代理人在报上登过广告，走了好多路：没有用。我承认，这个城市可把我治惨了。要是有人问你，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原文如此〕就给他们讲，我认为这是我到过的最愚蠢透顶的老婊子般的城市。这个国家真叫我恨之入骨：也许我只应当说这个城市。不过生活方式哪儿还不是一样。当然，你那满篇冗词赘句的老朋友亨·詹和其他可敬的作家喜欢写意大利、意大利人和敏锐的罗马人。我现在见的罗马人多了，如果有人问你我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你可以说，就我所见，他们在生活中主要关注的是他们睾丸的情况（由他们的言谈判断），是破了，肿了，还是怎么了，他们的主要消遣和玩笑就是放屁这种双重的报答。这种干巴巴的污言秽语真他妈的讨厌。不过这是一种秽语，我把它留着等我离开这个永恒的城的那一天，用作向它的告别语。

如果庸俗这个词有什么意思，我想欧洲冠军非意大利莫属了。毕竟德国在她的制服下面还有一点东西。一个头戴滑稽可笑的高帽子的意大利警

察或者一个教皇统治下的瑞士人可以说是这种花里胡哨的文明的象征。至于罗西尼的说法，也许不太确切，因为他把土耳其和葡萄牙忘了。可是眼下的每件事、每个人都不中我的意——难怪。

约舅妈来了一封短信，一半内容是关于麦科马克的声音和卡鲁索的审判的。恐怕我只好把它放弃，时代脱节了。“我们已经尽了力，天晓得！”

我已经停止阅读《每邮》副刊。只要里面有神秘和钱，我就读，可是现在爱情的兴趣开始了。我读过的上面的最后一个句子是：“于是他把泪水吻掉，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爱的光辉——‘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他低声说’。”我在读哈代的《人生小讽刺》。那是他的一部近作。我明白，奥·戈在《新芬报》上用“Mettus Curtius”的名字写东西，也就是跳进古罗马广场的裂缝里去的那位先生吧，我想。尽管伯恩、爸爸和科斯格雷夫夫人对奥·戈形成了一种正确的看法，而我的机会更多，形成的却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解释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把最后的晚餐的记载寄给我：即便我永远不写那篇小说，它也会使我感到有趣。对亨特的看法也写信告诉我。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能干什么事呢？上星期我一天“工作”12个小时。这总该够叫我的好梦想的爱尔兰朋友们满意了吧。要是斯塔基和罗伯茨知道我干完一天的“活”，还要去讲两个小时的钢笔、黑板和墨水瓶，一小时挣9个半便士，前者将会怎样哈哈大笑，后者又会怎样咯咯傻笑呀！

今天是星期五，我还没有找到一间房子呢！我想哈代有一篇小说写的是1804年一个人看见“波尼”和一个副官在德文海岸上记笔记。这篇小说使我想起了梅瑞狄斯以“炮轰他的声音”开头的那首诗。我想我之所以炮制不出那种诗，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踢过足球，或者是受到你们五十人政权头目怠慢的缘故。我想那主人公的仆从其实就是他的赞美诗人。别的小说——且慢：题目如下：《儿子的否决权》、《良心问题》、《两个

野心家》、《拉里尔舞曲的提琴手》、《忧郁的轻骑兵》、《让妻高兴》、《在西部的巡回裁判》、《一个传说》。有一两篇与“波尼”那篇大同小异。其余的写的是辛苦的牧师的儿子，一篇写一个杰出的乡村琴师，其余的写的是“门第悬殊的婚姻”。一篇小说写一个巡回裁判的律师诱奸了一个仆人，后来接到她写得优美无比的来信，便决定跟她结婚。而这些信却是仆人的女主人写的，因为她爱上了这位律师。结婚以后，（仆人由女主人陪着到了伦敦）丈夫亲切地说，“喂，亲爱的，请你给我亲爱的妹妹A. B X. 写一封短信，再给她送一块结婚蛋糕。这一类短信怎么写，你再也清楚不过了，亲爱的。”仆人太太下。她出去坐在什么地方的桌子旁边，我想，写了一些诸如“亲爱的某某夫人，现附上一块结婚蛋糕”之类的东西。丈夫上——律师，亲切。他亲切地说，“喂，亲爱的，你写得怎么样”，然后就真相大白。仆人-妻子用那封信擤了鼻子，律师则面对着女主人。她坦白了。然后他们谈了一页多的老生常谈（与仆人的谈话有别）。她哭了，可是他不为所动。难道托·哈就是这样子接近生活？我拿不准。啊，我可怜的羽毛未丰的小鸟，可怜的科利，可怜的伊格内修斯·加拉赫呀！（行长对我十分客气，可是我不由得纳闷他干吗总是跑进跑出。我想他每跑一趟都在赚钱。）这些英国作家都是怎么啦，他们总是一个劲儿地兜圈子。

约翰·朗今天回了我的信，要我把稿子寄去，他予以考虑，同时还问谁先接受后又拒绝出版本书。我写信给他讲了，并许诺稿子几日内寄出。我不知道是否有接受的可能。他推出了什么样的“作品”？我估计他不是J. L. 的亲戚，就是那个在公爵街拐弯处开个小酒店还跟咱们的祖父很要好的J. L. 。我安顿下来就把稿子寄出去。现在是星期五晚上，我还没有找到房子。那些古伯利恒人一定像这些意大利杂种。我同情可怜的老约瑟夫。

昨天夜里，我们被撵出了我们的房子。从银行下班后7点至10点我上课。诺拉等了我两个钟头，先在一家电影院里等，后来又在一家饭馆里等。我因为很饿，饱餐了一顿，于11点半带着神圣的家庭离开了饭馆。天在下雨，为了保护诺拉的帽子和孩子，我找了一辆马车，我们乘车到一家相当远的旅馆去，因为我听说那里收费适中。那里客满（至少行李工是这么说的），我们只好继续往前走，再找一家旅馆。我们总算找了一个房间过夜。一个晚上花了我9里拉！今天我又在找房子。在此期间来信寄罗马纳斯特、科尔布暨舒马赫转。我把《新芬》寄给你，上面有奥·戈的傻话专栏文章。我看他已经从“小泥沼”进展到“大祸根”了。我想他这是从古板的、语言单一的“淤泥”那儿学来的。我过得多么快活啊。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6年12月7日星期二晚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

亲爱的斯坦尼，

从上星期六起，我们一直在旅馆里睡觉，不过我想这是我们在那里过的最后一夜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总算找到了一间房子，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明天晚上就可以搬到那里去。这个愉快的插曲花了我25里拉左右。我整个星期天上楼下楼马不停蹄，诺拉和乔吉白天东跑西颠，附上一封信作为见证，它是昨天晚上一个银行门房捎给我的。幸好它封在信封里。又：供托马斯·哈代先生使用的一个事例。

明天夜里我将把我的稿子过一遍，然后寄给约翰·朗。伦敦有个出版社，名叫希思利股份有限公司。他出版“大胆的”作品。我在《每邮》一个专栏的末尾看到一篇评论；评的是E·坦普尔·瑟斯顿的一本书，名叫《现实主义者》。《每邮》说，书写得大胆，令人不快，但显示出明显的才气。我已经从英国订购了：它是一本短篇小说集。你认为我做得是否合适？我本来打算把哈代读完，可是却改读起奥克塔夫·米尔博来。我从柏林订购了一本丹麦文柏利兹读本。它将于元月出版。再过半年，我该有能力读丹麦作家了。我想读一些易卜生在《建筑师》中暗示到的作家。一个名叫南森，我想。我真希望我能够去丹麦。费雷罗说亚波、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是欧洲最优美的城市。乔·莫把《湖》重写了。《每邮》称赞他的艺术良心。“很少有作家云云。”蒙塞尔出版社也推出了一些小书：艾拉·扬的诗集，还有一位年轻的先生，你也许记得他面色苍白，站在麦克加维商店外面——出了诗集，我想讴歌的是圣心。

星期三晨。我在坐班。冬天开始了。没有炉子，没有火，也没有暖气。我双手冰凉。每隔三分钟我就擤一次鼻子。我刚在报纸上读到一则广告，有个地方招聘一名管理人员，月薪100里拉。好一个美丽的国家啊！你的朋友亨·詹写有关意大利的茶余废话，真应当在屁股上一连挨几脚。我对意大利、意大利文和意大利人真是腻味得要命，腻味得难以忍受，腻味得没有来由。每当有学生问我觉得罗马怎么样时，我就冷言相讥。我不愿意考虑意大利人在艺术方面曾做出过什么事情。不过我想他们还是做过的。他们除了给《新约全书》搞了一两页插图外还干了些什么呢！他们自认为在这一行上他们拥有垄断权。我对他们的美厌烦得要命。这里的一个职员（他胖得圆咕噜嘟的，脑袋秃，声音哑）名叫巴尔托鲁齐。你念的时候要给腮帮子鼓足气，把u这个音拉长。每当我从他身旁经过，我就在心里重复他的名字并且翻译“你好，巴尔托的碎渣渣”。另一个名字叫西莫内蒂；他们都是这件东西或那件东西的碎渣渣，

我想。这是我对职员的初次体验：可是他们是不是都要把一个笔擦的情况等等谈上五分钟？我想，爱尔兰人是欧洲最文明的民族，我就是耶稣基督：至少他们的官僚习气最轻。从前面的傻话你可以判断我在这个“人们饮美酒，而不喝可怕的黑啤酒”的国家里的心态。没有用：太冷：手插在衣兜里。

星期四晨。我们住进了新居。今天在这里（银行）等你的信。（地址见信尾）今天午饭后我要替约翰·朗把我的稿子过一遍。

星期五晨。仍不见你的来信。我们的房间很小：一张床，我们睡觉时“方向相反，头对脚颠倒睡”。一边校稿一边诅咒。小说乏味透顶。我银行下了班、学校上完课、吃过正餐10点回家，累得要命，还没来得及扫一遍《前进报》或者一页小说，我的眼皮就睡意沉沉，人们已经举出了云云。为了弥补，我7点左右起床，出去在一家咖啡馆里读。我在读米尔博的《塞巴斯蒂安·罗克》。开头写的是一所耶稣会学院的生活。法国几乎人人都写得漂亮，所以要成功肯定很难。我倒喜欢读左拉，可是还没有勇气对他的二十卷法国史发起攻击。谁管莫尔叫英国的左拉来着？我寻思：此人一定有高超的比较能力。我想，我要把米尔博和哈代一起交替着读。你目前在这方面搞些什么？天气阴沉，下着毛毛雨。我希望某种力量会把我送到远处去，比方说，塔尔博特街，让我散上一个来小时的步，然后又把我送回来。我的想象极其贫弱，恐怕我过去打算写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成为捕捉不到的意象了。现在是9：30。眼下我想睡觉。我的眼镜惹人心烦。它们都变了形，两个镜片都有裂痕。要是你的眼睛非要戴着玻璃碴不可，那可真见鬼了。刚才我正一只手支着脑袋写东西，银行行长恰巧从我身边匆匆走过。他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我霍地站起来，恭顺地走到他桌子前：我没有听清他说了些什么。不过他笑着重复了一遍，原来是“Diritto，Signor Joyce·Non è bel-lo così”。

这些银行家真有意思。他们总共四人：舒马赫兄弟，纳斯特-科尔布父子，后者比较年轻。其中一个长得活像本·琼生，大腹便便，走路斜着身子，头戴一顶便帽，不断眨巴眼睛。兄长是个白头发矮个儿，耳朵后面夹一支钢笔。这两个就是舒马赫兄弟。一个（当哥的）是是［原文如此］奥匈帝国的领事。另一家是父子二人，父亲年纪很大，罗圈腿，眉毛又浓又白。每天早晨他总要急匆匆地跑进来，然后停下来，朝四面望望，道声早安，就又急匆匆地跑出去。儿子是个活跃人，风度和肤色都像柯伦。昨天他们在这里铺了几块地毯：人人都说地毯很美（我多么讨厌这个字眼）。我想，要是我说我想他们都是些“平凡”人，那可算冒失到家了。反正他们谈了不少关于地毯的话。

信刚收到。我给你讲的房子的事句句属实，令人痛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房东太太通知我们搬走，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我想我应当停止抱怨，挑起高尚人的担子。你是不是想着你在跟一个麻木不仁而又斤斤计较的东西通信，所以你反对我责骂意大利和罗马。我究竟还能做什么呢？要是你非逛一个城市不可，一个伤心的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也伤心），陪伴着你跑上楼梯，按一下铃，“Chi c’è？”“Camera！”“Chi’ c’è？”“Camera！”那就别去：房间不是太小，就是太贵：不要孩子，只要单身汉，没有厨房。“再见！”又下来。跑出去：上一节课挣9便士，跑回银行，如此这般。我要通过同一次邮班把稿子寄给约翰·朗。什么也没有改变。没有笔，没有墨水，没有桌子，没有房子，没有时间，没有安静，没有心思。没有关系，过一个来星期它会回来的。只是我把“该死的”又填到“已故的”前。我怎么伴着法尔齐小姐的浪漫和现实在威尼斯水面上度过一个快乐的良宵呢。意大利人的想象力就像一部电影机，注意我写信的风格。活儿与其说是耗工，不如说是耗人。谢谢你寄来了惠特曼的诗。他写的长河奔流般的句子啊。踢下列人的屁股。G. K. C，G. B. S，S. L，H. J，G. R。在这些屁股上乱踢一

通。立即回信。星期天寄的报。并不吃惊：意大利邮政么。写信寄罗马布里安佐山街51号四楼

吉姆

明天是假日！

蒙上帝保佑！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邮戳1907年1月1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布里安佐山街51号四楼

亲爱的斯坦尼

这些天我一直忙得不可开交（现在仍然如此），所以没时间写信。你似乎被我的经济困难搞得很烦恼。不奇怪。

我把《现实主义者》和奥凯利的书寄给你，他把其中的一篇小说改编成剧本发表在《新芬报》上。还有一份名叫《共和国》的报纸。你将会注意到克鲁斯·奥布赖恩的“孩子”是大学学院辩论会的裁判。有一个威尔士人在本校当教师。他新年前夜请我们吃饭。作陪的是个修指甲的女师傅。她请我们元旦吃饭。她年轻，独身，有着漂亮的臀腰：长礼服、神经质。她给英国国王修指甲（我们从来不说“国王”）。所有的男人都是玩偶或是傀儡，我想，只有英国人除外。我对意大利和意大利人的憎恨与日俱增。

我不得不把这封信耽搁三四天。我整天一刻也不得闲。我读完了莫里森

的《小街故事集》和《山中的平凡故事》。我想我的作品毕竟有一定的价值。朗和马修斯都没有音信。如果我像鲁·吉似乎了解印度的那样清楚地了解爱尔兰，我想我就可以写一点佳作了。可是它很快就要在我脑子里变成一团雾。我脑子里构思着三四个不朽的小故事，可是我冷得没法写。何况好处在哪里呢。当然，易卜生也许喜欢那种运动，不过从此以后，他从来没有跟他那一套东西断绝过关系。我的意思是，如果想象一下罗伯茨或者费伊，拿着爱尔兰共和国的津贴，周游欧洲，脚后跟上绑着一串书信，好像山羊的系链，那你就明白亨·易了。在同样的情况下，也许我也会惟我独尊的。

反正我永远也当不了一个模范银行职员。人人都抱怨我写的东西。我还想给你讲一个我用意大利文写的一封信的故事，可是他妈的太长了，没法讲。眼下没有下文了。赶紧去干活〔景：通风的石砌小屋，左边是五斗柜，上面是吃剩的午饭，中央，一张小桌上面是写作用品（他从来都没有把这些忘掉）和一个盐瓶；后面，一张尺寸很小的床。一个流鼻涕的年轻人坐在那张小桌旁：床上坐着一个太太和伤心的小孩。时间是一月的一天〕上述场景的标题：《无政府主义者》。

我又偷闲告诉你，约——舅妈来信了。有消息说奥·戈的母亲“死得好惨哪”，还说奥·戈非常有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奥·戈心里的重要消息。我想，过一个阶段，他又会写信的。不过我担心，一年不少于150镑，免税，对我不会有什么用处。最近有一天我在考虑我的长篇。现在我写了有多长了？继续往下写有没有用处？人人都似乎认为我的表现比他们预料的要好得多。可是表现良好为了取悦于人并不令人愉快。我估计诺拉又要有孩子了。当然乔吉是与我相关的最成功的事情。可是他仅仅是我的一小部分。不过，我认为他很喜欢我。我来吃饭时，他把椅子拉过来说“Se”（sede）。主显节之夜我给他买了一个木马。4里拉。你生不生

气？

下一次。本周他们在西尔维斯特教堂庆祝联合仪式，每天早上有一种不同的仪式。我倒爱去，不过尽管我可以看到科普特、希腊、迦勒底等教会的东西，我还是在卡布拉的好。原谅我写字潦草。行长随时〔中断〕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7年2月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布里安佐山街51号四楼

亲爱的斯坦尼，

我从《每邮》题为《都柏林剧院的骚乱》一文中读到：名叫帕特里克·科勒姆的一个“职员”和另外一个人由于在阿贝剧院上演辛格的新剧《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时捣乱而被拘留在治安法庭。我相信，这个故事写的是一个自称杀了父亲的人，一个地区的所有姑娘都爱上了他。职员帕·科说（他被处以40先令的罚金或14天的拘留）什么都阻拦不了他抗议那种对爱尔兰的诽谤。听到剧中的某些激烈言词时也有嘘声。那个晚上以混乱告终。一个三一学院的青年由于唱《主佑吾王》又惹起了一场纷争。W. B. Y. 做证说，这个剧他连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头一次把警察叫进来时，叫他们退出去的正是他和L. G. 。由于这种有组织的反对，他们决定把该剧上演的时间比原计划延长1个星期。他愿意向受阻未来听戏的任何一个人赠票。那是辛格的杰作，他说：一种艺术夸张的范例（我很高兴他给圣伯夫有关文笔的那句金玉良言又添了一句）。辛格受到采访，他说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他想选择的任何题材！我在等都柏林的报纸。既然管科拉姆叫职员，他不是被凯利甩了，就是回他的办公室

去了。我估计对辛格的诟病只会有增无减。我以前早就知道剧坛有分歧，因为科勒姆的所有剧作都是由“爱尔兰剧院”上演的，而对于叶芝、格雷戈里夫人和霍尼曼小姐的剧作演出，最近以来在《新芬报》上刊登的一些评论一直充满敌意。叶芝说爱尔兰人过去听伟大领袖的话，现在却听孤陋寡闻的委员会的话。我相信科勒姆和爱尔兰剧院会打败叶、格夫人和霍小姐的：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因为叶芝无法把他的戏剧成功地兜售到伦敦去。可是我肯定许多神秘人物会无所适从。幸好奥·戈服丧还得等一段时间。辛格很有可能会被当成邪魔从讲坛上赶下去：这就十分可怕了：这样一来硬马裤和瑞安真应当再创办一家报纸捍卫自由思想，只要一个多星期就行了。我相信瑞安是合适的人选。我想《新芬报》和《领袖》将会探明辛格在巴黎生活的底细：这对于格夫人和霍小姐是件好事。至于可怜的老A. E. ，我想他在拉斯加啃着白菜，以幸灾乐祸的心情观望都柏林异端盛行。斯塔基在《新芬》上写了一首诗，说的是世界之果在树上枯萎，却没有人去采摘。不过把这些装腔作势的人谈够了。那个南方某地的老兄布尔芬先生，我肯定他是个爱尔兰人，在《新芬》上发表了一封信，嘲笑了戈尔韦的英国国旗划船比赛，两栏篇幅被他记录的形形色色的谈话消耗掉了。例如：“天气真好”“喔，迷英”“迷英的比赛”，“喔，喜英”“有意思，这个国家在这类事情上多不感兴趣啊”“滑稽极了，你即道吗”。他极力取笑在五栅门上的握手还有那〔中断〕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7年2月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

我给你讲过，我收到了马修斯的协议书并在上面签了字。我也给你说

过，我也给朗写过信，可是那狗娘养的还没有回信。所以前天我又擅自给他写了一封信。《尤利西斯》仅仅是个题，毫无进展。我还有别的一些题目，譬如：《最后的晚餐》、《死者》、《街道》、《复仇》、《困境》。这些小说如果条件有利，我都可以写出来的。好几天以前我给柏林写信索购刚刚问世的《丹麦文柏利兹读本》。这里的消息是：我们15号离开现在的住处，到科尔索去住，因为诺拉在那里找到了一间房子。我希望她愿意将就一个来星期。她就像雷诺兹的报纸常说的那样，怀孕了。乔吉断奶了。我们在寓所吃午饭，晚上在一家饭馆吃正餐。星期天我带诺拉和乔吉去看一出滑稽歌剧《魔鬼簿》。看到最后我非常腻味。这个剧又蠢又没有音乐。演员又没嗓子：只不过是扯着嗓门乱叫而已。乔吉不时地欢叫，他每一次欢叫时我们前面坐的一个白痴便忿忿地转过身来，说声“嘘”。我估计他怕错过会话中的某个宝贵的句子。

最近我读了几卷居·德·莫寻开心，果然十分开心。现在我又捡起了阿纳托尔·法朗士。可是假如我想要真正的美学满足，我必须等到《都柏林人》的原稿再次退还给我安息。我把报纸分了一下，把《独立报》和《邮报》寄给你，别的寄给康奈兰。对了，我们这里的老用人因为我们要走了，今天早晨她不像过去那样来喊我了。原先，她常常在诺拉跟前编派她的女主人：诺拉还送她一件新年礼物。早上她从门口走来走去十来次却不肯敲门。那种愚蠢的做法岂不叫人沮丧？我可以给你再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还是女人。要是你能抽出时间，不妨赶到伦敦把约翰·朗的郎当屁股踢上几分钟好不好？他还没有来回信。西蒙斯一两天前又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问我是否跟马修斯达成协议，一再说一旦书出来，他将尽力关照。我决不忘记把它题献给奥·戈，或者纪念他的母亲。你记不记得我对利奥十三世弥撒后祈祷的戏拟？它刚才浮现在我的心头，叫我忍俊不禁，宝贝，宝宝，爸爸，查理都给我寄了美术明信片祝贺我的生日！！！！明信片全是各种各样的绿色，深深的海绿、灰绿、翡翠绿、白

菜绿等等。这里的学校又有了一个都柏林人教书，名叫克雷格。看长相又是一个马格·瑞安，他煞费苦心要把口音里的累赘掩盖掉，他是从国王镇来的。他说起话来慢悠悠儿的，眼睛盯着地面，好像想好一个字才说出口似的，真叫人心急。我想你已经看到老丘萨克死了。我已经不读《前进报》了，所以给阿尔蒂丰尼附上一段文章。我觉得它太乏味了。请快来信，来长信。关于钱么，我觉得将就着过比多挣容易些。记住现在有三口人。我想有了四口人，情况就会每况愈下，不过……我想我可以从诗集中挣来几个先令。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7年2月1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布里安佐山街51号四楼

亲爱的斯坦尼

昨天我寄给你几份《自报》，上面有阿贝骚乱的比较充分的报道。辩论一定非常有趣。我们的老朋友斯凯夫和狄克·希伊自从1904年10月以来似乎仅仅是围绕自己兜圈子。我怀着惊喜交集的心情读希汉的发言。可是我倒想听听把面带痛苦表情的女士们撵出去的那些话。讲台上的爱尔兰男人是舞台上的爱尔兰男人的气味相投的伙伴。我注意到辛格接二连三地使用“该死的”这个词，而精彩的语句则是“要是梅奥所有的姑娘都穿着内衣站在我面前多好”，神来之笔。叶芝是一个讨厌的白痴：他跟爱尔兰人民不大接触，爱尔兰人民之所以对他感兴趣仅仅因为他是《凯瑟琳伯爵夫人》的作者。辛格则胜他一筹，至少他能挑动他们争吵。有个作

家说到辛格和他的老师左拉（！），所以我想，如果《都柏林人》一问世，他们就会说到我和我的老师辛格。当然这个星期我最想看《新芬报》，约舅妈却没有寄。我早就给你说过，我认为阿贝剧院完蛋了。支持它的是那些正厅前座观众，也就是说，斯蒂芬·格温、×勋爵、格雷戈里夫人等人，因为他们极想消除都柏林生活的单调。至于辛格本人，我不能说三道四。我仅仅读过他的一个剧本《骑马下海人》，它使叶芝首先想到的是希腊人（他们总是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又想到最像莎士比亚的比利时人的早期剧作。辛格是在巴黎叫我读那个剧的。当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而且针对他所使用的戏剧结局写了一篇很长的抨击文章时，他对我的话干脆不予理睬。所以兴许他后来的作品有价值。要是辛格真的了解爱尔兰农民，民族的脊梁骨，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十二分之一的比昂松。科尔姆办不到，拉塞尔和库曾斯也不行。希汉的爱尔兰观点似乎跟其他年轻人略有不同。我估计他在所有的考试中名列前茅，所以能够平等对待教会。整个事件使我不安。我觉得就像一个人呆在家里听见街上的人吵架，听见他熟悉的声音在呐喊，却不能出去看看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事恰好使我“打算要写”的那篇小说——也就是《死者》——黄了。约翰·朗连我的第二封信也没有回。我该怎么办？

眼下我正在读一些古意大利小说家的作品，如塞尔米尼、多尼等等，也读阿纳托尔·法朗士。我奇怪他怎么叫这个名字。《克兰克比尔》当然非常之好，他的别的一些书的某些章节和语句也很精彩。不过我决不能抱怨，因为他启发我写出了《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现在又启发我写另一篇小说《死者》。奇怪的是你从哪儿得到关于这些小说的想法的。又蠢又矮的伍德曼给了我《公寓》，费雷罗给了我《两个浪子》。别的是我自己想到或听到的。眼下有些事情在我的脑海里翻腾，可是冬天是我的禁猎季节。

我盼你今天来信，可是没有。约——舅妈也没有寄报纸来。前天接到爸爸的一封来信，向我要一镑钱，我回了信，重申了我说过的有关查理和另外一个孩子的话，并且说月底以前我什么都寄不了。事实上，我本月钱很少，甚至没有钱。诺拉由于对我们的房间感到腻味，另找一间房子，因此我得付双份房租。星期五我们才换房，所以得付35里拉的新房租。况且，由于听信巴特尔·米歇尔的话，他答应领一个有钱的私人学生，我把学校的课辞了。巴·米大约是10天前来到银行的，问我上一节私人课收费多少，我说2法郎。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露过面，所以我着急得要命。不过，我决定这种借款下个月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我打算给自己留一点自由，既可以读书写作，也可以休息。本月我也收不到学生的学费，由于中间有假日，他到了3月1日才会再次交钱。不过，我有新帽新鞋新汗衫、新袜子和一本丹麦文读本，乔吉也有了一件新外衣、一顶新帽子。我还举行了一次宴会。现在，等你接到此信后，你非得给我寄10克朗不可。我连自己将来的住址都不知道，只听说在科尔索！把短信写在一张又好又硬的便条纸上，把便条夹在里面，按下述地址寄给我：罗马圣克劳迪奥街纳斯特·科尔布暨舒马赫先生转。本周内我将寄给你一张明信片，告诉你我还需要些什么。你说要是事先给你通知，本月你能给20里拉。我也许要30，因为你知道，我没有先见之明，丢掉了学校的差事。我敢说，你对这些信感到厌倦了。我也如此。下个月我将改变计划。所以我想，我可以指望你立即寄给我的10克朗。要是你寄不了，我就把这个计划放弃。我不妨再提一下我的子嗣意外的花销，他非要有一条被单不可，他随随便便就把窗户玻璃和饮具打碎了。

现在我必须把这封信打住，因为我不大舒服。种种烦恼和忙乱总是伤我的脾胃。我本来打算今晚破费1个里拉去看《诸神的黄昏》，可是恐怕在眼下忐忑不安的心情下，要我在顶层楼座里站3个小时是办不到的。立即回信就上述问题谈谈你的意见，出个主意我怎样做才能把稿子从朗

手中要回来。我上一次的法律交道花了我30法郎，可是格兰特·理查兹一个子儿也没花。

吉姆

致斯坦尼洛斯·乔伊斯（明信片）

邮戳1907年2月14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布里安佐山街51号四楼

亲爱的斯坦尼

我预计你今日一早就会接到我的信，希望你立即回音。除非你可以帮助我，我不知道我们将怎样把这个月过完。你借给我多少，我将准时在1号还清，除了我的工资，我还会有40里拉的收入，20来自我的老学生，20来自1号我开始上课的新学生。我去看《诸神的黄昏》了。在顶层楼座里，我旁边有一个老者，身上有一股大蒜味。他说这是一个大型歌剧，它要求极好的嗓子。他曾经在汉堡听过这出戏。他跟我讲了几句英语，诸如很冷，很好，漂亮之类。我前面还有一个人，他说瓦格纳的音乐固然精彩，但仅仅是为德国人写的。它全是理性，没有感情。每次法国号吹响主题，我的大蒜味的朋友就把身子扭过来，自以为是地说：Adesso viene Sigfrido。第三幕时他连打呵欠，最后一场没听完就走了。当布龙希尔德把马带上场时，马由于不会唱，就被撤走了。于是好笑的意大利的双音节词就从楼座的一头飞到另一头。有好多观众跟着歌剧一起唱。散场时，在楼梯上，在街道上，我听见许多人哼着葬礼主题曲的九个音符，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这出歌剧没有什么可以打动我。我以前葬礼进行曲听得多了。只有在齐格弗里德死时，听见他喊“O

sposa sacra”，我的头顶才有所反应。我想总是有少数人真的感到一种对上帝的冲动。

〔未署名〕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7年2月1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布里安佐山街51号四楼

亲爱的斯坦尼，

没有出什么事。我明白阿答应过我，我想回去就可以回去；否则我就不会提前通知了。请把学校的情况讲一讲。我能不能回的里雅斯特并且给私人教课？那样做倒令人心情愉快。我想我已经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你可以想象我的精神状态。谁知道这种情况怎样了结。至于我，我只有一条命。我最近一直觉得这条命在悄悄地从我身上溜走，“就像水从布袋里溜走一样”。科平杰是个“梅里昂广场医生”。辛格是风暴的中心。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干。约翰·朗仍未回信。今天我给他写了一封无礼的信：所以我想我再也不会见到《都柏林人》的原稿了。我想再到的里雅斯特来，不是为了到那儿教学，而是由于有时候我倒想找个机会见见某个比较投脾气的人。我当然喜爱乔吉了。可是我怕（有意思，我刚好写了这字，我对面的两个美国人也大声喊这个字）我怕我的精神小舟撞到了岩石上。我相信我这最后一次疯狂的表演中还有一点清醒的成分。不过我觉得我就是爸爸说的那种情况，我不是一位绅士。不过如同鲁道夫·埃尔伍德所说，那是“扯淡”。不管怎么着，我是一条出水的鱼。我想回的里雅斯特，因为我记得，夏天有几个夜晚我走在街上琢磨我的小说中的一些语句。我刚刚在听美国人议论焦尔达诺·布鲁诺，因为明天这里有一个纪念他的游行。他们似乎知道他的一些情况，可是我讨厌他们的口音。

等接到你的信后我再写长信。眼下我心乱如麻，写不下去。你的coglionato哥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7年3月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罗马，布里安佐山街51号四楼

亲爱的斯坦尼，

为了给你发明信片我或许要把这封信搁置一两次。我还要避开经济细节，至少等到我把闷在心里的另外一件事讲出来再说。不过我不妨说要是我认为阿的许诺不一定可靠，我就很难迈出那一步了。再说，我从你的信里知道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可是抽不出时间。不过咱们还是“赶紧躲开”问题可悲的一面吧。

我已经得到结论，现在大概是我下决心的时候了：我要当一名作家还是当一个耐心的卡曾斯。我预见到我还得干些别的事情，照我目前的这个样子继续下去，肯定意味着我的精神灭亡。几个月来我一点东西都不写了，就连读书也使我感到厌倦。我原来对社会主义和其他东西的兴趣已经离我而去。我在逐渐地往下滑，直到对任何问题都不感兴趣为止。我通过我的同事的眼睛看上帝和他的剧院，这样一来，什么也不使我感到惊奇，什么也不使我感动，什么也不使我感到兴奋，什么也不使我感到讨厌。我原来心里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更加强烈的情绪，它似乎在某个电影机每小时60英里的怜悯中或在某种粗俗的意大利报纸图画前得到满足。不过我还有某些想法，我想给它们赋予形式：不是当作教条，而是当作表现我自己的继续。现在看来，这种表现我在《室内乐集》中已经开始了。这些想法或者本能，或者直觉，或者冲动，也许纯粹是个人的。我不想把自己概括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或者反动派。纪念那个诺拉人的游行的壮观场面过后，我感到冷冷清清。我明白反教权主义的历史也许包含着很多谎言，可是这

样不足以把我赶回来向我的诸神嚎叫。这种麻木不仁的状态应当显示艺术倾向，然而它没有。因为我看一本小书要两个来星期。我用了两天左右的时间才下定决心去看《诸神的黄昏》。我掂量天气的冷暖，距离的长短，拥挤，难受程度等等。最后我去看了，极力要使自己感兴趣，可还是感到相当厌烦。

我相信，毛病与其出在瓦格纳身上，不如出在我身上。不过，与此同时，我不由得纳闷，像这样的音乐跟顶层楼厅里和我在一起的先生们可能会有什么关系呢。对了，行长和他的兄弟似乎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除了谈谈“蓝皮簿”（记债券出账的本子）和“红皮簿”（记债券进账的本子）在什么地方外，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们讨论过任何事情。我一直试着读卡尔杜齐的诗，起因是他是被罗马天主教的仪式搞得体力不支而死的。可是它不仅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反而使我觉得虚假而夸张。我讨厌意大利诗歌。我发现意大利男子缺乏敏锐和阳刚之气。他们一般都很聪明伶俐，但是像吃奶的孩子。说到敏锐，他们的男人没有，他们的女人也没有。后者没有我倒没有多大意见。布鲁诺纪念游行日我站在人群里等着游行队伍出现。那天天色阴暗，又是星期天，我连澡也没有洗。我戴的一顶白色呢帽，在雨季被雨淋得颜色发黄。肖尔茨5克朗的斗篷从我的屁股上吊下来。由于是星期天，我的鞋上积了一星期的灰尘，我也需要刮刮脸。其实，我是个可怕的自由思想的典型。我附近有两个漂亮的年轻姑娘，也就是，人民中的女性。她们照料着一位老太太和一个中年男子。她们个儿挺矮，脸色像榅桲，长一对和善的狗眼睛。其中一个的长项链上有个小装饰，她一个劲地把这东西慢慢地往嘴唇上举，然后搁在那儿，又慢慢地把嘴唇分开，又平静地注视着周围。我瞅着她这样做了好长时间，后来我发现那个小装饰居然是个小手枪！我试图把我的惊奇讲给一两个意大利人听，尽可能清楚地叙述这个事实。他们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也说不出有什么典型性、有什么意义。有一个还告

诉我，许多意大利妇女还戴一个cazzo当装饰，然后他们就尽情地谈论cazzo之类的东西——依我看，要把这个话题讲得妙趣横生，需要极大的才能，要不就需要极大的勇气。早晨我走进银行时，就等人要么宣讲他的cazzo，culo，要么coglioni。这事经常发生在9点差一刻之前。

昨天我收到约翰·朗的来信，信上说他的读者劝他不要印这本书云云。这样《都柏林人》又要栖息到我的书架上了。从同一邮班中我又收到埃尔金·马修斯寄来的《室内乐集》的校样。这是一本薄书，卷首画的是一架打开的钢琴！要不要我把校样寄给你看。我不知道顺序是否合适。我不喜欢这本书，但还是希望它出版，然后挨批去。然而它又是一个年轻人的书。我觉得就像那个样子。我看得出来，它决不是一本爱情诗集。不过其中有些诗挺不错，完全可以配上曲子。我希望有人愿意这么做。也就是懂我喜欢的那种古老的英国乐曲的人。此外，这些诗不矫揉造作，还有一定的优美。我要自己留一本，（趁我还记得）我要在每一页的天头上写一个地址或一条街道，这样一来，当我打开书时，我就能重游我写这些不同的诗歌的旧地了。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没有写到阿贝街骚乱。

我下个月不是15号就是30号离开此地，去向未定。我已向意大利和法国各地的各种代理处写了信、登了广告。不过如有可能，我倒喜欢离开意大利。我嘲笑了埃格林顿和他的蛋糕，不过恐怕我把自己的几乎全吃光了：到这个时候，只有他的肯定有点陈了。我倒想住在一个可以悠闲地写作和思考的温暖的海滨城镇里。马赛不是个观光的地方，而是一个的里雅斯特那样的港口，我之所以选择它，因为去那里便宜，气候爽快宜人，生活肯定比罗马便宜。此外，那里的意大利人聚居区有100000人。我讨厌办公室工作。我倒宁肯在一个港口的货运处工作，因为可以出出进进。我毕竟还有一定价值，即便从商业角度看，也是如此。我精通三

种语言，另外两种语言也过得去。在格林厄姆和桑吉纳蒂以及罗马这里我已经有了“经验”，我已经给《双周评论》、《星期六评论》、《言者》等报刊写过文章。

今天我把一份诗集校样寄给你，你看看顺序是否正确。另一份我已经校完寄回去了。我应了几家广告，希望能够找个可能有心思继续从事写作的职位。我觉得还是在这一行里试试，兴许它会给我带来一些钱。至于诺拉和乔吉，我好像容易言过其实。我想还没有到饿肚子的程度。你似乎想象着我应当定居下来，在这里干一番事业，开始一月250法郎，20年后一个月450法郎，具有同那种事业相关的一切，住宅，仆人，子女上学，小小的银行存款，对我身上的一切感到敬畏。这是我应当干的，不过我十分怀疑，我是否愿意这样干。咱们走着瞧吧。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很难使我感到惊奇。我把《室内乐集》里的几首诗改了一下，也就是说允许后来的我的自我干扰音乐，也许对诗有所改进，万应解毒剂那首诗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这些诗不值得一谈，我也开始觉得那些小说也不值一谈了。

〔未署名〕

致玛格丽特·乔伊斯

1908年12月8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圣长泰里纳街1号一楼

亲爱的宝宝

多谢你把乐曲转来。我已经看过你给斯坦尼的信，现附上他的回信。我

有一个主意，你要告诉我你是否喜欢。明年夏天我要斯坦尼负责把乔吉交给你们，在你们那儿呆6个来星期，要是你认为这个建议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的话。无论他还是斯坦尼都不会构成负担，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安排这件事的话）我们将负担所有的旅费和在你们那儿的食宿费。也许他可以在你们家里造成良好的影响，我想你们大家都会高兴跟他认识的。他大概可以在7月底走，估计在8月底或9月初回到的里雅斯特。要是你喜欢这个主意，认为它可能有好处，我将亲自给爸爸写信。

我想，你会认为像我迄今出过的其他所有主意一样，这是个轻率的主意，可是如果你绕着它走上一刻钟，从四面八方观察一下，它就显得挺正确了。

要是那样做将会使你们大家高高兴兴充满爱心的话，我很乐意把他送来。我给他讲我要走了，他一直拉拢楼上的所有人要一个到“都柏林诺”去给他装衣服的旅行包。

谢谢你，我感到风湿病好了一些，现在我与其像大写字母Z，不如说更像大写字母S。希望你接到这封信时跟我现在发信时情况相同，感谢上帝，亲爱的妹妹，最疼爱你的哥哥

吉姆

致G·莫利纽克斯·帕默

1909年7月19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的里雅斯特，温琴佐·斯库萨街8号

亲爱的帕默先生：

你的另外三首歌已经收到，感谢之至，未及时复信，恳请原谅。我忙于一次音乐会的排练，因为我必须参加《歌手》中的五重唱。你是否理解人们对这出歌剧的一片痴心？我认为它是矫揉造作的东西。

第二次的三支歌比第一次的五支更中我的意。第一支歌的曲子非常优美，效果在第三支歌里仍然奇妙地持续下来。对“继续弹，无形的竖琴等”的传达出神入化，紧紧追随着诗的变化。凡是看过你的乐曲的人都认为它不同凡响。

本周我打算去爱尔兰，将设法让你的歌引起都柏林某人的注意，也许可以出版。假如你8月份恰巧在爱尔兰，我将很高兴见到你。我的住址是：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再也不可能写诗了，除非脑海里出现了预见不到的情况。我已经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名叫《都柏林人》，正在跟一个出版商洽谈出版事宜。除此而外，我正在写一部长篇《青年艺术家画像》，现在已经搞了6年了。等（或者说“假如”更为妥当）哪一种问世时，我一定会奉赠一本的。

我希望你最终会给《室内乐集》的所有的诗配上曲子。当初我写它时，的确有过这种想法。这本书其实是一组歌，假如我是个音乐家，我想我自己会给它们配曲的。主题歌是第十四首，随后旋律下降，直到第三十四首，它实质上是该书的结尾，第三十五首和第三十六首是尾声，正如第一首和第三首是序曲一样。顺致亲切的问候

詹姆斯·乔伊斯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明信片）

邮戳1909年7月2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今晚我们平安到达。

在国王镇码头上首先看见的就是戈格蒂的肥大的脊背，可是我躲开了他。

大家见到乔吉非常高兴，爸爸尤其如此。

给哪一个姑娘写封信，告诉她如何带他。

向卢恰顺表爱心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9年8月4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亲爱的斯坦尼，

关于堂·卡洛斯的那篇文章没有插进去。

斯凯芬顿先生和夫人碰见了我，邀我到他们家去，我没有去。

拉塞尔和麦吉在街上撞见我，非常亲热。我去看柯伦，发现他面目狰狞，给人一种不太友好的印象。凯特尔在国内。我已经写信给他，要他安排一次会见。已拿到中级委员会的名单，到时候将提出申请。

蒙塞尔公司＝乔·罗伯茨和蒙塞尔·霍恩。据我了解，罗伯茨是法人，霍恩则是一个毫无风趣感的牛津毕业生。我去见霍恩，他却在贝尔法斯特。我在街上碰到了罗伯茨，请他喝了一杯（我喝的是锂盐），先笼络笼络他。他自命不凡得厉害。我下个星期一准备会见他们俩，好了解他们的裁定。

已经给《邓氏评论》格拉斯哥分社写了信，但没有接到回信。百世特不在，卡曾斯也不在。以下是一些人对我的外表的印象。

约舅妈——孩子气全没有了

科斯格雷夫——身体好极了

埃格林顿——看上去很像传教士

戈格蒂——杰稣，老兄呀，你害痨病了

奥利里·柯蒂斯——成熟多了

希汉——很瘦

艾琳——样子很像个外国人

吉奥勒——你看样子有35岁

斯凯夫夫人——一点没有变

斯凯夫——有点冷漠

大家——忧郁

拉塞尔——像个商人

戈格蒂在梅里昂广场碰见了我。我从他身旁走过去。他把我追上，抓住我的胳膊，长篇大论了一通，非常狼狈。他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他一让我进去就东拉西扯说个没完。无论他说什么，我只是说，“你有你的生活。让我过我的生活好了”〔。〕他请我坐他的汽车到恩尼斯凯里去跟他和他夫人一起吃午饭。我谢绝了。我心平气和，头脑冷静。他请我喝格罗格酒，葡萄酒，咖啡，茶，可是我什么都没喝。最后他红着脸说：“嘿，看来你真的要我下地狱遭天罚了。”我说：“我对你没有恶意。我相信你的某些善意。6年前的你和我都已经死了。可是我必须按我的感受写作。”他说：“只要是文学，我一点也不在乎你怎么说我。”我说：“此话当真？”他说：“当真。向杰稣发誓。现在你起码总愿意跟我握握手吧？”我说：“既然有了这话，我愿意。”

伯恩我没见着。

阿瑟·西蒙斯患了全麻。

据说辛格患了梅毒，好可怜。

叫诺拉给我写信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6年8月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诺拉

我不去戈尔韦了，乔吉也不去。

我准备放弃我专门来办的事情，我本来希望它会改善我的地位。

我一直坦率地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你。你对我却不是这样。

过去我常常在梅里昂广场的角落里与你相会，跟你出去，在黑暗中感到你的手在摸我，听你的声音（啊，诺拉！我再也不会听到那种音乐了，因为我再也不会相信了），我隔一个晚上和你约会一次，就在这个时候，你却在博物馆外面经常与我的一个朋友约会，你跟他沿着同样的街道走，沿着运河往下走，经过“里面有上层人物”的住宅，再走向多德河岸。你跟他站在一起：他用胳膊搂住你的腰，你把脸抬起来亲他。你们在一起还会干什么呢？下个晚上，你却跟我相会！

我仅仅是在一个小时前从他嘴里听到这消息的。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悲哀和屈辱的泪水。我的心充满了痛苦和绝望。我除了你的脸什么也看不见，因为它那时候正在抬起来迎向另一个人的脸。啊，诺拉，可怜我现在受的苦吧。我会一连哭好几天的。我对我爱过的那张脸的信仰被打碎了。啊，诺拉，诺拉，可怜可怜我那可怜倒霉的爱吧。我无法用任何亲爱的称呼来呼唤你，因为今晚我已经知道我一度相信的惟一的人对我不忠。

啊，诺拉，难道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

来信吧，诺拉，看在我死去的爱的分上。回忆在折磨着我。

来信吧，诺拉，我只爱过你一个：你却粉碎了我对你的信仰。

啊，诺拉，我十分难过，我在为我可怜不幸的爱痛哭。

写信来，诺拉。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8月7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丰特努瓦街44号

现在是早晨6点半，我在凄凉地写信。一夜几乎没有合眼。

乔吉是不是我的儿子？我跟你在苏黎世睡觉的第一个晚上是10月11日，他是7月27日出生的。中间相隔9个月16天。我记得那天夜里很少有血。你来到我身边以前是不是有人操过你？你给我说过你在那个饭店干活时一个名叫霍罗汉的绅士（当然是一个好天主教徒了，因为他定期做他的复活节礼拜）要操你，使用他所谓的“避孕套〔〕”。他干成了吗？还是你仅仅让他用手把你摸摸揣揣？

告诉我。你在多德河附近的地里（我不在那里的那些夜晚）跟另外那个人（我的一个“朋友”）在一起时，你们是不是躺下亲吻的？你是不是像你在黑暗中摸我那样摸他，你是不是像问我那样问他，“这是什么，亲爱的？”有一天我在都柏林街上荡来荡去，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这些话，我把它一遍又一遍地向我自己说，并静静地站着，以便把我的爱的声音听得更清楚。

现在我的爱怎么啦？我怎么能把那张插在我们嘴唇之间的脸推开呢？每隔一个晚上在同样一些街道上！

我一直是个傻瓜。我想着你一贯只委身于我，结果你却把你的身子让我和另一个人分享。在都柏林这里传言说我把别人吃过的剩饭捡了起来。

也许他们看见我领着“我的”儿子招摇过市时，不由得哑然失笑。

啊，诺拉！诺拉！诺拉！我现在向我过去爱过的姑娘讲话，她有红棕色的头发，向我怡然自得地走过来，把我轻而易举地拉入她的怀抱，让我当了一个男人。

一旦斯坦尼把钱寄来，我立即动身上的里雅斯特，然后我们就可以安排最佳方案了。

啊，诺拉，我还有希望获得幸福吗？还是我的生活就要破裂？他们在这里说我患了痨症。要是我能够忘掉我的书、我的孩子，忘记我爱过的姑娘对我虚与委蛇，只记得我用自己幼稚的爱的眼睛所看见的她，那我就心甘情愿地离开人世。我感到多么苍老多么悲惨啊！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1909年8月8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亲爱的斯坦尼

我这里的事结束了。你把钱一凑齐，就立即寄来，以便我可以尽快离开不致耽搁。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8月1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亲爱的

你没有写信，我如坐针毡。你是不是病了？

我把这件事向一个老朋友伯恩谈起，他真够朋友，完全站在你一边，说这全是“弥天大谎”。

我真没有出息！可是从此以后我将不辜负你的爱，最亲爱的。

今天我寄给你三大袋带壳的可可。告诉我你是否平安收到。

我妹妹宝宝明天走。

今天我签了《都柏林人》的出版合同。

我没有给斯坦尼写信，请他原谅。

我甜美高尚的诺拉，我求你饶恕我卑鄙的行为，可是他们把我气疯了，宝贝，他们狼狈为奸。我们要挫败他们可鄙的阴谋，亲爱的。亲爱的，饶恕我，好不好？

只说一个字，最亲爱的，一个否认的字，啊，我就会喜不自胜！

你身体好吗，我的宝贝？你不会烦恼吧？别看我写的那些可恶的信了。当时我恼羞成怒脑子发昏了。

我现在必须一路走到总邮局去发这封信，因为这里的邮件已经走了：现

在是半夜1点多。

晚安，“我的宝贝”！

我相信，男人都不值女人爱。

我的宝贝，饶恕我。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只要想到你和那个无耻的贱坯我就七窍生烟，

诺拉宝贝，我向你赔礼道歉。再把我搂进你的怀里。使我配得上你。

我要战而胜之，到时候你会站在我一边。

晚安：“我最亲爱的”“我的宝贝”。现在一种完整的生活正向我们敞开。有了一段痛苦的经历我们的爱就会更加甜蜜。

把你的双唇给我，我的爱。

“现在我的吻会把和平

与安静赋予你的心。

现在继续睡吧，伴着和平，

啊，你这不安的心”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8月2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亲爱的小诺拉

我想你是爱我的，难道不是吗？我喜欢想起你读我的诗（尽管把它们搞清楚花了你5年的工夫）。写它们的时候我是个孤僻的小男孩，晚上一个人四处乱转，想着有朝一日一个姑娘会爱上我。可是我从来都无法跟我经常在各家碰见的姑娘们说话。她们的虚假派头立即让我把话噎回去了。后来，你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不是我日夜梦想并写诗讴歌的那种姑娘，现在你觉得那些诗是那样令人迷醉。她也许是（按我想象中对她的看法）这样一种姑娘：她被以前世世代代的文化塑造成了一种奇异庄重的美，是我为之写诸如《温柔的女士》或者《你向夜壳偎依》这一类诗的女人。可是后来，我看到你灵魂的美使我诗歌的美黯然失色。你身上有些品质比我写进诗里的任何东西都要高尚。因此，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本诗集是献给你的。它保持着我青春的渴望，而你，宝贝，正是那种渴望的实现。

我是不是一直对你冷酷无情呢？有一种无情至少我不曾犯过。我没有扼杀你丰富的天性中温暖的激动人心赋予生命的爱。最亲爱的，现在窥视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告诉我尽管在我身旁生活，你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心在变硬变老。是啊，现在你能够感受到比以往更深沉更细微的东西。我的小诺拉，告诉我，我与你结为伴侣对你来说是件好事，那我就会无所顾忌地告诉你你陪伴我对我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珍珠，什么是蛋白石？在那些温馨的夏天的夜晚你第一次从容不迫地向我走来时，我的灵魂很美，但却是一粒珍珠的那种苍白冷静的美。你的爱贯通我的全身，现在我感到我的心灵就像一粒蛋白石，也就是说，充满了奇特飘逸的色彩，充满了温暖的光，急速的

影，充满了突变的音乐。

诺拉宝贝，我焦躁不安，我怎样才能凑足钱把伊娃带来，还有我自己的路费，我还要去戈尔韦看你们家的人。今天我给你母亲写了信，其实我并不想去。他们会说起你，说起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怕看到你小时候的照片，因为我会想起“那时候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当她早上慢悠悠儿地来做弥撒时，有时候她长时间地瞥视路上的某个男孩。看的是别人，而不是我”。

我的宝贝，我要求你对我耐心一点。我对过去怀有一种荒唐的嫉妒心理。

高兴起来吧，我心地单纯的诺拉，等我回来。叫斯坦尼把钱多寄一些，寄快些，我们好早些见面。你记不记得那一天，我漫不经心地问：“今晚我在什么地方见你？”你不假思索地说：“你在什么地方见我，对吗？我想你会在床上见我。”

Magari！magari！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09年8月2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亲爱的斯坦尼

跟蒙塞尔的合同昨天在印花税务局贴了印花税票，书可能在3月份出。

净价是3先令6。等其他证件一来我就要申请主考职位。凯特尔对我最为友好，可是我没有接到去希伊家的邀请，尽管他们一定知道我在都柏林。新的国立大学将没有意大利文教授职位，只有一个“商业意大利语”讲师职位！只要求每周晚上讲几次课，年薪100镑。我可以得到这个职位，可是真要接受它就失之轻率了。我给辛格的弟弟写了信，想知道那出戏的确切情况。我也到阿贝剧院去了，他们让我看了用过的行头，还准备把基因的乐曲给我。经理给我留了首场《布兰科·波斯纳特》的座位。我已经印了名片。上面印有“的里雅斯特学校教授”，明天我要去见中部铁路公司的经理。我就说我在意大利报界工作，正准备写一系列有关爱尔兰的文章，想要一张去戈尔韦的乘车证。宝宝昨天去了吉尔凯尼，要等到她去新西兰时才能见到她。我给诺拉寄了一英石带壳的可可。把税款交了，它不会有多高，务必让诺拉每天早晚都吃。凯特尔跟玛丽·希伊定于9月8日结婚。凯瑟琳要和克鲁斯·奥布里安结婚。斯凯芬顿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儿子。卡鲁索昨天在这里唱歌。无论《爱尔兰时报》、《快报》还是《邮报》都不让我采访他，尽管在科林斯俱乐部的宴会上他用意大利语祝酒，他的答谢祝酒词叫人翻译出来。一个意大利歌剧团正在这里演出（去年秋天《清教徒》中的艾达·贡扎加就在里面〔）〕，可是我心烦意乱没有心思去听。我把这个可悲的讹诈故事讲给伯恩听，他的意思是戈格蒂和另外一个人狼狈为奸。在这件事上他真够朋友。他说另外那个人的价值就是半克朗。我非常欣赏他的态度。我想他自己也坠入了情网。

不过——我们也要把它像风湿病一样消灭掉。伊娃必须跟我一起回来。这就意味着将给我家带来欢乐，而且诺拉也盼着她来。就靠你尽力筹划了，我们将会过一个美好的冬天。

诺拉来信夸你对她关怀备至，措词热情。想办法让她高兴起来，我们会

把事情理顺的。多谢：要是这就是这些醉鬼的目的，他们刚好事与愿违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8月2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亲爱的

我多么讨厌、讨厌、讨厌都柏林啊！它是失败的城，仇视的城，痛苦的城。我巴不得离开它。

我总是想你。我晚上上床睡觉成了一种苦刑。在这一页信上我不想写充满我心头的东西，那疯狂的渴望。我看见你千姿百态，有时怪诞，有时下作，有时贞洁，有时慵懒。等我们相会时，最亲爱的，把你一切的一切都交给我吧。把那神圣的、对别人保密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吧。我要成为你肉体与灵魂的主宰。

有一封信我不敢先写，可是我每天都希望你会给我写。一封只有我的眼睛能看的信。也许你会写给我的，也许它会平息我欲火的煎熬。

现在什么能够把我们隔开呢？我们已经遭受过苦难，经受过考验。羞耻或胆怯的层层面纱，似乎已经从我们身上落下。难道我们不想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那些正在等待我们的幸福的时光吗？

最亲爱的，为我装扮你的身体吧。我们相会时一定要美丽，快乐，可爱，撩拨人心，充满回忆，满怀渴望。你还记得我在《死者》中说到你

的身体时用的三个形容词吧。它们是："音乐般的、奇异而芳香"。

我的妒火仍然闷在心里。你对我的爱必须猛烈异常才能使我完全忘却。

诺拉，永远不要让我失去现在我对你的爱。如果我们能这样白头到老，我们应当是多么幸福啊。让我爱你吧，诺拉。不要扼杀我的爱。

我要带给你一件小礼物。这全是我自己的主意，叫人按我的意思制作好可真把人搞得焦头烂额。可是它总会叫你想起这段时光。

给我来信吧，最亲爱的，想着我。

对于我们面前的所有的快乐时光来说，十天半月算得了什么呢！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插图信卡）

1909年8月2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戈尔韦，保龄草坪4号

我亲爱的出走的小诺拉

我是坐在你母亲家的厨桌旁写这封信的！！在这里我整天都在跟她谈话，我明白她是我的宝贝的母亲，所以我非常喜欢她。她给我唱了《奥赫里姆的姑娘》，可是她不喜欢给我唱情人交换信物的最后一节。我将在戈尔韦过夜。

我亲爱的人儿，人生是多么奇怪？想一想我竟然在这里！我到奥古斯丁街你跟你外婆住过的房子周围转了一圈，明日一早我要去参观一下，假

装我想买它，以便看看你曾经睡过的房间。

我向他们要过你小时候的照片，可是他们没有。

宝贝，谁说来年你我不会双双到这里来呢。你会把我领上到处逛逛，你童年的形象会再次净化我的生活。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8月3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的宝贝

现在快凌晨两点了。我的手冷得发抖，因为我刚刚出去从一个聚会上把我的妹妹们接回了家：现在我必须走到总邮局去。可是我不想让我的爱早上没有信看。

我特意为你做的那件装饰品现在稳稳当当地装在我的口袋里。我要给每个人都看一看，好让他们知道我爱你，诺拉宝贝，想你，宝贝，想对你表示敬意。

一小时前我在唱你们的歌《奥赫里姆的姑娘》。当我唱起那支迷人的曲子时，泪水充满了我的双眼，声音激动得直打颤。能从你可怜慈爱的母亲那里学到这支歌，来一趟爱尔兰也值——我非常喜爱你的母亲，诺拉宝贝。

最亲爱的诺拉，也许只有在艺术中你我会为我们自己的爱找到一种安慰。我真希望你周围全是艺术中优美高尚的东西。正如你说，你不是一个可怜的未受过教育的姑娘。你是我的新娘，宝贝，我今生能够给你的一切欢乐我都希望给你。

诺拉宝贝，让我们的爱像现在一样永无终了。你现在理解你那奇怪的有罪过的任性的嫉妒心强的爱人了，对吧，最亲爱的？你会想办法使他在恍惚不定的情绪中稳住，对吧，最亲爱的？他爱你，永远相信这一点。除了你，他对任何人决没有一丝一毫的爱意。在他的生活中打开一个深渊的正是你。

现在言谈中的每一句粗话都使我生气，因为我觉得它会使你生气。当我追求你时（你当时只有19岁，宝贝，我是多么喜欢想到那件事啊！）情况也一样。圣母在我童年时的形象就是你在我青年时的形象。

啊，我甜蜜的爱，告诉我你现在对我满意了。你赞扬我的一句话就会使我心里充满喜悦，一种温柔的玫瑰般的喜悦。

我们的孩子（我同样地爱他们）决不可妨碍我们。如果他们生性善良而高尚，那是因为我们的缘故，亲爱的。我们相会了，肉体与灵魂毫无保留地高尚地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孩子就是我们肉体的果实。

晚安，我最亲爱的姑娘，我的小戈尔韦新娘，我的爱尔兰温柔的爱。

现在我多么喜欢在你睡着时叫你大吃一惊！有一个地方我喜欢吻你，一个奇怪的地方，诺拉，不在嘴唇上，诺拉。你知道在哪里吗？

晚安，亲爱的！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9月〕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亲爱的诺拉

今天没有你的来信，但愿你没有把信写到戈尔韦去。我忘了告诉你这一点。

由于做我给你讲过的那件事，我陷入一种狼狈虚弱的可怜境地。今天早晨一醒来，就想起昨天夜里写给你的那封信，我对自己感到厌恶。不过如果你把所有的信从头看起，你就可以大致了解我对你所怀的感情。

我的假期没有一天是过得愉快的。你母亲说我动不动就唉声叹气，这样做会伤我的心。我想这对我肯定有害。

我希望你每天服用那种可可，这样就会稍微胖一点儿。我想你知道为什么我希望那样做。

我对你，对我自己、对归程和伊娃担心得要命。我希望斯坦尼为了我们俩会把钱给我寄够。

都柏林是个讨厌的城市，那里的人我最憎恶了。我什么都吃不下，我烦躁透顶了。

这种该死的情况何时才能完结？什么时候我才会起步？我的脑子空空如也。今晚我什么也给你写不成了。

诺拉，我“真正的爱”，你必须拉我一把。你为什么允许我沦入这种境地？最亲爱的，我有罪，干了傻事你愿意接纳我吗，你愿意庇护我免受苦难吗？要是你不，我觉得我的生命就要粉碎了。今晚我有一个比通常更疯狂的想法。我觉得我想挨你的鞭挞。我想看见你气得双眼冒火。

我不知道我身上是否有某种疯狂。还是爱就是疯狂？一会儿我看见你像个处女或圣母，一会儿我又看见你厚颜无耻、半裸着身子淫邪无度！你到底是怎么想我的呢？你憎恶我吗？

我记得在普拉的第一个晚上，正在狂乱的拥抱中你用了一个字。那是个挑逗性的字，招引性的字，我看见你的脸在我的上面（那一夜你就在我上面）你喃喃地说那个字。你的眼睛里也有股疯狂，至于我呢，即便随后地狱在等待我，我也无法从你身下缩回去。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一会儿高洁得像天上的星星，一会儿下流得像最下流的坏蛋？

我极其相信一个单纯体面的灵魂的力量。你就是那力量，难道不是吗，诺拉？

我要你对你自己说：吉姆，我所爱的可怜虫，要回来了。他是个可怜软弱好冲动的男人，他求我卫护他，使他强壮。

我给别人的是我的骄傲和快乐。给你的却是我的罪过、愚蠢、软弱和悲伤。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9月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真正的爱

我写这封信时给你的礼物就放在桌子上我的面前，准备好了。现在我把它给你描写一番。这是一个棕色皮子做的扁平的方盒子，有两条窄窄的金边。你一按弹簧，盒子就开了，盒子里层垫的是橙色软缎。盒子中间放着一张方方的小卡片，卡片上用金粉写着“诺拉”这个名字，名字下面是日期1904-1909。卡片下面才是装饰品。有五个骰子似的小方块（每一个代表我们离家5年中的1年），是用一百多年前的淡黄色象牙做的。这些小方块都钻通了，串在一条细细的金链上，链子的环节就像小小的安全别针，这样全部串在一起就是一条项链，搭扣在后面中间的骰子旁边。在前面链子的中间，并且构成链子一部分（不是像钟摆那样吊下来）的是一块小牌子，也是用淡黄色象牙做成的，也像骰子那样钻通了，大小跟一个小多米诺骨牌差不多。牌子两面都有铭文，字是镌刻上去的。字母本身是从一本老字体书中选的，是14世纪的风格，非常美丽，装饰讲究。牌子的正面刻着三个字，上面两个，下面一个，牌子背面刻着四个字，上面两个，下面两个。铭文（两面连起来读）是我诗集中早期写的一首歌里的最后一行，这首歌也已经配上了曲，因此这一行中的三个字刻在牌子正面，四个刻在牌子背面。牌子正面的字是“爱即苦”，背面是“爱人一走”。五个骰子的意思是5年的考验和误会，把链子连在一起的牌子倾诉了我们所感到的离奇的悲伤和我们分开时的痛苦。

这就是我的礼物，诺拉。我构思了好久好久，每一部分都是按我的爱好监制的。

救救我，我真正的爱！把我从世界的邪恶和我自己的心的邪恶中拯救出

来！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9月5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最亲爱的姑娘

明天夜里（星期二）要是我收到电汇，我希望同伊娃和乔吉离开这里。

我现在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我的宝贝。我的好朋友凯特尔定于星期三结婚，今天晚上我和他交谈了4个小时。他是我在爱尔兰最要好的朋友，我想，他在这里给我帮了大忙。他和他的夫人在度蜜月期间要来的里雅斯特过一两天，我敢肯定，我的宝贝，你会帮助我热烈欢迎他们的。把房子收拾好，千万不要把钢琴撤掉，你的衣着一定要得体。叫木匠把那张桌子和几个凳子送来。他是个心肠非常好的人，我肯定你会喜欢他夫人的。不幸的是我没有钱给他们送件礼物。可是我会从伦敦寄一本《室内乐集》。告诉斯坦尼，把书交给我的装订工，把它装订得跟给肖特的那本一模一样，而且立即操办，好在他们到来时准备就绪。我们尽力以最好的方式款待他们，我相信我的热心肠的姑娘会乐意给两个一起步入生活大门的人助兴的。你说是吗，最亲爱的？

现在说我们自己。我的宝贝，今晚我住在格雷沙姆饭店，被介绍给二十来个人，而且给他们大家说的都是老一套：我将来会成为我国的伟大作家。我周围的喧嚣和奉承很难使我动心。我想我听见我的祖国在召唤

我，或者她把期待的目光转向我。可是，我的爱，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我想到一个人，她把我像一块卵石一样捏在手里，从她的爱里，在她的陪伴中，我还得以了解生活的奥秘。我想到了你，最亲爱的，对我来说你比整个世界更重要。

指引我吧，我的圣徒，我的天使。引导我前进。我相信，我作品中的一切高尚、典雅、深沉、真实、动人的东西都是从你那儿来的。啊，把我带进你那灵魂的灵魂中去，我才会真正成为我的民族的诗人。我写作时，诺拉，我感到了这一点。我的身体会很快渗入你的身体，但愿我的灵魂也会这样！啊，但愿我能像你的血肉所生的孩子那样安卧在你的子宫里，由你的血液喂养，睡在你身体的温暖隐秘的幽暗之中！

我神圣的爱，我的宝贝诺拉，会不会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我们生命的天堂？

啊，我多么渴望感受你我的身体融合在一起，多么渴望你叫我吻得眩晕眩晕眩晕！

晚安，晚安，晚安！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9月5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沉默的小诺拉

好多好多天过去了，你一封信也没有来，不过我估计你认为我早就离开了。我们明天夜里动身。我希望到本周末或者到星期天我们就会团聚。

我的诺拉宝贝，我要你把我给你的所有的信通读一遍。有些信丑恶、淫秽、野蛮，有些信纯洁、神圣、富有灵气：总而言之，都是我自己。我想你现在明白我对你的感情了吧。你再也不会跟我争吵了，是吧，亲爱的？你要使我的爱永葆生机。今晚我累了，我最亲爱的，我想在你的怀里睡觉，不给你做任何事，只是在你的怀里睡觉，睡觉。

什么假日呀！我一点都不开心。我心事重重，神经紧张。我回到你身边你会照料我吗？

我希望你每天服用那些可可，我希望你那小小的身子（或者毋宁说是某些部位）变得丰满一点。此刻我想到你那小姑娘似的乳房就忍俊不禁，大笑起来。你是个荒诞无稽的人儿，诺拉！要记住你现在24了，你的大孩子都4岁了。该死，诺拉，你必须做到名副其实，再不要当那古怪的戈尔韦小姑娘了，而要变成一个成熟快乐可爱的女人。

可是我一想起你那瘦削的肩膀，小姑娘似的四肢，我的心就充满了柔情。你是个大捣蛋鬼！你把两腿间的毛剪掉为的是看上去像个姑娘？我希望你穿黑色内衣。我希望你能琢磨怎样才能讨我喜欢，怎样才能煽起我对你的欲火。这样，最亲爱的，你就会，我们就会快乐，我觉得。

归程将是多么漫长，可是我们的第一次亲吻又是多么辉煌啊。你看见我时，不要哭，亲爱的。我要看见你的眼睛美丽闪光。我不知道，你首先要对我说些什么话？

“我们美丽的的里雅斯特！”我常常气恼地这么说，可是今晚我觉得这话不假。我渴望看见火车经过米拉马尔时沿岸闪烁的灯火。诺拉，它毕竟

是庇护我们的城市。我在罗马干过傻事后，回到那里后身心交瘁，不名一文，现在经过这次离别后又回来了。

你爱我，难道不是吗？你现在会把我搂进怀抱庇护我，也许还会怜悯我的罪过和愚蠢，会像引导一个孩子那样引导我。

我要在那甜蜜的怀抱里安身

（啊，它多么甜蜜，多么美丽！）

在那里，我不可能遇到狂风。

因为有悲哀严酷的遭遇

我要在那甜蜜的怀抱里安身。

我要永远留在那颗心中

（啊，我轻轻地敲，轻轻地向她求乞！）

在那里只有和平才是我的本分。

但愿严酷的遭遇反而更加甜蜜

这样，我就永远留在那颗心中。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9月7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最亲爱的

明天夜里我们动身。在这最后的时刻我已经把一切安排停当，伊娃要来。为我们做好准备。

我竭力回忆你的面庞，可是只能看见你的眼睛。当我来时要看见你风致韵绝。现在你有没有好看的衣服？你的头发光彩照人，还是夹杂着煤渣？在你这个年纪，你没有权利显得难看邋遢，我希望现在你对我的祝贺就是健美。

我成天兴奋不已。爱真是个讨厌鬼，尤其在欲火攻心的时候。想到此刻你在欧洲的另一头躺着等我，而我却在这里，真是被撩拨得心痒难熬。眼下我的心情不好。

让我谈谈给你的礼物。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主意？或者你认为它像我这个人一样疯？你母亲或妹妹给你写信说我了吗？我倒想她们是喜欢我的。我多么傻，尽问一些你来不及回答的问题！

把那架钢琴留着，给伊娃和乔吉找一张折叠床。我们到达的时候一定要有热饭，无论是正餐、晚餐还是早餐。你会准备的，是吧？你会使我感到我的脚一踏进家门，我就事事顺心。别先讲我们欠债的事。宝贝，我要你尽量对我好，由于我一直忧心忡忡，所以神经紧张得要命，的确非常非常紧张。当我第一眼瞧见你时那将是多么奇怪啊！想着你在那里等啊等，等我回来！

我希望你会喜欢我妹妹伊娃。人们说带一个妹妹进家门不是个明智做法，可是这是你叫我带的，亲爱的。我肯定，你会对她好的，我的好心肠的小诺拉。也许两年以后你妹妹迪丽会来，在我们这儿呆几个月的。

我的宝贝，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告诉你，我在每个晚上干别的事情时抽空告诉你。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时刻呀，亲爱的！一时的疯狂或者天堂。我知道我在理智持续的时候丧失了理智。起初你是多么冰冷啊，诺拉，你记得吗？你是一个奇怪的小人儿，有时候你真的又非常热烈。

我回去时要露出一点有钱的派头。你在一个漂亮的小杯子里给我冲一杯漂亮的清咖啡好吗？问问那个流鼻涕的姑娘格罗博克尼克怎么个弄法。做一份好色拉，好吧？还有一件事，不要把葱头大蒜带进家。你会认为我打算要一个孩子。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是如坐针毡，兴奋不已。

我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小诺拉，今晚再见了。我每天晚上都给你写信。我不是太坏：我要把礼物带给你。啊，主，我是多么兴奋呀！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电报）

1909年9月1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米兰

Domattina otto Pennilesse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明信片）

1909年10月2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

〔无称呼〕

今天抵达这里，晚上动身去伦敦。叫斯坦尼去拜访韦内齐亚尼街2号二楼的拉泽尔，我给他写信说在我离开时我弟弟可以上课。赶紧去赶火车，怕误车。别发愁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0月25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可怜寂寞的小诺拉

多少天过去了没有写信，只是因为就在我离开的里雅斯特的前几分钟你管我叫笨蛋，原因是我忙了一整天后回家晚了点。可是现在我替你难过。诺拉，请再不要对我说这种话了。你知道我爱你。自从我来了以后尽管一直很忙，我却成天想着我能给你带些什么礼物。我要想办法给你买一套挺帅的貂皮衣服、帽子、披肩和手筒。你喜欢不喜欢？

我觉得在这里时光全浪费在平凡的都柏林人中间了，我憎恨他们，鄙视他们。我惟一的安慰就是一有机会就向我的妹妹们说你，就像我过去向你妹妹迪丽说你一样。我们分别真是太残酷了。你现在还想起你的象牙项链上的那些字吗？这一次我的心里总有你的三个清晰的形象。首先，我刚到的瞬间看到的你。我看见你站在走廊里穿着灰连衣裙，蓝衬衣，

看上去年轻，像个姑娘，听见你奇怪地喊着欢迎。其次，我看见你那天夜里向我走来，我在床上睡着，你的头发披开，蓝色的丝带扎着你的宽内衣。最后，我看见你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我刚向你说过再见，你伤心地把头侧过去，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无可奈何的态度。

你这可爱的奇怪的小姑娘！你还写信问我是否对你感到厌倦！最亲爱的，要是你再有礼貌一点，我永远也不会对你感到厌倦〔。〕这一次我不能那样频繁地写信，因为我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别发愁，宝贝。如果你发愁，你就会毁掉我做任何事情的机会。这事一完，我希望我们将有许多许多许多年漫长幸福的团聚。

我亲爱诚实善良的小诺拉，写到我时再不要疑神疑鬼。你是我惟一的爱。你完全彻底地掌握着我。我知道并感到：如果我将来能写什么优美或高尚的东西，我只有在你的心口倾听才能办到。

我们在一起谈得多么投机呀，难道不是吗，诺拉？啊，我们还会有这种机会的，亲爱的。大胆些！请给我写一封漂亮的信，亲爱的，告诉我你很快乐。

告诉我英俊的小儿子：某个夜晚在他熟睡的时候，我要来亲他的，所以不要为我发愁，我希望他情况更好，告诉我那滑稽的女儿我要送她一只洋娃娃，可是“l’uomo non ha messo la testa ancora”。

我小小的脾气坏举止差了不起的小姑娘，答应我不哭，可是要给我在这里干下去的勇气。我希望你去看《蝴蝶夫人》，当你听到“Un bel di”三个字时想着我

吉姆

我的信你亲自保存，亲爱的。它们是写给你的。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0月27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的宝贝

今晚爱的老狂热又在我身上复发了。我只剩下一个人的躯壳：我的灵魂在的里雅斯特。只有你了解我，爱我。我跟我的父亲和妹妹看过戏——一出蹩脚的戏，一群可憎的观众。我感到（我总是有这种感觉）在自己的祖国我却是一个异乡人。如果你在你〔原文如此〕身旁，我就会向你的耳朵灌输我觉得在我的心里燃烧的仇恨与轻蔑。也许你会责备我，可是你也会理解我。想起我的儿子——我的也是你的，你给我的那个英俊可爱的小家伙，诺拉——将永远是一个爱尔兰的外国人，一个说另一种语言、在一种不同的传统下教养大的人，我就感到骄傲。

我憎恶爱尔兰和爱尔兰人。他们自己也在街上用眼睛瞪我，尽管我就是在他们中间出生的。也许他们在我眼神里看出了我对他们的仇恨。在我的四周我看到的只是犯通奸罪的牧师和他的仆人们的形象，还有狡诈的女人们的形象。来这里或者呆在这里对我没有什么好处。也许要是你和我在一起，我就不会受这么多苦。可是有时候你童年时代的可怕经历掠过我的心头，怀疑突然袭来，便觉得就连你也在暗地里与我作对。离开的里雅斯特的前几天，我跟你走在施塔迪翁街上（就是我们买装conserva的玻璃瓶子的那天）。一个牧师从我们身旁经过，我对你说，“看见这种人的样子你难道不感到反感或恶心吗？”你回答得倒是挺干脆，“不觉得。”你看，这些小事我全都记着。你的回答伤了我的感

情，使我无话可说。这句话和你说过的类似的话长时间萦绕在我的心头。你支持我呢，诺拉，还是暗地里与我作对？

我是个嫉妒心强、落落寡合、心怀不满、自命不凡的人。你干吗不对我更耐心一点，更亲切一点呢？我们一起去看《蝴蝶夫人》的那个晚上，你对我再粗鲁不过了。我就是要在你的陪伴下听那美妙的音乐的。在第二幕Un bel di她唱起她希望的浪漫曲："有一天，有一天，我们会看见在最遥远的海边有青烟袅袅升起，然后船儿出现。"这时候我感到你的灵魂也像我的那样，在慵懒和渴望中摇曳。我对你有点儿失望。又有一个晚上，我从咖啡馆回到家里走到你的床前，开始给你讲我希望将来要干的事，要写的东西，讲那些无边无际的雄心壮志，它实际上就是我生活的引导力量。你就是不听我讲。我知道天已经很晚，当然你忙了一天，筋疲力尽了。可是一个头脑里燃烧起对自己的希望和信赖之火的人一定要给别人讲他的感受。除了你，我应当讲给谁听呢？

我爱你爱得深，爱得真，诺拉。现在我觉得跟你挺般配。在我的爱里，没有一丝一毫不是针对你的。尽管出现了使我黑了心跟你作对的事，但我总是想着你最大的优点。只要你愿意，我就乐意把我心里的一切讲给你听，可是有时候我从你的眼神里推测，你只不过是叫我搞得心烦而已。不管怎么样，诺拉，我爱你。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我所有的知识（尽管不多），我自己的感情，我的好恶，我的希望或懊悔。我愿意终生伴随着你，给你讲呀讲，直到我们两人合为一体，直到我们的大限来临。即使现在，我写这封信时，我两眼泪如泉涌，喉咙哽咽。诺拉，我们只有短促的一生可以相爱，我的宝贝啊，对我更亲切一点吧，对我忍让一点儿，即便我不体谅别人，狂放无羁也罢，相信我，我们将会快乐团聚。让我按自己的方式爱你。让我把你的心永远贴近我的心，好听见我的生命的每一次悸动，每一种悲伤，

每一种欢乐。

你记得不记得星期天晚上听完《维特》一路回家，那悲伤的死亡似的音乐仍然回响在我们的记忆中，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我努力向你背我非常喜欢的《康纳克情歌》中的诗句，开头是

“你住康尼马拉

远在海角天涯”

你记不记得我没有背完那首诗？当我重复这几行诗时，崇拜你的形象的无限柔情从我的嗓子里迸发出来，我承受不了。我对你的爱的确是一种崇拜。

最亲爱的，我希望我们快乐。我不在时，想办法把身体保养好一点，在我要你干的这些小事上要听我的话。首先，尽量多吃，这样你就更像一个女人，而不是现在你这个可爱的尴尬单纯苗条的小姑娘模样。要是那种可可吃完了，叫斯坦尼再订购一些：价格是5先令6便士。与此同时，还要多喝别的可可和巧克力。给你的成衣匠付一部分账。今天我给你两本服装式样书供挑选。星期六我给你寄七八码多尼格尔花呢做一件新装。我一直在给你打听一套皮衣，假如我这里的买卖不错，那我就干脆把你用各式各样的皮衣、裙装、斗篷闷死好了。我心里给你盘算着几件上好的皮衣。

我亲爱的，写信告诉我你正在做我要你做的事。告诉我你快乐，因为你看到我爱你，对你忠诚，想念你。我对你一片真心，诺拉，我整天思念你，永远思念你。

晚安，宝贝。在我们分别的这一段短暂的时间里，要高高兴兴，你什么时候想我，就吻一下我的化身乔吉。

Addio，mia cara Nora！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1月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亲爱的小蝴蝶

我今天晚上接到你的来信，很高兴你喜欢你那没出息的爱人全副武装照的照片。我希望你已收到我给你的小礼物：一副手套。我把它送给你就像5年前我从“船上”第一次给你送礼物一样。最好的一副就是那副驯鹿皮的：里子也是它的皮，干脆把里子翻出来还是照样暖和，就像你身体的某些部位那样温暖，蝴蝶。十二码（不是我原先写的十一码）花呢已从多尼格尔寄出。我喜欢你的外套几乎达到裙子的底边上，用深蓝色的皮子做领子、腰带、袖口，用古铜色或深蓝色缎子做衬里。如果这件事成功了，我在11月15日以后还要继续干，拿到了新赚的钱，我就希望给你寄一套我特意挑选的高级皮衣。它是灰色松鼠皮的。一条铁链上挂着一顶灰色松鼠皮帽子，紫色缎子滚边，一条灰松鼠皮的又长又宽不发亮的披肩，还有同一种皮毛的淡棕色的奶奶手筒，两样都是紫色缎子的衬里。你喜欢不喜欢，亲爱的？我希望我能够给你买下。我也要给你准备一件特别的圣诞礼物。我买了一些专门裁的羊皮纸，正在用一种不褪色的墨汁把我的全部诗集往上抄。然后我要叫人用我自己喜欢的一种古怪方式把它们装订起来，这种书可以存几百年之久。我要把我的诗稿统统烧掉。这样你将拥有的是一种孤本。往羊皮纸上抄非常困难，可是我仍

然在干，希望它会给我爱的女人带来快乐。

现在是夜里两点。他们都上床睡觉去了。我一个人一直坐在这里的厨房里抄呀抄，现在又给你写信。我希望我能抬起头来，看见你那双狗眼睛。我将努力不辜负这双眼睛对我的信任。

别发愁，小蝴蝶。这里有几行诗是四百年前写的，诗人是莎士比亚的一个朋友：

要相信，眼泪能残杀人的心，

别努力在悲伤中出风头

悲伤只使你的美色付东流。

你是一个伤心的小人儿，我自己又是个魔鬼般忧郁的汉子，所以我想，我们的爱是一种相当忧伤的爱。不要为照片上那个讨厌的年轻先生哭泣。他不值，亲爱的。

你真体贴，询问我那件该死的肮脏事儿，反正没有恶化。我起初对你的沉默感到惊恐。我怕你出了什么毛病。可是你没有事儿，对吧，最亲爱的？感谢上帝！可怜的小诺拉，我对你多坏呀！

别担心伊娃，你可以让斯坦尼自己照顾自己。我希望他情况好一些。Addio，Giorgino e Lucetta！Vengo subito！And addio，Nora mia！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1月18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无称呼〕

今晚我不敢用任何亲切的名字称呼你。

自从我今天早上读过你的来信，我整天都觉得像眼睛上挨了一鞭子的一只杂种狗。现在我已经整整两天没有睡觉了，我在街上荡来荡去，就像一个被女主人抽了一鞭子又赶出家门的癞皮狗。

你写信的口气像个女王。只要我活着，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封信的斯文和威严，它的悲伤和轻蔑，以及它给我的彻底的羞辱。

我已经失去了你的敬重。我已经耗光了你的爱。那就离开我好了。把你的孩子带走，省得在我跟前遭殃。让我重新堕入我原先爬出来的泥淖好了。忘掉我和我的空话。回去过你自己的日子，让我一个人走向灭亡。跟一个像我这样的卑鄙的畜生一起生活，或者允许我的手碰你的孩子，对你来说都是错误。

就像你一贯做的那样大胆行动吧。要是你一气之下决定离开我，我就像一个男子汉似的硬着头皮挺住，因为我知道，这是自作自受，我答应把我收入的三分之二给你。

现在我才明白过来。我扼杀了你的爱。我惹起了你对我的满腔憎恶和轻蔑。现在就让我跟我一度喜欢过的东西和伙伴一起呆着吧。我不会怨天尤人。我也没有怨天尤人和抬起眼睛再看你一眼的权利。在你的眼睛里，我是斯文扫地了。

离开我吧。跟我这样一个贱坯在一起生活，对你来说是误入歧途，是奇

耻大辱。大胆行动，离开我吧。你已经给了我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可是你这只不过是明珠暗投而已。

要是你离开我，我将永远怀念你，在我心里你比上帝还要神圣。我要呼唤着你的名字祈祷。

诺拉，记着那个曾用他的爱使你蒙受耻辱的可怜虫的某些好处。想一想你的嘴唇吻过他，你的头发曾经落在他身上，你的双臂曾把他搂进你的怀抱。

我不签名，因为这是你爱我、敬重我、把你那年轻温柔的灵魂交给我去伤害、去背叛时你称呼我的名字。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1月1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无称呼〕

今天我收到她两封非常亲切的来信，也许她毕竟还是关心我的。昨天夜里，我给她写信时，我处于一种完全绝望的境地。她最无足轻重的话对我也有无限的威力。她要我努力把那个我生活中偶尔遇到的无知的戈尔韦姑娘忘掉，还说我对她太宽厚了。好心肠的傻姑娘！难道她没有看出我是一个不值一文、背信弃义的傻瓜吗？她对我的爱也许蒙住了她的双眼，使她看不到这一点。

我永远不会忘记她昨天来的短信怎样使我感到心如刀割。我觉得我对她

的善良的考验走得太远，她终于翻了脸，以不屑一顾的神气对待我。

今天我到我初次遇见她时她所住的那家饭店去。我踌躇再三，才走进那昏暗肮脏的大门，我激动不已。我没给他们讲我姓甚名谁，可是我有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知道我是谁。今晚我坐在门厅顶头餐厅的桌子边跟两个意大利人吃饭。我什么也没有吃。一个面色苍白的姑娘在桌旁招待，也许就是她的接替人。

这个地方很有爱尔兰特色。我在国外呆了这么久，到过那么多的国家，所以无论在什么事情上，我都能立即感到爱尔兰的声音。桌子上杯盘狼藉是爱尔兰的特色，面孔上显出的惊奇神色也是，还有那个女人和她的女招待的好奇的眼睛。在我看来这是一块奇异的国土，虽然我就出生在那里，姓的也是它的一个老姓。

我到她经常去的那间屋子里去过，那时她年轻的心里怀着一种奇异的爱情梦想。我的上帝呀，我泪水盈眶！我干吗要哭呢？想着她在那间房子里走来走去，吃得很少，穿着简单，举止单纯，处处留心，在她隐秘的心里总藏着那点燃男人们灵与肉的小小的火焰，一想起这些就叫人潸然泪下。

我哭也是因为可怜她，她竟然选了我那样一种可怜卑贱的爱：我哭也是因为可怜自己不值得她爱。

一块奇异的土地，一幢奇异的房子，一双奇异的眼睛，一个奇而又奇的姑娘的身影默默无言地站在火旁，或者透过窗户凝视远处那雾蒙蒙的学院花园。凡是她生活过的地方无不带着一种神秘美！

今晚我在写这些语句时有两次喉咙突然哽咽起来，然后就失声痛哭。

我爱她身上的世界美的形象，生活本身的神秘和美，我作为它的一个孩

子的那个民族的美和命运，我小时候就信仰的那种精神纯洁和悯怜的形象。

她的灵魂！她的名字！她的眼睛！在我看来它们就像长在某个纠结的、雨水浸透的树篱中的奇异美丽的蓝色的野花。我感到她的灵魂在我的灵魂旁颤栗，我对着夜色轻轻地呼唤着她的名字，看到世界的美像梦似的消逝在她的眼睛后面，我哭了。

〔未署名〕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1月2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最亲爱的

那天夜里你的电报搁在我的心头。我给你写前面的几封信时，我完全处于绝望的境地。我想我失去了你的爱情和敬重——我罪有应得。今天早晨你的来信非常亲切，不过我在等你也许电报发出以后才写的信。

我简直不敢跟你亲热了，亲爱的，除非你再次准许我。我觉得我不应当亲热，尽管你的信仍然是以你那原有的亲热捣蛋的方式写成的。我是说，当你说如果我在某件事情上不听你的话，你就要把我怎么办的时候。

我冒昧地只说一件事。你说你想叫我妹妹给你带几件内衣。请别这样做，亲爱的。我不喜欢任何人，哪怕是一个女人或一个姑娘看见属于你

的东西。我希望你更加细心一些，不要把你的某些内衣四处乱扔，我是说在洗好以后。啊，我希望你把所有的东西都保密，保密，保密。我希望你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内衣，花色齐全，藏在一个洒过香水的大衣柜里。

离开你是多么悲惨啊！你是不是又把你可怜的爱人放到心上了？我渴望接到你的来信，不过我感谢你亲切好心的电报。

现在别叫我写长信，最亲爱的。我上面写的东西已经使我有点伤心。给你捎话写信我已经腻味了。我们的嘴唇贴在一起，我们的臂膀搂在一起，我们的眼睛在占有的悲喜交集中迷离恍惚，会使我更加高兴。

原谅我，最亲爱的。我打算更加矜持一点。可是我一定思念，思念，思念你。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1月27日星期六晚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

最亲爱的诺拉

今晚过一会儿我要去贝尔法斯特，今晚肯定会错过你的信。明天回来再给你写信。要梦见我你的爱人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的宝贝

首先我也许应当求你原谅我昨天晚上写的那封不寻常的信。我写那封信时，你的信就摆在我的面前，我的眼睛盯着上面的某一个字，甚至现在还是这样。那些信一看样子就有些淫荡的东西，读起来也像那种行为本身，简短，野蛮，难以抗拒，穷凶极恶。

宝贝，不要为我写的东西生气。你感谢我给你那么一个美妙的名字。是的，亲爱的，那是一个可爱的名字，“我美丽的树篱上的野花！我的深蓝色的、雨水浸透了的花！”你看我仍然有点诗人的气质。我也要送给你一本可爱的书作礼物：那是一个诗人献给他所爱的女人的礼物。然而，跟我对你的这种精神恋爱并行不悖，而且在这种精神恋爱里面，还有一种野兽般的渴望，渴望你身体的分分寸寸，渴望你身体的每一个隐秘而羞于见人的部位，渴望你身体的每一种气味和动作。我对你的爱使我向反映在你的眼睛里的永恒的美丽和温柔的精神祈祷，或者使我把你扔到我的身子下面，叫你那柔软的肚皮着地，我像公猪趴在母猪身上那样，从后面往上操你，对你屁股里冒出的每一股臭气和汗珠感到欣喜若狂，对你撩起衣裙和白色的姑娘似的内裤的厚颜无耻感到欣喜若狂，对你披头散发面红耳赤的狼狈局面感到欣喜若狂。我对你的爱使我哪怕看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字眼就涌出爱怜交加的眼泪，听到琴弦的拨动或者音乐的旋律就使我因为爱你而全身哆嗦。我对你的爱使我跟你头对脚颠倒躺着，

感受你手指在抚弄或拨弄我的牛蛋，或者从我的后面戳进去，而你火热的嘴唇在咂我的鸡巴，我的头则夹在你肥肥的大腿中间，我的手死死抠住你那圆垫子似的屁股，舌头则饿狼捕食似的向上舔你那毛烘烘红滋滋的骚屄。我教会了你一听到我的声音歌唱，或者对你灵魂喃喃诉说生命的激情、悲伤和奥秘时就迷离恍惚，同时又教会你用你的嘴唇和舌头向我做下流的表示，用淫荡的触摸、声音挑逗我，甚至在我面前做最无耻下流的身体动作。你记得那一天你扯起你的衣服让我躺在你下面向上看你，而你在干活的情景吗？当时你看见我的目光甚至都羞得无地自容。

你是我的，宝贝，我的！我爱你。我上面写的东西只是一时兽性大发所为。最后一粒种子刚刚射进你的屄，事情就过去了，而我对你真心实意的爱，我的诗歌表现出的爱，我的眼睛对你奇特的勾人心魄的眼睛的爱，像一阵香风吹过我的灵魂。我的锥子现在仍然又热又硬，还因上次它给你的野性的猛戳而打颤儿，因为现在出于对你温柔怜悯的崇拜，可以听到从我幽深的心房里传来一阵轻柔的赞歌。

诺拉，我忠实的宝贝，我眼光甜甜的、满嘴喷粪的女学生，做我的婊子，做我的情妇，随你喜欢（我小小的挨毬情人！我小小的卖屄婊子！），你永远是我美丽的树篱上的野花，我的深蓝色的雨水浸透了的花。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的宝贝小修女

有一颗星离地球太近，因为我仍然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兽欲攻心。今天我一想起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给你写的信，我好多次差点儿在街上喊叫起来。这些信放在白天的冷光下读，一定十分可怕。也许它们的粗俗使你感到恶心。我知道你的天性要比你那不同寻常的爱人文雅得多，尽管首先写信告诉我你渴望让我操一下的正是你自己，你这个热辣辣的小姑娘，可是我还是认为我肮脏下流的回信未免太离谱了。今天早上我接到你的快信，看到你对你那没出息的吉姆多么体贴入微，我对自己写的信羞愧难当。可是现在，夜里，神秘罪恶的夜晚又降临人世，我又孑然一人给你写信，你的信又折起来放在桌子上，摆在我的面前。不要叫我上床睡觉，亲爱的。让我给你写信好了，亲爱的。

你也知道，最亲爱的，我言谈中从不用污言秽语。你从来没有听见我当着别人的面说过失当的话，对吧，这里的人当着我的面讲淫秽故事时我难得一笑。可是，你似乎把我变成了一头野兽。是你自己，你这个顽皮捣蛋没羞没臊的姑娘首先领的路。很久以前在灵森德不是我先碰你的。正是你，把你的手一点一点往下溜，溜进了我的裤子，又把我的衬衣轻轻地扯开来，用你那长长的挑逗性的手指头碰我的枪头子，慢慢地把它全攥在手里，尽管它又粗又硬，然后慢慢地上下扒，直到我冒杆儿喷到你的指头缝里，而你一直弯着腰，用你那平静的圣徒似的眼睛盯着我。下流话也是首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夜里在普拉睡觉的事。一天夜里，你觉得在男人身子下面躺腻味了，便猛地剥掉内衣，光着身子骑在我身上。你把我的锥子插进你的屄里，开始在我身上上下颠，也许你觉得我那牛角还不够大，因为我记得你弯下腰来对着我的脸，轻轻地说，“往上操，心爱的！往上操，心爱的！”

诺拉亲爱的，我整天死去活来地想问你一两个问题。亲爱的，让我问

吧，因为我把自己做过的一切都给你讲了，所以我可以反过来问问你了。我不知道你肯不肯回答。我想咔嚓一声扣一下左轮手枪扳机叫他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个人，把一只手或者两只手伸到你的裙子下面时，他只是在外面摸揣你呢，还是把一根指头或几根指头戳了进去？要是他戳了进去，他是不是攮到你屄顶头的那个小鸡鸡了？他从后面摸过你吗？他是不是长时间地摸弄你，你起兴了没有？他叫没叫你摸他，你摸了没有？要是你没有摸他，他是不是捅你了，你感觉到了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诺拉。我知道我是第一个憋过你的男人，可是还有人搞过你吗？你曾经喜爱过的那个男娃娃干过吗？诺拉，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当你在黑咕隆咚的夜里跟他在一起时，你的手指头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解开他的裤子像耗子似的溜进去吗？你扒没扒过他，亲爱的，老实告诉我，或者扒没扒过别人？难道你在解开我的裤子扣以前，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用指头摸过一个男人或一个男孩的锥子？要是你不生气，不要怕讲实情。宝贝，宝贝，今晚我对你的身体有一股野火般的欲求，要是你就在这里我的身边，即便你亲口告诉我戈尔韦郡的一半红头乡棒在我之前都操过你，我还是会心急火燎地扑向你。

全能的上帝啊，我给我那高傲的蓝眼睛王后写的是些什么话呀！你是不是拒绝回答我这粗俗而又侮辱人格的问题？我知道我这样子写信担了不少风险，可是如果她真心爱我，她就会感觉到我叫欲火攻疯了，我必须知道这一切。

心爱的，回答我。即便我得知你也有罪过，也许它还会把我跟你更紧密地绑在一起。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我给你写过说过的事，我的自尊心永远不会再让我说给别的女人听。

我的宝贝诺拉，我急得气都喘不过来，想得到你对我这些脏信的回答。

我正大光明地给你写信，因为现在我感到我能够对你信守诺言。

别生气，亲爱的，亲爱的，诺拉，我树篱上的小野花，我爱你的身体，渴望它，梦想它。

讲给我听呀，我流着泪吻过的亲爱的嘴唇。要是我写的这些脏话侮辱了你，你可以像过去那样给我一鞭子，打得我头脑清醒过来。上帝保佑我！

我爱你，诺拉，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爱情的一部分。饶恕我！饶恕我！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Noretta mia！

今晚接到你可怜的来信，说你走来走去连内衣都没有穿。25号我拿到的不是200克朗，而只有50克朗，1号又拿到了50。钱的问题就谈到这里。我给你寄一点钞票，希望你起码能给自己买一条漂亮的有褶边的内裤，等再领薪以后，再给你寄。我喜欢你穿从膝部到大腿有三四层褶边而且有深红色的大蝶形系带的内裤，我说的不是女学生穿的有一条细细的寒碜滚边，紧紧地绑在腿上，瘦得肉都鼓出来的那种内裤，而是女人的（或者要是你喜欢这个字的话）、女士的内裤，臀部宽松，裤腿肥大，全是褶边、网状滚边和丝带，香味浓郁，所以，无论什么时候让人

看见，不管是急急忙忙穿上衣服去干什么事，还是你妩媚可爱地蜷起身子叫人憋，我只能看见一团鼓鼓的白花花的东西和褶边，所以当我躬下腰把裤子拉开，在你那顽皮的光腚上印上一个火辣辣的贪恋的吻时，我不仅能闻见你的屄热乎乎的气味，你的屁股的浓烈臭味，还能闻见你的内裤的芬香。

我给你写的这些脏东西是不是使你感到震惊。你也许认为我的爱就是一件脏东西。宝贝，有时候的确是这样。有时候我梦见你摆出下流的姿势。我把事情想象得这样肮脏，所以一直等到我看见你自己是怎么写的以后，我才愿意把它们写出来。哪怕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叫我的金鸡独立——你那嘴巴的淫荡的动作，你白色内裤臀部的一个棕色小污点，你湿漉漉的双唇间泼出的一句突如其来的脏话，你从后面迸出的突然无礼的响声，然后就从你屁股里袅袅升起了一股臭味。在那种时刻，我发疯似的要用某种肮脏的方式干，我发疯似的要享受你那淫荡的热唇不断地嘣我，我发疯似的想在你的两个玫瑰色尖的奶子中间操，在你的脸上闯得无法自持，于是喷射到你火热的面颊和眼睛上。还要在你的屁股蛋子中间往上攮，日你的眼子。

Basta per stasera！

我希望你已经收到我的电报并明白它的意思。

再见，我极力要使之堕落败坏的宝贝。你到底怎么可能爱一个像我这样的东西呢？

啊，我急不可耐地等你的回音，宝贝！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8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甜蜜的婊子似的小诺拉

你这肮脏的小姑娘，我就像你说的那样做了，读你的来信时，我冒了两次杆儿。我很高兴知道你喜欢叫人在屁股上操。是的，现在我还能记得那个夜晚我从后面操了你好久好久。那是我给你的最龌龊的日捣，宝贝。我的锥子在你身子里戳了几个小时，在你撅起的屁股下面进进出出只是操。我感觉到我的肚子底下的你那肥乎乎汗津津的屁股蛋，看见了你那绯红的面孔和疯狂的眼睛。我每操一下，你那没羞没臊的舌头就从嘴里迸出来，要是我操得比通常更加猛，更用劲，又臭又脏的大屁就叮叮咚咚从屁股里喷射出来。那天夜里你可装了满满一屁股的屁，宝贝，我从你身上操出来的有大臭屁，长风屁，嘎巴溜丢脆欢天喜地的小鞭炮屁，还有许多调皮捣蛋的小不点儿屁，最后变成一种长长的出溜儿泉从你的屁眼里喷出来。操一个放屁的女人真是神奇无比，因为每操一下都可以从她身上逼出一个屁来。我想无论在哪儿，我都会认出诺拉的屁。我想，就是有满满一屋子放屁的女人，我也能把她的屁挑出来。那是一种小姑娘似的响声，不像肥娘儿们放的我想象中的那种潮乎乎的风屁。它突如其来又干又脏，就像一个大胆的女孩子夜里在学校宿舍里开玩笑放的那种屁。我希望诺拉会连续不断地把屁放在我的脸上，这样我也就可以知道它的气味了。

你说我一回去，你就要把我咂泄底，而且你还要我舔你的屄，你这堕落的小无赖。我希望有一天我和衣而睡时，你会向我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你偷偷地过来，惺忪的睡眼中却燃着婊子的烈火，轻轻地把我裤门

襟的扣子一个一个地解开，轻轻地把你爱人的肥肥的米老鼠掏出来，舔进你那湿乎乎的嘴里，咂呀咂，它变得越来越肥，越来越硬，最后在你嘴里泄了底。有一天我也会趁你睡着时袭击你，撩起你的裙子，轻轻地解开你热乎乎的内裤，然后轻轻地躺在你身边，开始懒洋洋地在你的灌木林周围舔，你就会惴惴不安地抖动起来，然后我就舔我的宝贝的屄唇。你就会在睡意蒙胧中，欲火攻心，又是呻吟又是咕哝又是叹息又是放屁。然后我就像一只饿狗似的越舔越快，直到你的屄成了一团黏液你的身体疯狂地扭动。

晚安，我的小屁虫诺拉，我肮脏的踩蛋儿的小鸟！有一个可爱的字，宝贝，你在下面划了线，它使我更好地把自己春泄底。再给我写写这种事，写写你自己，甜蜜地写，再脏一些，再脏一些。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的甜蜜的调皮的踩蛋儿小鸟，

这里再寄一点买漂亮的内裤、长袜或袜带的钱。心爱的，买就买婊子似的内裤，一定要在裤腿上洒上高级香水，后面还要有点污斑。

你似乎急于知道我是怎样接到你说比我的还要坏的那封信的。它怎么还要比我的坏，心爱的？不错，有一两处是更坏一些。我指的是你说你要用你的舌头干什么的地方（我指的不是咂得我冒杆儿），你把那个可爱

的字写得那么大，还在下面又划了线，你这小无赖。从一个姑娘的嘴里听到那个字（还有一两个你还没写出来的）真是够刺激的。不过我希望你说的是你自己，不是我。给我写一封长长的信，满篇都是那一类事情，说的都是你自己，宝贝。你知道现在怎么给我一个金鸡独立。把有关你自己的最细小的事情都告诉我，只要它淫秽、隐秘、肮脏就行。不要写别的。让每一个句子都充满肮脏下流的词语和声音。它们听起来悦耳，写在纸上看起来顺眼，甚至最污秽的也是最美丽的。

你的身体干脏事的那两处地方在我看来是最动人不过了。我喜欢你的屁股胜过你的奶头，宝贝，因为它能干那种肮脏事儿。我爱你的屄与其说因为它是让我懋的部位，不如说是因为它还干另一件肮脏事儿。我可以整天躺着，一边瞧你写的那个神圣的字眼，瞧你说你要用舌头干的那件事儿，一边玩枪头儿。我希望我能听见你的嘴喷射出那些高度刺激、肮脏的字眼，看见你的嘴发出肮脏的声音，感到你的身子在我下面扭动，听见闻见那姑娘似的大臭屁乒乓乒乓从你那姑娘似的好看的光腚里喷射出来，永远操操操操我那调皮捣蛋的热辣辣的踩蛋儿小鸟的屄。

现在我很快活，因为我的小婊子告诉我她要我攮她的屁股，还要我操她的嘴巴，要解开我的扣子，拉出我的米老鼠像咂奶头那样咂得它冒杆儿。她要干得比这更多更脏，我小小的光巴齐留的挨毬货，我顽皮扭动的小淫妇，我又甜又脏的小屁虫。

晚安，我的小屄屄，我要躺下把自己揉搓到直冒杆儿。再多写一些更脏的事，宝贝。写信时逗弄逗弄你那小鸡鸡，好让你说出更坏更坏的话。把那些脏字写大，在下面划上线，再亲亲它们，在你甜丝丝热辣辣的屄上按一会儿，宝贝，把你的衣服撩起，把它们在你亲爱的爱放屁的小屁股上按一会儿，要是你愿意，再多处理几次，然后把信寄给我，我的宝贝棕色屁股的踩蛋鸟。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1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最亲爱的

我对你今晚的来信大失所望。我整天都在盘算凑齐附寄的这点小钞，并且一直纳闷你会给我写些什么。

我给你拍电报说“小心”。我指的是小心要把我的信保密，小心别让任何人看到你的兴奋，小心不要（我现在写起来还有点半羞半臊）。诺拉，我怕你狂热得不能自持会委身于他人。

用这张钞票买点好东西，最亲爱的。要是我们最近的这些通信结束了，那我可就惨了。我叫这里的生意搞得焦头烂额。昨天夜里我泡在信件、广告、电报里，直到快5点才睡觉。

你的信这样冷淡，我就无心像从前那样给你写信了。我对你早先的来信凝视了好久好久，亲了上面的几个字儿，把其中一个一亲再亲。

也许你明天又会写信的。晚安，最亲爱的。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1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最亲爱的诺拉

今晚又没有你的来信。你还没有答复我呢。

那四个意大利人已经离开费恩饭店，现在住到电影院那里去了。我给你从前的女主人付了20来英镑，算是以德报怨。离开饭店前我跟那个女招待说我是谁，要她让我看看你曾经睡过觉的房间。她把我带到楼上，把我领了进去。我的兴奋的样子你是可以想象到的。我看见了我心爱的人儿的房间，她的床，那小小的四壁，她就是在这里梦见了我的眼睛和声音。那小小的窗帘，她早晨把它拉开，向外凝望都柏林灰色的天空，还有那墙上可怜朴素的傻东西，她晚上从她那白皙年轻的身上往下脱衣服时目光就把它们巡视一遍。

啊，当时把我吸引到你身边的、现在把我和你结合在一起的不是淫欲，不是最近这些白天和黑夜我给你写的那种野兽般的疯狂，不是对你的肉体怀的野兽般的欲望。不是，最亲爱的，绝对不是那种东西，而是对你的青春、童心和娇弱所怀的一种最温柔、最崇敬、最怜悯的爱。啊，你带进我的心田的甜蜜的痛苦啊！啊，你的声音给我谈到的那种神秘哟！

今晚我不会像从前那样给你写信。男人都是畜牲，最亲爱的，可是至少在我身上有时候还有一点高尚的东西。是的，我在某些瞬间感觉到在我心爱的人儿心里的圣坛上永远燃烧的那种纯洁的圣火也在我的灵魂里燃烧。我本来可以跪在那小小的床边，泪如泉涌尽情哭泣。我站在那里观察时已经泪珠盈眶了。我本来可以跪在那里祈祷，就像东方来的三个国王在耶稣躺过的马槽前跪下祈祷一样。他们越沙漠，过海洋，带着他们

的礼物、智慧和国王的随从，跪在一个小小的新生儿面前，而我却带着我的错误、愚蠢、罪恶、惊奇和渴望来把它们摆在一个年轻姑娘曾经睡在上面梦想我的那张小床前。

最亲爱的，十分抱歉，今晚我连一张可怜的5里拉的钞票都没有给你寄，可是星期一我会给你寄一张的。明日一早我要去科克，可是我更愿意到西部去，到那些奇异的地方去，因为它们的名字曾经挂在你的嘴上，使我激动不已，乌特拉德，克莱尔-戈尔韦，科尔雷恩、奥兰莫尔，到康纳克特的旷野里去，因为上帝让那里长出了“我的树篱上的美丽的野花，我的深蓝色的雨水浸透了的花”。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片断）

〔1909年12月1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

去找别人？你能够给我一切，比他们能给的还要多。你终于相信我的爱了吧，最亲爱的？啊，相信吧，诺拉！为什么当我说起你时，凡是见过我的人都能够在我的眼神里看出这一点。正如你母亲所说，“这双眼睛像一对蜡烛在我的脑袋里发光”。

时间将会飞逝，我的宝贝，直到你那钟爱温柔的双臂把我环抱。我再也不想离开你了。我不仅需要你的身体（这你知道），而且也需要你的陪伴。我的宝贝，我想，跟你对我的辉煌慷慨的爱相比，我对你的爱就显得非常可怜贫乏。可是，这就是我能够给你的最好的了，我的亲爱甜蜜

的心上人。接受它吧，我的爱，拯救我，庇护我。我给你说过我是你的孩子，你必须对我严加管教，我的小妈妈。你想怎么处罚我，尽管处罚好了。感到我的肉在你的手心里震颤，我会十分高兴的。你知道不知道我的意思，诺拉宝贝？我希望你揍我，甚至抽我。不是闹着玩，亲爱的，而是正颜厉色地在我的光肉上抽打。我希望你身强力壮，亲爱的，有一个丰满、宽大高傲的胸脯和肥大的臀部。我就爱挨你的鞭挞，诺拉，我的爱！我倒想干一些使你讨厌的事，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也许这是一种使你忍俊不禁的十分下流的习惯：然后听见你把我叫进你的房间，然后发现你坐在一把安乐椅里，肥肥的大腿叉得很开，你的脸气得通红，手里拿着棍子。看见你指着我干的事，然后一气之下，把我一把拉过来，把我的脸压到你的腿上。然后感到你的两只手把我的裤子和内衣扯下来，撩起我的衬衣，我感到自己在你强壮的胳膊里、在你的怀里挣扎，感到你弯下腰（像个用鞭子抽孩子屁股的愤怒的保姆），直到你那丰满的大奶头简直要碰上我，感到你在我哆嗦的光肉上恶毒地抽呀抽呀抽！！如果这是傻话，原谅我，亲爱的。我开始写这封信时非常平静，可是我必须以我自己疯狂的方式结束。

你是不是对我可憎无耻的信生气了，亲爱的？我估计我写的一些肮脏东西使你脸红了。你是不是因为我说我爱看你姑娘似的白内裤后面棕色的污斑而生气了？我想你认为我是个脏货。你怎么回这些信呢？我希望又希望你也会给我写比我给你的更疯更脏的信。

只要你想写，你就能够写，诺拉，因为我必须告诉你〔中断〕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15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最亲爱的

没有信！只有斯坦尼来了一封措辞粗鲁的短信。看在上帝分上，让我免遭原来的任何烦恼，否则我就会在疯人院里了此残生。想想办法，亲爱的，等你的爱人回来把事情理顺。我再也不能写了。他干吗要跟我过不去呢？我在为你们大家干力所能及的事。亲爱的，请给他足够的东西吃，让他舒心一点。别用债务烦他：看在上帝分上，不要用债务烦我。我给你寄了一些图片。叫他贴在厨房里，把大的一张贴在炉火对面。好好贴起来。

没有信！现在我肯定我的小姑娘叫我的脏话惹恼了。你是不是对我说的有关内裤的话生气了，亲爱的？那全是瞎说，宝贝。我知道你的内裤像你的心一样洁白无瑕。我知道我可以把它舔个遍，褶边呀，裤腿呀，臀部呀。我只不过喜欢用我的肮脏想法认为裤子的某一部分给搞脏了。亲爱的，关于日你的眼子的话，也纯粹是胡说。我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个字肮脏的声音，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想法：一个像诺拉这样的羞答答的美丽年轻的姑娘从后面撩起她的衣服，把她甜丝丝白生生的姑娘似的内裤露出来，为的是激发她喜爱的那个龌龊的家伙；然后把他那脏兮兮、红滋滋、笨吃吃的杆子戳进她内裤的开口，再从她丰满鲜嫩的屁股中间的那个宝贝小窟窿里往上往上往上顶。

宝贝，我刚刚裤子里遗了一大摊，所以我完全酥了。我没有力气到总邮局去，尽管我有三封信要寄。

上床——上床！

晚安，Nora mia！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16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特44号

我甜蜜的宝贝姑娘

你终于给我写信了！你一定对你那捣蛋的小屄屄来了一番凶猛无比的戳捣，才给我写了那样一封前言不搭后语的信。至于我，宝贝，我筋疲力尽，所以你必须先把我舔上整整一个小时，我的牛角才会硬得勉强能够戳进去，更谈不上憋你了。我干得这样多，这样频繁，所以我看都不敢看，不敢看见我原先拥有的那件东西，经过我自个儿这么搞过以后怎么样了。宝贝，我回去以后，请不要把我操得太厉害。最初的一两个夜晚，你可以把一切从我身上操出来，可是要让我恢复元气。必须全由你来操，宝贝，因为现在我成了小不点儿，软不拉唧，除了你，欧洲没有一个姑娘会浪费时间费力去干这种活儿。操我吧，宝贝，你的淫念使你能想出多少新花招就用多少新花招。你穿上出门穿的盛装，戴上帽子和面纱操我，你的脸风吹雨打冻得发红，你的靴子沾满泥巴，或者趁我坐在椅子上时，骑到我的两条腿上，上下颠，露出你内裤的褶边，我的鸡巴坚硬地戳进你的屄里，或者把我骑到沙发靠背上。光着身子操我，仅仅戴着你的帽子，穿上你的长袜，平躺在地上，在你的屁股眼儿里插上一朵红花，你像一个男人那样骑在我身上，把大腿插在我的中间，你的屁股肥而又肥。穿上你的晨衣（我希望你有那么漂亮的一件）操我，下面什么都不穿，你突然把晨衣解开，露出你的肚子，大腿和背，一把把

我拉到你身上躺在厨桌上。把我操进你的屁股里，你趴在床上，头发散开，穿着一条洒过香水的漂亮的粉红色内裤，后面恬不知耻地开着，往下溜了半截，刚刚露出一点屁股。要是你能够蹲在厕所里操我，尽管操好了，你把衣服撩起来，像一头拉屎的年轻母猪那样哼哼，一条肥大的脏蛇一样的东西从你屁股里慢慢儿地出来。在黑咕隆咚的楼梯上操我，就像一个保育员操她的士兵那样，轻轻地把他的裤子解开，把手溜进他的裤门襟，用他的衬衣摸摸弄弄，感到衬衣湿了，于是把衬衣轻轻地拉起来，拨弄他鼓出来的两个蛋蛋，最后大胆地抽出她爱团弄的米老鼠，轻轻地替他揉搓，同时对着他的耳朵喃喃地说着别的女孩子给她讲过的脏话和淫秽故事以及她说过的一些脏事，在这一段时间里，她高兴得直尿裤子，直放出溜儿小暖屁，直到她自己姑娘似的小鸡鸡像他的一样硬，突然之间，她把他顶进了她的身子，骑到他身上。

Basta！Basta per Dio！

现在我已经冒杆儿了，这种傻事算过去了。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开张。我寄给你几张海报。我们希望在20号或21号开张。从那天开始算14天，再加上3天半的旅程，我就到的里雅斯特了。

做好准备。在厨房里铺一张暖温的棕色油地毡，晚上挂一对红色的普通窗帘。为你的懒爱人搞一把便宜舒适的普通安乐椅。这件事首先要办，宝贝，因为我到以后，整整1个星期不会离开厨房，要读书，闲卧，抽烟，瞧你做饭，跟你谈话、谈话、谈话、谈话。我将会乐不可支！！天上的上帝呀，我在那里将会心花怒放！I figlioli，il fuoco，una buona mangiata，un caffè nero，un Brasil，il Piccolo della Sera， e Nora，Nora mia，Norina，Noretta，Norella，Noruccia ecc ecc ...

伊娃和艾琳必须睡在一起。给乔吉找个地方。我希望诺拉和我有两张床

上夜班。我现在守信，将来还会守信，心爱的。时光飞逝，迅速飞逝！！我想回到我的爱、我的生命、我的命星，我的小小的眼睛奇异的爱尔兰！

千万次的吻，宝贝！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20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甜蜜捣蛋的姑娘

我今晚收到你火热的信，就一直在努力勾画你在厕所里捣屄的情景。你是怎么搞的？你是靠墙站着，用手在衣服下面戳弄呢，还是屁眼儿向下蹲下去，把裙子撩起手伸进内裤的开衩用劲干呢？拉屎是不是给了你牛角顶的感觉？我真纳闷你是怎么搞的。你是在拉屎过程中起兴的，还是先把自己搞得不能自持然后才拉屎的？看见一个姑娘把衣服撩起来，怒气冲冲地戳自己的屄，看见她漂亮的白内裤后面扯开，屁股顶出来，一条胖乎乎的棕色东西从她的窟窿里戳出来半截子，真使人淫念勃起。你说你要把屎拉到内裤上，亲爱的，然后让我操你。我倒喜欢先听你往裤子上拉屎，然后操你。某天夜里，如果我们在什么黑咕隆咚的地方呆着说脏话，你觉得你的屎就要掉出来时，你就举起你的双臂，羞答答地抱住我的脖子再轻轻地把屎拉下来。那声音会使我发疯，当我扯起你的衣裙时

再往下写没有用！你可以猜出理由来！

电影院今天开张了。1月2日星期日我就动身回的里雅斯特。我希望你已经按我说的把厨房安置妥了，油地毡，安乐椅，还有窗帘。对了，别当着别人的面缝你那些内裤。你的衣服做好了吧。但愿如此——有长外套、皮腰带、皮袖口等等。我怎样筹措艾琳的旅费，我不知道。看在上帝面上，给咱们两个安排一张舒适的床。我没有什么奢望要对你干什么事情，亲爱的。我惟一的要求就是你陪伴我。关于我去找——你尽管可以放心。你明白。不会出那种事的，亲爱的。

啊，现在我饿得慌。我到的那天叫伊娃做一客3便士的布丁，做一种香草汁，不加酒。我喜欢烤牛肉〔，〕大米粥，capuzzi garbi，土豆泥，布丁和清咖啡。不对，不对，我倒喜欢stracotto di maccheroni，什锦色拉，炖李子干，torroni，茶和presnitz。或者不对，我喜欢炖鳗或者polenta加……

原谅我，亲爱的，我今晚实在饿得慌。

诺拉宝贝，我希望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一年。明天给斯坦尼写信讲电影院的事。

我现在能看见米拉马尔了，真是太高兴了。我所希望的惟一的事情，就是我的所作所为没有再引发那件该死的事情。替我祈祷吧，最亲爱的。

Addio，addio，addio，addio！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2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最亲爱的诺拉

我通过这次邮班寄给你一件挂号特快保险圣诞礼物。这是我对你的真诚忠实的爱所能回报的最好的东西（不过毕竟非常寒伧）。我夜里睡不着觉时，或者坐着车在都柏林东跑西颠时总是在考虑每一个细枝末节，我想，最后还算搞得不错。不过当你第一眼看到它时，如果它使你高兴得面颊顿时泛红，哪怕只有一次，或者使你真诚温柔可爱的心高兴得狂跳，哪怕只有一次，我也会感到我的辛苦得到了很好、很好、很好的报答。

也许我现在送给你的这本书寿命比你我都长。也许会有某个小伙子或年轻姑娘（我们的孩子的孩子）的手指一页一页地翻它的羊皮纸的书页，心怀无限敬仰，尽管那两个恋人的名字首字母交织在封面上，但人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那时候，亲爱的，我们可怜的人欲驱使的肉体早已荡然无存了，谁能说通过他们的眼睛，彼此相望的灵魂又在何处。我要祈祷：假如上帝愿意，让我永远围绕着奥赫里姆或奥兰莫尔的一个野树篱上的一朵奇异寂寞的深蓝色的雨水浸透的花儿轻轻地吹，那就让我的灵魂散布在风里。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2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最亲爱的诺拉

等接到这封信时，你已经收到了我的礼物和书信，已经过了圣诞节。现在我想叫你做好我来的准备。要是不出现什么特殊情况，我于元月一日星期六下午9：20和艾琳离开爱尔兰，尽管我将怎么样或在哪里搞到钱我还不知道。我希望你把海报贴在厨房里。我打算把它逐周和节目单一起贴在厨房里。要是你能给厨房搞到几码油地毡，甚至一块旧地毯和一把舒服便宜的破安乐椅，再弄一对便宜的普通红窗帘，我想我在那里就非常舒服了。有没有可能再给咱们弄一张床呢？说不定弗兰奇尼到那个月会把他的床卖给我们。我把能省出来的每一文钱都寄给你了，最亲爱的，现在我又囊空如洗了，因为我给你，你这小讨厌鬼的那件礼物耗费可老鼻子了。不过，不要以为我后悔了，宝贝。我很高兴给了你一些美好的东西。宝贝，催促斯坦尼帮我马上把艾琳弄回来，然后我们就会再次团圆了。一路回家我将是多么高兴呀！每过一站就离我灵魂的安宁更近一些。当我看见树林中的米拉马尔堡，看见的里雅斯特长长的黄码头时，我会有怎么样的感觉呢！我这一辈子命里注定要多少次眼巴巴儿地瞻望的里雅斯特，这是怎么回事儿呀？宝贝，我回去以后你一直要对我有耐心。亲爱的，你会发现我不是一个坏人。我是一个可怜容易冲动有罪慷慨自私嫉妒心强不满现实性情善良的诗人，但我不是一个骗人的坏人。最亲爱的，努力庇护我免遭世上狂风暴雨的袭击。我爱你（你现在相信吗，宝贝？）啊，在这里折腾过后，我筋疲力尽了，所以我想当我回到斯库萨街时，我就只有爬上床轻轻地吻你的前额，把身子蜷在毯子下面，睡觉，睡觉，睡觉了。

宝贝，我非常高兴你喜欢我小时候的相片。我是个面目狰狞的小孩，难道不对吗？其实呀，亲爱的，现在我仍像过去一样是个孩子，只不过长

得大一点儿罢了。我脑子里总出现一些最愚蠢不过的念头。你知道《小晚报》的那张画，那人把指头跷起来，你说那是“吉姆在出新点子”。宝贝，我敢肯定，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一定认为我是个可怜的傻小子。你这高傲无知顽皮可爱热心肠的小姑娘，我那伟岸的姿态总是不能给你留下我给别人留下的那种印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你把我看透了，你这狡猾的蓝眼睛的小无赖，你知道我是个骗子可是你仍然爱我，你自己心里也感到好笑。

最亲爱的，你的信里有一个地方我简直不想提。我没有任何权利这么干，我认可：你可以按你想的去做，不受约束。我不想求你记住我们的孩子。可是要记住，5年前在都柏林那个天堂似的夏天我们几乎像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那样真诚地相爱过。宝贝，我其实是一个伤心人，啊，我相信，万一你好像在考虑的那种事情发生，我就没法活下去了。没法活了，亲爱的，我嫉妒心太强、太高傲、太悲伤、太寂寞！我不想继续活下去，我想。即便现在一想起，我就感到我的心冷清而忧伤，我只能盯着我写的字发呆。人生是多么悲伤，从幻灭走向幻灭！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0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我的宝贝诺拉

我刚刚把你非常喜欢的歌剧《维特》的最后一幕的美丽主题用电报传给

你：“Nel lieto dì pensa a me.”汇款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给了我这里的合伙人雷比茨1英镑，让他汇给的里雅斯特的卡里斯，立即转交给乔伊斯夫人24克朗。希望你圣诞快乐，宝贝。

最亲爱的，现在我指望斯坦尼能在1号前把他能拿出的钱都电汇给我，这样我就可以动身了。

宝贝，我目前心情激动，不能自已。我整天都在电影院熙熙攘攘的圣诞节人群中间泡着。那里有一个年轻的警察专门值班。电影一完，我就把他领上楼请他喝一杯，结果发现他是戈尔韦人，他的姐妹曾经跟你一起进过圣母进殿节修女会。他听到诺拉·巴纳克尔最后在什么地方时，非常吃惊。他说他记得你在戈尔韦的情况，一个漂亮的鬈发姑娘，走起路来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的上帝，诺拉，我多么痛苦啊！可是我又没办法中止谈话。他看上去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帅小伙子。我不知道，我的宝贝，我的爱，我最亲爱的，我的女王是否曾向他送过秋波。我之所以跟他说话，因为他来自戈尔韦，可是我是多么痛苦啊，宝贝。我激动得难以自持。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诺拉，我想回到你身边。除了我，把别人都忘掉，宝贝。我肯定戈尔韦有比你可怜的爱人更俊的小伙子，可是，啊，宝贝，有一天你会看到我将成为我国的一个人物。我感到多么激动多么不安呀！现附上他的姐妹的姓名。我看到他知道你最后的情况时是多么吃惊。可是上帝呀，如果我有可能，难道我不愿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王国都献给你吗。啊，宝贝，我对过去是那么嫉妒，每当我看见有人来自那个奇异的垂死的西部城市时，我就兴奋得直咬指甲，因为我的爱，我的树篱上美丽的野花，在那里度过了她年轻的充满欢声笑语的童年。诺拉最亲爱的，你干吗不在这里安慰我呢？我必须结束这封信，我激动得难以自持。你爱我，难道不是吗，我最亲爱的新娘？啊，你是怎样把我拧在了你的心上啊！高高兴兴的，我的爱！我的小妈妈，把我

带进你子宫的幽暗的避难所里去。庇护我，亲爱的，使我免受伤害！我太幼稚、太冲动，一个人无法过。帮帮我吧，亲爱的，替我祈祷吧！爱我吧！想着我！今晚我无依无靠，无依无靠，无依无靠！

吉姆

千万次地吻我亲爱的沾满露水的西部的花，亿万次地吻我鬈发的亲爱的诺拉。

吉姆

你母亲寄来了那件礼物，我已写信表示感谢。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明信片）

〔1909年12月26日〕圣司提反节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丰特努瓦街44号

最亲爱的

我今天早上接到你的来信（也是一封思绪紊乱的信）和附寄的喜帖。别给我寄任何礼物。尽量把一切都留着。叫斯坦尼下星期把他能拿出来的钱都电汇给我。希望你已收到我的礼物和电报，还有我通过卡里斯寄给你的1英镑。希望一周后的今天动身。谢谢你的圣诞祝贺，我希望你圣诞节过得愉快。告诉乔和卢我很快就要回来，叫他们把鼻子擦干净。我希望他们玩得痛快。Addio，

吉姆

给艾琳留一个小torrone和mandorlato。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11年1月1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的里雅斯特，老栅栏街32号三楼

〔无称呼〕

渠街16号的保罗·马夸特医生建议你下午7点至9点上一次课，四个学生，他叫你找一下。

我借此机会告诉你（你毫无疑问已经听说）我即将离开的里雅斯特。你的朋友奥布赖恩小姐（伦敦的）已经向我深表歉意（是只替她自己还是替别人我不想知道），我得知你所照管的人表现出声泪俱下的懊悔。我打算做人们劝告巴涅尔在类似的场合所做的事：一走了之，这种争执有失我的人格，留下你和cattolicissime去尽力利用7年前我靠自己的勇气（还有诺拉的）所发现的这个城市好了，不管你和她们当时听从我的召唤，离开你们那个愚昧无知、饥荒流行、背信弃义的国家到这里来的用意何在。我的横行无忌很容易成为你的行为的借口。最后我要努力做一件循规蹈矩的事：变卖我的财物，所得的一半我将存到一家的里雅斯特银行你的户头上，凭你的良心指使，或者提出来，或者任其腐烂也行。

我希望你的思想通过你对我做的交易而受益，我的则因为反对受折磨者的上述伦敦处女兼安慰者以及榆树街入神的基督描绘者而沾光（《双周评论》的主编很快就会亲自拜见他了），还希望当我退出战场后，你和你的妹妹将能用你所支配的一点微薄的财力把我留下的传统继承下去，

以光耀我的名望和我的祖国。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1911年1月2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老栅栏街32号三楼

《都柏林人》在昨天即20日第三次宣告出版，但再次无限期地推迟，原因只字不提，听到此事你也许会感到有趣。我对我国的名声和传统了如指掌，所以自从6年前把我赶出他们自得其乐的泥塘后，现在用三行潦草的短信来回报我5年对艺术的执著和等待，用冷漠和不忠来回报我转移到爱尔兰饥民口袋里的150000法郎的大陆货币，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吉姆

致编辑

1911年8月17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老栅栏街32号三楼

先生

此信对英国和爱尔兰著作权的现状给予曝光，特恳请发表。

近6年前伦敦的出版家格兰特·理查兹先生跟我签约拟出版我写的题名为《都柏林人》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大约10个月以后他来信要我删去其中的一篇和其他各篇中的一些段落，因为他说，他的印刷人拒绝排印。我对此不敢苟同，于是格兰特·理查兹先生和我开始了持续3个多月的书信来往。我去找过罗马的一位法学家（我当时住在该地），得到的劝告还是删去为妙。我婉言谢绝，于是书稿退还予我，因为出版者拒绝出版，尽管他的保证白纸黑字，他的合同仍在我手中。

半年以后一位霍恩先生从马赛写信给我，要我把稿子投给都柏林的出版人蒙塞尔先生等人。我遵嘱照办：大约过了一年，在1909年7月蒙塞尔公司跟我签订不迟于1910年9月1日出版该书的合同。1909年12月，蒙塞尔公司的经理要求我对其中的一篇小说《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里的一段文字予以改动，因为里面有一些涉及爱德华七世的话。我十分违心地做了此事，更动了一两个语句。蒙塞尔公司不断推迟出版日期，到了最后竟然写信要我删去那一段文字或者彻底改写。我不敢苟同，于是向他们指出，当时爱德华七世健在，伦敦的格兰特·理查兹先生对该段尚无异议，我不可理解的是在爱德华七世作古以后一家爱尔兰的出版公司竟然提出异议。我建议提请裁决或者删去该段，但加上我的一段前言，予以说明，然而蒙塞尔公司都不同意。由于霍恩先生（最初是他写信要求更动的）在这件事情上推卸责任，并表示跟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采纳了都柏林一位律师的意见：他劝我把该段删去，他告诉我因为我在联合王国没有住家，所以无法控告蒙塞尔公司背约，除非我向法院交100英镑，即便我向法院交了100英镑来控告他们，如果有争议的段落被认为冒犯了先王，我也不会有从都柏林的陪审团得到胜诉的可能。于是我向当今的国王乔治五世投书，附上该篇小说的校样，并把该段标出，恳请他批复表态：该段（几处暗射是由故事人物根据他所在的社会阶层的习惯语表现的）是否由于冒犯先王而不应出版。国王陛下的

私人秘书回信如下：

白金汉宫

本私人秘书接旨收阅詹姆斯·乔伊斯先生1日来函并通知他，在此类问题上表态与国王陛下制度不符。附件一并退回。

1911年8月11日

以下是引起争议的段落：

可是你听着，约翰——奥康纳先生说——咱们干吗要欢迎英国国王呢？巴涅尔本人不是……？——

——巴涅尔，——亨奇先生说，——死拉。唔，我的看法是这样。这老兄被他的老娘压住了，直等到头发灰白才登上王位。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说他是个非常正经的好人，没有一丁点儿邪道。他只不过对自己说：——老太太从不去看看那些撒野的爱尔兰人。不过，基督保佑，我要亲自去一趟，看看他们究竟如何。——所以，他上这儿来是友好访问，难道咱们还要侮辱他不成？嗯？我讲得对不对，克劳夫顿？——

克劳夫顿先生点了点头。

——不过说到底，——莱昂斯先生争辩说，——爱德华国王的生活，你要知道，可不太……——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亨奇先生说——我佩服这个人。他就像你我一样，是个到处游荡的普通的人。他喜欢一杯烈酒，兴许有点儿放荡，他还是个运动健将呢。真见鬼，难道咱们爱尔兰人就不能礼尚往来吗？——

这本书是我7年前写的，由于我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保护我的权利的机会，我公开表示允许蒙塞尔公司出版这篇小说，改动或者删节听他们自便，并希望他们可能出版的东西跟我花费心血和时间写出来的东西相像。作为一家爱尔兰出版公司，他们的态度可以由爱尔兰舆论来鉴定。我作为一名作者向把我带到这种地步的种种体制（法律的、社会和礼仪的）提出抗议，承蒙惠允不胜感谢，先生，你恭顺的仆人

詹姆斯·乔伊斯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明信片）

〔1912年7月1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老栅栏街32号三楼

亲爱的诺拉

离家5天不见一字，你却在一张明信片上把你的名字跟其他许多人乱签在一起。你我在都柏林相遇的地方，那些值得你永远怀念的地方你都只字不提！自你走后我一直生着闷气。我认为整个事情都是错误的，不公正的。

我既不能睡觉也不能思考。我肋间仍然疼痛。昨天夜里我都怕躺下。我想我会在睡着以后死去。我把乔吉唤醒了三次，因为害怕孤独。

要说你似乎在5天之内把我忘记，把我们美好的相爱的日子统统忘掉，真是荒谬绝伦。

我今晚离开的里雅斯特，因为我害怕呆在这里——害怕我自己。我将在

星期一到达都柏林。如果你忘了，我可没有忘。我将单独去会见我记忆中的她的形象，并且一起散步。

你可以按我妹妹在都柏林的地址给我写信或发电报。

跟我们的记忆相比，都柏林和戈尔韦算什么呢？

吉姆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邮戳1912年8月7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爱尔兰）戈尔韦，保龄草坪4号

亲爱的斯坦尼

关于租房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是2月24日接到通知的。这尽管令人不快，却是合法的。于是我只好跟诺拉四处奔波想找一套房子，一共走访了三十家。房屋代理人本人在贝利尼街把我堵住，问我是否找到房子了。我说没有。他说这件事儿和个稀泥算了，交给他办好了。他说他不想让我离开，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住进那套房子，还说皮乔拉非常喜欢我，还打算冬天跟我学英语，还说如果需要装修，他甚至相信皮乔拉会付装修费！！！类似的谈话进行了四次。我跟看门人和每一个来看房子的人都说我要留下住。我把最后一个季度租金交清后，问他是不是跟皮乔拉说过。他说他过几天就要见他，并把教英语的事重复了一遍。我认为（而且不惜用暴力、借法律进行抗争）这就等于口头上撤消了通知。基于这种情况，我就离开了的里雅斯特。我把经过原原本本写信告诉皮乔拉本人，还说，如果他不愿意让我住那套房子，我将于2月

24日或11月24日把房子腾出来：8月24日就不行了。房屋代理人跟即将搬入的房客解除合同倒是办了一件好事。告诉他别跟任何人签合同。他耍了个两面派（反正我告诉皮乔拉谁是一头猪），只能怪他自己。要不是他插手，我应当能够找到一套房子的。我也给艾琳写信让她把这件事给塞拉瓦洛解释一下。如果皮乔拉不顾一切硬要把我和我的家人撵到大街上，我告诉你，你将会看到这幢房子里有好戏唱呢。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不是个人，我也就不把他当人对待。不过，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会接受我的建议的。与此同时，要是你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只好再找一下那个房屋代理人，让他知道我打算在8月24日以后仍然要住那套房子，万一遇到什么不测，后果由他承担。把房子占着等我来了再说。也别为我的债务犯愁。告诉他们我不在家，将在9月份回来。他们在伊科诺莫的门口得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还不是行个礼一走了之。法诺也许不好对付，别人都好办。刚刚写完关于阿兰的第一篇文章，即将寄出。马上寄来刊登第一篇文章的《小晚报》十二份。星期一我到克利夫登去见马尔科尼或者看看车站。两件事情都没有办成，只好等伦敦马尔科尼府的回音了。给罗伯茨写了四次信，终于来了信，现附上。给霍恩写过一封信，要求务必忠实反映我的意见。一有回音我就立即写信。到药店去一下，务必把我给皮——的信立即转过去。告诉巴尔托里我有许多横跨大西洋计划的消息，再看看我关于阿兰的第二篇文章。我想既然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就索性尽量呆久一点。诺拉的舅舅盛宴款待我们，我又划船又骑车又坐车。星期天我骑车到奥特拉德去，拜谒了《死者》的墓地。它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有一块墓碑就是给詹·乔伊斯准备的。你喜欢第一篇文章吗？我把斯凯芬顿和奥·戈的消息寄给你。替索尔迪纳搞到了一张基拉拉的风景照片。普赖斯每天给我写一封信。他有治口蹄疫的良方，而这种病正在残害爱尔兰牲畜。施蒂里亚的牛害这种病都给治好了，可是2000头爱尔兰牲畜病死了。他写道（就像你一样）“要有干

劲。打起精神。为了阿尔斯特忘掉伦斯特。记住约翰·布莱克伍德爵士是在穿他的高统靴准备去都柏林投票反对合并时死的。你若要写文章捧这件事，你先得自己出名”。这我做不到。我已经把全部事实写信告诉了W·菲尔德议员（爱尔兰牲畜贸易商协会主席），他当然没有回音。我要给普赖斯写信解释。你认为他对还是我对。我要负责这一行的菲尔德过问此事，而不是我自己。我想普赖斯应当找一个治安娜·布莱克伍德·普赖斯的口蹄疫的良方。

大家都问好。给诺拉的舅舅写一张明信片。祝快乐望来信

吉姆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12年8月21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

我亲爱的诺拉

我今天看见利德威尔了，经过一个小时我才从他那里要来了附上的那封信。我把它拿给罗伯茨。罗伯茨说它没有任何用处，信本应该写给他。我要求利德威尔给罗伯茨写信。利德威尔拒绝了，还说他的委托人是我，不是罗伯茨。我去找罗伯茨，把这话给他讲了。罗伯茨说利德威尔应当就整个事件给他写一封长信，说明我应当做些什么，因为他不能危害公司。我说我愿意签一份协议，如果该书被王室抓住，我付给他￡60（60英镑）的第一版的工本费。他说那没有用，问我能不能交两份保证金，每份￡1000（1000英镑）——总共￡2000（2000英镑

＝50000法郎），赔偿该公司出版我的书造成的损失。我说谁也没有那样子器重我，而且无论如何永远无法证明公司的损失（如果有的话）就是我的书造成的。他说那他就按照他的律师的劝告办事，不出这本书。

于是我走进办公室的里屋，坐在桌子旁边，想着我写的那本书，我多少年在想象的子宫里怀的孩子，就像你在子宫里怀着你所爱的孩子一样，想着我怎样一天一天地用我的脑子，我的记忆喂养它，于是给他写了附在这里的那封信。他说他今晚将把该信寄给他伦敦的律师，再通知我。

我像一个梦游者。我不知道的里雅斯特情况如何。斯坦尼没有把我向他要的东西寄来。要不是我，伊娃和弗罗莉就没有吃的。斯坦尼给她们什么都没有寄，给查理什么也没有寄，给我也什么都没有寄。我不知道我的写字台、桌子、手稿和书籍最后流落何处。你远在戈尔韦。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回的里雅斯特，也不知道在那里能够找到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我的文凭或者我的书。我父亲说甚至在我写过信后，罗伯茨还会提出新的反对意见。那个城镇开始人满为患，我倒想忘记一切，跟你在这儿，在马展会期间领你到处逛逛。Pover’a me！〔原文如此〕

这就是我的假日。

代我向希利先生问好。告诉他我没有一点时间写信。代我亲亲乔吉和卢恰。

我希望你喜欢那些诗。今天我给我的舅妈说起你，跟她说你——你怎样坐着听歌剧，头发上束着灰色丝带，倾听着音乐，男人们怎样注视着你——还说了我们之间许多别的事情（甚至最亲热的事情）。

我给你讲过我对戈尔韦角逐感到痛心。现在仍然有这种感觉。我希望有朝一日当我走进我的王国时我能给你伴随我的荣誉。

高兴吧，亲爱的，吃好，睡好。你现在总可以睡着了。折磨你的人不在你身边

吉姆

〔上面信件的附件〕

约翰·G·利德威尔来信（抄件）

〔1912年8月21日〕

亲爱的先生，

关于《都柏林人》

涉及我们关于短篇小说《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和《一次遭遇》的通信。由于你让我看过的那几段文字不可能引起王室顾问们的重视，因此他们不会过问出版事宜，我也认为不容易得到有罪判定。你的忠诚的，

约翰·利德威尔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邮戳1912年8月22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

我亲爱的远方的诺拉

我今天见了罗伯茨，谈到我的书的装帧等事宜，所以一线希望的光辉已

从云层里射出。他叫我明天12点再去找他。

我在北环路里士满街21号找了一个有双人床的房间，我真傻，还希望经过这一段波折，你我能在这里过几天快乐日子。我多想在马展周跟你一起玩玩，有钱领你到处逛逛。我可以搞到剧院的入场券。一定要有高级衬裙和长袜。你可以在这里美发。你有没有我非常喜欢的灰色丝带？你明天愿不愿意来？我怕叫你，因为斯坦尼没有给我来信，我的钱几乎要光了。说不定明天他会来信的。这一个星期我为自己的书兴奋不已。罗伯茨今天跟我谈及我的长篇小说，要我把它写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看戏，然后一块儿吃晚饭？我希望你像从前一样富态？你那紧身妖媚的紫丁香色衬衣是不是干净？我希望你净一净你的牙。要是你看上去萎靡不振，我就把你送回戈尔韦去。当心不要把你的帽子折断，尤其是那顶高帽子。我在临街的地方有一间漂亮的房子，有两张床。要是事事顺心，难道我们就不能互相陪伴着在都柏林过几天。我倒想领你看看我的书里提到的都柏林的许多地方。我希望你在这儿。你已经变成了我的一部分——一块肉了。我们回的里雅斯特以后，如果我给你书，你愿不愿意读？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交谈。谁也没有像我这样爱你。我想当你的导读，咱们一块儿读读不同的诗人，不同的戏剧家，不同的小说家。我只给你写得最美最好的。可怜的吉姆！他总是盘算了又盘算！

我希望明天会有好消息。只要我的书一出，我就埋头写完我的长篇。

阿贝剧院即将开放，他们要上演叶芝和辛格的戏剧。你有权上那儿去，因为你是我的新娘：而我则是这一代作家之一，也许我们最终会在这个倒霉的种族的灵魂里创造出一种良心Addio！

吉姆

（像以往一样把信写给托德·彭斯不要用我的地址）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12年8月23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都柏林〕

亲爱的斯坦尼

昨天花了一天工夫和罗伯茨讨论书的装帧、纸张、广告等事宜。

今天早上我又去找他，拿到了附上的那封信。罗伯茨本来安排会面，可是他却不在那里。拿到信后我在利德威尔事务所的一张沙发上坐了一个钟头，考虑是否要买一支左轮手枪，给我的出版人一个脑袋开花。我把信让利德威尔看了，他说我受到了虐待，可是我没有办法，出版人做得对，因为他已经看出此书的内容会引起人们的反对。

然后我到爸爸那里去，他叫我把信装到口袋里，打起精神，把书稿要回来，再找一个出版商。随后我去找梅，她却心平气和地说："噢，你早就料到了这一点，难道不是吗？"

我又去找罗伯茨跟他从3点说到5点。我的抗辩是：

一）一家铁路公司提过一次，后来两个目击者、陪审团和王室私产管理官证明它没有过错。

二）酒店在15篇小说中有4篇提到。其中3篇的名字是虚构的。第4篇则真有其名。因为故事中的人物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无独有偶》）

三）酒店里没有出任何事情。人们只是喝酒。

四）我提出乘一辆车、拿上校样跟罗伯茨一起到真有其名的三四家酒店的老板和铁路公司秘书那儿去。他拒绝了。

五）我说酒店老板会因为这种广告而感到高兴。

六）我说我愿意用虚构的名字替换那几个真实的名字，但又说这样一来本书在都柏林的销售量将会下降。

七）我说即便他们控告蒙塞尔公司犯了诽谤罪，陪审团很久以后才能对那种申诉裁定损失赔偿。

八）我说他的法律顾问劝他控告我，是个傻瓜。如果他控告了我（即便我住在都柏林），陪审团会说他把稿子搁了10个月，我对他的判断错误不负责任。可是如果他在的里雅斯特控告我，我就收起鞭子，对他一笑置之。

九）我建议他的律师为他自己的利益鼓励通信和诉讼。

我筋疲力尽，就此为止。罗伯茨来回踱步，在一张纸上做了记录，并说他将再次给伦敦写信，星期一给我回话。

没有接到你的来信信〔原文如此〕，也没有汇款。我因此既无资助，又无消息。不过我估计你明天早上会来信的。

我将拿起手中的每件武器战斗到底。

吉姆

致威廉·默里夫人

1912年12月9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的里雅斯特，多纳托·布拉曼特街4号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听到威利舅舅去世，我非常难过，虽然从你给我讲的情况来看，我知道那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儿。那是一种令人伤心的虚脱现象，结果我不太清楚，因此就无法给你把信写得更详尽一些。我们在一起过了许多狂放的夜晚，有过许多争论。在我母亲的娘家里，他似乎是对我的存在感到自豪的惟一的一个人：我仍然能记得他说到“我的外甥”时用的那种语气。他毕竟是个男子汉，像我们大家一样，或者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应该过一种比他给自己安排的更好的生活。

要是你以后有时间给我写信，我将非常高兴得知你的情况，而且一定会回信的：不过，说老实话，我不喜欢看见都柏林邮戳，因为所有的信封里都装着某种死亡、贫困或者失败的悲伤消息。假如我及时得知，我会以我和我孩子的名义送一个花圈的，可是我只是在星期四夜里收到一张明信片（或者不如说是艾琳接到的）。我拍了电报，以免你认为我在此之前早就知道了。

诺拉要求我代她向你表示哀悼。我自己再次向你和你的家人表示慰问。我至少希望他临终时没有受太多的罪。我写此信时，许多记忆涌上心头。几乎都是快乐的记忆：这些也许是一个人能留给别人的最好的遗产了。所以我满怀怜惜和懊悔之情向他告别。

假如你能寄给我一张他的照片，让我时时怀念我青年时代的好心肠的快活的伙伴，我将不胜欣喜。相信我，亲爱的约瑟芬舅妈，你非常真诚的，

吉姆

致W·B·叶芝

1912年12月25日

叶芝藏稿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多纳托·布拉曼特街4号二楼

亲爱的叶芝

我已经把我那本倒霉的书《都柏林人》的全套校样寄给了一个出版人：阿德尔菲约翰街5号马丁·塞克。如果你能助一臂之力，那就给我帮了大忙，我相信也给我国的文学做了一些贡献。你不难理解一个人远在异国他乡，很难推动这种工作，我的书好像交了华盖运。如果你能够襄助此事，我相信你一定会愿意的。

顺致节日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13年9月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蒙特福特街4号

亲爱的斯坦尼

我把附在这里的几行诗赠给你们“划船俱乐部”的年轻朋友们，假如他们

在宴会节目或者类似场合需要的话。——顺致患风湿病的室内乐诗人的（或屎盆的）问候。

Quid si prisca redit Venus？也许你会喜欢它们的。

吉姆

又及16＋10＝26。

致格兰特·理查兹

1913年11月23日

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藏稿

的里雅斯特，多纳托·布拉曼特街4号

亲爱的先生

两年前我曾把我寄给报界的关于我的书《都柏林人》的信件的一份复本寄给你。从此以后该书的经历更是变幻莫测。它被完完全全地印出来了，但全版1000册被出版者付之一炬。我手中现存一套完整的校样。考虑到该书的奇怪经历——两家出版社接受了又拒绝，我给当今国王上书，他的回答，我给报界的投书，我跟第二个出版商的谈判——谈判的结果就是把第一版全部付之一炬，用心何其毒也——进一步考虑到这样一种事实：由于该书以毫不妥协的态度描写了都柏林，因此现在都柏林成了普遍关注的中心，我想也许我那背运的书问世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写了一篇前言，客观讲述了它的历史，由于本市已有100册订单，我准备——如有必要——垫到出版费里——由于该书将按校样排印，我估计花费将会少一点。

盼立即赐复，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1913年11月30日

一段离奇的经历

下面这封信有关一本短篇小说集的经历，两年前由我寄给联合王国新闻社。就我所知，有两家报纸曾刊登过它：都柏林的《新芬报》和贝尔法斯特的《北方辉格党报》。

〔下面是乔伊斯1911年8月17日致新闻社的信〕

该信发表后我等待了9个月之久。后来我亲赴爱尔兰与蒙塞尔公司进行磋商。他们要求我从该集中删去《一次遭遇》一篇，并从《两个浪子》、《公寓》和《一件伤心事》诸篇中删去若干段落。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我改掉书中所有餐馆、糕饼店、车站、酒馆、洗衣店、酒吧及其他各类商业场所的名牌。我就此事与他们争执了整整6周时间，并曾试图把它委托给两名律师办理。尽管这两位律师告诉我出版公司有违约现象，但仍然拒绝受理我的案子，而且决不允许把他们的姓名跟该案联系到一起。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只好同意按他们的要求做上述改动，但条件是立即出书，再版时如有要求应恢复原貌。随之，蒙塞尔公司又要求我或者支付1000镑的保证金，或者找两张500镑的有价证券。我一律拒绝；于是，他们来函告知，不管改动与否他们都不想出版该书，而且，如果我不补偿他们的印刷损失，他们将起诉我，要求索赔。我提出如果第一版按我的要求转交过来，我将支付该版1000册印刷费的百分之六十。他们表示同意。随后我与都柏林我的兄弟联系，让他安排该书的出版与销售事宜。第二天，在签署汇票和协议之前，出版社突然通知我

由于印刷商拒绝送来成书，此事就此了结。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去找印刷商。工长告诉我他们的老板已放弃索赔的要求。我问如果花费全部得到补偿，他是否能将整版成书交给伦敦或欧洲大陆任何一家公司，或者直接交给我兄弟或我本人，他说这批成书决不能离开印刷厂半步，而且已经拆版，全版1000册成书也将于次日付之一炬。第二天，我带着从出版商那儿得到的一本样书，离开了爱尔兰。

奥地利的里雅斯特多纳托·布拉曼特街4号二楼

詹姆斯·乔伊斯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1915年6月16日

（内莉·乔伊斯夫人藏稿）

的里雅斯特，多纳托·布拉曼特街4号二楼

Lieber Stannie：Wir sind noch hier und bei guter Gesundheit. Ich hoffe dass Du bist es auch. Falls wir reisen ab ich werde Dir schreiben. Hab’ kein Angst für uns. Bis jetzt hat man uns immer gut behandelt. Ich habe etwas geschrieben. Die erste Episode meines neues Roman “Ulys-ses” ist geschrieben. Die erste Teil，die Telemachie，besteht aus vier Episoden：die zweite von fünfzehn，dass ist，Ulysses Wandlungen：und die dritte，Ulysses Heimkehr，von andre drei Episoden. Lebwohl. JIM Absender：James Joyce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苏黎世、的里雅斯特时期

（1915-1920）

致皇家文学基金会秘书A·卢埃林·罗伯茨

1915年6月30日

皇家文学基金会藏稿

（瑞士）苏黎世，八区赖因哈特路7号

亲爱的先生

蒙赐26日惠书，感激之至，转来印刷表格已及时填讫，现另用挂号信奉还。

战争爆发之际，我在的里雅斯特，过去11年里我一直住在该地。我的收入有两个来源：（一）在商业中学担任教职；（二）给私人教课。战争爆发后，维也纳奥地利公共教育部批准我担任一个职务，从此一直没有离开。然而春天学校关门，几乎所有的教授都应征入伍，成为后备军军官。我平时的第二个收入来源，即给私人教课，前几个月就没有带来多少进项，后几个月更是一文不入，因为该市形势危急。因此，我生计十分窘迫，只好求助于朋友，详情陈述于后。

意大利宣战一个月后，军事当局决定该市部分疏散。我为本人和妻子儿女申请一张去瑞士边境的安全通行证，便立即到手。我到此地已有一个月。我曾从我妻子的一个亲戚那里得到一点钱，15英镑，现在尚未花

光。为了离开的里雅斯特，我以家具做抵押借了一些钱，这笔钱用于买火车票（由于特伦蒂诺和南蒂罗尔的铁路正好在我们的战区，我们不得不绕道而行）和衣服。

我决没有任何版税收入。我给评论杂志投稿已是12年前的往事了。无论从我的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出版商那里我都没有得到一文版税，两家的销售量都低于所需数目。在我的第二个出版商那里我以批发价购买了我的120册书作为一个出版条件。今年我给《时髦人物》和《自我主义者》这类评论杂志投稿，没有得到任何稿酬。

随信寄上医疗证书一份，证明我的健康状况，看过之后如能挂号退还，我当不胜感激。在目前形势下，我还得在这个国家滞留一段时间，但要找到我做的那种工作似乎十分困难。我的文学创作在过去11年里没有带来一点收入。相反，我的第二本书《都柏林人》在出版前竟打了8年的官司，花了我不少钱。我一直设法让此地的几个学校聘用，但尚未成功。

我想我已把实情向您陈述清楚。我将写信给我的朋友W·B·叶芝先生和埃兹拉·庞德先生，我相信，他们会证实我的陈述。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战争时负债情况：

1）欠奥地利的里雅斯特拉利府的安布罗焦·拉利男爵300奥地利克朗。

2）欠意大利威尼斯莫拉诺的焦阿基诺·韦内齐亚先生250奥地利克朗和550奥地利克朗。

附

医疗证书一份

致迈克尔·希利

1915年11月2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苏黎世，十字街19号

亲爱的希利先生：

惠书前天奉到，今晨又接汇票（9英镑），感谢之至。真乃雪中送炭也。诺拉买了不少法兰绒衣服和这个季节孩子们需要的其他衣服，店员让她看了近百顶帽子，她终于挑了一顶买下了。我们现在足以御寒了。我自己将要穿一件可可壳色的大衣，它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德国人留下的，我花11法郎把它买下了。至于他的道德品质我一无所知。但我确信他的胳膊短得不是一般。既然我给他原先的女房东付了钱，就认为这件大衣就是我的了，不过，正如R·G·诺尔斯先生常唱的那样，我觉得，

“我只是替他把它凉一凉：

它并不是我的东西。”

前些日子我给你写信说到一个百万富翁，经人介绍，我们认识了。他跟我说他的女儿病得相当厉害，还要我把我的地址给他，因为他说他希望跟我谈谈他听说到的我的剧本的情况。有人还把我介绍给这里俄国俱乐部的主席，他谈到把这个剧翻译成俄语上演的事。除此之外，我已写信到日内瓦，看是否能把它在那里译成法语上演。我还见到了这里的那位首屈一指的演员，他把我引见给苏黎世市立剧院的导演，我又通过另外一个朋友，结识了这里的一位律师，他父亲是伯尔尼市立剧院的导演。

你可以想象，我四处奔波鞋都快要磨破了；不过我希望能跑出个结果来。一有好消息，我立即告诉你。但愿你已经设法买到了那本《新时代》。我听说芝加哥有一个评论杂志，名叫《戏剧》，上面有一篇关于我和这个剧本的长文，顺便告诉你，该剧的题目叫《流亡者》。

谢谢你问及我弟弟。他上周给我寄了张照片。他留着大胡子，看起来像已故的德文郡公爵。他告诉我他打网球时扭伤了手腕，但现在好了些。如果你想从戈尔韦给他寄张明信片问候问候，我相信他会给你回音的。他的地址是：

下奥地利

拉布斯附近格罗森城堡

（英国人拘留所）

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从我妹妹的上封信上得知，她身体很好，仍然住在布拉格。我相信使她感到宽慰的是，她丈夫已经免除兵役（我想他也会感到欣慰）。我忘记了是否因为你核对了引用的我们杰出的朋友邦巴多斯的话而感谢过你。如果没有感谢，现在我补谢你了。我将在校样上予以更正——如果还会见到校样的话。得知你事务繁忙，十分不安。不过正如你所说，在这种时世，能活下来，也就不错了。星期六我接到的里雅斯特来的几封信。就我的房间而言，它似乎还跟我离开时一样，然而，眼下这里的生活肯定是愉快一些。今天是圣查斯丁节，他是的里雅斯特的守护神。我或许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吃一客便宜的小布丁对他表示纪念，因为我在他的城市里生活了好多年。至于将来，想也无用。在此期间我如果能发现谁是文人的守护神，我就要努力提醒他我还一息尚存，但我知道担任此职的

最后一位圣人在绝望中辞退，再也不会有人走马上任了。

最后，我真诚地感谢你的一片盛情，也感谢你给我提供令人鼓舞的消息。你可以放心，我要继续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诺拉、乔治和卢恰向你表示热忱的问候，我也一道向你致意。再次感谢你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埃玛·库齐

1915年12月7日

布罗基藏稿

瑞士，苏黎世八区，十字街19号三楼

Gentilissima signorina Tante grazie delle due stampe del bassorilievo che cercavo，come sa，da un pezzo.Una，quella non rimodernata，farò incorniciare in una cornice ellitica che farò poi ‘sporcare’ in celeste e grigio（uso Silvestri）per creare l’illusione del ‘gran ponte del cielo’ attorno alla figura dell’artefice. Eppoi sono superstizioso. Chi sa se l’advento in casa mia di quel tale non mi recherà una lieta notizia？Se così è sia doppiamente lodato il suo cortese pensiero.

Saluti cordiali a Lei ed alla sua famiglia

JAMES JOYCE

致W·巴·叶芝

1916年9月14日

叶芝藏稿

苏黎世，八区，海原街54号一楼右侧

亲爱的叶芝：

埃兹拉·庞德写信告诉我，您一片好心，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从而给我发了一笔（100镑）皇家补助金。不消说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情形下，我收到这笔钱会有多么高兴。这笔钱不仅有用，而且也是一种对我认可的表示，因而令人鼓舞，对您友好、可贵的支持我十分感激。我希望现在对我来说，事情终于开始顺当一点了，因为，说实话，这么多年的等待与企盼的确太累人了。好像今秋我的小说真要在纽约和伦敦出版。我打算把我的剧本《流亡者》（它已在苏黎世、伯尔尼、都灵碰壁，也遭到伦敦戏剧协会的拒绝）的打字稿寄给庞德，他说诺布洛克先生要读一下。除此之外，我正在写另一本名叫《尤利西斯》的书，不过几年之内是写不完的。也许这部小说和这个剧本完成之前就会引起我的六七个读者的注意（《都柏林人》在过去半年内卖掉了七本）。庞德说要把此剧交给某一个新的评论杂志《七艺》，也就是说，如果即将阅读此剧的芝加哥杂志《戏剧》拒发的话，我想。阿彻先生也说过他想读读。

我希望您事业兴旺，身体健康。我已离开多年，对英国的出版情况知之甚少，或者说一无所知。离开的里雅斯特之前，我见一家书店中有意大利文版的《凯思琳伯爵夫人》，随手翻了几页，我得说我并不欣赏。我想我的朋友维达科维奇的译本未能出版真乃一大憾事。很多地方他翻得非常出色，尤其是题为《狂暴的心》的那首歌。我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我想在罗马），也不知道我俩合译的辛格的《骑马下海人》下落如何。有天晚上，我把它读给萨伊纳蒂夫人听，她是个别具一格的演员，

随后她丈夫把稿本拿走准备再读一遍。维达科维奇也曾试图跟我为《新选集》翻译一篇我的小说《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纪念日》，但这一尝试惨遭失败。

我来此地以后承蒙很多朋友帮助，我有充分的理由感谢他们，而您将我引见给您的朋友埃兹拉·庞德，他可真是个神通广大的人，对此我更是感激不尽。

再次多谢，顺致所有美好的祝愿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托马斯·凯特尔夫人

1916年9月25日

得克萨斯大学藏稿

苏黎世，海原街54号右侧

亲爱的凯特尔夫人：

今晨我从《泰晤士报》上读到我的老同学凯特尔中尉阵亡的消息，深感痛惜。如果我恳请您接受我诚挚的慰问，希望您不会认为这是个陌生人在趁您悲哀前来侵扰。我十分感激凯特尔先生，因为我记得7年前在爱尔兰时他对我的善意、礼遇和友情。

可否请您向您的姐妹们（她们的地址我不知道）转达我对她们丧亲之痛表示的同情？得知在这险恶的日子里您的家人多灾多难，我十分难过。

亲爱的凯特尔夫人，请相信我，您非常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16年11月8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苏黎世，海原街54号一楼右侧

亲爱的韦弗小姐：

蒙赐大函两封，感谢之至。您若能将一册《室内乐集》及随信所附的报刊短评一并转交许布施先生，我将不胜感激。您建议一篇文章配一幅木刻画，对此我十分赞赏，不过我怕您的读者已经对我感到腻味了。无论如何，明天我将照片寄上，一张给《自我主义者》，一张给许布施先生。至于他所需要的我的“生平介绍”，您能否建议他查阅《名人录》（1916），并转交给他一册《自我主义者》（1914年1月15日）？随信附上一张纸头，上面有我对自己著作的说明，大概他指的就是这个吧。顺致亲切的问候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室内乐集》：其中有些诗曾刊登在《星期六评论》和《言者》（伦敦）以及《戴恩》（《达纳》？）（都柏林）上。西蒙斯先生安排由马修斯先生出版。

《都柏林人》：《爱尔兰家园》（都柏林）的主编诺尔曼先生？曾应允将这些短篇小说从我这儿拿走，但第二篇发表后他跟我说他的读者已怨声载道。其余各篇都是在奥地利写成的。

《青年艺术家画像》：在我离开爱尔兰之前便做笔记开始了这部小说的写作，1914年在的里雅斯特完成。离开之前我将绪篇交给《达纳》的编辑马基先生（约翰·埃格林顿）和瑞安先生，但被拒绝发表。

《流亡者》：（剧本）1914-1915年间在的里雅斯特写成。（见芝加哥《戏剧》1916年2月号）

《尤利西斯》：六七年〔前〕，我在罗马动笔写这部书，现在仍在写，可望于1918年完成。

住址：自从1904年以来我一直住在的里雅斯特——但在罗马曾逗留过一年。1915年7月，在我的要求下，奥地利当局准许（我和家属）离开该地前往奥瑞边境。从此以后我一直在苏黎世居住。

爱尔兰文学剧院。我在上大学时，拒绝在针对《凯思琳伯爵夫人》的抗议信上签名。我是惟一拒绝签名的学生。几年后我结识了叶芝先生。他约我为他的剧院写个剧本，我答应他10年以内写成。1902年我在巴黎遇见辛格（我去那儿学医）。他给我《骑马下海人》让我读。在他去世后，我将它译成意大利文（为塞拉蒂先生？）我也翻译了叶芝先生的《凯思琳伯爵夫人》，可是当我们译出第一个文本时，计划泡汤了，因为叶芝先生不愿将这个译本交给意大利出版商出版。

埃兹拉·庞德。1913年我在的里雅斯特时庞德先生写信给我，表示要给我提供帮助。他将我的小说手稿拿给《自我主义者》，并在上面连载（从1914年2月号到1915年9月号）。他还安排在英美两国出版。他在英美两国的报刊上发表了好多篇关于我的文章（几乎都非常友好十分赞赏）。也正是由于他的友好帮助和《自我主义者》主编韦弗小姐的胆识，《青年艺术家画像》在遭到所有的出版商拒绝之后，终于被接受了，否则我这部小说仍然不能出版。

早期发表的作品：（1）《巴涅尔》，1891年我9岁时就巴涅尔的死而写的一本小册子。它印出来后一度在都柏林流传。不知今天是否能找到这个本子。（2）一篇关于易卜生的文章，写于17岁那年，发表在《双周评论》上。易卜生非常客气，特意写信向我表示谢意。（3）《喧嚣的日子》（一本关于爱尔兰文学剧院的小册子）。这是为《大学评论》撰写的，但学监拒绝入选，还有一篇由我的同学，已故的斯凯芬顿先生写的关于男女同校教育的文章也遇到同种待遇。后来我们以小册子的形式一起刊印了这两篇文章。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17年3月6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苏黎世，八区，海原街72号

亲爱的先生（或女士）：

布莱克、门罗、骚等先生2月22日来信说他们得到您的指示，要在5月、8月、9月、2月4个月内每月一号给我寄50英镑的支票，共计200英镑。他们还说你喜爱我的作品但不愿透露姓名。首先请您原谅，我未能及时复信。2月4日以来由于痛苦危险的眼病（风湿性虹膜炎）我一直卧病在床。因为这是我眼病的第五次发作，而且并发了虹膜粘连，所以直至今日才可以写信。

您的慷慨襄助我深为感激。我几乎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它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并且恰逢目前这个时候，它减轻了我许多思想积虑。您的礼物是如此丰厚，用心又是这般体贴，允许我表达我最真诚的谢意。我希望将来可以证明这种高贵体贴的行为是值得的。

我愿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回报，因此我要给我的出版商写信，要他们寄给我几本书，再把它们题献给你，恭请笑纳。

我的病一治愈，我就要把正在写的一部小说《尤利西斯》继续写下去。我还写完了一个剧本《流亡者》，如果今年能够问世，我会寄给您的。

再一次请求您接受我最深的谢意并请相信我是您感激涕零的最真诚的朋友

詹姆斯·乔伊斯

致埃兹拉·庞德

1917年4月9日

苏黎世，八区，海原街73号

亲爱的庞德：

你上月26日的来信今天早上才到，感谢之至。由于时间耽搁以及一切均未就绪，我将遂你所愿给你寄去一份附加说明。12月我通过代理人给《诗刊》（芝加哥）投了三首诗，但一直杳无音信。如果它们还没有发表而且将来也不会发表，你能退还给我吗？短篇小说我是没有的。我给你说过，我倒有几篇散文小品，可是它们都锁在的里雅斯特我的书桌里。至于《尤利西斯》的选段，我能投寄的仅仅是哈姆雷特那一章，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它会遭受删除之苦的。如果还有别的我能干的事——简单的翻译或是评论——你告诉我好吗？我很乐意试一试，不过我敢肯定，你出于好意将我那可怜的署名的价值夸大为一种“引力”。我整天在考虑我能做些什么或者写些什么。假如我能考虑出来，可能就有东西可写了。不幸的是，我的想象力贫乏，而且还是个拙劣的批评家。

举例说吧，前些日子有人借给我一部上下卷的小说《约瑟夫·万斯》让我读。我隔一段时间读一点，到后来我发觉一直读的是下卷，而不是上卷。如果我是一个蹩脚的读者，难免也是一个最令人厌倦的作家——至少我看如此。书还没有结束，人已搞得筋疲力尽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喜欢我写的这本书？我正在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不同的篇章用不同的手段。令人惊奇的是，尽管我有病，我最近还是写了不少。

至于我的小说，现在它似乎停滞不前了。在《新政治家》上，我没有看到任何评论。博伊德先生寄给我一篇《纽约太阳报》的短评，2000来字，作者是赫尼克先生，深表赞许。韦弗小姐也寄给我其他几位美国人的短评，然而它们好像是在邮寄的途中散失了。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你给我打信时不该删除任何内容。你的上封信大概就是这样推迟的。

我写信告诉过你，戏剧协会打算重新考虑我的剧本《流亡者》。我想请代理人也把它投出去，今秋在伦敦和纽约出版。我希望我能在美国找到一个愿担当此任的戏剧代理。大概它会比《青年艺术家画像》成功。我寄给你一首上面的五行打油诗：

曾有游手好闲之徒斯蒂芬，

他的青年时代最坎坷不平。

可怕的地狱里臭气熏人，

却把他培育得茁壮精神，

连霍屯督人也不愿相信。

尽管《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的批评家一再努力使这本书起死回生，然而它已经倒毙或者说行将倒毙——可能是由于缺少倒置的逗号

的缘故吧。我想听听叶芝对《流亡者》的评价。

改正小说中出现的将近400处的印刷错误弄得我疲惫不堪。我没有收到改样。由于这本世纪可能会出第二版。《自我主义者》最后一页的声明是一种好心的夸张——韦弗小姐这样写道。

无论如何我的境况大有改观。请给我写信谈谈你的评论。我要继续写作，多谢我这位不认识的朋友以及奎因先生的深情厚谊。

我祝你一切顺利。我妻子和我那些淘气的孩子感谢你的良好祝愿。我祝你ogni bene！〔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埃兹拉·庞德

1917年8月20日

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部）藏稿

苏黎世，八区，海原街73号

亲爱的庞德：

我刚刚给你拍过电报：这里汇给你的不是奎因电报上确认或电汇的。你7月17日写信说收到一封他的来信，信上说他已经把我的剧本手稿的预付款寄给我。我想那封纽约来的信肯定是7月8日左右写的。今天是8月20日。我还未收到这笔钱，到电报局去询问，听说他们也没有收到。一定是误投或出了什么差错，最好要搞个水落石出。我汇给你6先令电报费。如果不够，务必从汇给我的款项中扣除不足部分。

得知你操劳过度，十分难过。关于我自己，很遗憾地说我的身体再衰三

竭。星期六我正在街上行走，突然一阵剧烈的腰疼使我寸步难行达20分钟之久。后来我勉强爬上一辆电车才算回到家中。晚上情况有所好转，但第二天出现了青光眼的病兆——今天略好一点。明天早上我要去眼科医院。这里的气候让我受不了。因此，不管做不做手术，我想下月离开这里。有人建议我去瑞士的意大利人聚居区。去那儿还有别的原因。我担心苏黎世冬季严寒，很难使这些房间保持温暖，而且要弄到各种食品也愈见其难。因此，我想最好的打算就是搬进南方某个便宜的膳宿公寓。如果奎因先生的钱到了，而且你几月前的建议有希望成为事实，我就付诸实行；我指的是《尤利西斯》。你曾提议这本书可以在《自我主义者》和《小评论》上连载，这样就给我带来双份稿酬。我准备从明年1月1日起分期交稿，每次约6000字。我有必要以某种方式把由于离开此地而落掉的课程补上。我从一个不知姓名的慷慨的捐助人那里收到的资助，由于兑换率的原因，现在是每月350法郎而不是420法郎——相当于正常期250法郎的购买值。这笔钱当然最管用了，要是没有它，我就该进贫民院了，但是我还得贴钱。请告诉我你的这个计划是否仍然可行，但愿如此。

我的代理人在安排出版我的剧本时跟理查兹先生关系紧张。他（理查兹先生）在美国把《都柏林人》的剩书像废纸一样处理掉，现在他又要把自己的几本带回来，从而避免出新版的麻烦。阿彻先生写信给你让寄一本我的小说给他。他说他简直没法读它：太令人沮丧了。他说他只能读侦探小说。他是不是病了？

就此住笔。请不要为我惊惶。今天我的视力有点弱，但我会像克服其他困难一样克服过去的。我没收到你的诗，也没有收到艾略特先生的，甚至连我自己的也没有收到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埃兹拉·庞德

〔1917年10月22日〕

耶鲁大学藏稿

瑞士，洛加诺，维拉·罗莎公寓

亲爱的庞德：

几天前我来到这里，一直忙于料理我的行李物品，所以无法写信。探讨8月份我的身体和经济崩溃这个问题毫无用处。关于前者，就随它去好了。我仍旧看得不大清楚，但视力已有好转。至于后者，我对你和韦弗小姐的急人之难所欠甚多。如果没有你，我大概已经流落街头了。我注意到你责备自己把我引入歧途。然而，愚蠢之举责任在我。我很高兴《尤利西斯》从3月起将在两家评论杂志上登载。既然我又能阅读写作了，我就要开始工作。我希望你们俩都喜欢这本书。我给你寄去一本《马尔佐科》，上面有一篇迭戈·安格利先生的文章。克雷公司的经理跟我谈过把我的小说译成法语的事（当然在本世纪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昨天在这儿。她读过安格利先生的文章，并想要一本书。恐怕她得自己印一本了。我妻子告诉我你要出版一本书，里面有一篇关于这部小说的论文。所以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第一版已经售罄，有八个国家对该书做了评论，在此以后印刷商却写信要求作者删除和改写书中的某些段落，甚至连第二版也拒绝承印。他说，我相信韦弗小姐在国内已找到愿意印刷此书的印刷商。我现在正在改《流亡者》的校样。叶芝给我写信谈了此书，但他似乎忘了这本书的内容。不管怎么样，他说他的剧院正经历一场危机。他现有的演员连低俗喜剧都演不了。希望情况有所

好转，为此，我要相当恳切地再写一封信给他。我还要给马丁先生写信，尽管我不认识他。如果他们的剧院没有能演此戏的演员，完全可以把他们培训培训嘛。要是不行，他们跑到舞台上干什么？我也要给斯特奇·莫尔先生写信，因为你说他喜欢那本书。我还要给阿彻先生再写一封信，还要给格赖恩先生，可能还有肖特先生、巴克先生及西蒙斯先生写信。事实上，和往常一样，我要给很多人写很多信。

我搞到几本《小评论》，里面有你的一首令人捧腹、充满激情的诗。自从你接任欧洲编辑工作以来，该评论看上去蒸蒸日上。

希望嫂夫人和你本人都身体健康。这封迟复的信不长，甚至不完整，不过我有时觉得很难做到目不交睫——正如我的杰作的读者们一样。

我好像觉得很多事忘了告诉你。毫无疑问，这封信寄出五分钟后我会想起来。今天早上才收到艾略特先生的诗。

我山穷水尽之时你伸出援助之手，由衷的感激拙笔难以表达，这片心意望能领受。你感恩图报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爱德华·迪雅尔丹

1917年11月10日

南伊利诺伊大学（范伯格）藏稿

罗迦诺，达海姆公寓

Monsieur：Votre fils au consulat français de Zurich m’a donné votre adresse. J’écris pour vous prier de vouloir bien me dire où je pourrais

obtenir un exemplaire de votre roman Les Lauriers Sont Coupés. J'avais l'édition originale mais elle se trouve maintenant en Autriche d'où，étant sujet britannique，il ne m'est pas très facile de la ravoir. J'ai demandé chez les libraires de Zurich et d'ici mais inutilement. J'espère que vous me pardonnerez la liberté que je prends mais j'ai， je crois，deux excuses valides étant un sincère admirateur de votre œuvre si personelle et si indépendante et étant en même temps un humble vigneron dans la vigne du seigneur.

Agréez，Monsieur，l'assurance de ma très haute considération

JAMES JOYCE

【注释】

法文：

“先生：

我是在苏黎世法国的领事馆您儿子那里要到您的地址的。我写信想问您能否告诉我在哪儿可以买到您的小说《被砍倒的月桂树》。我本来有个初版本，可是目前搁在奥地利。作为一个英国臣民，我很难再去把它拿来。我曾向苏黎世和此地的书商求购，却均无所获。我希望您能原谅我的冒昧，不过，我认为我有两条站得住脚的托词：对您的作品我由衷地欣赏，我有切身感受，决不人云亦云，我也是上帝的葡萄园中的一个卑微的劳工。您忠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范妮·吉耶梅

1918年9月5日

耶鲁大学藏稿

苏黎世，大学街38号

亲爱的吉耶梅小姐：

既然你的英文写得这样好，看来，我也可以用英文回信了。我希望我挂号寄出的书你已经收妥，其中有你的小说和我签过名的我的剧本。尽管我不喜欢你在小说中所用的书信体，我还是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一遍。这种书信体小说虽然引人入胜，却存在一个无法避免的缺陷。人们只能从一个视角观察。在有些信中还原原本本地照录“他人”文字，这不失为一种手法，无疑也是必要的，但并不怎么令人满意。在我读过的这一类作品中，惟一成功的尝试是梅里美的《奥班神父》，其中的最后一封信完全背道而驰了。然而，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它的局限性。因此，最好是根据一本书在自己范围内所取得的成就来评定它的优劣。

你的书使我想起艾米尔，我想，你一定对他情有独钟。那些讨人嫌的批评家所谓的“情节”，〔我〕觉得弥漫在法国文学中鲜见的一种情趣之中。我指的是胡格诺教徒的气质，比方说，它在纪德先生的《窄门》一书中显而易见；我觉得这本书跟你的颇为相似。也许你会觉得这种判断过于离奇，不过你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毕竟是一个外国人。

我想你自己对这本书的结局并不满意（不止一个理由）。然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一种完成，而不是一种中断，我感到遗憾的是这部小说我没有存书，因为你自己也只有一本，不过，“售罄”在一个作家耳朵里是一个非常动听的词。

我给你再寄一些有关我的《画像》的评介，也许你会感兴趣。如同大多数作家（还有母亲？）一样，我主要考虑着自己最新的作品。鉴于你上次猛烈地攻击我“缺乏鉴赏力”，这次我不无惶恐地等待着你的批评。我很少看报，如果你能把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纸寄来三份，将不胜感激。我自己要一份，我的英美出版商各一份。

凡是用法语写作的人，我都羡慕，并不是因为我羡慕那种语言的力量（我发现它的功能大抵是一种中庸和批评的标准，而不是创新的标准），而是由于作家可以求助的那个读者大众。用英语写作是对前生所犯罪孽设计出来的最巧妙的折磨，英语读者大众能解释个中缘由。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霍勒斯·朗博尔德·巴特爵士

1918年11月30日

康奈尔大学藏打字稿

苏黎世，大学街29号三楼

伯尔尼

英国公使

霍勒斯·朗博尔德·巴特爵士

阁下

先生

我提请阁下注意下列事实。

1918年5月1日我前往英国驻苏黎世领事馆收取领事馆雇员亨利·卡尔所欠“英国演员剧团”的25法郎。因为1918年4月29日英国演员剧团上演《认真的重要》，该团导演克劳德·赛克斯先生邀请卡尔先生在剧中客串一个角色，他买了几张票，但未付钱。卡尔先生拒绝支付这笔票款，而且他已经拿到演出费后又向我索要150法郎，我遵照赛克斯先生的指示回绝了他的要求，他扬言要对我们今后的一切演出有组织地进行抵制，并当着他人的面叫我“无赖”和“骗子”，而且还威胁说“下次在街上碰到我时要拧断我的脖子”。我回答说“这不是政府办公室里使用的语言”，便随即离开了办公室。

1918年5月1日我给领事贝内特先生寄了一封挂号信，诉说了我这种待遇并要求卡尔先生向我道歉。没有回音。

于是我将此事委托给一位律师处理，并把卡尔先生对我的攻击威胁报告给苏黎世警察局。卡尔先生听从英国领事馆律师乔治·韦特施泰因博士的建议索要475法郎，并声称英国领事馆有治外法权。由于我的律师康拉德·布洛赫博士的申诉，瑞士政治部驳回了后面这项要求。

自从1918年5月1日以来，“英国演员剧团”单独或者与意大利及法国的一些剧团合作已经或将要公演8部英国戏剧，这些演出得到美国侨民和对英国文学感兴趣的瑞士人和其他人士的大力支持。上演的戏剧包括白朗宁、王尔德、辛格、霍顿、萧伯纳及詹姆斯·巴里爵士的作品。然而，卡尔先生所威胁的抵制依然存在，因为1918年5月1日以来，贝内特领事先生在我们演出时从未到场，而且在卡尔先生的挑唆下利用一切职权污蔑和抵制我们的活动。

我于1918年7月身患重病，面临失明的危险，这时贝内特领事先生给我

写了一封挂号信，要求我跟他私了，同时还威胁说如果我予以拒绝，他就要进行惩罚。对此我婉言予以谢绝。

1918年10月15日瑞士法庭作出了予我有利的判决，驳回韦特施泰因博士代表他的当事人提出索要475法郎的反诉要求，并责成卡尔先生支付所欠金额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现附上判决书副本一份。

“英国演员剧团”是瑞士惟一为英国戏剧文学做出过贡献的团体。我和赛克斯先生造成的这些花销约达10000法郎，我们从未得到任何补助，所以，尽管取得了道义上的成功，我们的决算表却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我们所做的事情遇到了重重困难，花费了巨大的劳动。按赛克斯先生的要求，特附上首相劳埃德·齐治先生的一封来信，他对我们努力的成果予以肯定。

我相信阁下您会和我一样认为，按照外交部颁布的行为准则，进行敲诈攻击或教唆敲诈攻击，或者对英国文学进行有组织的诽谤性抵制，或者要求英国臣民私了重罪案件并威胁如不照办就要惩罚，凡此种种决不是领馆官员的职责。

鉴于贝内特领事先生对上述敲诈攻击、企图私了重罪案件等行为表示默许和公开赞同，对于我对其属下雇员的严厉指控不予回答，作为国王陛下的一个臣民，作为陛下慷慨承认对英国文学有所贡献而深感荣幸的文人中的一员，我特向阁下，国王陛下在这个国家的官方代表，提出呼吁，请求得到阁下的保护并因受暴力侮辱而要求赔偿，这也是国王陛下的臣民最起码的权利和特权。阁下恭顺的仆人

詹姆斯·乔伊斯

致〔玛尔塔·弗莱施曼〕

〔1918年12月初？〕

施特劳曼藏稿

〔苏黎世〕

Vous n’êtes pas fâchée alors.

J’avais de la fièvre hier soir，en attendant votre signe.

Mais pourquoi ne voulez-vous pas m’écrire même une parole-votre nom？Et pourquoi fermez-vous toujours les stores de la fenêtre？Je veux vous voir.

Je ne sais pas ce que vous pensez de moi.

Comme je vous ai déjà dit nous nous sommes vus et-parlés-mais vous m’avez oublié.

Voulez-vous que je vous dise quelque chose？

Ma première impression de vous.

Voilà.

Vous étiez vétue de noir avec un gros chapeau aux ailes flottantes. Lacouleur vous allait très bien. Et j’ai pensé：un joli animal.

Parce qu’il y avait quelque chose de franc et presque d’impudique dans votre allure. Puis，en vous regardant，j’ai observé la mollesse des traits reguliers et la douceur des yeux. Et j’ai pensé：une juive. Si je me suis trompé il ne faut pas vous offenser. Jésus Christ a pris son

corps humain : dans le ventre d'une femme juive.

J'ai pensé souvent à vous et après , quand je vous ai reconnue à la fenêtre je vous regardais dans une espèce de fascination dont je ne peux me libérer.

Il se peut que tout ça vous laisse indifférente.

Il se peut que je vous semble ridicule.

J'accepte votre jugement.

Mais hier soir vous m'avez fait un signe et mon cœur a sauté de joie.

Je ne sais pas votre âge.

Moi , je suis vieux-et je me sens plus vieux encore.

Peutêtre ai-je trop vécu.

J'ai 35 ans. C'est l'âge que Shakespeare a eu quand il a conçu sadouleureuse passion pour la 'dame noire.' C'est l'âge que le Dante a euquand il est entré dans la nuit de son être.

Je ne sais pas ce qui arrive en moi.

Est-il possible qu'une personne éprouve sentiments commes les miens et que l'autre ne les éprouve point ?

Je ne sais pas ce que je veux.

Je voudrais vous parler.

Je ne figure un soir brumeux. J’attends-et je vous vois vous approcher de moi，vétue de noir，jeune，étrange et douce. Je vous regarde dans les yeux et mes yeux vous disent que je suis un pauvre chercheur dans ce monde，que je ne comprends rien de ma destinée ni de celle des autres，que j’ai vécu et péché et crée，que je m’en irai，un jour，n’ayant rien compris，dans l’obscurité qui nous a enfantés tous.

Comprennez-vous peutêtre le mystère de votre corps quand vous vous regardez dans la glace，d’où est venue la lumière fauve de vos yeux；le teint de votre chevelure？

Comme vous étiez gracieuse，hier soir，assise à la table，rêveuse et puis，soudainement，levant ma lettre à la lumière.

Quel est votre nom？

Pensez vous，quelquefois，à moi？

Ecrivez-moi un mot à l’adresse que je vous donne.

Vous pouvez m’écrire aussi en allemand. Je le comprends très bien.Dites-moi quelque chose de vous-même.

Oui，écrivez-moi demain.

Je crois que vous êtes bonne....

【注释】

法文：

“看来您没有生气。

昨天晚上，我发烧了仍等着您的音讯。

可是，为什么您连一个字都不想写给我——您的名字？为什么您总是将窗户紧闭？我想看看您。

我不知道您是怎样看我的。

就如我已告诉您的那样，我们见过面——还在一起说过话——可是您把我忘记了。

愿意听我讲一些事吗？

我对您的第一印象。

下面就是。

您穿着黑衣服，戴一顶羽毛摇曳的大帽子。那颜色太适合您了。那时我就想：漂亮东西。

因为那时的您，有一种毫不做作而又几乎放荡的魅力。然后，我凝视着您，看到了您脸上柔和的神情、匀称的五官，还有一双充满柔情的眼睛。于是我又想：一个犹太女人。如果是我弄错了，你千万别生气。耶稣基督显出人身：就在一个犹太女人的子宫里。

我常常想着您。后来，当我认出了站在窗口的您，我简直是着了魔似的看着您，从此再也无法释怀。

或许对此您并不感兴趣。

或许对您来说我很可笑。我接受您的裁决。

但是，昨天晚上您向我有所表示，我的心，我的心快活得就要跳了出

来。

我不知道您的年龄。

至于我，已经老了——而且感觉比实际年龄还老。

或许我已经活得太久了。

我35了。就是在这个年龄，莎士比亚为“黑女士”怀着痛苦的激情。也正是在这个年龄，但丁进入了他生命的黑夜。

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

一个人会有我这样的感情，对方却一点儿也没有，这可能吗？

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愿意和您谈谈。

我为自己设想出一个雾蒙蒙的夜晚。我等待着——然后我看见您向我走来，一袭黑衣，年轻，陌生，而且温柔。我凝视着您的眼睛，我的眼睛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个可怜的求索者，却对我的命运、别人的命运一无所知；我生活过，我犯过错，我也创造过，有一天我将离去，对这个孕育过我们俩生命的混沌却无知无晓。当您看着镜子里的您时，您或许会明白您身体的奇妙，您眼里的野性来自何方；您头发的颜色从何而来？

昨晚，在我的梦里，您坐在桌边，那样仪态万方，后来，突然地您举起我的信凑到灯光前。

您叫什么名字？

有时候您也会想起我吗？

照我给您的地址给我写信。

您也可以用德语写给我。我的德语好极了。

告诉我您的事情。

是的，明天就写给我

我想您擅长……”

【注释完】

致玛尔塔·弗莱施曼

1918年12月？

施特劳曼藏稿

［苏黎世］

Qu’y a-t-il ?

Vous ne m’avez pas salué !

Je descends avec cette lettre a la porte.

Ai-je offensée ?

Mais comment ?

Je vous prie de m’envoyer un mot toute de suite. Voilà une enveloppe déja préparée. Jetez-la à la boite et mettez un seul mot dedans.

Etes-vous fâchée ? Oui ou non.

Je ne comprends rien.

Pour l'amour de Dieu envoyez-moi un mot.

La belle nuit que je vais passer !

【注释】

法文：

“怎么了？

您连招呼都不跟我打！

我要把这封信送到门口。

我冒犯您了吗？

但是怎么冒犯的？

我求您立刻给我一封短信。这是一个现成的信封。把它投进邮筒，就写一个字。您生气了吗？是还是不是。

我不明白。

看在上帝分上写几句话给我。

这样我就要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了！”

【注释完】

致玛尔塔·弗莱施曼

〔1918年12月9日〕

施特劳曼藏稿

〔苏黎世〕

Arme liebe Marthe

Was haben Sie gehabt？

Ich bin noch unsicher aber glaube dass ich Sie gesehen habe heuteabend.

Ich hatte Angst Ihnen zu schreiben weil ich wusste nicht wer bei Ihnen war und dachte dass meine Briefe in die Hände von fremde Leute kommen könnten.

Jedes Abend habe ich geschaut.

Ich habe mir sogar Vorwürfe gemacht weil ich dachte dass vielleicht Ihre Krankheit in Folge einer Erkältung am jenem letzten Abend war. Dann dachte ich，ich wurde Ihnen trotzdem schreiben und mit der Name einer Freundin schreiben！

Je continue en français parce que l’allemand ne me va pas.

Si vous avez beaucoup souffert en ces jours，moi，j’ai souffert aussi.

Il me semblait que l’unique rayon de lumière qui dans ces dernières années ait percé l’obscurité de ma vie，s’était éteinte.

J’étais même imbécile！

Chaque matin j'ouvrais , j'ouvrais le journal et j'avais peur de lire votre nom parmi les annonces des morts ! Je l'ouvrais toujours avec angoisse , très , très lentement.

Je pensais : elle s'en ira-elle qui m'a regardé avec pitié-peutêtre avec tendresse.

La maladie change beaucoup.

Elle nous conduit quelquefois jusqu'au seuil de la mort : et nous voyons les choses autrement.

Vous n'avez pas peur de la mort-moi , si !

Vous avez pensé peutêtre que votre sentiment pour moi était une folie ; vous avez entrevu les ombres de l'au delà.

Eh bien ! Ce sont les ombres menteuses !

Je voudrais vous envoyer des fleurs mais j'ai peur.

J'attendrai encore. Peutêtre ce n'était pas vous que j'ai vue ?

J'ai vu mon livre de poésies dans votre main.

Est-ce que vous avez compris ?

J'ai écrit quelque chose pendant votre maladie-quelque chose de très amer qui a blessé beaucoup mes amis

Oui , j'ai souffert aussi.

J'hésite encore avant de vous envoyer cette lettre

Si elle tombe dans les mains d’une autre personne ？？？

11 heures

Je vais jeter cette lettre à la boîte.

Je ne peux plus attendre !

J.

【注释】

德文和法文：

“可怜的亲爱的玛尔塔您是怎么啦！

我仍然不敢肯定，但是我觉得今晚我看到过您。

我害怕给您写信，因为我不知道谁和您在一起。我想，信或许会落入陌生人之手。

每天晚上我都在守候您。

我甚至自责，因为我认为您的病或许就是由于上次那个晚上着了凉。

于是我想，不管怎么说，我都要给您写信，而且以一个女朋友的名义写。

我要用法文继续写，因为德文不适合我。

如果说这些日子里，您受尽了折磨，我也是的。

那就像是多年来射穿我生命黑暗的仅有的一线光明被熄灭了。

我简直要疯了！

每天早晨，我把报纸翻了又翻，总害怕在讣告栏里看到您的姓名！

我总是心情沉重地打开报纸，慢慢地打开。

我想：她要离去了——就是怀着怜悯之心望过我的她——或许怀着一片柔情。

疾病会改变一切。

有时它把我们领到死亡的门槛上：那时我们就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了。

您不怕死——但我怕！

或许您会认为您对我的感情太疯狂；您已看到了彼岸的阴影。

哦，算了吧！那些阴影都是骗人的！

我想送花给您，但又怕。

我要继续等待。我看到的那个人或许不是您吧？

我看到您手上捧着我的诗集。

您懂诗吗？

您生病的时候，我写了一些诗——一些很苦涩的诗，曾深深刺痛了我的朋友们。

是啊，我也受尽了折磨。

我还在犹豫到底给不给您寄出这封信。

万一它落入他人之手了呢？？？

11点

我要去发这封信。

我再也不能等了！

【注释完】

致玛尔塔·弗莱施曼

〔1919年2月2日〕

施特劳曼藏稿

〔苏黎世〕

Nach langes Erwarten sah ich gestern abend Dein Gesicht，aber so blass，so müde und so traurig！

Der erste Gruss an diesem Tag kam von Dir-durch die Nacht

Und durch die Nacht der Bitterkeit meiner Seele fielen die Küsse Deiner Lippen über meinen Herz-weich wie Rosenblätter，sanft wie Tau.

‘O rosa mistica，ora pro me！’

J．

Maria Lichtmesse 1919.

【注释】

德文：

“经过长期的等候，昨晚总算看见了您的脸，却是那样苍白，那样慵倦，那样悲愁！

今日来了您的第一声问候——整个夜晚

我心灵凄苦的整个夜晚您的唇吻轻落在我的心田——柔若玫瑰瓣，轻如晨露珠。

‘啊，神秘的玫瑰花，现在献给我！’

J.

1919年圣烛节。”

【注释完】

致弗兰克·巴津

1919年6月19日

耶鲁大学藏稿

苏黎世

亲爱的巴津：

你还在那儿吗？我转寄的你的梦书但愿已经收到，要是没有，那也没有关系，随它去吧。新闻？保罗·苏特尔带来了你的速写，为此我必须真诚地感谢你，因为对我粗拙的双眼来说，它好像是件精致而又炫目的宝贝。保罗和我们一同在孔雀餐厅赏光畅饮了由写《大公爵夫人》的他所点的金黄色葡萄酒，因为：

（信件检察官禁止披露）

其他新闻吗？“眼睛盯着钱”的格什温先生贪污了1000法郎的公司款，搞得沸沸扬扬。科拉姆从纽约写信给我，说那儿已经掀起了一场声援我的运动，他们将给我电汇11000法郎以支持我的案子和计划。我听说报刊将登载爆炸性文章。我已把声明寄给伦敦我的代理人，可他不愿意散发，我还把它寄给外交部以及巴黎的爱兰尔-美国使团的两个首席代表。庞德写信对《塞壬》表示异议，后来又缓和了他的反对意见，对结尾和“苦恋”表示抗议，并想了解是否布鲁姆

（房子里四面八方响起了持久的欢呼声）

可以不放到暗处，史蒂芬·忒勒玛科斯可以提到明处。

《库克罗普斯》章还在以你所了解的方式精心塑造。芬尼亚勇士团团员由一条用爱尔兰语说话（或咒骂）的猎狼犬陪伴着。他以最杰出的芬尼亚风格和暗示他们权威行当的漫天辱骂吐露他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声。这部史诗继续说明：“他谈起英国人，一个高贵的种族，海洋的霸主，静静地像不死的神灵一样端坐在雪花石膏的御座上。”

保密 内附剧院节目单

今早从监护人那里来了一封言辞激烈的恐吓信。妹妹快死了。玛——在一所疯人院或精神病医院，可现在又回来闹自杀。把我所有的信件都给了他。对我举止粗暴。自从圣烛节以来我既不知道她已回来，也没有看到过她。唉，我起床便到狮子洞去。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用尽所有文雅通达的手腕，一片诚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外柔内刚，感情与理智的卓越品质通常具有……结果，静态平衡：休战。

备忘录 回信中勿提此事，我希望20年以后也要保密。

J．J．

致弗兰克·巴津

1919年7月11日

耶鲁大学藏稿

苏黎世，大学街29号

亲爱的巴津：

这究竟是什么地址？你就在那儿？你要回苏吗？我随信寄给你别人托我要卖的油画说明，价格标在背面。那些蹩脚画就在此地。如果你能卖掉其中任何一幅，就可以得5%或10%。我忘了是哪幅。这批画加起来可能会带来30000法郎的回扣，我想。写信，该死，纯粹是浪费笔墨。将把保·苏的诗送到《苏黎世人邮报》。将寄给你一张自照。内人的画像已装进画框挂起来了。胡拉屎·狼豹多爵士已从伯尔尼“体面调离”。阿克顿勋爵主事。为我的案子从美国电汇来了5000法郎。这里人人都蠢蠢欲动。我已为“英演”提供了赞助。经过长期的审议，考虑到我先前行为端正、品格无瑕，他们才赏脸同意接受我10000法郎的脏款。正与歌手米尔纳为音乐厅组织一场爱尔兰传统和现代音乐会。

Arrivederci presto，pittore bevitore.

J. J.

又及美国参议院将对本尼特领事先生以往做官的表现进行一次质询，他现在正在美国感兴趣的一个地方。我的代理人拒绝在快乐的英格兰散发我的声明。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19年7月20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苏黎世，大学街29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迟迟没有给您回信，是因为我希望收到您的律师的电报或者信函，但至今二者皆无，我百思不得其解，故现在写信予您。您现在很可能发现我这个人很蠢——这一点我本应该加以掩饰的。究竟我的恩主是谁，我想寻找一点线索，于是便捕风捉影，自己造成了误解，再加您的律师们给我的上一封信中有一些话，或者说是暗示，两方面都使我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如果您了解我对伦敦的人和事多么无知，您可能会宽恕我的愚蠢。我很难见到一张报纸，或者一本书，除了收到几封正式信函和庞德先生的来信（现在也不多见了）外，我不和那里的任何人通信。您提到的那些字眼，我没有任何理由收回，然而我却有十足的理由把这些相反的形容词用到自己身上。

在最近等待的日子里，我再添困惑，因为正当我欣然得知是您慷慨解囊帮助了我，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襄助，您赐函予我，说您觉得寄去的上一章有些疲软或枝蔓。大函收悉后我又把这一章反复读了几遍。写这一章花了我5个月的时间，每当我写完一章的时候，我的头脑就陷入一种麻木不仁的境地，仿佛无论我本人还是这本可怜的书再也不会摆脱那种困境似的。庞德先生写信给我，仓促反对，然而我觉得他反对的理由并不正当，而且主要应归因于他那令人仰慕而又生机勃勃的艺术生活的多种兴趣。布罗克先生也写信给我，要求我给他解释这种疯狂的方法，然而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一天到晚随时都在变化，人体的每个器官各有不同，各章之间又大相径庭，因此，尽管欣赏他的批评耐心，我却无法给予回答。您已经给了我很大支持，我还得求您再次照顾，多加忍耐。如果《塞壬》如此令人不满，我就很难指望《库克罗普斯》和后面的《喀耳刻》会得到首肯了：况且我也不可能把这些章节马上写出来。所需的元素只有在长期共存以后才会混合。我承认这本书非常让人头痛，可是我目前能写的也只有这本书。

在过去的两年里，每当我收到您的礼物，总是预感到（现在证明是错了）书中的每一章越写越渐渐不能得到帮助我的人的赞同。您的律师在回答我试探性的询问的信中转用的“尖刻的”这个词，它对我的迷信思想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与其说是因为作品本身有什么质量或价值，还不如说是这样一种情况：这本书的进展其实就像喷砂的进展一样。我一写到或牵涉到书中的一个人，就会听到他的死亡、离去或不幸。紧跟的每一章，由于涉及到艺术修养范畴（修辞、音乐或辩证法），都在后面留下一片烧毁的田野。自从我写了《塞壬》，我发现自己再不可能听任何音乐了。

我一直想对您表示我的感激之情，但我做不到。是您把我的《青年艺术家画像》向大众介绍，引起他们的“注意”。如果您愿意接受该书的手稿，我将十分感激。手稿还在的里雅斯特，一俟那里的情况好转，我就取来转交给您。

您给了我最慷慨最及时的帮助。不管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个常人，我希望自己感到没有辜负您的帮助。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向您表示感谢。您非常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19年8月6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苏黎世，大学街29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承您的律师在延缓完成馈赠契约的情况下寄来您的100镑礼金，蒙您又赐企盼已久的惠书，我得再次表示谢意。为此我无限欣慰。关于《塞壬》的主题也许我不该再说什么，但是您所提到的段落我并没有打算写成宣叙调。该章只有一例宣叙调，在第12页歌曲的前言里。它们全部是一种“正规流亡”中的八个规定部分；尤利西斯终于摆脱了音乐的魅力继续他的旅行，而我却不知道怎样去写这种音乐的魅力。您可能对各章风格多变感到吃惊，而且像渴望得到伊塔刻岩的漂泊者一样偏爱最初的那种风格，这我能理解。但是要我把所有的这些漂泊都压缩到一天的范围内，把它们装扮成这一天的样子，请您相信，我只有以不变应万变才能做到。

为了证实我上封信所言，现附上刚刚收到的都柏林一家报纸的剪报，报上有该章一个人物的讣告。

有件事您知道了可能会感兴趣，我的剧本《流亡者》明天晚上要在慕尼黑的明希纳剧院首次上演。我收到多封电报请我到场，但我不会到那里去看戏。我提及此事是因为我记得该剧本出版以后，我非常吃惊地从您那里得到了一个非常赞赏的信息。我将给您寄一本几个月前在苏黎世出版的翻译本，我想您也许会要这个译本的。

您上封信中提出的问题无需急于回答，不过我感谢马斯登小姐的赞美，另外我想把我的书定价为3先令，我想它差不多值这个价。

您对我慷慨襄助又对我的写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此我深为感谢，顺致问候感激你的、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G·赫伯特·思林

1919年9月21日

得克萨斯大学藏打字稿

苏黎世

亲爱的先生，

贵协会最近寄给苏黎世律师柯蒂先生的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作为赛克斯先生的伙伴，想提醒您注意一些事实。

我与赛克斯先生1918年4月在苏黎世创办了英国演员剧团，旨在上演英语剧作。该剧团虽面临困难，遇到抵制，并蒙受经济损失，但仍上演了不少英语剧作，而且是瑞士战时惟一的此类机构。尽管我们竭尽全力避免有违文人礼仪的事，但由于邮件延误、审查制度，而且经常而持久地关闭边境，在某些情况下，赛克斯先生不可能征得所有剧作家的同意。赛克斯先生同爱德华·马丁先生直接联系取得了上演《石南荒原》的许可，与已故的斯坦利·霍顿先生的代理人迈耶先生直接联系，取得了上演《欣德尔醒了》的允许，还就上演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跟罗伯特·罗斯（已故）和塞缪尔·弗伦奇先生联系过。因此赛克斯先生业已要求柯蒂先生提供要求上演费的作者名单。况且，在欧洲大陆上演英语剧本这一

问题似乎情况特殊，在伯尔尼公约的条款中还未曾预见到。起初，有人从法律角度就这一问题向赛克斯先生建议，这一类演出不向作者付上演费。

本剧团的宗旨及成就既然如此，本人确信，贵协会成员会表示赞同的。而且，由于赛克斯先生精力充沛坚持不懈，现在的经济和艺术前景会光明得多。

作为一个作家，我的名字您或许已有所闻，贵协会在过去对我慷慨及时的帮助，我不胜感激。我坚信，柯蒂先生代表我们即将向您提供的建议会得到您的同意，而且能够消除可能已经产生的误会。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弗兰克·巴津

〔1919年12月〕

耶鲁大学藏稿

的里雅斯特，卫生街9号

亲爱的巴津：

现附上两封信，在值得注意的两段文字下面划了线。先说说赛的来信。假如眼下你是英演的经理，我希望你传递的惟一信息就是：我对他经常碰到的麻烦感到遗憾。我希望他会克服这种麻烦。但就我个人而言，我目前家政不安，这件事实在难能顾及。我曾给作家协会的秘书两次去信。不过，他们这些人所要的不是信，而是钱。我本人也需要钱——而且很急切。可以这么说，要是我口袋里有我最近交给英演的那些钱 = 按目前汇价约10000里拉，那我就日子好过了。而这全是为了你。我请求

你代我向赛克斯夫妇问好，同时为我的沉默道歉——处于目前这种境地，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他再不要给我写无礼的信，因为本人决无过错。

再谈谈W的情况，照他信上的意思，他似乎威胁以诽谤罪起诉。要是那样，可能你我同赫梅尔都要戴上镣铐，因为“他们都作恶多端”。我来这里以后，就给麦夫人去信，迫不及待地请她考虑“资助恢复的可行性”。这位高贵女士竟未做任何答复。魏佯装不知我这儿的住址——又在耍骗术！他忘记的只是他不想记的事，也就是说，他竟忘记了他答应把荣格博士（全世界人在为他经久不息地欢呼）的《性欲之变化》（一个粗鄙的补锅匠和阳台上的爱尔兰人齐声喊道：说得好！说得好！）送给我作礼物。看在上帝分上，让这些蠢货都滚蛋吧！说到加利奥温先生富有诗意的演说，我庆幸当时我不在场。庞德对《库克罗普斯》章言词“热烈”，不过紧接着降下温来告诉我，奎因决不是个和尚，因为他（奎）曾从温德姆·刘易斯那儿买了价值300英镑的绘画——却没给钱。韦弗小姐来信说，她仔细读了一遍后，发现她说起话来难免要夹杂一些艾嘴边常挂的形容词。对了，你收到那个密封的包、那瓶酒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了吧？欧文先生的房间里大约有四五十本《流亡者》。你是不是把这些书搬到你的工作室去，每逢有人前来为我的健康干杯——饮大公爵夫人阁下最上乘的尿水（恕我不恭！瓦莱的白葡萄酒）——把这些书趁机卖掉（当然所得归你）。只请你把舞台版留下十本，其他留下五本。另外，如麦夫人在一个月内不回话，我将把原稿收回。

这里不可能搞到一套房子。城里谣言四起，说我在外头大获成功（主要是经济上的），因而我不愿同人们打交道了。我该不该告诉你，没有耐心友好的你在身边，我是多么空虚啊？我希望你能提前告诉我你要干什么，呆在那里呢，还是迁往南方。《瑙西卡》还只字未写，仅仅记了一

些黄毛丫头的轻浮庸俗的表现，还对一种新奇的叫人眼花缭乱的风格作了些总体规划（专利号：7728。瑞专、欧专、英专、伦专）。请代我向保罗·苏特尔及丹尼尔·赫梅尔问候。下次我将寄给你一封给赫脱小姐的信。你的那些画现在才到基雅索，好像一路上很受赏识。请尽快回信。我发现一旦坐下来，事情就容易了。你在艺术上进展如何？这封信满篇都是具体实在的东西。嗨，我就是这种人！衷心地握手。

詹姆斯·乔伊斯

致弗兰克·巴津

1920年1月3日

耶鲁大学藏稿

的里雅斯特，卫生街2号

亲爱的巴津：

我希望你活着，身体好，并在巴塞尔卖掉几幅。你的画安然到达，已经挂起来了，机器坏了，书籍完好无损：价格总计约400法郎。这里的情况极不愉快。没有房子，甚至连房子的影子也没有。直至目前，我拒绝授课，但又受命在那所学校任教——它现在是一所商学院了。一天一个小时。到这里后有6个星期，我既不读书，又不写作，也不讲话。然而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因此后来我开始写《瑙西卡》，现在已经写了少一半。可能在2月2日前完稿。没有收到麦夫人的回信。看来风雅在一代人之内是培养不起来的。一个月后奎因复信说《尤利西斯》手稿现付700法郎。我未作答复。现在他又提出现付1500法郎，并未提总额。我打算给麦夫人写信问她要不要。韦弗小姐寄了一张玉照给我，同时还写了封很伤感的信，说到她的年龄——43岁。赛克斯音信全无——谢天谢

地——或者谢谢英国的臭演员们，不过听说他们仍在演出。莱那西两次到这里四处踅摸——天知道在踅摸什么。元旦那天我在街上碰见了魏斯。他笑眯眯地走了过来（我猜可能是笑我这身不体面的行头）向我打招呼。我同他寒暄了几句。我们现在在家里自己做饭。直到昨天，我每天都给我的妹夫交35里拉。现在给他交一半房租、煤气和煤炭费，我们像猪一样得过且过。倒也快乐！除此而外，就是闷得慌。没有一个人可以一起谈谈布鲁姆。把这章借给一两个人去读，且别说他们摸不着头脑，就是屁股也未必摸得到。我弟弟倒是〔懂得〕一点门道，可是他只把它当做一个笑话。况且他在狱中待了4年〔？〕有老鼻子活儿要干，又喜欢在自己的一伙人中过那种快乐优游的生活。哦，算了，不说这些鸡零狗碎的事了！这些要命的事何时才能结束。你手里有《流亡者》吗！要是有，就卖掉（如果有人要的话），钱你自己留着。我想保·苏已经结婚了，向他转告我最良好的祝愿。你准备在苏黎世待一向吗？你有没有天赐良机来这里待一周？我不知道是否能全盘包下来。不过我能给你安排住那么长的时间，并让你吃饱，可是还有该死的车费。我也许只能付费用的一半。可能就在下个月吧？但愿《瑙西卡》会写完。现在放弃这本书简直可以说是疯了。《库克罗普斯》的前半部分11月发表了，暗示勃起的语句删去了。你见过西格弗里德·朗吗？我希望他把我的书挂号给我寄来。这一本书不是我的，是题赠给别人的。接到此信后下决心提起笔来。我知道这是件苦差事；可是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和计划。顺便问一下：你认识圣艾夫斯姓韦弗的人吗？我之所以问这事，是因为韦弗小姐给我寄了一张在那儿照的快照。《流亡者》似乎在德国泡了汤。即使没有这些麻烦，《尤利西斯》写起来也是很艰难的。下月开始授课的前景还是令人高兴。这里冬天温和而且很快就要过去了。好的歌剧倒不少，我却从来没有看过。（之所以不能去看，是因为“有人”不是把我的衣服卖了就是当了，买一套要花600里拉。）可能我如果有自己的房

子，情形就不至于这么糟糕。（我可以说这里的大部分家具都是我的。）无论干什么营生都让我心烦。施利（皮亚扎太太的男人）在这儿。他属于那种体面人——不是个精神分析学家。收到鲁杰罗的一张贺卡。如果你见到他代我表示谢意。祝你新年快乐并盼早日见到你。至于旅行，作为前英国领事，你该没有什么困难，我想——可是我敢说，建议你进行这样一次麻烦而又（对你）无利可图的行动照例是自私的。无论如何请回信。《瑙西卡》是用婆婆妈妈黏黏糊糊橘子酱长内裤式的文体写的，具有香、圣母崇拜、手淫、炖鸟蛤、画家调色板、闲唠嗑、兜圈子等等等等的效果，但没有其他各章那样长。

见信即复。

詹姆斯·乔伊斯

致威廉·默里夫人（明信片）

1920年1月5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的里雅斯特，卫生街2号

贺卡收到，多谢。我需要一些别的柔情小说和随便一本廉价赞美诗集，你能寄给我吗？除了我自己，这里一切都好。另外我还想知道从海岸上可以看见的沙山上的“海之星”教堂后面有没有树木（如果有，是什么样的树），利希家平台侧面有没有台阶通下来。如果你能为我很快了解一下，我将会十分高兴。

这里大家再次祝你1920年万事如意。

吉姆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0年1月6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的里雅斯特，卫生街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多谢您一片美意圣诞节寄来了玉照。很高兴能有这些照片。我的几首蹩脚诗竟然引起您的一番伤感，我十分不安。它们不值得让您这样。那我就很想知道我那本枯燥冗长令人沮丧的《尤利西斯》会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我注意到您寄的照片是在圣艾夫斯拍的。难道您是那里出生的吗？我从一个朋友——一个画家那里听说过许多关于圣艾夫斯的事。由于被占区的邮政服务不是很好，我一直在打听寄手稿的最好办法。我想我的妹夫（他是这里捷克斯洛伐克银行的出纳员）能设法把它同他们的邮件一起分四次寄出。如果这样不行，我就去邮局（仍分四次）。当然，如果全部或部分寄丢，我会再为您重写出来，不过您最好还是拿原稿。“最初的”原稿8年前我一气之下撕碎扔进了火炉，那是因为《都柏林人》遇到的麻烦引起的。烧焦的残稿被一个家庭救火队抢救出来包在一条旧床单中放了几个月。我又把它们加以整理，尽量拼凑起来，现存的手稿就是这样努力的结果。

寄给本波拉德书店的小说已到，寄给欣普夫书店的还未到。我估计这儿能卖掉很多，但兑换率对意大利买主很不利，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不幸的是我还没找到一套房子，也没有我所希望的很多宁静和自由。我正在写《瑙西卡》这一章。让我感到安慰的是您认为我是个作家，因为每次当我握着笔坐在桌前时总一再说服自己（或是别人）接受这个事实。

我希望能在1月写完这一章。

为了感谢您好意寄来照片，我也该回几张才对。可是只有几张快照，从1904年离开爱尔兰到1915年离开奥地利我就没有照过相。不过我在苏黎世为许布施先生照了一张，在巴黎又照了一张，然而我不想把它强加予您，除非您愿意要。我相信苏黎世的那张照得不错，而别的就不行了。我觉得您的照片极好。几年前我寄给庞德先生一张照片，他回信中对我眼睛的病状表示惊讶（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后来果然如此）。

再次祝您1920年万事如意！也希望我年内把本书写完。顺致最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詹姆斯·乔伊斯

致威廉·默里夫人

〔1920年2月〕

国家图书馆藏稿

的里雅斯特，卫生街2号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望你身体安康、你说的那个手术做得成功，感谢你寄来的报刊。我想知道一些关于“海之星”教堂的情况，它临海的一面是否有常春藤，利希的平台一边或附近有无树木？如果有，是些什么树，有无台阶通向海滩？我也需要你能提供给我的所有信息，有关于霍利斯街产科医院的闲言碎语及事实情况等等。我的书里的两章仍然没有完成，就等你提供这些情况，如果你能为我牺牲几个钟头的时间写一封详细的长信我将不胜感激。我的小说被译成了瑞典语，《流亡者》的意大利文译本将在4月问

世。美国的新闻检查员一把火烧掉了上一期所有的《小评论》，因为连载了我的小说《尤利西斯》。

吉姆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0年2月25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的里雅斯特，卫生街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之所以挂号邮寄此信是因为我已寄出的几封信（包括给您的两封）好像寄丢了，还有几本寄到我这儿的书也是这样。由于情况极其混乱，所以目前在这儿还是寄挂号信为好。大约3周前我把《瑙西卡》一章一式两份寄给了庞德先生。如果他还没有将其中的一份转交给您，请去信索要。今天早上得到了他的回音，令人欣慰，因为我怕它也寄丢，全部重写可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小评论》的一个叫希夫或希普的先生写给我一封非常友好的、深表赞赏的信，说美国的新闻检查人员把5月号的《小评论》全部付之一炬，并扬言如继续连载《尤利西斯》，将吊销其出版许可证。这是我在人间第二次有幸蒙受火烧，因此我希望能像我的赞助人圣阿洛伊修斯一样快地通过炼狱之火。现在我正在写作《太阳神的牛》，这一“长期探索”中最艰深的一章。我认为，既难解读，又难写作。

在另函中我要寄给您一张我妹夫1913年给我拍的快照，如果能找到的话，我还要寄一张1903年在巴黎拍的照片。苏黎世的一个画家只完成了

我的肖像的一半，他的朋友称之为“撒旦先生”。

《流亡者》的意大利译本将于下个月在米兰出版，译者是利纳蒂先生，他发现这个剧本比那本长篇小说或那些短篇小说更适合充当我的作品的引子。幸好我给您开了几个此地书商的地址的那封信您没收到。我想任何书拿到这儿来都会被糟蹋掉。昨天英镑对里拉比率为1：62，这样一来，我的一本小说目前在这儿的单价是24里拉。一本9先令的书会卖36里拉。法文本小说卖20里拉。因此意大利人现在只读4.5里拉的意大利文小说。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上封信中您所告诉我的那些事，因为我自己曾三次开始学医，先在都柏林，后在巴黎，最后又在都柏林。如果当初继续学下去，大体来讲我对社会造成的祸害会比现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更大。若不是爱尔兰和法国都在第一年开设化学课，也许当初我就不顾逆境继续下去了，化学是干什么的，我一点也没有学会，丝毫也不理解。

许布施先生来信催《尤利西斯》。我打算告诉他到秋末或许会完稿出版，但我并没有说定。如果上半部的字夏初付排，届时我也许会加以修订。我不知道在纽约他们是否有我的完整的打字稿。如果按照《小评论》排印将会引起麻烦，因为许多段落都被删掉，又不可救药地拼凑到一起。顺致亲切的问候，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弗兰克·巴津

1920年3月15日

耶鲁大学藏稿

的里雅斯特，卫生街2号

亲爱的巴津：

收到此信后即用快信或电报通知我你是否能在4月初来的里雅斯特。这不会妨碍你夏天的英国之行。或许我也很可能去康沃尔然后去爱尔兰。计划是这样的：卖掉你所能卖的和不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能在口袋里装上300法郎，由于兑换率的缘故，除去路费，到了这里你还有1000里拉。我给你准备一间屋子。画室嘛，我想你可以用西尔韦斯特里的，我可以将你介绍给这儿许多你的同行。我可以在这儿给你找些课去代，并不累，一小时六七里拉。你可以学意大利语。你可以看看地中海。在这个多彩多姿的地方你肯定会发现有东西可画。饮食不太贵。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听到（直到你作呕）该死的太阳神的该死的牛。如果你想去旅行，这儿总是有船，能带你去远海，或者去坐火车，我们可以筹集路费。如果你想在这儿的船舶业务代理所找份差事，你也很可能如愿以偿。如果你决定了，就别耽误时间。卖掉你的东西。巴克曼也许要给你预支一点（估计200法郎），要你在这儿画一幅海景＝600里拉。如果决定了，就去意大利领事馆。就说你是个画家，要来此作画。我在这儿做准备，同意就来个电报。

我该死的表在哪里，你这个该死可恶的强盗，我以我天使般的本性的推心置腹的美信赖你。特里普科维奇的那些凄凄惨惨卿卿我我的“情书”包在哪里？詹姆斯·乔伊斯著的那些辉煌的杰作《流亡者》又在哪里？

见信即复

J．J．

又及：我弟弟说他可以给你找些课去代，一小时10里拉。他的一个朋

友，是这儿地方长官辖区的“外地人流动部”的头头，所以一切一目了然。

保持精力充沛。

致弗兰克·巴津

1920年3月20日

耶鲁大学藏稿

的里雅斯特，卫生街2号

亲爱的巴津：

刚收到你23日的信，但我希望你的决定还不是不可更改的。其一，我认为护照困难并不是个困难。因为也许交出你的外交部护照后，他们会发给你一份领事护照。其二，关于英国之行，的里雅斯特计划怎么会跟它冲突呢。我很可能六七月份临时到那儿去或往那边去。其三，兑换率在英国对你不利，而在这儿你可以占便宜。27或30法郎能换到100里拉。这儿的生活比瑞士便宜。其四，除了看我，你肯定通过访问这一地区还有所得，即便时间很短，再说难道你没有兴趣看看这儿和威尼斯的景色吗？我的一个希腊朋友索菲雅诺普罗斯将去苏黎世。我请他去见你并口头说明一下情况。如果你同意一天牺牲3个小时，那你每周就可挣150-200里拉。事实上我曾有（或者现在有）两个学生，在你到达之后看情况陪你。我现在没有给人上课。我弟弟已经腾不出手来了，不得不经常谢绝一些差事。要是你愿意，我相信来此地访问对你是有好处的。我明白瑞士现在是不可能了，所以你可能想在英国定居，但是离开欧洲大陆之前，看看这块地方对你并无害处。因此我寄出这封信，希望它能使你修改你的计划，到时如果不拉屎先生（原谅泼辣客）准备好了的

话。

赛克斯从米兰给我写信，建议他来这儿同我商讨“英演”事宜，但我看这没有用，所以让他到热那亚去。至于照看那包书，那就靠你的最后决定了。我想如果你来这儿，你就可以把《尤利西斯》的手稿带来。代我问候苏特尔兄弟，还有赫梅尔，如果见到他的话。

正在埋头苦干《太阳神的牛》，其主题是使性行为失效造成绝育的罪行。场景：产科医院。技巧：九部分组成的一章，但不分节，由一篇萨卢斯特-塔西佗式的前奏拉开序幕（未受精卵），然后用最早的英文头韵、单音节和盎格鲁-撒克逊语式（“Before born the babe had bliss. Within the womb he won worship.” “Bloom dull dreamy heard：in held hat stony staring”），然后是曼德维尔式的笔法（“there came forth a scholar of medicine that men clepen etc”），接着又是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式的笔法（“but that Franklin Lenehan was prompt ever to pour them so that at the least way mirth should not lack”），然后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编年体（“about that present time young Stephen filled all cups”），接着是一段庄严文体，大有弥尔顿、泰勒、胡克之风，紧跟着是一段支离破碎的拉丁闲谈式的文字，伯顿-布朗式的文笔，然后又是一段班扬式的笔法（“the reason was that in the way he fell in with a certain whore whose name she said is Bird in the Hand”），随后是一段佩皮斯·伊夫林式的日记体（“Bloom sitting snug with a party of wags，among them Dixon jun.，Ja. Lynch，Doc. Madden and Stephen D. for a languor he had before and was now better，he having dreamed tonight a strange fancy and Mistress Purefoy there to be delivered，poor body，two days past her time and the midwives hard put to it，God send her quick issue”），接着

笛福-斯威夫特、斯梯尔-艾迪生-斯特恩和兰多-佩特-纽曼诸公的笔法接踵而来，最后就是一锅恶心的大杂烩：有洋泾浜英语，黑人英语，伦敦土语，爱尔兰语，纽约鲍里街俚语和支离破碎的打油诗。这种进程每一部分都巧妙地跟当时前面某章相照应，除此而外，还同胚胎的自然发育阶段及总的动物进化时期相关联。双响式的盎格鲁-撒克逊基调随时出现（“不愿离开霍恩产院”）给人以万牛蹄踏之感。布鲁姆是精子，医院是子宫，护士是卵子，斯蒂芬是胚胎。

你说妙不妙？

好了，现在提起笔来告诉我你想做什么？我希望你无论如何来一趟。这儿的春天非常宜人。歌剧在复活节后继续上演。最伟大的意大利男高音之一巴锡演《齐格菲》。

盼你快来

詹姆斯·乔伊斯

致埃兹拉·庞德

1920年6月5日

耶鲁大学藏稿

的里雅斯特，卫生街2号三楼

亲爱的庞德：

我今天早上去了火车站，准备7点半启程。刚到那儿，我就听说几个小时前开出的一列客车与另一列相撞，结果如附上的剪报所示。幸好我不在上面。我还听说7点半由的里雅斯特开往巴黎的特快由于罢工也停止

运行。另外从的市到德桑扎诺还有两趟车：一趟早上11点半发车，大约午夜时分抵达；另一趟下午5点发车，得走（或者说爬）整整一夜，大约次日凌晨6点抵达。我是不可能乘这趟车的。

现在我打算尽快经那条线路去英国和爱尔兰，但我认为现在马上就去毫无裨益。我想6月12日过后你会去伦敦。那样的话，我希望我们到时可以见面。我之所以接受你盛情邀请去锡尔苗内，惟一的原因就是去和你见面。但这次会面对你来说仍是一笔大的开销。要是我坐二等车厢，花费也不小。关于此地的铁路状况，你可通过附上的另一张剪报做出判断。

我去北方的理由如下：首先，我需要离开这儿度一个长假（我的意思并不是放弃写《尤利西斯》，而是想安安静静地在假期中完成它）。且不说这个城市（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在过去的7个月里我自己的景况就令人很不愉快。我和另外11个人同住一套公寓，很难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安宁来写这两章。第二个原因是衣着。我没有衣服，而且也买不起。家里的其他人倒还有在瑞士买的像样的衣服；而我却穿着儿子那双大两号的鞋子和他已经不穿的肩部太瘦的西装，其他衣物也都是或者过去曾是我弟弟和妹夫的东西。在这儿我什么也买不起。他们告诉我，买一套西装要花600-800法郎，一件衬衣要35法郎。但我的钱刚够糊口，却无剩余。我想自从我到这儿以来，我跟他人的交谈加起来不超过100个字。大部分时间我就在被堆积如山的笔记包围着的两张床之间爬来爬去。每天我都在12点22分出去，沿着同样的街道走同样的距离，然后给我弟弟和我妻子买一份《每日邮报》，最后再回家。晚上再如此重复一遍。有一次我被骗进了一家剧院。还有一次我作为这儿的高等学校的教授被邀请参加一个公共宴会，第二天就收到他们的请求，让我捐20000或者10000或者5000里拉的意大利战争公债。我得买些衣服，所

以我想我应该到都柏林去买。

第三，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我的两个孩子还从未在床上睡过觉。他们在硬沙发上休息，而7至9月这儿的气候很难捱。

第四，兑换率又在重新调整。当镑（我指的不是美国的庞德而是英国的英镑）与里拉保持1：100或90的比率时，我还可以勉强对付这里的物价，因为我手头都是英国货币。现在比率成了1：62，我的妹夫（他是这儿银行的出纳）说，由于某些贸易策略，比率降低会引起物价降低，否则价格如此之高谁还买得起东西。要是比率再降至50，那我就再也游不起来，只有沉到水底下去了。假使我去瑞士，也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况且我也不喜欢旧地重游。这里现在的物价是1914年的8至10倍。

我可以在这儿给人教课（许多人也希望我这么做），可是我不愿意。我在那个学校还有一个职位，况且政府现在已经把该校升格为大学了。我的报酬是一小时3个来先令，一星期6小时。可是我打算把它辞掉，因为这项工作既浪费我的时间，又消耗我的精力。

在这里我无法找到一套公寓。要想找一间，你手里必须得有一张20000至30000里拉的支票当押金。

因此我计划在爱尔兰呆3个月，好写完《喀耳刻》，也就是本书的结尾。10月我和家人将回到这里（在此期间如果有人替我们找到一套公寓房子的话），要是找不到，我将不带家眷独自回来写该书的结尾。

我的经济情况如下：我将在6月25日收到62英镑10先令，加上如果我的纽约出版商预支25英镑。我想等到这87英镑用完时，离9月25日的天数也就屈指可数了，届时我还能收到62镑10先令。我的老婆孩子可以留在戈尔韦。我也可以呆在那儿或者呆在都柏林。爱尔兰当前的动荡局势当

然可以成为一个我不去那儿的理由。也许还有许多别的原因。但我也不能去英国海边的某个城镇，因为那样花销太大了。要是我设法去了英国，6月底你又正好在伦敦，我想我还有几件事要做，例如去见我的代理人。你认为这个计划如何？即便把我这儿所有的家具卖了，我也一定要安安静静写完我的书。

希望你已顺利收到《太阳神的牛》，并且已经寄住伦敦和纽约。今天早晨我又搞了一个副本，最糟糕的是我怕利内蒂可能会对你来个措手不及。我已于昨日写信告诉他我今晚会抵达锡尔苗内，而且还提到你提议我们会面！

你见到《诗刊》了吗？要不，我寄一本？

希望嫂夫人健康依旧。很遗憾现在我无法立即去英国，不过要是我能另作安排，这样反而更好，我们可以在更轻松舒适的气氛中见面。

如果收到那一章，尽快回函。

致歉祝好！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又及：这是一封诗意盎然的信。别以为这是婉言索求故衣。它应当在黄昏以后湖水轻漾时带着节奏诵读。

致威廉·默里夫人（明信片）

1920年6月17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的里雅斯特，卫生街2号三楼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多谢来信，我将写一封更加详细的回信。关于你说的那种公报，或是警方新闻，或是别的什么鬼东西，低俗的报刊经销商均有销售。你一定是弄错了，要不这就是一个新规则。好了，你能否为我在每周末搞一份《雷诺新闻》或《劳埃德每周新闻》，或者《世界新闻》？如找到，暂且由你保存，下次我将用明信片告诉你寄送的地点，不是巴黎，就是伦敦。我预计我们两周后会离开这里，但是从巴黎到伦敦我还得耽搁一周左右。日后再叙。谢谢。

吉姆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巴黎时期（1920-1939）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0年7月12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馆

巴黎，大学路9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三日前携家眷抵达此地。我打算在此处呆3个月，以便安安静静地撰写最后的历险《喀耳刻》，也就是结尾的第一章。为此，我带来了我改写过的笔记、手稿，以及对该书前半部增写的片段，以备我在此逗留期间排版。该书比您上封信中所料想的多一章（十分不幸）。对此书我已深感厌烦，别人也是如此。

庞德先生从锡尔苗内（加尔达湖）急忙写信给我，尽管我害怕雷雨，讨厌旅行，我还是到那里去了，还带着儿子当避雷针。我在那儿呆了两天。我把我的总体情况和愿望加以说明，他便做出安排让我跟他去一趟巴黎。我还是回到了的里雅斯特，但我不相信我能成功地把我家这辆大篷车从此地推出去——即便推了出去，我也不相信，我就能成功地抵达巴黎。有鉴于此，我想还是等等再给您写信为好，因而自我到这儿算起，已耽搁了数日，因为即使到那时，我也无法肯定我就能在这儿找到住房。现在房子已经找到，好像我的地址将是巴黎帕西区圣母升天街5号一楼。但是我还没有在那儿住，近几天内，还请您把信件寄往巴黎博纳街9号爱丽舍饭店埃兹拉·庞德先生转。

我希望您已及时地收到庞德先生由意大利转寄您的《太阳神的牛》。《行动》主编弗罗芒·费尔斯先生希望从下一期连载法文译本（译者为卢德米拉·萨维茨基夫人，她有一篇关于奥尔丁顿的文章刊登在上一期的《英-法评论》上），前面有一篇庞德先生近作《教唆》一书中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的译文。他也希望在连载结束之后签一份出书合同。您也许记得，关于这件事，我在苏黎世时他在一年半以前就给我写过信。奥德翁剧院前任经理，事业剧院现任经理吕根·坡先生已拿到《流亡者》，考虑上演问题。这一作品的译者也已经找到，我相信他是个出版人。若能寄我一本《流亡者》，我好送给译者，并能把这一数额记入我下次账目的借方款项中，我将不胜感激。另外，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我还想要三本《自我主义者》（1913年1月15日），也就是上面登有《都柏林人》的短篇的那一期，因为这里有人曾想或者还想翻译其中的一些小说。

我希望所有这一切能引起某种切实可行之举。所有这一切都仰仗于庞德先生的努力。

我也希望我将能悠闲自如地完成我的第十二篇历险记。跟它的姊妹篇一样，它给我造成了极大的技巧上的困难，展示给读者的东西更加糟糕。结尾的大部分是几年前写的，其风格朴实无华。全书我希望（如果我能在10月份暂时回到的里雅斯特）将在12月完成，以后我将睡它6个月。顺致亲切的问候，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弗兰克·巴津

1920年7月27日

耶鲁大学藏稿

巴黎，帕西区，圣母升天街5号

亲爱的巴津：

几次致函皆未见回音，这次接到你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很可能信件被误投了。我也打算借这次邮班给罗西·苏特尔发封信。我至少在信首提到的住址呆到10月份。一个小套房有几件简单家具，一位朋友让我随意使用。尽量安排在巴黎停留几天。要是你乐意，我可以在这儿的一家小旅馆里为你找一个便宜点的房间，除非你想在里茨馆店下榻。比如说，如果你在那儿每天花5个瑞士法郎，由于兑换率为1：240，在这儿你每天就得花12个法郎，会在里面住得很舒适。此外，我想听听你对《牛》章的意见，还想用写了半拉子的《喀耳刻》把你烦死。《画像》正被译成法语，剧本也许将在事业剧院上演。的里雅斯特给我的印象很坏，但我还是在那里写了两大章。谢天谢地，《喀耳刻》是最后一次历险。希望你能从麦考密克·斯蒂夫顿那里得到点什么。仅仅提一下我的名字就行。把你的护照拿到法国领事馆办理在这里呆3个月的签证，不过我相信就是没有签证，你也可在此逗留12天。更好的办法则是取得标明在法国和英国逗留或旅游的英国签证。如果你说你是英国领事馆的雇员，法国人会给你办理签证的，如果你说你是来看望我的，英国人会给你办理签证。旅行时，你可以乘坐那些称之为铁路客车的车厢，它们都挂在车头后面。打开车门，你连人带提箱就被轻轻地投射进车厢隔间，就完事了。列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给你一张收费的小纸牌。仔细看看纸牌，你会看到上面印有“巴黎”字样，这就是该站的地名。车厢里有供你落座的座位。但是在列车运行期间你不能离开车厢，以免被落下。好啦，愿万能的上帝保佑你，让你能执行今天下午我给你的全部指示。借此紧握你的手，你企足而待的。

J．J．

又及：寄一张明信片作答即可。包裹可留给99号苏特尔家的任何人，那些德文本《流亡者》也可照此办理。再见！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邮戳1920年8月29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巴黎，帕西区，圣母升天街5号

亲爱的斯坦尼：

昨天收到韦弗小姐来信，她说又给了我2000英镑的馈赠。详情以后再写信告诉你。请让弗兰克给亚得里亚海公司（那人叫布鲁纳）那些狗娘养的打个电话好吗？我在6月30日给了他们一箱子书托运，可他们搞得一塌糊涂。他们成了该死的哑巴，弄得我一筹莫展。乔治在这儿的一家美国信托代理公司找了份工作，以后他还可晋升为秘书或旅行推销员。一开始薪水大约是每月200法郎。卢恰成了拿破仑狂，此事你可告诉索尔迪纳。奎因寄来3500法郎。许布施正给《尤利西斯》打退堂鼓。韦弗小姐写信说没人愿意承印此书。所以看样子它将在巴黎印行，印有约翰·罗德克先生的出版说明，他就权当英国承印人了。艾略特、温德姆·刘易斯还有罗德克都带着妻子不断往返于伦敦、巴黎和乡下。正餐和午餐是眼下的通例。一个美国军官非常崇拜我，给我送了件军大衣。巴津在此逗留一周后去了伦敦。还有赛克斯夫人：她的丈夫要来了。《小评论》等情况如何？

现附上弗伦奇勋爵最近在都柏林演讲的剪报。他已离开爱尔兰。作为一

个爱尔兰人，他不同意毁灭爱尔兰。举国拥戴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当爱尔兰的始皇帝。他一登上他祖先的雪花石膏宝座，请立即把英国国旗挂到洗涤室的窗子外面。如果有个叫巴克利的来要求拜见陛下，绝对不能允许。钦此

詹姆斯

（Heb. Vat. Terg. Ex. Lut. Hosp. Litt. Angl. Pon. Max.）

又及：叫弗兰克问一下他银行里的那个匈牙利人，用马扎尔语怎么说“先生”，比如“约瑟夫·史密斯先生”怎么说。

致亚里山德罗·弗兰奇尼·布鲁尼

〔1920年9月8日？〕

南伊利诺伊大学（克罗斯曼）藏稿

巴黎，14区，圣母升天街5号

Caro Francini：Un maledetto contrattempo intralcia il mio lavoro. La cassa di libri （peso ca. 40 chili，quadrata segni ‘J. J. 38’ spedita da Trieste，29.vi.920，dalla Società Adriatica （A. Bruna），Piazza delle Poste）non si trova più！Ti prego passa dai miei verso le 13.30 quando troverai tutt’e due in casa. Domanda se sanno qualcosa. Se non forse tu potresti da parte tua-tuo padre non è o non era impiegato alla ferrovia. Da parte mia il Ministero degli Esteri （francese）dove c’è un segretario che ammira i miei scritti farà il possibile per rintracciarla lungo le linee francesi. Ma certo l’incaglio dev’essere in quel bel paese dove l’ano suona. Puoi immaginarti il mio stato

d’anima [sic] dopo sette anni di lavoro e quale. Tutti s’aspettano la chiusa delle avventure. Ho già scritto l’episodio di Circe un sei volte. Credo sia la cosa più forte ch’io abbia scritto malgrado la mia espulsione in circostanze note alla dea che mi protegge.

Ti mando alcuni giornali. Mio fratello può averli per un giorno ma non più , prego , perchè diventano stantii. Passali al Benco. Spedii diversa roba al Buttana. Non so se ne fece uso o no.

Avrai inteso mio nuovo colpo di fortuna ? Cosa c’è col tuo libretto ?

Dunque , caro Franzin , te prego , dai domanda a lori se i sa andove ze sta roba parchè mi go mandasto da un zerto sior Driatiko che ze propriorente alla posta granda sta cassa el mi ga dito che i sui omini i la mandaria cul caro e che iera pulido proprio ma esso i me dise che qualchedun le ga menà in condoto e ga messo sora non so che cossa o che i ga sbregà cul fero cossa so mi , ma sior Driatico ga firmato mona de ostia che lu ga zercà così e colà in ogni buso cul lume e no ze gnanca rimasta la spusa , arra.

Una streta de man del tuo

JACOMO DEL OIO

sudito botanico

P.S. Cassa no iera ciavadacon ciave ma iera soltanto roba de ciodi che go comperasto da un taliano che se ciama el sior Greinitz Neffen cul sara do letere e trentoto che go copià drio l’Aufgabe de mio fio che studia per ritmetico.

J. J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弗兰奇尼：

一次该死的差错致使我的工作受阻。那箱书（重大约40公斤，正方形，盖有‘J. J. 38’字样，1920年6月29日寄自的里雅斯特，邮政广场的亚得里亚海公司［A·布鲁纳］经办），还未找到。请于下午1：30左右顺便到我的亲属家去一下，因为那时他们都在家。问问他们是否知道什么情况。如果他们不知道，也许你自己可以〔想想办法〕——你父亲不是一个铁路雇员嘛。至于我，外交部（法国）有个崇拜我作品的秘书，他会尽可能沿法国铁路线查找的。但故障肯定出在那美丽的国度，那里把屁股都要检查一番。但设想一下7年劳作后我的心理状态，而且又是什么样的劳作呀！人人都在等着这些历险的结果。我已经把《喀耳刻》写了六遍。我认为，尽管处于被驱逐的境地，这仍是我写得最棒的东西，这种境地只有保护我的女神才知道。

我要给你寄一些报纸。既然是些旧报纸，我弟弟可以保留一天，只一天，见谅。然后就转给本科，我给布塔纳寄了几件东西，不知他用了还是没有？

你是不是听说我新近交了好运？你的剧本情况如何？

那么，亲爱的弗兰津，请去问问他们是否知道我的东西在哪儿，我是通过一个德里亚蒂科先生寄的，他就在邮政总局附近。此人告诉我他的人用小车推走了，没有任何问题，但现在，他们说有人把箱子带到了洗手间，上面压了些什么没名堂的东西，又说他们用一把铁器把它撕开还是

怎么了，不过那签名的狗娘养的德里亚蒂科先生表示，他已拿着灯上上下下搜查遍了每一个窟窿，连它的一点气味都没放过，阿拉。

握手

石油站的贾科莫，植物人

又及：箱子没有用钥匙锁上，仅仅用一些钉子钉着，钉子是我从一个叫格赖尼茨·奈芬先生的意大利人那里买的。箱子上只写着两个字母和三十八字样。这是我从我儿子的作业本上抄来的，他正努力学习，想当一个算术家。

J. J.”

【注释完】

致卡洛·利内蒂

1920年9月21日

巴黎，14区，圣母升天街5号

Caro Signor Linati：Riguardo alla proposta del sig. Dessy visto l’enorme mole e la più che enorme complessità del mio maledettissimo romanzac-cione credo sia meglio mandargliene una specie di sunto-chiave-scheletro-schema（per uso puramente domestico）. Forse che Lei ha il testo la mia idea apparirà più chiara. Se no，scriva al Rodker che Le farà avere gli altri esemplari. Ho indicato soltanto ‘Schlagworte’〔sic〕nel mio schema ma credo che capirà lo stesso. È l’epopea di due razze（Israele-Irlanda）e nel melemimo tempo il ciclo del corpo umano ed anche una storiella di

una giornata (vita) . La figura di Ulisse mi ha sempre affascinato sin da ragazzo. Cominciai a scrivere una novella per Dubliners 15 anni fa ma smisi. Sette anni lavoro ora a questo libro-accidenti ! È una specie di enciclopedia anche. La mia intenzione è di rendere il mito sub specie temporis nostri non soltando ma permettendo che ogni avventura (cioè ogni ora , ogni organo , ogni arte connessi ed immedesimati nello schema somatico del tutto) condizionasse anzi creasse la sua propria tecnica. Ogni avventura è per cosi dire una persona benchè composta di persone-come favella l'Aquinate degli angelici eserciti. Nessuno stampatore inglese ha voluto stamparne una parola. In America la rivista è stata soppressa quattro volte. Ora , ho inteso , si prepara un grande movimento contro la sua pubblicazione da parte di puritani , imperialisti inglesi , repubblicani irlandesi e cattolici-che alleanza ! Io merito il premio Nobel per la pace , per diamine !

Dunque se crede faccia prima l'articolo a cui accenna , poi scelga qualche capitolo non troppo irto di difficoltà ed une parte potrebbe apparire nel numero successivo.

Un grave contrattempo ritarda la signora Circe. Spedii a Trieste al 29 giugno una cassa di libri ecc per il mio lavoro qui a Parigi. Mai arrivata ! Telegrafai , scrissi , riscrissi. Niente. Con tutto ciò faccio l'impossibile. Saluti cordiali

JAMES JOYCE

P.S. Da , che fogli sconsi che ho scelti per lo schema-veramente degni

del libraccio stesso！La prego，di rimandermeli-‘per l’onor della famiglia’

J. J .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利内蒂先生：

至于德西先生的建议，我认为鉴于我那该死的鬼小说部头太大，内容太庞杂，最好寄给他一个概要-题解-梗概-摘要（仅供内部使用），或许在你拿到原文后，就会更加明白我的观点。要么你写信给罗德克，请他把其余的本子给你。我的纲要尽是‘标语口号’，但我认为你仍能明白。这是两个种族（以色列与爱尔兰）的史诗，同时，不仅是一天（一生）的小故事，也是人体的循环。从少年时代起尤利西斯的性格就一直吸引着我。15年前，我开始为《都柏林人》写一个短篇，半途而废。这本书我已写了7年——该死！它也是一种百科全书。我的意图是不仅表现‘当代外表下的’神话，而且让每一个历险（即每一个时辰，每一个器官：每一种艺术都在整个体制中相互关联）决定甚至创造自己的技巧。一次历险可以说是一个人物，尽管它包含了许多人物——就像阿奎那谈及日月星辰那样。没有一个英国印刷商想印它的一个字。在美国，评论被禁止了四次。如我所闻，目前一场代表清教徒、英帝国主义者、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和天主教徒的伟大运动正在准备反对该书的出版——多好的联盟！天啊，我真该得诺贝尔和平奖。

好了，如果你这样想，就先写你所建议的文章，然后你选一章难度不太大的，在下一期刊登一部分。

一次严重的差错耽搁了《喀耳刻》夫人。为了能在此地工作，6月29日我由的里雅斯特给巴黎寄了一箱书籍等物。杳无踪影！我拍电报写信，再写信。什么也没有。不过我仍然在干不可能实现的事。顺致亲切的问候

詹姆斯·乔伊斯

又及：天啊！我为纲要选择了多么可憎的纸呀——与那可恶的书真是臭味相投！请把它们再寄回来——‘为了光耀门庭’！

J．J．”

【注释完】

致弗兰克·巴津

1920年米迦勒节

耶鲁大学藏稿

巴黎，帕西区，圣母升天街5号

亲爱的巴津

好几次遇见萨金特并与他一起吃饭。他已经在这儿滞留了一个星期。他给我讲了伦敦暴民作乱的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已将其中一些内容写进《喀耳刻》，顺便提一句，这可是一件可怕的作品。它越写越野，越写越糟，牵涉的面也越广，不过我想我会把它搞出来的。谢谢你给我寄来的报纸，尽管非常片面，却极其有用。我明天再给你汇10法郎。我看到有一份洛德·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编的报纸《普通英语》，你能搞到几份吗？实际上，这一类东西，都有用处。你认为你对《喀耳刻》的意

见不值一寄，我感到遗憾。我对你说过，即便是一句口号也会把我激发起来。魔草是一种坚果，要砸开。我最近的一章就是这个。魔草是公共道路之神赫耳墨斯的礼物，是无形的影响（祷告、机遇、机敏、镇定自若、恢复能力）它能救人于危难。它也许含有对梅毒（su′filoV＝猪恋？）的免疫力。赫耳墨斯是路标神，也就是说，尤其对尤利西斯这样的旅行者来说，他就是平行的道路，也是相反的道路的会合点。他就是幸运。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这种植物可以说有许多叶子，手淫引起的麻木不仁，先天性悲观主义，一种荒谬感，突然对某种细节、经历的挑剔。这是惟一的一次，帮助尤利西斯的不是密涅瓦，而是跟她对等的或地位不如她的男神。

真奇怪，萨金特竟然是画动物的权威。他的人物在我看来，也许他在涅斯托尔章中跟他同名的人一样——是个学生？在我听说他之前就写好了。

我的纽约出版商许布施正在这儿。他们说《尤利西斯》首先出1000册的内部版，每册定价150法郎！

你对服装有研究吧？我也想把《喀耳刻》写成服装章。譬如说，布鲁姆将穿五六套不同的衣服露面。多么有意思的书！

祝你工作顺利。已接到通知得离开这间火柴盒，所以我正在四处奔走找房子。见鬼！我在搬家之前必须结束《喀耳刻》，并着手写《欧迈俄斯》。

当心那些人形兽！

J. J.

致弗兰克·巴津

1920年10月24日

耶鲁大学藏稿

巴黎，14区，圣母升天街5号

亲爱的巴津：

原谅我写信的拖延和潦草。天天都去找房子却一无所获。不是周五就是周六必须离开这儿。这是件头痛事，当然《喀耳刻》也就完全撇开了。萨金特不费吹灰之力就舒舒服服安顿下来了，还建议我到他那里或附近的什么地方去。不过，《流亡者》被吕根-坡接受了，已经翻译出来，将在12月份上演。小说的情况大致相同，现在离开此地将会损害我在此地的运气。我知道《笑林》的主编（从他的姓名看，是个犹太人）被治安法官传讯并处以罚款，所以无论你再给我寄什么，最好夹在《英雄基督》之类的报刊里。我希望你工作有进展。我在写完《喀耳刻》之前，不想挪地方。要是你在哪一个阅览室里见到10月号的《日晷》，你就会发现关于我的一部长影片。我发现有人偷偷摸摸地想让此地的一个马塞尔·普鲁斯特先生跟此信的签名人唱对台戏。我已经读过他的几页东西，没发现有什么特殊的天分，不过我是一个蹩脚的批评家。我仍然认为我栽一次跟头不会使一些崇拜者完全失望。我觉得我在这儿留下了一种坏印象。我过于专注（布鲁姆式的词语），无法纠正这种印象。

《喀耳刻》中出现的问题（高雅的情趣、美感、技巧等等）将会占去我的全部时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必须摆脱别的一切烦扰。

尽管铁路工人在罢工，但如果接到此信，立即回信。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又及：昨晚我想在《尤利西斯》书中间第九章《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后加一段“幕间休息”。非常短，与前后的章节绝对没有关联，就像演一出戏的中场休息。为了平衡，只要在开场前加一个“晨歌”（很短），结尾之后附一支“夜曲”（也很短），如何？我同意我关于梅毒的解释。我一直都认为这个词的词源就是syn philein（与情爱有关）。但是一个叫布拉德利的人却另有说法。魔草也可能是苦艾酒，使大脑萎缩的饮料或贞操。去他的荷马、尤利西斯、布鲁姆和其他所有的人。

致约翰·麦考麦克

1920年12月8日

麦考麦克藏稿

巴黎，拉斯帕伊路5号

亲爱的麦考麦克：

那天下午乱糟糟的，我没有机会告诉你，我们听到你的歌唱，尤其唱《唐乔万尼》中的咏叹调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我实际上一直住在意大利，但是，我所知道的意大利抒情男高音中（邦奇可能算例外）没有人有那种运气吐字的本领——更不必说音色有多优美了，我高兴地看到，听着这优美的歌声罗斯康蒙可以将这个半岛置于九霄云外了。下星期二，我们大家都要去听你歌唱，我相信你会再次获得很大的成功。

Di nuovo tanti mirallegri ed una stretta di mano cordialissima.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弗兰克·巴津

1920年12月10日

耶鲁大学藏稿

巴黎，拉斯帕伊路5号

亲爱的巴津：

旅馆阴冷潮湿，致使眼疾时断时续，折磨了我半个月，所以才租了这套房子，租期为半年。房间里有一百来盏电灯和气炉，可到底怎么才付得起费用，鬼才知道！我正设法找地方代课。不管怎样，我们已住进新居。如果能给我来一叠钱，或许你愿来此地小住几日。当然，如不愿意，直说无妨。我这方面可以安顿你，这样，我们就可以偷几天“闲”了。你是否觉得这种地区住起来很糟糕？（伦敦一定会更糟。）倘没有物质享受，这简直就是地狱。多谢寄来的报纸。现在我要你再帮个忙，而且要抓紧办。《喀耳刻》中的旋转动作是根据叠歌《我的姑娘是个约克郡》等等进行的，但为了动作统一，斯·代前面的“独舞”我本来打算平衡到对面旅店留声机上，现在看来应当按照科恩夫人灯光下自动钢琴奏出的同一歌曲的调子来进行。随信寄去10法郎。你能否费心找找歌舞杂耍剧场乐曲的贩子（大一点的）。这类东西在1904-1908年间非常流行。词曲都要。我这里有一架钢琴，还有电话（塞克区34-33）。希望《喀耳刻》能在圣诞节前脱稿。想当初，我赤脚闯进城，最后竟住上豪华的公寓，说起来，成绩不可谓不惊人。然而，我对此仍然感到厌倦。乔治在试用阶段——没有薪金，不过这是一种经历，如果我们继续呆下去，他可以以此为业。由于的里雅斯特及其他一些事情，我心情更加痛苦。起初我并没有想到尤利西斯性格中杀害求婚者的事情。现在看来这样安排也未尝不可。我打算把最后的决定权留给莫莉·布鲁姆——最

后一章《珀涅罗珀》就是通过她的思想和肉体写的，因为波尔迪当时在睡觉。《欧迈俄斯》你已知道，因此现今要做的只是按我建议的方法构思出《伊塔刻》了。

你知道保罗·苏特尔的地址吗？我想送他一个小圣诞礼物（魏尔伦的肖像——不是常见的一幅）以纪念我们的“孔雀之夜”。我一直未收到萨金特的信，打算这几天给他去一封。你一直与庞德保持着联系吗？希望如此。

你自己怎么样？在忙些什么？想必成果比我的大。因为我自去年6月以来，一直在修修补补该死的老喀耳刻。下星期一着手进行《瑙西卡》。你现在仍住在萨金特的那套房子里吗？现在我既然有了自己的住处，便不在公共车上耗费很多时间了。事实上，我很少出门。

关于尤利西斯（布鲁姆）还有一点要谈。他海阔天空漫谈伊塔刻（我想回摩尔安路，帮帮忙！），可是一回来就使他感到丧气。我之所以谈起此事，是因为你不在英国，似乎连人间烟火都忘了，而我则忘记了这些地区的气氛环境。

你能不能告诉一个苦干的可怜人，哪里有理想的人居住的理想的气候环境？按上面地址回信（附5先令邮政汇票），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埃托雷·施米茨

1921年1月5日

方达·萨维奥藏稿

巴黎，七区，拉斯帕伊路5号

Caro Signor Schmitz : L'episodio di Circe fu finito tempo fa ma quattro dattilografe rifiutarono di copiarlo. Finalmente si pressentò una quinta la quale , però , lavora molto lentamente sicchè il lavoro non sarà pronto prima della fine di questo mese. Mi si dice conterrà 170 pagine forma commerciale. L'episodio di Eumeo il quale è quasi finito sarà pronto anche verso la fine del mese.

Secondo il piano stabilito dal mio avvocato a Nuova York 'Ulisse'escirà colà verso il 15 giugno p.v. in un'edizione privata e limitata a 1500 esemplari dei quali 750 per l'Europa. Il prezzo sarà di

$

12.50 risp.4 sterline l'esemplare. Percepisco mille sterline come 'tacitazione'. Contemporaneamente però si preparano articoli ed articoletti per sfondare la citadella non so con quale risultato e poco m'importa.

Ora l'importante : non posso muovermi da qui (come credevo di poterfare) prima di maggio. Infatti da mesi e mesi non vado a letto prima delle 2 o 3 di mattina , lavorando senza tregua. Avrò presto esaurito gli appunti che portai qui con me per scriver questi due episodi. C'è a Trieste , nel quartiere di mio cognato , l'immobile segnato col numero politico e tavolare di via Sanità , 2 , e precisamente situato al terzo piano del suddetto immobile nella camera da letto attualmente occupata da mio fratello , a ridosso dell'immobile in parole e prospettante i prostriboli di pubblica insicurezza , una mappa di tela cerata legata con un nastro elastico di

colore addome di suora di carità , avente le dimensioni approssimative d'un 95 cm. per cm. 70. In codesta mappa riposi i segni simbolici dei languidi lampi che talvolta balenarono nell'alma mia.

Il peso lordo , senza tara , è stimato a chilogrammi 4.78. Avendo bisogno urgente di questi appunti per l'ultimazione del mio lavoro letterario intitolato 'Ulisse' ossia 'Sua Mare Grega' , rivolgo codesta istanza a Lei , colendissimo collega , pregandoLa di farmi sapere se qualcuno della Sua famiglia si propone di recarsi prossimamente a Parigi , nel quale caso sarei gratissimo se la persona di cui sopra vorebbe avere la squisitezza di portarmil a mappa indicata a tergo.

Dunque , caro signor Schmitz , se ghe xe qualchedun di sua famiglia che viaggia per ste parti la mi faria un regalo portando quel fagotto che no xe pesante gnanca per sogno perchè , la mi capissi , xe pien de carte che mi go scritto pulido cola pena e qualchevolta anche col bleistiffquando no iera pena. Ma ocio a no sbregar el Iastico , perchè allora nasserà confusion fra le carte. El meio saria de cior na valigia che si pol serar cola ciave che nissun pol verzer. Ne ghe xe tante di ste trappole da vender da Greinitz Neffen rente del Piccolo che paga mio fradel el professor della Berlitz Cul. Ogni modo la me scriva un per de parole , dai , come la magnemo. Revoltella me gha scritto disendo che xe muli da saminar per zinque fliche ognidun e dopo i xe dotori de Revoltella e che mi vegno là da qui [?] per dar lori l'aufgabe par inglese a. zinque fliche , ma nongo risposto parchè iera una monada e po la marca mi vegnaria costar cola carta tre fliche come che xe ogi

［？］coi bori e mi avanzaria do fliche per cior el treno e magnar e bever tre giorni，cossa la vol che sia.

Saluti cordiali e scusi se il mio cervelletto esaurito si diverte un pochino ogni tanto. Mi scriva presto，prego.

JAMES JOYCE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施米茨先生：

《喀耳刻》章前些时候已经脱稿，可四个打字员都拒绝打复本。最后，来了第五个；不过，她手很慢，直到月底才可望干完。据说得用170页商业规格用纸。《欧迈俄斯》章已近尾声，月底左右就能完稿。

据我的纽约律师的计划安排，《尤利西斯》明年6月15日左右以内部版问世，限印1500册，其中750册销往欧洲。每册定价12.5美元或4英镑。我可得1000镑作为“报酬”。然而，与此同时，为了轰击堡垒，长长短短的文章正在准备，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效果，也不大在乎。

现在来说要事：5月份以前我无法抽身离开此地（原希望能离开的）。事实上，一连好几个月我忙得连歇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每天凌晨两三点以前没有睡过觉。我为写这两章带到这里的笔记即将用完。的里雅斯特卫生街有一幢楼房，行政登记号为2号，我妹夫的住所就在该楼的第三层，卧室目前我弟弟占着，位置在楼房的后面，对着有伤社会风化的妓院。卧室里面有我的一个大约96×75厘米大小的油布公事包，用肉白色橡皮带捆着。偶尔闪过心灵的倦怠火星，我都写成文字符号，装在此包

中。

此包净重约4.78公斤。我那部名为《尤利西斯》或《他的婊子妈妈》的文学作品，已进行到最后一章，急需这些笔记，我特此提出请求，我最可敬的同事，贵府中近日如有人去巴黎，请一定告知我。如能费心帮我把这个公事包带来（其详情见背页），本人不胜感激。

亲爱的施米茨先生，贵府如有人游经此地，请一定帮忙把这捆东西带来。这个包一点儿也不重。里面都是我平时用钢笔或偶尔手头没钢笔时用铅笔认真记的笔记。取包时要小心，不要把外面扎的橡皮带弄断，不然纸序就搞乱了。最好是用一个能上锁的公文箱将它装好，免得被人打开。《小报》馆隔壁的格赖尼茨·奈芬商店那一类玩艺极多，请购买〔一只〕，钱由我弟弟掏，他是柏利兹穴小的教授。无论情况如何，你都要给我写几句话。你现在情况如何？雷沃台拉商校来信说，有些小伙子要参加学校考试，每人交5块，试后将是雷沃台拉博士生。校方要我去给这些人教英语课，报酬为5块。我没回信，因为按眼下花钱的路数光邮票和信笺就得花3块，只剩2块，用来坐火车，开销3天的吃喝，这是不是应当考虑考虑。

向你表示诚挚的问候。如果我这迂腐的小脑袋不时闹点什么笑话的话，还望见谅。请速回信。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弗兰克·巴津

1921年2月28日

耶鲁大学藏稿

巴黎，拉斯帕伊路5号

亲爱的巴津：

首先祝你生日愉快长命百岁！其次请代我问候萨金特夫妇。我至今还没有写信告知已经收到寄给我的书，在此也向他们表示歉意。这算什么日子呀！300英镑房租一直搞得我焦头烂额，四处奔波，把自己的收入提前作了抵押。我每晚写作总要熬到3点以后。《喀耳刻》早已脱稿，《欧迈俄斯》也已完成，现在，我正在写《伊塔刻》。最令人发愁的就是打字员。四个打字员都拒打《喀耳刻》。最后有一个崇拜者自告奋勇。她已经开始工作，可是，打了100页时，她父亲在大街上犯病了（一种喀耳刻式的插曲）。现在，有人把我的手稿誊抄清楚了，此人把它转给另一个人，后面这个人又把它交给别人来打。我把《欧迈俄斯》交给了另外一个打字员。《画像》女译者寄来一封歇斯底里的信。庞德杳无音信。也没有诚实的的里雅斯特方面的消息，我曾往那儿写信要求转交一些书稿。我却收到一位瓦莱里·拉尔博先生（塞·巴特勒的法文译者、小说家）的来信，说他读了《尤利西斯》，对它入了迷，说布鲁姆跟福尔斯塔夫一样不朽（只是他还要多活几年——编者），还说这本书同拉伯雷的作品一样伟大。（他妈的，见鬼！——弗朗索瓦先生的评语）。我将尽快把两章都寄走。我想你现在很辛苦。我建议的文章你写了吗？还写其他文学方面的东西了吗？如果刘易斯有什么影响，我可以给他写信，不过你必须把他的地址给我。要告诉我。庞德已经永远离开伦敦，他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赫梅尔最近到这儿来过几次，下星期日我们去拜访他。

我神经疼得厉害。萨金特给我讲你受风湿病的折磨。可要当心！一般说

来，现在应该下决心努力让事情走上正轨，可是我能做的只是累死累活地一个劲地写布鲁姆，他真该死。

目前，我正以一种数学问答的形式写《伊塔刻》。一切事物都分解成宇宙中物质和精神的对应物。比如，布鲁姆跳下庭院，打开水龙头取水，花园里撒尿，锥形的香柱，点燃的蜡烛，塑像，这样一来，读者不仅会了解一切，并以最大胆最冷静的方式了解，而且布鲁姆和斯蒂芬也因此成为天体，像人们注视的星星一样，在太空中漫游。

最后的结论（通情达理的，太通情达理了）留给珀涅罗珀，这是对布鲁姆进入永生必不可缺的暗号。我指的是最后一章《珀涅罗珀》。

亲爱的朋友，因为我比你大28天，所以我冒昧提出：我俩过的这种愚不可及的生活该结束了。我的比你的更为荒唐。如果你已经卖掉了什么或者说正在为钱而四处奔走，那么请告诉我你现在究竟在干什么？生活过得怎么样？噢，我的预言家，可是我却把钱放进了尤利西斯的口袋。现在，我正把各种各样的谎言塞进《欧迈俄斯》中那个水手的嘴里，这会让你捧腹大笑。

一度我认为杀戮求婚者不合尤利西斯的禀性。在我目前的心境里，我已经改变了看法。

最后祝你健康。但愿下次相会时有歌有舞，犹如1919年的那一次，它留给我们珍贵的回忆。

祝你长寿！

詹姆斯·乔伊斯

又及：如果你或者萨金特能从推车上随便捡到一本便宜的共济会纲领手

册，或者随便一本又烂又脏、字迹不清、残破不全、污迹斑斑、磨得模模糊糊、书角卷起来、没有封皮、没有日期、没有作者、印刷错误百出的数学书，代数、三角或欧氏几何书，要价1便士或者最多不超过2便士，那就太好啦。

J．J．

致亚里山德罗·弗兰奇尼·布鲁尼

1921年6月7日

南伊利诺伊大学（克罗斯曼）藏稿

巴黎，五区，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1号

Caro Francini：Suppongo che quell’articolo nell’E.N. sia opera tua. Grazie. La chiusa è bella，Eccomi di nuovo sloggiato （e Silvestri che vuol mandarmi una tela sua dove ha la testa？Avessi una casa mia ben volentieri ci metterei i suoi quadri nonchè certi ammenicoli lasciati costì）-il quinto sloggio in 11 mesi. Il quartiere Boulevard Raspail mi costava la bellezza di 2000 lire al mese. Questo invece non mi costa niente. Il romanziere francese Valery Larbaud è fuori della grazia di Dio causa il mio Ulisse che proclama la più vasta ed umana opera scritta in Europa dopo Rabelais. Prescindendo da questo （del quale giudicherà l’avvenire）ha saputo corroborare il suo parere coi fatti. Avendo avuto qualche sentore dei miei grovigli fece arredare di nuovo il suo appartamento e me lo mise a disposizione per i mesi estivi. È qualche cosa d’incredibile. Dietro il Panthéon a 10 minuti dal Lussemburgo una specie di piccolo parco，al quale si accede

attraverso due cancelli , silenzio assoluto , grandi alberi , uccelli (non di quei che intendi tu , veh !) pare di essere a 100 chilometri da Parigi. Il mobiglio èdelizioso. Egli ed il primo attore del teatro Vieux Colombier hanno ideato una specie d'ammobiliamento fantastico eppure comodissimo. È possibile ch'io valga qualche cosa ? Chi l'avrebbe detto dopo la mia ultima esperienza a Trieste ? Larbaud dice che il solo episodio di Circe basterebbe per fare la rinomanza di uno scrittore francese per la vita.Ma o ! ed a ! ed ahime ! ed oibo ! che libro ! L'episodio d'Itaca adesso tutto geometria , algebra e matematica e dopo Penelope finalmente ! Potessi tuffare la mia testa in un mare di ghiaccio ! È già sotto i torchi il libro ed aspetto le prime bozze domani l'altro. Sarà pubblicato però appena in ottobre o novembre. Trattandosi di tre edizioni costose bisogna evitare i refusi. I colori della legatura (scelti da me) saranno lettere bianche in campo azzurro-la bandiera greca quantunque realmente d'origine bavarese ed importata colla dinastia. Eppure in certo qual modo simboleggiano bene il mito-le isole bianche sparse nel mare.

Quanto al lato materiale credo se l'edizione va bene (le sottoscrizioni vengono ogni giorno-oggi 3 dall'Australia) riceverò qualcosa fra100.000 e 150.000. Ma non è questo che mi preoccupa. Nessuna somma potrà mai pagarmi il lavoro e lo sciupìo.. Si potrebbe scrivere qualcosa di veramente comico sui sottoscriventi di questo mio libraccio-un figlio o nipote di Bela Kun , il ministro della guerra britannico Winston Churchill , un vescovo anglicano ed un capo del movimento rivoluzionario irlandese. Son diventato un monumento-anzi vespasiano !

Giorgio è a Zurigo per le sue vacanze. Ordinerò il libro di Papini ma non prometto di leggerlo per il momento. Salutami Benco e Silvestri-pittore-speditore.

Bien d'amitiés à Madame et à Daniele … Una stretta di mano

JAMES JOYCE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弗兰奇尼：我猜《新时代》上的这篇文章是你的大作。谢谢你。结尾非常精彩。现在我又不得不再次搬家（还有西尔韦斯特里，他要送我一张他的画，可是他到哪儿去住呢？如果我有一座自己的房子，我会很高兴把他的画挂在那里，把搬家时扔下的一些小摆设也陈列起来）——这已经是11个月内我第五次搬家了。拉斯帕伊大道的那套房子1个月要花我足足2000里拉。但这一套则分文不取。法国小说家瓦莱里·拉尔博对我的《尤利西斯》拍案叫绝，宣称是拉伯雷以后欧洲最波澜壮阔、最富有人性的作品。除此之外（这一点将来自有公论），他也知道如何用行动支持自己的观点。他了解到我乱七八糟的情况，便把他自己的住房装修一新，让我在夏天这几个月里随便居住。真是难以置信！房子在先贤祠后面，距卢森堡公园有十分钟路程，穿过两道栅门才能进去；绝对宁静，有大树，有小鸟（注意，这可不是你所想的那种鸟！），仿佛与巴黎相隔百里之遥似的。室内陈设富有情趣。他和‘老鸽棚’剧院的主演设计了一种风格离奇但又非常舒适的家具。这么说我还不是一文不值，是不是？经过上次的里雅斯特的一番经历谁还会这么说呢？拉尔博说仅《喀耳刻》一章就足以使一个法国作家享誉终生。呜呼！噫嘻！好一本奇书啊！现在的《伊塔刻》章全是几何、代数和数学，最后还有

《珀涅罗珀》章！我真想把脑袋浸到一片冰海里。书稿已经付印，可望后天看到初样。书只能在十月或十一月出版，包括三种豪华本，所以绝对要避免印刷错误。装帧的颜色（由我选择）是蓝底白字——希腊国旗的颜色，其实源于巴伐利亚，再跟该王朝一起引进了希腊。这两种颜色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成了这种神话的绝妙象征——大海上散布着白色的岛屿。

从实利方面来说，我想如果这一版销路还好（每天订单源源不断——今天就有3张澳大利亚的订单），我可望得到100000至150000〔里拉〕。但我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个。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我的辛苦与苦恼……关于我这部巨著的订户，真可以写一点喜剧性的东西——有贝拉·库恩的一个儿子或侄子，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还有一位英国圣公会主教和一位爱尔兰革命运动领袖。我已经成了一块纪念碑了——不，应该说是一个“韦斯巴芗”。

乔治现在在苏黎世度假。我将要订购帕皮尼的书，但我目前还不能保证拜读他的大作。代我向本科和画家兼发货人西尔韦斯特里致意。

向尊夫人和丹尼尔致以良好的祝愿……握手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弗兰克·巴津

〔1921后6月下旬〕

耶鲁大学藏稿

巴黎，五区，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1号

亲爱的巴津：

你见到刘易斯了吗？如果丘纳德夫人的提议毫无结果，那么埃勒曼这条干线仍然畅通。我曾说起过的那个朋友就在此地。给我来信。《伊塔刻》使我感到非常棘手。今天校初样，校到斯蒂芬在海滩的那个地方，这一部分我曾在苏黎世（大学街29号）一个难忘的夜晚给你读过，还做了一些令人发噱的评论。赫梅尔和乔治4号出发去了苏黎世。用《库克罗普斯》叙述者的话来说，我那又聋又哑的屁股发出的诅咒旁敲侧击到布鲁姆和他四处满布的芦花牧草上。明天我将要折断《伊塔刻》的脊骨，操他祖宗，帮帮我吧。望回信

J. J.

又及：《今日》上有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但我尚未见到，看来铁路罢工（对此你要负责）又一次扰乱了该死的包裹邮班。（英语无损！）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1年6月24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五区，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1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虽然原因各异，你我显然都十分惊慌，不过随后我们又感到释然。我只能重申一遍，我很高兴这根本不是你自己造成的麻烦，至于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对我宣判死刑，对此我有何话可说，我想在这里纠正几点错误。

关于我，可以编写一本有趣的神话传说集，以下试举几例。都柏林我的家人相信我战时在瑞士靠给交战的一方或双方搞间谍工作肥了起来。而的里雅斯特人，看见我每天都从摆满我的家具的我亲戚的住宅里出来，走二十来分钟，先走到邮政总局这个地点，然后返回（就是在如此可怕的气氛中我创作了《瑙西卡》和《太阳神的牛》），于是便散布流言说我是个可卡因吸食者，而且目前对此已深信不疑。都柏林盛传一种谣言（《尤利西斯》的内容简介才把它平息下来），说我再也写不出东西了，身体已经垮了，只好在纽约等死。一个从利物浦来的人告诉我，他听说我在瑞士各地拥有好几家影剧院。而在美国，似乎或者说早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我眼睛几乎瞎了，形容枯槁，成了个痨病患者；另一种说我是达赖喇嘛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爵士的不折不扣的混合体。庞德先生把我描述成一个阴郁的阿伯丁牧师。刘易斯先生告诉我他听人说我是一个疯子，身上总是带着四块表，除了向邻居打听时间之外难得说话。叶芝先生向庞德先生把我描述成迪克·史威维勒尔那一类的人。在这里我被引见给无以计数（也毫无用处）的人，至于他们是怎么想的，我却不得而知。我习惯把头一次见面的人叫“Monsieur”，结果为我赢得了“tout petit bourgeois”的名声；我本来是为了礼貌，而另一些人认为这种表现最无礼不过了。我估计现在我一定有了一个不可救药的嗜酒狂的恶名。这儿有个女人制造出这样一种谣言：我懒惰极了，根本不想干事，也干不成任何事。（可我算了一下，在创作《尤利西斯》的过程中我肯定花了近20000个小时。）苏黎世还有一伙人硬说我在逐渐发疯，实际上他们竭力劝说我住进一家疗养院，因为那里有一位荣格大夫（切不可把这个瑞士猫，跟那个维也纳咪弗洛伊德大夫混为一谈）以那些神经不大对头的绅士淑女为代价（包括这个词的各种含义）取乐。

我之所以提到上述种种看法，并不是为了谈论我自己或者我的批评家们，而是为了向你展示这些观点是多么自相矛盾。或许，事实上我是一

个非常平凡的人，不配受到如此想象力丰富的描绘。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我是一个狡猾的、装腔作势的、遮遮掩掩的尤利西斯那样一类人，是个“谫陋的狡辩家”，既自私自利，又玩世不恭。我想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决不是我的全部性格（也不是尤利西斯的）。但我已习惯于用这些所谓的品质来维护我可怜的创作，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如我在上封信里所说，我已丧失了许多天赋才智，要是没有你出于直觉给予我的帮助，我就会穷困潦倒的。

你信中有一部分谈到这儿的一个新的朋友圈子，我不太明白。我刚到这儿，庞德先生就向一些人引见了我，他们中的大多数给我的印象，正如代达罗斯老兄所说“就像我在5月的一个晴朗的上午出去漫游”。事业剧院的导演对《流亡者》非常热情，电报曾像雪片似的飞来，可他刚刚寄给我一封满篇粗话、非常无礼的信，说他还没有愚蠢到上演这种东西，白白丢掉15000法郎的地步。但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为此赢了一盒杏脯——这是我对上述这位导演做了一番粗略的考察之后与庞德先生（他对此相当乐观）打的赌。我寄给导演一封署名的全权委托信，他想如何处理这个剧本随他的便，或改编，或上演，或撤消，或封存，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拒不签名的话，一周后就会有人说我是个不可理喻的人，还会说我被引见给伟大的演员吕根-坡，得到一个绝好的机会，可就是不肯利用。我在巴黎已经呆了一年，在此期间所有的法国期刊都对我只字不提。在法国各地可能有六七个人在翻译《都柏林人》。那部长篇小说也已翻译，译稿已经交出，尽管我就此事向出版商（？）写过四封信，甚至要求归还打字稿，但得不到任何答复。我从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每周聚会，因为目前把我关在拥挤不堪的屋子里，听有关缺席的艺术家的闲言碎语，要笑容可掬，摆出一副彬彬有礼、兴趣盎然、心领神会的样子，对关于我的（未被读过的）杰作表现出的热情洋溢的言词一一回答，这完全是浪费时间。惟一一个对这本书值得一提的东西有所了解而且为它

做过或者尽力要做一些事的人就是瓦莱里·拉尔博先生。他现在在英国，你愿不愿意让他在回国之前去拜访你？

现在言归正传，说说起诉的事情。我肯定刘易斯先生和麦卡尔蒙先生告诉你的事是正确的，但同时你也许误解了他们的意思。显然我并不像你和刘易斯先生那样重视所提到的“过火行为”。但你们俩也许是对的，这也是你的信使我欣慰的另一个原因。我想你会以为我是个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无赖。也许我就是。尽管我对刘易斯先生的艺术表现出多么可悲的愚昧无知，他仍然是那么讨人喜欢，甚至提出要给我辅导中国艺术，然而我这方面的知识和月球人不相上下。他告诉我他觉得在伦敦的生活非常压抑。人们中间有一种奇怪的荣誉准则，这种准则迫使他们互相支援，从不妨碍彼此的自由行动，而且还抱成一团以便共同保护，结果往往是第二天一早他们醒来时竟然蹲在同一条沟里。

这封信开始让我想起了萧伯纳的一篇前言。它好像根本不是一封给你的回信。我讨厌一切装腔作势的举动，所以我不会〔写〕一封关于神经紧张与松弛，或禁欲主义、“过火行为”的因果等等等等的浮夸的信函。对于我的极端愚钝，你已经有了一个证据。这里又是一个表现我的空虚的例子。我好几年没有读过一部文学作品。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几乎到处都可以捡到的卵石、垃圾、断火柴和碎玻璃。我写一本书时，潜心于技巧，用了十八种不同的视角，同样多的文体，这种工作显然是我的同行们闻所未闻或从未发现的。这一点再加上我所选择的神话传说的性质就足以叫人精神错乱了。我要写完这本书并尽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我这团乱麻似的材料理清（这儿有人是这么说我的，“人们把他叫诗人。他的主要兴趣好像在床垫上”），事实上我的确如此。写完以后，我想好好休息一个阶段，把《尤利西斯》彻底忘掉。

忘了告诉你另一件事。虽然别人说我博学，可我连希腊语都不懂。我父

亲想让我把希腊语当作第三种语言，我母亲则倾向于德语，而我的朋友们都劝我学爱尔兰语。结果，我选了意大利语。从前我的现代希腊语讲得还不算太坏（我可以很流利地讲四五种语言），而且还跟各种各样的希腊人相处过很长时间，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卖葱卖蒜的小贩，而且主要还是后者。我对他们很迷信。他们能给我带来好运。

我现在就结束这篇累赘拖沓的长篇大论，然而对于我这可憎的性格的更阴暗的一些方面却未曾触及。我想我只有听其自然，因为你现在肯定认为一个人显然已经消亡，连一件没有人穿的晨衣所具有的“悬垂能力”几乎都没有，你何必破费一根绳子去完成这种消亡呢。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感恩的、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弗兰克·巴津

1921年8月16日

耶鲁大学藏稿

巴黎，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1号

亲爱的巴津：

谢谢你的来信。首先请你把《直布罗陀之围》和柯南·道尔的《南非战争史》给我寄来。这两本书都由内尔森出版社出版在他们的廉价丛书里。顺便说一下，请务必按书籍邮件挂号快件寄出，如果按包裹寄，得花6个星期！听起来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关于那本60页的书，我这样向你建议不知是否有点过分：找一本练习簿，把上面的纸全部撕下来。要是你再把这本书快速阅读一遍，你就可以把你认为书中有趣的语句记在

这些纸上，并且把大概观点（不求艺术性，因为我就不是艺术家）草草写下。这个方法你还可以推广到其他书上，然后再把这些纸页装入信封寄给我。

《珀涅罗珀》是全书的点睛之笔。第一个句子就有2500个词。全章总共8个句子。而且开头和结尾都是一个女性化的口头禅“对了”。它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地球，缓慢而又平稳地旋转着，它的四个基本点是女性的乳房、屁股、子宫和屄，由“因为”、“底”（用这个词的所有含义，底扣，底层，海底，心底）、“女人”和“对了”这四个词来表达。虽然它可能比前面任何一章都更淫秽，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完全头脑清楚丰满无道德之虑能受孕不可靠迷人精明有限谨慎冷漠的Weib。Ich bin der〔原文如此〕Fleisch der stets bejaht。

附上20法郎约合8先令6便士。随后还会寄一些。把那封信转来。

J．J．

莫莉·布鲁姆生于1871年。

致威廉·默里夫人

1921年10月14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七区，大学路9号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谢谢你及时复信。《尤利西斯》，一部大约800页的巨著，11×7英寸，大约在三星期后出版。廉价普及本定价3英镑，豪华精装本定价7英镑。

我将送你一本。我有不多的几册样书，都十分昂贵。

我想知道鲍威尔一家——主要是母亲和女儿们——的所有情况、传闻，或你记得的任何事情。她们有人生在国外吗？鲍威尔夫人什么时候死的？除了格斯和查利外，我从没听说还有第三个兄弟。女的是加拉赫夫人，克林奇夫人，拉塞尔夫人。她们婚前住在哪儿？那个军衔好像是陆军少校的人什么时候死的？还要你所掌握的狄龙一家的任何情况（马特·狄龙和他的那一群女儿，蒂尼、弗洛伊、阿蒂、萨拉、南尼和梅米，尤其是最后那个，爱吸烟，西班牙派头）。拿一张普通的大号纸和一支铅笔，把有关这些人该死的胡说，你能记得的，都写下来。

请派个人去一趟夏山街81号，打听一下我父亲的地址。他大约一个来月前给卢恰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封相当有趣的信。他如果出门时要一个男人去保护他，我想他是对的，从我看到的那些报纸判断，在那可爱而古老的三叶草之国中，人人都好像提着脑袋生活。你家中发生的那桩悲剧我听了也十分难过。在这种情况下再打扰你似乎不大合情理——但我急于知道这一切。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被变成一个屠宰场，我当然应该去那里找我要的东西。匆匆几笔并致亲切问候

吉姆

又及：如果你想读《尤利西斯》，你最好先买一本或从图书馆借一本荷马的《奥德修纪》的散文译本。我也忘了问你，你知道不知道住在克朗利福路的亨特和阿尔弗·伯根等人的情况。我是说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知道从前的关系如何。你不必向别人打听。我是在给你写信。如果你知道或记得，能写多少就写多少。我不要我的同胞的帮助，不管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写信告诉我你详细的地址——是巴利堡？

致威廉·默里夫人

1921年11月2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巴黎，七区，大学街9号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所附的东西会说明为什么今天我太忙不能写长一点。《尤利西斯》将于本月18或20日出版。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普通人可能不可能从教会街7号的庭院栅栏上翻过去，不管是从道路上还是从台阶上，在栅栏最低的地方把身体吊下来，吊到脚离地面有两三英尺的地方，跳下来而不会受伤。我亲眼看见有人这么干过，但那人的块头像个运动员。我要详细知道这种情况，以便决定一个段落中的措辞。第二，你知道马特·狄龙的女儿梅米的什么事吗？就是在西班牙呆过的那个。如果知道请告诉我。你的女朋友有没有去过那里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你记得1893年那个寒冷的二月吗？我想你当时在克兰布拉西尔街。我想知道运河是否封冻，是否有人滑冰。顺致亲切的问候

吉姆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1年12月10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七区，大学街9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曾附上〔原文如此〕我说过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传记部分如此荒唐

地歪曲事实，我越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因为我认识这位作者已有十年，他一定是记忆力不行了。文章把你说成一个“美国的崇拜者”，而我则成了像红衣主教梅左凡蒂那类人物，会说“18种欧洲和东方语言”！当然他的动机是友善的，所以这事就此了结算了。

集会进行得很顺利。正读到《库克罗普斯》章的中间，灯灭了，它很像是专门为库克罗普斯而为，但是听众都很耐心。说也奇怪，拉尔博先生的生平简介中也有一些错误的说法，虽然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我已回答过好多次。似乎没有人愿意以我这种不加装饰的平淡无奇的风格把我介绍给世人。在最后一刻他决定将《珀涅罗珀》片断的一部分砍掉，可是因为直到他往桌子跟前走时才告诉我，所以我也就同意了。凭良心我敢说他念的东西糟糕透了，但没有任何抗议的表示，而且即使他再多念几行，太阳系的平衡也不会大受干扰的。

我现在应该着手解决那笔钱的棘手问题了。可是一天两次的邮班给我送来那么多校样（现再附一些），我只能说你建议把这笔钱投资，我倒是原则上同意，除此而外，我再不能多说了。再说，如果现在就这么做，从现在到出书我可能会资斧困绝，因为出版还有可能会推迟，因此也许先别这么做为好。有时我遭到这样一种恐惧的折磨：印刷厂失火或者临了又出现不测。你愿意看看《尤利西斯》的封面吗？我想我寄给你的草样上有一些打印错误。拉尔博先生提及此书时，把两章糅合到一起了。似乎这一态度与对该书的诸多了解和对该书作者的友善是一致的。没有印的大约只剩180多页了，我可以说不久这些问题——还有其他许多方面，只有把书投向世界才能得到验证。

我想这封信比平时更加混乱，印刷商出于某种原因，现在把《喀耳刻》、《欧迈俄斯》和《珀涅罗珀》的校样同时寄给我，而前两章的版还没有制成，所以，尽管这几章迥然不同，我还得同时校改，这使我想

起那个用身体各个部位演奏多种乐器的人。

我听说《纽约先驱报》上有一篇对本书的戏拟，题名《小尤利西斯》。他们可能在等可怜的老尤利西斯体面地“从海上回家”。我也听说这里有一名未来派作家受《尤利西斯》启发而开始写一部名叫《忒勒马科斯》的书。我祝他快乐。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2年2月8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七区，大学街9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承蒙来电感激无限。两册《尤利西斯》（第901、902号）已于2月2日抵达巴黎，5日了又来两册（第251、252号）。一册在展出，另外3册将被去世界各地的订购者带走。自从宣布书已脱销，书店就被人围得水泄不通——顾客们一天赶来两三趟，结果都空手而归。经电报电话多次催促后，估计今天会来7册，明天再来30册。这本书历尽艰辛，方有今日，这种伤脑筋的结局，简直难以想象。前10册豪华本到星期六才能准备停当，所以最早到下周二你才能收到你的一册（第1号）。我为自己（难得为你）而感到高兴，因为你正在为一种英国版大做广告。我希望那样的话，就有可能纠正那比比皆是的印刷错误。庞德先生说完全可能。

我发现我必须再次动用我的储备金，要达50镑之多，因为已没有进项了。从现在到本月15日，无论来多少钱都要用来支付届时必须支付的一张拖欠已久的汇票。希望几个星期之后，我能有所收益，好补足你的赠金。

你及时归还《珀涅罗珀》章（又一个奇怪的巧合，和你的名字一样），非常感谢。它来得还不算太晚。你对此章的描述与我的意图不谋而合——如果加上“人类以后的”这个表述词的话。人们通常把她解释为一个人身幽灵，我拒不接受——卡吕普索、瑙西卡和喀耳刻把这个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不用说那些伪荷马式的人物了。我力图在构思和技巧方面描绘人类前和假定的人类后的世界。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永远纠缠不休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罗伯特·麦卡尔蒙

［1922年3月］

皮尔逊藏稿

巴黎，七区，大学街9号

亲爱的麦卡尔蒙：

谢谢你的戒指和领带。我绝没有要你去戛纳为我买领带的意思！上帝不容。我曾以为你总是提个装满这些东西的箱子旅行，一星期扔掉几打。显然，我是误信了流言。

报界和公众误导了我

说什么我是嗜表狂

你又是那种领带迷

这纯系谎言和诽谤。

戒指很不错，颇具主教风范。我很高兴你跟《尤利西斯》关系不错，也跟该死的官员们打得火热。比奇小姐将会寄给你一则《观察家》上的短评（首次登出）。结果一天来了136张订单！我真希望这版书能快一些装船运走，好让我休息一下。4月1日，我们一家要去爱尔兰呆几个月。我一直充满憧憬地注视着那块平坦的土地。庞德和萧在一封信里就我打起了笔仗。温德姆·刘易斯今晚抵达。劳伦斯·韦尔邀请我和我的家人明天参加他的喜宴。我几乎不认识他，不过我想他们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或她。

你扬言要把《尤利西斯》扔出窗外，可别这样干。皮洛斯在阿耳戈斯正是在那种情况下被杀的。而且，苏格拉底也可能正好经过那条街。

真羡慕你的阳光空气和大海。这里太枯燥，毫无哲理可言。

布鲁姆病治好之后再写信。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格雷戈里夫人

（口授信）

1922年8月8日

纽约公共图书馆（伯格）藏打字稿

巴黎，大学街9号

亲爱的格雷戈里夫人：

我患了3个月严重的眼病，现在才开始康复，因此，我只能对您7月27日大函口述作答。

感谢您信中充满友情的回忆，感谢您昔日的善举，您的大作即将问世，我想它基本上是一部爱尔兰文学运动史，您如果能从中删去我的全部书信，对我只字不提，我将不胜感激。如果这样做了，您就是严格依照那次运动的精神办事，因为自从我20年前写那封信的日期算起，与那场运动有关的人士从未公开提到过我，提到我的奋斗或我的作品。

在您的信里，庞德先生附寄了一封叶芝先生写给他的信，信里对我的《尤利西斯》不吝赞美之辞。我能否请您向叶芝先生转达我对他的好评的谢意？叶芝先生的作品，我一向推崇备至，而对于他的评价，我更是极其看重。相信我，亲爱的格雷戈里夫人，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威廉·默里夫人

1922年10月23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尼斯，联合国滨海路瑞士饭店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我离开巴黎的前几天收到你的一封来信，你好像非常生气。事实是这样的。《尤利西斯》在2月2日出版。该版售罄之后，诺拉说她要去爱尔兰

去看望她母亲。我尽力劝阻，可她这儿和爱尔兰的朋友都告诉她这事再简单也没有了。最后，因为我父亲也想见见孩子们，我让他们去了，不过让他们答应在伦敦待一个来星期看看情况再说。我又寄快信又发电报使他们在伦敦滞留了10天。随后他们突然离开，去了爱尔兰。他们在都柏林停了一晚，卢恰好心建议看望一下我父亲，因为她记得他的地址。这事办过之后，他们就去了戈尔韦。在戈尔韦，我儿子走在街上总有人尾随。因为他告诉我，从此一到夜里他就担心那些他所谓的祖鲁人，会把他从床上拖出去枪毙掉，所以总是睡不着觉。一个醉醺醺的警官跌跌撞撞地走到他面前挡住去路问他："当绅士的儿子有何感觉？"与此同时我在巴黎身心交瘁，8年不息的劳作使我已濒临癫狂。不用说我预见到的事果然成为现实，于是我收到一封从伦敦来的电报，说他们想回巴黎。在戈尔韦他们住处对面的仓库被反叛者占据，自由邦的部队闯入他们卧室并在窗口架起机枪。他们穿过城区跑到车站，爬上一列火车逃命。他们肚皮紧紧贴着地板趴着（有两个女性），左右枪弹如雨，车上的军队与沿线伏兵连续交火达一个小时。他们趁天黑逃出都柏林，就这样回到了巴黎。然后我把卢恰送到诺曼底海岸的一个夏令营去呆了4个月，将乔治打发到奥地利的提洛尔。随后严重的眼疾把我搞垮了，直到几星期前才恢复过来——可是这显然没什么关系。我现在在这里指望恢复视力，养好身体。

你生气的第二个原因好像是我的书。与前面的情况一样，在这件事上我也是无辜的。我在7个月前将它赠送给你，可是除你上一封信里三言两语表示书已收到，提了一下之外，我再没有听到有关它的任何消息。现在伦敦此书的市价是40英镑，签名本价格更高。我之所以提及此书是因为爱丽丝告诉我你已经把它借出去了（或是送人了？），都柏林人可有个不还书的习惯。几年后第一版每册有可能要价100镑，图书专家是这样说的，我才这样讲。这当然与该书的内容毫无关系，似乎你还没读

它。可我送它就像送我的其他书一样，而且是按大约一年前你信上的要求送的。一磅排骨的礼物与一本《尤利西斯》这样的书的礼物是不同的。假如你收到一磅排骨的礼物，你把它满满塞了一嘴，你只消感激地点点头，表示收到，这是最便当的办法。但对这么大的一部书你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因为很难把它塞进嘴里。

生气的第三点是梅布尔送来一块婚礼蛋糕宣布她结婚了，我一直没有回音，最后才从伦敦口述了一封回信。那一口美肴送到时，我正躺在一间暗室里疼痛不止，并且有失明的危险，还不断被威胁着要做手术。我吩咐他们复信，并表达我的祝贺。可这事没有办。凶险的疾病使我一连几个月躺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同时又处于《尤利西斯》出版带来的极度兴奋（信件、电报、文章）之中，我想这就足以说明了出现一点混乱的原因。

我不应该被迫写这封长信，可是写总比不写强，因为诺拉打算写的信可能要到公元1931年早春你才会收到。同时如果你有什么你认为我感兴趣的话或消息要传达给我，那很好，但是恶言恶语最好应该讲给诺拉或她那儿和这儿的那些参谋，或讲给你们自由战斗的总统，或非正规作战人员的首领，或费尔维尤的教区牧师，或领爱尔兰这份供奉的圣心，但不要讲给我。毫无疑问你会在诺拉重游故粪堆时见到她，尽管乔治或卢恰是否要去还值得怀疑。戈尔韦的空气很好，可是眼下代价太高。他们这次旅行惟一一件愉快的事情好像就是他们和我父亲的会面，他对祖国和国内一切现象的恶毒、全面、激烈的谩骂使他们极为开心——一种他的长子从底部，也就是说从他内心的最深处念阿门的连祷。

诺拉、卢恰和我在这里，现在巴黎的乔治可能也要南下，因为我想我要在这儿找个过冬的地方。大家都很好，我们希望你也很好。

《尤利西斯》第二版在10月12日出版。整版2000册每册价2英镑2先令，4天内就销售一空。

我们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

吉姆

又及这使我想起在你的信里你好像认为诺拉和孩子们（“孩子”乔治比他父亲还高，卢恰做完夏令营作业之后可以去荡马戏团秋千）去爱尔兰是为了探望德万先生和第二位德万夫人。这事不是你提起，我还想不到，不过尽管如此，你可能是对的。他们出去到游憩场的咖啡厅喝茶听女士音乐了，不过他们回来时我会问他们的。我预料他们都会否认此事，但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会讲真话？这是关键的问题。

J．

致威廉·默里夫人

1922年11月10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尼斯，瑞士饭店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这一封信要短一些。你管乔治和卢恰叫小孩，我并不在意，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我很高兴我的书成了抢手货，因为：其他岛民并不像你那样对该书的市场价值漠不关心。你说查理在读此书，还说你要告诉我他读完之后说些什么，表情如何。他还在赶着读吗？如果是这样，我希望他还是按时吃饭。不过他是怎样安排时间刮脸的？我猜你还

没有读完，贝蒂也没有吧！可我认为在这场比赛中诺拉会一路领先。算上封面，她已经读到第27页了。

你说里面有许多东西看不懂。我早就建议你先读《奥德修纪》嘛。既然你没有这么做，我已叫我的出版人寄给你一篇文章，它会给你一点启发。马上买一本查尔斯·兰姆的《尤利西斯历险记》（这是荷马故事的英语简易读本）。一个晚上你就会看完，而且在吉尔或者布朗和诺兰书店花几个先令就可以买到。然后再试着去读《尤利西斯》。

因为你对此书只字不提，我就问你是不是把它借给了别人。那天晚上爱丽丝和凯蒂跟我们一起吃饭，我问了她们，听她们说书现在在布莱克洛克的某个人手中。因为当时一帮招待围着餐桌吵吵嚷嚷的，很可能我没有把话听准确。

当时我没有去拜望你，收到婚礼蛋糕后也没有写信确认。这种失礼确实让我不安，希望这种思想包袱从此能够卸掉。你信中表示现在一切都好，平静无事，正是再回去看看的理想时机（比较一下随信附上的一位终生从不说谎的耶稣会好神父的话吧），可上次旅行花了我200镑，而且差点让我把眼睛也赔了进去，下次费用该换个傻瓜来掏了吧？你说现在大多数人的心变得越来越硬，看来没错，而我看人脑却变得越来越软。当诺拉的舅舅听到诺拉在地上连滚带爬，咻咻的老爱尔兰子弹从她背胛上飞过，他差点没笑得从椅子上掉下来。可他仍然是这个国家里我所见过的屈指可数的好心人之一。他一直乐于帮我，而且还会不遗余力的。

我们有可能在伦敦见面。我打算早春去一趟，夏天再去一趟。这计划比较可行。我们星期日返回巴黎，因此，下次来信，请寄下面地址，我肯定能收到：

巴黎六区

奥地翁街12号

莎士比亚公司转交

有什么消息尽管寄来，节目单、当票、剪报、传单等等，我都想读。

这里全家向你致意

吉姆

致威廉·默里夫人

1922年12月21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巴黎，七区，夏尔·弗劳凯路26号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先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幸福。我的节日将在手术台上度过。我希望做完手术后我的视力肯定会大有改观。很高兴知道你在那喧闹的气氛中一切都好。你该已经收到《标准》和《英国评论》了吧？前一本杂志肯定会使你对我那本书有所了解，可你还是应该买一本我上次建议的兰姆的《尤利西斯历险记》。尽管我视力很糟，我还是尽力整理了一些笔记，从中发现了几个跟我小时候的长辈家有来往的人的姓名。我想给你寄来一个练习本，每页顶端都写上这些人的姓名。不知你是否肯（每当你有空闲或者突然想起什么来时）用铅笔或钢笔记下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例如他们穿什么衣服，有什么缺点、嗜好，长什么样子，怎么死的，说话的声音，住在哪儿等等，就像上次你回答我寄给你的有关鲍威尔少校

的问题一样——在我的书里就是特威迪少校和布鲁姆夫人的父亲？这些人已属于一个业已消失的世界，绝大多数现在看来都非常奇特。我不着急。你可以在6个月后把本子寄给我。如果你能够把所有的详细情况都记录下来，我将不胜感激，因为现在就只有你一个可能了解这些人了。

希望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正在欢度快乐的圣诞节。我和全家向你表示亲切的问候。

吉姆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3年3月11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七区，夏尔·弗劳凯路26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得知贵府近况如意，十分高兴。谢谢你把那本书寄给我的兄弟，可是为什么它们没有编号？这正常吗？听说另外500册被截获，我深感遗憾。我想这意味着整版要损失一半。我还有一个要求，不知提出来是否有点过分，我想请你挂号给我寄来一份刊登有切奇先生文章的《论坛报》，因为我怀疑另一份可能收不到了。我会把它寄回来的。比奇小姐对我说，波伊斯·马瑟斯先生曾经告诉她《体育时报》上又有一篇攻击《尤利西斯》的文章，说什么《尤利西斯》的第二版只值10个先令。那份令人赞赏的报纸的好几个读者把1英镑的纸币寄给了她。我现在仍在接受伯尔施医生的碘疗。我肯定你会责怪我胆怯、耽搁。我承认我确实胆子太小。现在还是在伯尔施医生的建议下我才继续治疗的。他没有加大剂

量，可我的视力还是在慢慢好转。我曾与他长谈过一个晚上，他说如果我5月份同意做手术的话，极有可能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说我患的并不是急性青光眼（这病必须在24小时之内接受手术治疗），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说自从我到他那里开始治疗起，我从未出现过值得一提的紧张。他还说我没有在伦敦做手术这一着走对了，说我的眼睛抵抗力极强，而且我的身体十分健康！！！他还补充说他觉得我在苏黎世眼病危险时去做手术是一个错误，尽管手术很成功；因为分泌物流入刀口会在很大程度上永远减弱视力。这问题几乎跟《尤利西斯》一般复杂。

我可能没有把意思表达清楚。我并不是说我能够回答那两部书孰优孰劣这个问题。荷马已经过世3700多年（据我的一个医生贝尔曼博士说，荷马失明的原因是青光眼，而那时根本没人能想到虹膜切除术），因此我们得等到公元5623年才能回答这一问题。我是说如果你读了荷马史诗后想到了一些有关结构和意义方面的问题，我将不遗余力地尽早予以澄清，以免把它忘了。

昨天我写了两页——这是《尤利西斯》的最后一个“对了”之后我头一次写东西。好不容易找到一支笔，我用很大的字把它们拟在一张大页纸的正反两面，以便我自己阅读。Il lupo perde il pelo ma non il vizio，意大利人这么说，狼可除其皮，而恶习难除，或者说，豹难易其斑。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3年10月12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

布莱斯·德斯高夫街6号，维多利亚宫饭店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用快件把这篇东西寄给你，希望你周末前能收到它。我跟这些老绅士历史学家们交往已颇有一段时日，现在已感到烦腻。背〔面〕是我随便写下的一种诗的轮廓，它紧跟在散文后面。顺致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紧跟在散文后面：

按照这个计划，乔伊斯在《芬尼根守灵夜》第398-399页诠释了这首诗。这四节诗分别重点描写了四位大师，即四名方济各会的僧侣，他们在1632-1636年在他们多尼戈尔的修道院里编纂了爱尔兰《编年史》。原诗如下：

Anno Domini nostri sancti Jesu Christi

Nine hundred and ninetynine million pound sterling in the blueblack bowels of the bank of Ulster.

Braw bawbees and good gold pounds，galore，my girleen，a Sunday’ll prank thee finely.

And no damn loutll come courting thee or by the mother of the Holy Ghost there’ll be murder！

O，come all ye sweet nymphs of Dingle beach to cheer Brinabride queen from Sybil surfriding

In her curragh of shells of daughter of pearl and her silverymonnblue mantle round her.

Crown of the waters，brine on her brow，she’ll dance them a jig and jilt them fairly.

Yerra，why would she bide with Sig Sloomysides or the grogram grey barnacle gander？

You won’t need be lonesome，Lizzy my love，when your beau gets his glut of cold meat and hot soldiering

Nor wake in winter，window machree，but snore snug in my old Balbriggan surtout.

Wisha，won’t you agree now to take me from the middle，say，of next week on，for the balance of my days，for nothing（what？）as your own nursetender？

A power of highsteppers died game right enough-but who，acushla，’ll beg coppers for you？

I tossed that one long before anyone.

It was of a wet good Friday too she was ironing and，as I’m given now to understand，she was always mad gone on me.

【注释完】

〔背面〕

代词	四《福音书》作者	四大师		金属	四《福音书》作者标志	礼拜仪式颜色	节日	省	口音
A. 你：	马太	马特·格列高利：	佩里格林·奥克利里：	金：	——	：蓝—黑；	棕榈主日：	阿尔斯特：	贝尔法斯特
B. 她：	马可	马可·莱昂：	迈克尔·奥克利里：	银：	狮	：月蓝：	圣星期二：	芒斯特：	科克—凯里
C. 你：	路加	路加·塔尔皮	法尔法萨·奥马尔康尼：	钢：	牛犊	：红：	间谍星期三：	伦斯特：	都柏林
D. 我：	约翰	约翰尼·麦克多加尔	佩里格林·奥杜伊格南：	铁：	鹰：	：黑：	受难节	康纳克特：	戈尔韦—梅奥

三个对观福音书的礼拜仪式颜色其实是紫的，约翰福音书的则是黑的。马可·莱昂节是间接指出的。多加尔（

duḃ gall

）的意思是深色的外国人（如：丹麦人）。经外经是以拉莱、罗、巴弗靳等人为代表的。

J. J.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3年11月19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蒙帕尔纳斯区）

布莱斯·德斯高夫街6号，维多利亚宫饭店

亲爱的韦弗小姐：

谢谢你的来信和剪报。你大概已经看到《日晷》上刊登的艾略特先生的文章。我喜欢它，它来得正是时候。我将在感谢信中向他建议，在别的地方提及这篇文章时他应当使用或者杜撰两三个单词组成的短语，例如他谈到我时所使用的“两个层次”这种短语。大约在6个月前，拉尔博先生给了广大读者“内心独白”这一短语（即在《尤利西斯》中）。现在他们想要一个新的短语。他们每隔6个月至多也只能搞出一个这样的短

语，不是他们缺乏才气，而是因为过于匆忙。

也感谢《阿拉伯沙漠》和《概况》。我希望我能到什么地方去一下，读读前者消遣消遣，我说归说，但还是加班加点地苦干。我的眼睛仍然蒙着绷带，但是并没有造成什么麻烦。我希望能在本周康复。

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在这里呆多久。我不希望在这里过圣诞节。一位经引见我认识的缪拉公主（我几乎还未跟人家握手就开始背诵：（Je cherche un appartement de cinq ou six pièces，trois chambres，salon，salle à manger）答应她从伦敦回来之后给我找一间。然而，我去凡尔赛办一件类似的差事，结果徒劳无获，反而使眼睛受了风。尽管如此，我现在还是不能停下来，我必须在下一个假日前，把本书某些章节的大样（至少粗略地）勾出来。已打出来的段落代表实际的两三倍。其余部分已经在写，但将来要在现有的文字上根据我目前还看不到的笔记全面增写。

我得知你将在星期四离开伦敦去乡下度几个月假。希望你在那儿过得开心。下一篇文章的打字稿一脱手立即〔寄〕上。

对我来说这糊涂的一年将在晦气中结束，因为我的金库现在已接近托里切利真空的状况。我已经做出安排，我通常在12月25-28日收到的季度利息将在圣诞节前几天到手（这不受你的律师的制约），但是，在此之前，除了12月6-8日的20镑汇款外，别无进项。奎因先生原打算寄我一张支票，支付《尤利西斯》的手稿费，但你也知道，他并未兑现。我在信中写这些东西的确是令人讨厌，但是撇开膳宿之类的琐事不谈，我很想摆脱此地此刻的这种境况。我这封信之所以迟迟不发，因为希望你提到的那笔钱会随时到来。大概你的律师一提到我的名字心里就要抱怨，但也许现在他们有可能预付一点了。

你出门前夕千头万绪，又多了我的一份关照，我相信你将十分感激。然而我知道如果在车站月台上看见我眼睛没有蒙住，手里没有讨要弄不到的东西的长清单，你会感到如释重负的。

这就是我目前的境遇，但又如你所说，从照片上看我的情况挺好。庞德先生沉浮不定。他并非老是那个样子。也许是由于他摘掉了眼镜的缘故。这张照片登在《纽约时报》上。

我现在得拿着这封信去赶邮班。我希望你不至于因为我写了这封信而生气吧？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诺拉·巴纳克尔·乔伊斯

〔1924年1月5日？〕

私人藏稿

〔巴黎〕

亲爱的诺拉：

你拿的那一个版本印刷错误百出。请读读这里面的东西。我把这些书页剪了下来。后面附有勘误表。

吉姆

致埃托雷·施米茨

1924年1月30日

方达·萨维奥藏稿

巴黎，布莱斯·德斯高夫街6号，维多利亚宫饭店

Caro amico，Sono andato alla stazione ma nessun treno era in arrivo （nemmeno ritardato）nell’ora indicatami. Ne ero molto dispiacente. Quando ripasserà per Parigi？Non potrebbe pernottare qui？

Grazie del romanzo con la dedica. Ne ho due esemplari anzi，avendo già ordinato uno a Trieste. Sto leggendolo con molto piacere. Perchè si dispera ？ Deve sapere ch’è di gran lunga il suo migliore libro. Quanto alla critica italiana non so. Ma faccia mandare degli esemplari di stampa a

1）M. Valery Larbaud chez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3 rue de Grenelle

Paris

2）M. Benjamin Crémieux chez Revue de France

（troverà l’indirizzo sur un esemplare）

3）Mr T.S. Eliot，Editor ‘Criterion’

9 Clarence Gate Mansions

4） Mr F.M. Ford ‘The Transatlantic Review’

27 Quai d’ Anjou

Paris

Parlerò o scrivero in proposito con questi letterati. Potrò scrivere di

più quando avrò finito. Per ora due cose mi interessano：Il tema：non avrei mai pensato che il fumare potesse dominare una persona in quel modo. Secondo：il trattamento del tempo nel romanzo. L’arguzia non vi manca e vedo che l’ultimo capoverso di Senilità ‘Si，Angiolina pensa e piange ecc … ’ ha sbocciato grandemente alla chetichella.

Tanti saluti alla Signora se si trova costì. Spero avremo il piacere di veder loro fra breve.

Una stretta di mano

JAMES JOYCE

P.S Anchè，Mr Gilbert Seldes ‘The Dial’（indirizzo？）New York’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朋友：

我去了车站，却没有正点到达的火车（晚点车也没有），甚感抱歉！你何时再会经访巴黎？能否在此过夜？

谢谢你题赠的小说。我已经在的里雅斯特订购了一本，所以现在有大作两本。我正在兴致勃勃地拜读。你为什么感到泄气呢？你要知道这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至于意大利评论家们反应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是，你把赠阅本送给以下几位：1）瓦莱里·拉尔博先生，巴黎格勒奈尔街3号《新法兰西评论》社转；2）邦雅曼·克雷米耶先生，《法国评论》转（杂志上有地址）；3）T·S·艾略特先生，《标准》主编，克拉伦斯门公寓大楼9号；4）F·M·福特先生，巴黎昂茹道27号《大西洋两岸评

论》。这事我会跟他们谈，或者写信告诉他们。等我读完后才能写出更多的看法。目前有两件事使我很感兴趣。主题：我先前从未想到过吸烟竟能如此左右一个人。其次：小说中的时间处理。其中不乏妙趣横生之笔，而且我发现《人到暮年》结尾那句：‘是的，安焦丽娜想着想着有时便哭了起来’等等……在展现内心世界上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施米茨夫人若在那里，请代为问候。希望我们不久能有幸再见到你。

握手

詹姆斯·乔伊斯

又及：请给吉尔伯特·塞尔兹送一本，纽约《日晷》（地址？）”

【注释完】

致埃托雷·施米茨

1924年2月20日

方达·萨维奥藏稿

巴黎，雷恩街，布莱斯·德斯高夫街6号，维多利亚宫饭店

Caro amico，Mandi i libri senz’altro. Ho già parlato di Lei a Larbaud ed a Crémieux. Faccia il mio nome scrivendo a Seldes ed a Eliot. Mandi anche un esemplare a Lauro di Bosis ed a Enzo Ferrieri，direttore ‘Il Convegno’，via S. Spirito 24，Milano.

Il suo libro sarà certo apprezzato. Chi non apprezzerà il colendissimo medico dott. Coprosich（sanctificetur nomen suum）che si lavò anche il viso？Ma con quel nome che Lei gli ha dato，avrebbe dovuto

fare ben altri lavacri！

A proposito di nomi：ho dato il nome della Signora alla protagonista del libro che sto scrivendo. La preghi però di non impugnare nè armi bianche nè quelle da fuoco giacchè si tratta della Pirra irlandese（o piuttosto dublinese）la cui capigliatura è il fiume sul quale（si chiama Anna Liffey）sorge la settima città del cristianesimo le sei altre essendo Basovizza，Clapham Junction，Rena Vecia，Limehouse，S. Odorico nella valle in lacrime e San Giacomo in Monte di Pietà.

Mi rimandi dopo letto il ritaglio accluso.

Saluti cordiali alla Sua Signora e a Lei stesso una stretta di mano.

JAMES JOYCE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朋友，

无论如何把书寄走。我已经跟拉尔博和克雷米耶谈过你。给塞尔兹和艾略特写信时用我的名义。给劳罗·德·博西斯和《荟萃》主编恩佐·费里埃里也送一本，地址：米兰圣灵街24号。

你的小说一定会受欢迎的。有谁会不欣赏那位可敬的、甚至还洗过自己脸的柯普罗西奇博士（自己名字的净化者）呢？既有如此之名，他本应当施行全然不同的洗礼！

有关名字问题：我给现在正写的小说主人公取名为施米茨夫人。然而却没有让她拿起武器，无论是铁器还是火器。因为涉及的人是爱尔兰（毋宁说是都柏林）的皮拉，她的头发便是那条河（名为安娜·利菲），河边耸立起基督世界的第七座城，另外六座分别为：巴索维查，克拉珀姆联结站，雷纳韦恰，石灰屋，泪谷的圣奥多里科和当铺的圣贾科莫。

附寄剪报阅后请寄回。

向尊夫人传达我真诚的问候，握你的手。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4年3月7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

亲爱的韦弗小姐：

安娜·莉维亚篇已脱稿，随信寄上。由于苦干、心焦、视力不好，再加总体环境及其他诸多因素，完稿后我几乎手无握笔之力。简单解释几句。两个洗衣妇隔河聊天，夜幕降临时她们分别变成了树和石头。此河名为安娜·利菲。开始有一些词是丹麦语和英语的混合词。都柏林是北欧海盗兴建的城市。爱尔兰语称为（Ballyclee）＝“难关津镇”。她的潘多拉之盒里装着众生继承下来的种种祸害。小河幽僻曲浅，河水浑黄，盛产马哈鱼。终点分流处（七个水坝）是修建中的城市。伊兹（Izzy）今后将

变为伊索尔德（Isolde）（试比较Chapelizod）。

随信附上一张为《纽约时报》的合照。

望您身体康健，但愿这篇东西能博得您的欢心。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4年9月30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伦敦，尤斯顿饭店

亲爱的韦弗小姐：

虽然帕特里克与你相伴，我还是希望你一路顺风，现已平安幽居巴黎。寄给你一本《双周评论》，你会知道他一册没买，或者勿宁说装作没买。他的话颇具深意。他应当知道，现有一种特价版字数565423＝8×70877＝8部小说的长度，因在书店陈列有点旧，成了真正的便宜货，每本正常小说长度的真正的大陆版式为60法郎＝6068＝3043＝约×20先令＝15先令÷8约1先令11便士——你不能因为钱而溜号。几天前，他告诉一名记者，他从《圣女贞德》中赚了10000镑，要不就是从老圣“糊涂”那里赚得的这笔钱？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威廉·默里夫人

1924年11月2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巴黎，七区，夏尔·弗劳凯路8号

亲爱的约瑟芬舅妈：

昨天夜里一接到查理的来信，我就给你拍了电报，告诉你得知你的健康状况突然恶化我们是多么震惊。但愿他对你的情况了解有误。几个星期〔前〕，我甚至希望在伦敦见到你。我们离开之前，我给爱丽丝写过信，也给她打过几次电话，但她仍在都柏林。在医院（圣乔治医院）里的时候，他们没给我讲你的重病是她的出走引起的。我以为她仅仅是在度假呢。我不记得你什么时候生过病，我真心希望你的坚毅会使你渡过这次危难——不管是什么病，查理没有说。我现在常去英国，我盼望不久的将来不是在那儿就是在都柏林见到你。就在昨天上午，我还打算给你写信来着——像往常一样想了解我童年的一些情况，因为爱尔兰现在只有两个人能给我提供这方面的情况，你则是其中之一。查理给我寄来了你极其关切的口信。我深受感动的是，你在这样病重的时刻还认为我值得记挂。我年轻时，你是那样疼爱我，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给了我那么多的帮助、劝告和同情，尤其是我母亲去世以后，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对我的挂念仿佛就是对我的责备。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跟你谈许多许多的事情。我无法使用普通的语言，也不能恳求帮助，不过假如因此而显得疏远了的话，仍然有许多感激、深情、敬仰的纽带把我和你联系在一起。我希望你能接受我这些仓促写成的话。要是果真如此，我将会永远感到快乐和荣幸。

诺拉、乔治、卢恰都望你早日康复。我希望你会见到他们，因为我知道你想见他们。

我要给查理打电话，让他告诉我你的病情。

查理的信写得很严肃，甚至建议我给你写一句我写不出来的话。如果我这样犹豫有错的话，请你原谅。但我还是给你写了这封可怜的感谢信。尽管有那样的坏消息，我仍充满希望。非常感激你的、爱你的外甥

吉姆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4年11月9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七区，夏尔·弗劳凯路8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你百忙之中给我寄来那些短评真是太好了。乔纳森老兄何等客气地想把他自己的过错的责任推到你身上，而贝纳特先生所寄的又是一封何等短小文雅亲切精美的信！我希望小说出版时封套上没有那些评语。其他剪报也属同一类。

刘易斯先生情绪不好，我感到不安。你向他提过画像的事吗？我不明白艾略特先生为什么非要跑到这儿来看肖恩称作女业主的什么人。拉尔博先生对我说，他应邀到那儿参加了一次宴会，上的菜有牛排、一磅半熏肉加猪排，随后是香葱牛排、煎熏肉和烤肉排。

现附上一封信，它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果然不出所料，气温在上升。

我现在对两个阵营都满怀信心。拉尔博现在与法尔格明确断交了。法尔格与伊波丽塔（M-d-e la Pr-nc-ss-d-B-st-n，我给她起了这个名字是因为这是一个把一个人或她自己推到一列由天使传报加百列先生启动的意大利货车下面的女士的名字）关系密切。伊波丽塔在感情上得到拉尔博的支持，而拉尔博则受到由比奇小姐帮助的莫尼耶小姐的指责。有人警告拉尔博，不得走过、跑过或者爬过奥登街。伊波丽塔告诉好几个人说A. M. 是个书商，A. M. 给我讲了有关伊波丽塔和几个人的事。瓦·拉对我讲过A. M. 、法尔格和伊波丽塔，随后我们还一起吃了一些牛排，后面上的有煎熏肉和熏肉片，还有两磅伊波丽塔，货车后面紧接着一片混乱，再上这道菜鲜嫩极了。

我妻子去见伯尔施医生，结果是：他明天没空。星期二休假。我星期三去见他。他说他得做一次更大的手术——与苏黎世的那次相似。我高度紧张，又由于眼疾一再发作，眼中有大量的分泌物。他说我会恢复视力的！但今天我视力很弱，所以不再往下写了。

我想我终于解决了一个问题——我的书所引起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要问题。换句话说，两个地下党之间的隔阂之一已经消除了。

我将很高兴读《企鹅岛》

万分感谢，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5年1月27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七区，夏尔·弗劳凯路8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明天我将把肖恩先生头两次守灵的手稿与打字稿（我已读过的部分，稍加修改）寄给你。后天再把其余的手稿和打字稿寄出。文稿中间有一处间断（已在手稿中标明）我急于听取你的意见。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安排在手术、康复和假日期间做了这么多事情的。我希望你写信谈谈你的看法。比奇小姐将寄给你一本与奥斯卡，王尔德心灵交流的书，这本书将对其中的一页做出解释。他不喜欢《尤利西斯》。特拉弗斯·史密斯夫人，本书的“亲爱的夫人”，是都柏林三一学院已故教授道登的一个女儿。

下面是昨天伯尔施的又一段对话：

伯医生：我们的眼睛怎么样？

J. J. ：总是如此。

伯医生：（处之泰然）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还有2个星期。

J. J. ：10天，医生。您还认为您会赢。

伯医生：我肯定赢。

J. J. ：（受挫，挨打，战败，被征服，被粉碎）满面笑容

伯医生：你会看清楚的。

J. J. ：这是一只顽固的眼睛，对不对，医生？

伯医生：人不顽固就没出息。

J. J. ：（被挫败，哑口无言，被压倒）满面笑容：你认为什么时候能给晶状体开药？

伯医生：3周或1个月以后。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他真该做南北美洲的大使。我问他差不多跟我同时接受手术的从波尔多来的那个妇女能不能恢复视力。他说她的病情很坏，不过还有一线希望。

我应该告诉你几件事情。爱尔兰字母表（ailm，beith，coll，dair等等）都是由树名构成的。（orah）是H，oyin是O。布鲁诺·诺拉诺（诺拉的），是另一个伟大的意大利南方人，我的第一本小册子《喧嚣的日子》曾引用过他的话。他的哲学是一种二元论——自然界中的每种力量为了实现自我必须引起一种对立，而对立又带来了重新统一。特里斯坦第一次来爱尔兰时，把名字反着写。挪威-丹麦语没有阴性阳性。两种词性是一致的，都是中性。冠词跟在名词后面，如：Manden，Landen. Man siger at jeg er blever Konservativ（他们说我还是个托利党）是易卜生一首诗的开头一行。表达梦魇的词从希腊语、德语、爱尔兰语、日本语、意大利语（我侄女的幼稚发音）和亚述语（星群叫“可怕的猎狗”）而来。后面这种语言我讲得非常流利，而且厨房的果酱瓶上都印了许多。爱尔兰（东部）大多数海滨城镇都住着丹麦人。那些可怜的老家伙往日常是毁船打劫者。在古代的都柏林，有一种仪式类似于总督娶亚得里亚海的仪式。

我希望这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那篇东西已付印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打字稿并不可靠。

我希望在雨过蚀后，你那里天气会好转。请你代我向马斯登小姐问好。希望不久就能见到她的书，我听说她正在巴黎做一些研究工作。

据说《流亡者》大约要在2月15日上演。恐怕要没电了，不得不就此住笔。灯忽明忽暗。

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5年6月13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七区，罗比亚克广场2号（格勒奈尔街19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这里一直在敲打挪腾，闹得我难以听见自己的心声。随后，我刚刚躲过了一场眼病。实际上，上次给你写信时，我觉得疼，便赶紧去了诊所。护士把我送到伯尔施医生那儿。医生说我可能由于劳累过度，得了早期结膜炎。第二天情况更糟，但他坚持说我不应该取消一个早已接受了的剧场约请（夏里亚宾）。于是我去了，但不得不在演出中途退场。医生后来又说，如果我四处走走，开开心，就没事了！果然好了一些，不过弄得我三四天都不愉快。

我们正在这儿慢慢安顿下来，但要做的事很多。那个已经订购了家具的布列塔尼姑娘似乎把我们扔下不管了。她连信都不回。我敢说我们迟早会安排就绪的。我本想早点搬，但一方面因为手术耽搁，同时，我知道这需要一大笔钱，虽然我知道钱还是有可能搞到，但我不好意思张口多要。可是现在等于火上浇油。

我的三个起居室按你喜爱的颜色布置；海蓝与沙黄，也就是蓝底黄帘，一种比较适中的棕色。客厅是黄底蓝帘。我能够分清黄色与蓝色。

我希望你有《交流》那本书。我在作品中又设置了一些谜。我正在苦干“闪”。然后，我会把安娜·莉维亚交给《一览》。莫雷尔只好将所有的文稿再打一遍，因为我的打字员不在。我已经把整袋整袋的笔记找了出来，可是简直没法读，铅笔字迹太淡。这些都是在雷击以前写的。

图伊发来了两封电报，我想他已发现圣马丁节不在德比郡。他想来这里给我画像，我想让他去你那儿给你画，而你却想让他呆在原地给自己画。他当然想让我拿姿作态，当然也想按他的意思摆弄我，当然他现在的确想由他给我摆姿势来画我，他自己来画我自己。

（请代我向格特鲁德·斯泰因小姐道歉）。

真有必要吗？

并且

（我指的我摆姿势等等）有用吗，我问

这种

热情！？

我们都知道墨丘利会愿意

一旦

他能够！

然而但丁曰：

一层地狱足矣

足矣，他说，一层地狱，呜呼！

还有那只鸟——

唉！

他

|



应该知道！

（请代我向埃兹拉·庞德道歉）

福塞把那些词改了吗？只有两个。没关系。

“紫草治疗”我说，什么？噢！啊！两性循环，那倒是疙瘩。无论如何，希望他确实这么做。噢，真要命！文体，那是件蠢事。我只是信口开河：如果他没这么做，又有什么用？猜猜，我已经啃完了那个疙瘩。

（请向罗伯特·麦卡尔蒙先生道歉）

（哈姆雷特重上）

你可曾复制过雷蒙德的信？我想把它给莫雷尔看看。比奇小姐寄给你汉堡纸了吗？在彭曼的宴会上我一定看上去十分快乐！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5年8月15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阿卡雄，英国女王宫饭店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离开鲁昂（我们在那里呆了12天，有9天泡在雨里）在尼奥尔和波尔多停留了一夜才到达这里。雷雨欢迎我在尼奥尔和波尔多的短暂停留。这里天气晴朗暖和。如果有可能，我想在返回巴黎之前先去伦敦，但由于《流亡者》将在1月或2月上演，我决定现在还是去南方（尽管天气炎热），然后再去伦敦。这里的土壤是干燥的沙壤，而且气候也可能增进我的健康。伯尔施医生建议我去达克斯，我离那儿仅有一小时的路程。我希望在离开之前能去那儿呆上一周左右。然而我的视力好生奇怪——甚至这只好眼睛也是这样。在费康看戏，坐在正厅第九排，我都看不清演员的脸。到这里的第二天早上，我试着去海滩走走，但由于我的视力模糊不清而不得不返回。这一直搅得我心烦意乱。

另外的消息是。我的门房写信（没有着重点）说他要走了。Envoyer他写成envoillez。以免我会忘记他，他附寄了一份账单。我的传记作者戈尔曼先生的信函、电报雪片似的飞来。他想来见我。他住在巴黎的维多利亚宫饭店。沃尔什先生印刷《闪》耽误了时间把我拖住了。《一览》的编者已经来了四五封信，问他能否预告在十月发表△。我认为可以，因为我想马上修改这两篇东西，然后蛰伏几分钟再干。

在我视力比今天好的时候，我开始读吉莱的文章。大约读了一半，觉得很有趣，我便给儿子看。他说一点都没意思，于是又还给我。接着我读

完剩下的部分。的确，文章写得很苛刻。我想在他给比奇小姐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对拖延这篇文章所做的解释。原因在于“mais je viens de subir Ia perte de ma mère”。他提出了一两个精辟的论点，然而对此我能够回答。但这没关系。它会像《季刊》一样做出野蛮的举动。

你什么时候去伦敦？迈科马克先生肯定要在那里举办一场音乐会，我希望你能去听听。那儿有人来关照你并给你订票吗？我这儿的主人是独臂。

鲁昂是个雨水最多的地方

一切滴水不漏的东西也难以抵挡

泡湿了骨头连骨髓都潮透。

我们从勒芒赶来却叫仲冬淋个够

我们在尼奥尔的旅店是“勃艮第葡萄”

上帝的榨汁机轰鸣过勃艮第葡萄

我们把它留在了勃艮第泥沼。

（赶快，乔伊斯，到时候了！）

我听见古老的波尔多蚊群嗡嗡

如此之多！

我未曾想到世间竟有如此之多

（赶快，乔伊斯，到时候了！）

文选先生，当地的园丁，

戴顶灰帽，彬彬有礼却老奸巨猾，

酿酒已是五十个年头，

用他的南方法语对我讲

淡酒最是可靠

若其品味不佳

你可不必付钱

（赶快，赶快，马上，马上，马上！）

但我们将会玩个痛快，

当我们回到诊所，那片荒原

啊，神医！

（我们不会吗？我们不会吗？我们不会吗？）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并向马斯登小姐问好，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5年10月22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七区，格勒奈尔街192号，

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由于令人烦恼的感冒我卧病在家10多天了，这种倒霉事充斥巴黎。我希望你在那里呼吸到清新的空气。现在我的病情有所好转，但还是流鼻涕。我烦死了。

我希望你见到了《新评论》。莫雷尔翻译的阴世篇将在12月号的《新法国评论》上刊出。2天前的校样从科摩寄来。我一一改正，又打磨了一番，然后快件寄出。我希望它约在一周后发表。那时我该去诊所了，难道不是吗？

现寄上一些关于△的尚未见报的意见。

我父亲：恐怕他已经头昏脑涨了。他劳累过度。干吗不去酒吧？他讲的要比写的好一些。

我弟弟查尔斯：收到。要去卡洛呆几天。

我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你这是什么意思？要把英语搞得莫名其妙。文学极端主义。我觉得松松垮垮得厉害。

阿瑟·鲍尔：无论收到什么都极为高兴。你能把附寄的手稿交给你的代理人吗？

鲁宾斯坦：没有回音。

E. P. ，F. M. F. ，E. W. ：同前。

克劳代尔（保尔）：我想只有读了它才算知道了英语。

沃利斯夫人：我一个字都不懂。说的是什么呀？

沃利斯：我记得你告诉过我的部分内容。

哈德勒斯顿：为什么英国印刷商不印它呢？

我仍在写∧d。再过几天，星期六，我想这些人就会在这里结束。他们给餐厅带来了几件家具，过了几天又搬回去安置！我给公众提供散文时决不能那样做。一切都在当场安排。

一个患支气管炎的作者顺致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又及请代我向马斯登小姐问好。她的书这个季度能问世吗？

J. J.

致达马索·阿隆索

1925年10月31日

阿隆索藏打字稿

法国，巴黎，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阿隆索先生：

蒙赐惠书，感谢之至。关于我的小说的西班牙文书名，你的意思似乎选用“Adolescente”这个词更为妥当。照你说Joven这个西班牙词是不可能用的。然而我认为青春期的标准含义是指一个人从17岁到31岁这一阶段。这一阶段仅仅涉及本书的第五章并且只反映了整个青春期的五分之一。然而青春这个词的英语表达也不适合书中第1、第2，甚至第3章所

描写的人物，青年这个名词甚至可以用到第一页中的婴孩身上，当然只是玩笑而已。在你们西班牙美术馆的目录中青年时代的自画像通常是怎么描述的？“autoritrato”这个词对于我来说不足以描绘一幅画面。法文译本的书名是从卢浮宫目录中选取的，我寄给你，以便你遇到疑难时参考。

关于你提的问题，请全部参考法文译本。我没有进行修订，但我曾给予译者大力帮助。

第31页：这是一种带有两个耳状物的脚凳，塞得满满当当而无木制框架。这个词是儿童用语，十分流行。试比较“hassock”（踏脚垫）。

第92页：“translation”（翻译）这个词的缩写，是由学生们创造的。

第105页：这是一种由柔软的果浆软糖制成的甜果肉。先涂上一层粉红色的糖，然后我记得再洒上一层椰子片粉。它叫做“瘦吉姆”，因为它成条出售，每条大约一英尺或一英尺半长，一英寸宽，伸缩性很强，可供两人同时吃。

第119页：学生用的缩略语，老师按照某一定理例题在课堂上出的题或者学生们读的任何欧几里得几何书中的题。

第222页：克兰利使用的委婉语，因为它的第一个字母和英语中有时用作感叹词、有时用来形容某个叫人讨厌的人的表示身体上一种排泄物的单音节词的第一个字母相同。在法语中它和康布罗纳元帅有关，而且，法国人（至少是女性）有时也用类似的委婉语miel这个〔词〕，而不用那位统帅用的词。

第224页：他没有别的用意，只是他爱将米德尔塞克斯郡哲学家的名字看作一匹赛马的名字。

第232页：克兰利用错了词。例如，他本想说“let us e’en go”，也就是“let us even go”，却说成了“let us eke go”。Eke是“也”的意思，在这句话中没有实际意义，而even或e’en却是一个轻度修饰性副词。通过引用克兰利的引用错误，林奇对他的文化素养提出了第一个证据。yellow这个词（第二个词）是他自己用来代替更红的颜色形容词bloody的。

第242页：指柏拉图的理念论，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新柏拉图主义，讲话者当时不赞同这两种哲学倾向。

未标页码：逐字直译。它没有意思，原来就打算不让它有任何意思。

第285页：用《新约》的一句典故“The light under a bushel”（灯藏斗下）。

第285页：划船。比较划手的心。这个片语同时又指的是失恋，但我认为男人们不加解释地滥用有点轻浮之感。

第232页：“Damn your soul.”（把你的灵魂打入地狱）的处理形式。

我希望西班牙语译本问世后，你能寄给我一本。译完以后，如果你把英文本寄给我，我很高兴为你签名，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又及：回信请寄巴黎，不要寄往阿卡雄。

J. J.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6年5月21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Λabc已打好送回，Λd也将于星期六或者星期一送到这里。我该将它们寄到什么地址？邮寄是否安全？另外，我还要给你寄一本法文本的《都柏林人》，APOTAAAYM的德文版似乎寄丢了。我是在西班牙文本之前寄给你的。希望你通读一遍Λabcd，然后告诉我你对它们的感想如何。

温德姆·刘易斯上周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安排和他在诊所碰头，然后一起去一家咖啡馆。他给我讲他想见我是因为他想出一份批评刊物（1年6期）《新批评家》（希望他会改正拼写错误），全登批评和哲学文章，不登创作。但他想对我破例，问我是否愿意给他点什么。我表示十分乐意。待下次见面后我再给你详谈有关会面的情况。那天我心烦意乱。我和妻子刚在一小时前坐出租撞了车。我这一面的前窗被撞碎，飞起的玻璃片在我的雨伞上划了个精巧的图案。我倒安然无恙。

如果打字稿寄出前我未填空白，那一定是我想不出该往那儿插进去什么问题。有一段时间这很伤脑筋。

我头脑中已有该书的较周密的构想，我还定不下来我是否将开始Λ和这两场黄昏角逐，它们紧跟在Δ后面，或者随K的祈祷而来，再跟Λd。不过眼下我心力疲惫。

你读过圣帕特里克吗？有本刘易斯·麦金太尔（麦克米伦）的关于布鲁诺（不过不是关于诺拉的）的书。不知维科是否已被翻译过来。我不愿太多地关注这些理论，尽管它们很有价值，但运用不了，然而通过我的生活环境它们却逐渐强行进入了我的脑海。我不知道维科在哪里落下的恐

雷症。我见过的意大利男人几乎都不知道。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6年11月8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不想再提你信中的那个让人伤感的话题，只是想说令妹健康的增进没有因为像她那样突然中风而前功尽弃，这可能就不错了。我希望她的身体能像从前一样继续改善。我的一个的里雅斯特好友，索尔迪纳伯爵（我全靠他和另一个希腊人把我从奥地利解放出来），实际上得过同一种中风，而现在已能出外走动。他至少也60岁了。

我立即按照你的可敬的指令着手工作，真是废寝忘食，结果把自己搞得头昏脑涨，只好停下来，歪在沙发上读了整整3天的《绅士喜欢金发女郎》。但是今天早上我又重振旗鼓。我把这一段放在显要的位置，也就是书的前几页，争取圣诞节时准时交稿。不过如果顾客这样迫不及待，cd先送样品，也就是第一页。这本书真是无头无尾。（商业秘密，在伦敦书籍印刷出版经销同业公会会所注了册的。）它在一个句子的中间结束，也在同一个句子的中间开始。你这篇是《交流》那篇的序曲，后接你手中的手稿，分别登在《标准》、《本区》和《银船》上，本书第一部就此结束了。你那里的第三部也是Λabcd。以罗德里克O’ C结束的第

二部我才写了一小部分。第四部比别的都短。

现在讲新闻。欧内斯特·沃尔什因患肺病去世。安太尔得了严重的双侧肺炎，但现已康复，去了沙莫尼。罗思出了一个月刊，他在上面把《尤利西斯》印得面目全非。我听说他一月卖出40000多册，已经刊载了全书的三分之一。我们给约翰·奎因的继任人发电报禁止他这样做。10天后他回电，拒绝受理此案。我们现在设法通过首席检察官办公室的朋友根据其他理由来阻止刊载。我把Λabcd交给加兰蒂埃尔先生在美国推销。莱茵出版社想在下月赶出一个译本，我核对了其中的88页。他们拒绝让译者到这里来。我正告他们如果不让译者来，德国文学刊物将会收到否认声明。现在我等着。庞德去了拉帕洛，想搞出一个书评来。他让我把Λabcd寄给他读读。他的孩子在这里由保姆带着。我给你寄去了一些报纸，或许你以后可以送去归档。

好像很长时间没有朝这个地址写信了。你可能会看见我装成了一个意大利风琴手，在你窗前有气无力地弹奏着这首散文诗，而不顾街头巷尾的禁令。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又及：稿样见上。敬请赐复。

蠢近你的

M. M. 笔墨、纸驴们

（众刀笔吏）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6年11月15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brings us back to

Howth Castle & Environs. Sir Tristram，violer d'amores，had passencore rearrived on the scraggy isthmus from North Armorica to wielder-fight his penisolate war；nor had stream rocks by the Oconee exaggerated themselse to Laurens County，Ga，doublin all the time；nor avoice from afire bellowsed mishe mishe to tauftauf thuartpeatrick；not yet，though venisoon after，had a Kidscad buttended a bland old isaac；not yet，though all's fair in vanessy，were sosie sesthers wroth with twone jonathan. Rot a peck of pa's malt had Shem or Shen brewed by arclight and rory end to the regginbrow was to be seen ringsome on the waterface.

JAMES JOYCE

巴黎 15/xi/926

亲爱的小姐：

以上为所要散文样品。以下是解释。希望样稿能获得您的首肯。

您忠实的

寂寞死·笑亦死

Howth（读音：豪埃思）＝丹麦语Hoved（头）

Sir Amory Tristram 1st earl of Howth（爱莫里·特里斯坦爵士，豪埃思一世伯爵），改名为Saint Lawrence（圣劳伦斯），生于布列塔尼

（North Armorica）

Tristan et Iseult（特里斯坦与伊索尔特），随处可见

viola（中提琴）从各种心情和意义上讲

佐治亚劳伦斯县都柏林为一个名叫Peter Sawyer的都柏林人在Oconee河上创建。其城训为：Doubling all the time.（永远翻番）

S. Patrick（圣帕特里克）无视敕命于圣星期六点燃基督教之火

Mishe＝我是（爱尔兰语），即基督教徒

Tauf＝命名（德语）

Thou art Peter and upon this rock（你是彼得并在这磐石上）（一句阿拉姆语的双关语）

拉丁：Tu es Petrus et super hanc petram（你是彼得并在这磐石上）

Parnell把Isaac Butt赶下台

venison（鹿肉）供应者雅各得到了本来是给以扫的祝福

Miss Vanhomrigh和Miss Johnson教名相同。

Sosie＝双

Willy酿了一配克麦芽酒

Noah种了葡萄并且喝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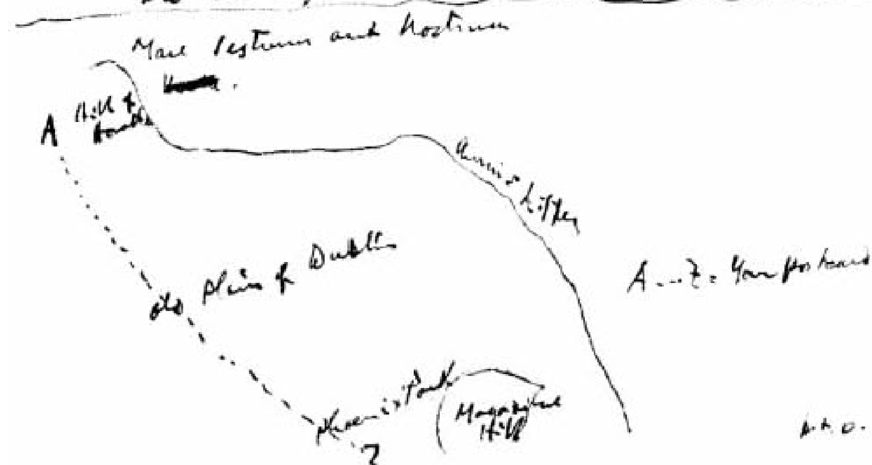
John Jameson是都柏林最大的酿酒者

Arthur Guinness是都柏林最大的酿造者

Arthur Wellesley（都柏林人）曾在Peninsular war（半岛战争）中作战。

rory＝爱尔兰语＝红的

rory＝拉丁语，roridus＝带露水的



在虹的末端是露和红色

bloody end to the lie在盎格鲁、爱尔兰语里＝no lie（无谎）

regginbrow＝德语regenbogen＋rainbow（虹）

ringsome＝德语ringsum，周围

草木全被洪水淹没时，the Waterworld（“水界”）的面孔上就有眉毛了

exaggerare＝堆起来

themselse＝另外5000都柏林居民

Isthmus of Sutton（苏顿地峡）豪埃思岬和平原之间的一条狭长地段

Howth＝老地理学家认为是一个岛

passencore＝pas encore（尚未）和ricorsi storici of Vico（维科的历史重复）

rearrived＝同前

wielderfight＝wiederfechten＝再战

bellowsed＝信仰的泥炭火对使徒空话的回答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6年11月24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关于“水界”面目的那个短语是我杜撰的。请更正“Sir Tristram，violer d’amores，fr’over the short sea，had passencore rearrived fra North Armorica on the scraggy isthmus of Europe Minor”等语。应其请求，我把Λabcd寄给埃·庞，他回信全盘拒绝，说摸不着头脑犹如蹚水过河举

步维艰，权当它是一个玩笑。我已将有关罗思情况的报纸给你寄出。近几周来，我忙得不可开交，搞得心力交瘁。昨天，我又睡沙发了。今天我又重新开始。人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度过的情况是无法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干脆利落的文法、一往无前的情节表达清楚的。我想，比起样篇来，你会更喜欢这一篇的。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萧伯纳

1926年11月26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对您获得的荣誉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因诺贝尔文学奖这项奖赏再一次属于一位杰出的同乡而表达我的欣喜。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6年11月29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小姐台鉴

遵令已于今日将散文拙稿之二号草稿改迄予将同样修润一号草稿使其成为理想之佳构

此乃瑰丽篇章也但愿它最终不负足下之雅望

敬颂曼福

（他的标记）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7年2月1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希望你的神经痛现已彻底痊愈，永不复发。你的来信使我的脑子有些疼。我推测你不太喜欢我写的这篇东西？对此我已斟酌再三。我认为它没有问题——这是我能写出的最精彩的篇章。我很乐意再写一篇，不过必须是第二部或第四部，而且要等到3月份的第1个星期过后才能动笔。由于《变迁》的编辑们十分欣赏这种篇什，他们要求把它连载下去。我同意结束《交流》末尾和《标准》第二期中间的那一部分。到那时，第一部就已经刊登出来了。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正在写的任何东西。不是第一部[△]的结局有问题，就是我对语言一窍不通。我因此十分泄气，因为搞这么一项艰巨而浩大的工程我需要的是鼓励。

也许庞德说得对，但我不能走回头路。我一旦下定决心，就从未听取他对《尤利西斯》的反对意见，当时书正在他手头，而是尽可能巧妙地加

以回避。他对那本书的某些方面理解得很快，这在当时真是难能可贵。他既有卓越的发现，又有突出的错误。他鼓动我了解苏黎世的第一桩善举，可算是把我领到了崖边上。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指望他的眼力了。我跟他在代森扎诺一认识，我们就连夜驱车穿过乡村，他问我："看来那就是约翰·奎因了？""谁？"我高声喊道，那声音在米兰也准能听见。

抗议明日见报。电报已发给美国的900家报纸。许多人签名我深感荣幸，有些人却使我感到屈辱，尤其是真蒂莱、爱因斯坦同克罗齐的签名。由于维科的缘故，他们觉得这件事未免有些蹊跷。我以为，有些人的签名纯属"多此一举"，庞德可能想呆在为那种人保留的阴暗的小圈子里，我将给他去信这么说。还有些保留席位，现在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等乐队开始演奏

他是个十足的怪人

我也是个十足的怪人

罗思是个好惹事的坏德国种

这一点没人能否认。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7年2月18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马斯登小姐：

我在试图解释我现在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之前，眼下先想对庞德判断的明智性更进一步加以探讨。很高兴你同意关于邓宁的看法。前不久，西蒙斯夫人（是她丈夫的意思）问我除《室内乐集》外，我是不是再没有写过诗，并问是否可以收集。我说，它们可能凑成一本书，相当于《室内乐集》的一半。但是我对它们的看法没有把握，因为我很少考虑诗。总共大约有15首诗，我认为，而且我估计，有一天有人会收集它们的。我给庞德提过此事，并且问能不能让他看看，比方说看两首。我把它们留在他的旅馆里。过了几天，我碰见他，他把那个信封递给我，可是一句话没有说。我问他对这两首诗看法如何，他说：它们可以夹在《圣经》里，或者家庭影集里。我又问：你认为它们永远都不值得重印？他答道：是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我就没有给西蒙斯夫人回信。我是在读过邓宁先生的胡言乱语——庞德竭力为之辩护，好像它是魏尔伦似的——之后才从另外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此事的。他那些诗都是些旧东西，不过没有想到它竟然这么糟糕，《洛可可》倒还略胜一筹！

我在继续工作，但时有怨言，信心不足。我很抱歉，那篇东西没能给你带来些许乐趣。写作它时很难维持平稳的心情，所以它也许受到了损害。罗思是一个方面，但还有更糟糕的事呢（以前我没有告诉你，因为你也有你自己的烦恼）。我的妹夫在的里雅斯特开枪把脑袋打开了花，当时我妹妹正在从爱尔兰去的里雅斯特途中。等她来到这里时，他已经死了。她和我妻子（她甚至现在还不知道）都不知道此事。只有我的孩子知道，但他们太小，不懂事。我还要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向他们赔笑。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一个多月来，我几乎总是心惊肉跳。他活了26个小时，没有知觉，只见眼仁转来转去。战争期间，由于他经常造成的腿疼，他逃过了兵役。这与他的自杀无关。现在我基本上从那次打击中

恢复过来了，我对你手中的那篇作了一些补充，随信附上。

代我向马斯登小姐问好，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又及：约翰·高尔斯华绥、詹姆斯·斯蒂芬斯签了名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明信片）

1927年4月16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

亲爱的韦弗小姐：

祝愿你在北方过一个愉快的复活节。修改稿已经完成。我比那些受难节的牧师还多跪拜了24小时。我想我已经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很高兴你喜欢我像火车司机一样守时。我之所以干这行，是因为除了我是一个音乐胡诌家、诡辩家和其他一大堆杂家之外，我还的确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机车司机之一——如果不是独一无二的最优秀的话。我所知道的机车都有毛病。简单。我正在制造只有一个轮子的机车。当然没有辐条。车轮是个正方形。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吗？请你注意，说这话我是认真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个关于狐狸和葡萄的荒唐故事。不，我郑重声明，这是一个轮子。而且它是正方形的。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7年5月13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凤凰公园。

——米什莱用来阐释维科理论的符号

O felix culpa！圣奥古斯丁赞颂亚当之罪的名言。

幸运的过错！没有它，救世主就不会诞生。

因而卢西弗的先行之罪亦然，没有它亚当就不会被创造出来，也无从堕落。

Ex nihilo nihil fit

Ex malo bonum fit

无中不能生有

恶中却能出善

Nidky（老尼克，卢西弗，撒旦）

Mickelmassed（米迦勒，撒旦的征服者＝堆积起来）

Malum在拉丁语中兼有恶与果两意。

Hill，rill，ones in company &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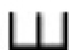
这种韵律经常出现

Arthur Guinness，Sons & Company，Ltd

Awful Grimmest Sunshat Cromwelly，Looted.

--Sons & Company，& their carriageable tochters

Hill＝



（小山）

Rill＝△（小川）

Less be proud，为他们而感到骄傲但是自然而然地，如山（拔地而起）如河（奔腾跳跃）。

Norronesen＝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斗士

Irenean＝爱尔兰生的，和平（eirene）

secrest＝most secret（最秘密）的最高级

soorcelossness＝这一源头像尼罗河的源头一样找不见

Quare siles＝你为什么默不作声

Homfrie Noanswa（Albert Nyanza）（艾伯特·尼扬扎）

Unde gentium festinas？——你到底从哪里匆匆赶来？

Livia Noanswa（Victoria Nyanza）（维多利亚·尼扬扎）

尼罗河的源头，后来被认为代表



+△

the quarry & the silexflint表示沉寂的



undy，gentian & festy hues表示汩汩奔流的△

Wolken＝（羊毛似的云帽，wolkin-welkin）

Frowned＝他显出聋子皱眉的表情

Audi urio（我渴望听到）

Es urio（我渴望吃）

Evesdrip＝要听他的屋檐滴水声△水

mous＝乔叟格式，表示时间距离

dinn＝东方的din和djinn的混合，战神愤怒的喧声，表示空间距离。

bottles （battles）＝酿酒人梦见撒旦和米迦勒

far ear＝far east（远东）

mous at hand＝近在手边

Mark！（国王和告诫）

His vales等语他的小山丘开始被云笼罩，极力想听到

With lithpth△潺潺

Hairfluke（Herrfluch＝上帝由于你说话声音不响而对你的诅咒，他竭力要抓住他希望侥幸抓住的她的头发

If he could bad twig her

twig＝盎格鲁-爱尔兰语＝领会

twig＝用小树枝打。

Impalpabunt

Oculos habent et non videbunt

Aures habent et non audient

Manus habent et non non palpabunt

由于他的耳朵聋了，便用手狠劲去抓，却抓了空，便转过身去，感到失望，什么也没有听见（he abhears）

加奈特先生说他像头牛似的对此干瞪眼（一个文人，一个文学世家子弟，而且本人也是满脑子奇思异想的好作家），这头牛就更糟糕了

J. J.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7年5月20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有事相求，又要你劳神，实在抱歉。恐怕你会发现它太啰唆，不过我想你应当看看第四篇连载的校样，我同增添的定稿一并寄给你，校样应同两稿一起参照着读。我的字会比我儿子的更熟悉一点，增添部分是用绿墨水写的。同时我要改正根据艾略特·保罗手中的也许有错的复本印出的校样。几天后就会寄给你的。如果我增添或更改的地方在第一、二、三次的连载中没有印出来，假如你能标明《变迁》的页码和行数，我将十分高兴。

明天我要去荷兰，然后寄上我的地址。博尼和利夫莱特公司的老板唐纳德·弗里德先生今天早上表示给我现付2000美元，再给15%的版税出版我的新书，但我谢绝了。关于此书本身和它将来的完成，我已经让比奇小姐和詹姆斯·斯蒂芬斯进一步联系。昨天我开始读他的近作之一《迪尔德丽》。我觉得我喜欢他写的《英雄归来》，他的《女佣的女儿》现已出法文版。他是个诗人，生于都柏林。当然他决不会花费我那样的时间和辛劳，不过这对他对我而且很可能对书本身都更有好处。如果他同意保留我所认为的最基本的几个要点和我给他的线索，他是可以完成此项计划的。JJ和S（在爱尔兰口语里就是John Jameson and Son’s都柏林威士忌）印在书名下面很好看。这就会搬掉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我要先仔细考虑，等到反对意见变得更普遍更尖锐时再说。

Dulce et decorum est prope mare sedere——土包子拉丁文：在海边坐下是一件惬意的事情。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西尔维亚·比奇

1927年5月27日

布法罗藏稿

拉艾，维多利亚大饭店

亲爱的比奇小姐：

随信立即将稿子退还，顺序已排定，日期和正文已更正，面对第2页的地方有所增添，如果你填入扉页，那也可以，但我想核对一下装订清样。我弟弟还没有把其余的手稿寄给你吗？很抱歉我未能听到你的讲话。在斯海弗宁恩有一个电台（1950千赫），但在这个季节它似乎只管播送。由于现在寒潮持续，这儿几乎连个人影儿也没有。我们就呆在镇上，出门乘电车：只用十来分钟就够了。这儿非常安静。东西很贵，不过人很文明，乐于助人，没有贪心。这就是交换，他们对小东西毫不在意，尽管我们看来似乎非常昂贵。沙滩荒凉无垠。不幸的是本月25日星期三我被一条恶狗惊吓了一场。我妻子和卢恰喝茶去了，我信步走了一英里来路，然后铺着大衣躺下读旅游指南。我正在努力辨认海岸线，这时候那条天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畜生向我扑来。我把它打退了好几次。它的男女主人都跑了过来把它赶开，但他们转过身以后，它又在周围踅摸，随后便同样凶猛地向我发起了整整四次攻击。我相信这持续了一刻钟。惊恐之中，我的眼镜撞了下来，一个镜片飞进沙里。当夫人或那个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最终拖走了那只还在咆哮的动物后，主人和我便跪下来摸索了半天才把那镜片找到。我觉得对这些可憎的动物没有一点办法。用左轮手枪？我想我还没有来得及下决心开枪它就会吃了我。要不在衣袋里装几块石头？如果我能耍绅士变狐狸的戏法，我就能更好地保护我的尾巴了。

谢谢安太尔夫人给我的那些词语。有一些我会用的。至于其他的，我要在巴黎向她解释。我希望《尤利西斯》九世很快会登上教皇的宝座。他

的题词将是：Triste canis vulpibus＝这里的这条狗将会撕碎那里的那些小狐狸。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7年7月26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很高兴你收到了那本小书，而且并不讨厌它。其他我寄过书的人（西蒙斯、叶芝、庞德，我的父亲、弟弟等）甚至没有一个来信表示已经收到。我预计斯洛科姆在《先驱报》上的短评将是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比奇小姐和莫尼耶小姐已去了萨瓦。我没有更换律师，因为a）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位律师办理此案b）他是巴黎除大使之外最有影响的美国人c）所有档案都在纽约他的办公室里d）比奇小姐退休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在她母亲的案件中的服务账单寄给她e）我肯定我不知道此案的实情比奇小姐肯定也不知道e）〔原文如此〕他的信一概麻木不仁所以我想还是不要与他作对为好。她的父亲和妹妹8月份到这里来。会有什么结果我不得而知。

有人建议莫尼耶小姐不要继续出版《尤利西斯》。我知道如有必要N. R. F. 会出版的。我想她会出数量有限的半内部版。

对于又有毁谤。沙恩·布洛克先生称我为怪物，本·赫克特先生则叫我杀人碎尸者杰克。评论收到了以前友好的批评家的来信，埃德温·缪尔痛惜我的堕落。

我日夜苦干那篇要插入最后一章和之间的东西。到周五晚上必须写好。我从来没有争分夺秒地苦干过。这令人非常痛苦。

这幢房子门窗已经关闭，十二套房子中有十套住户不在，闲搁着。我希望我很快能得到空气、休息，并从暴风雨和令人窒息的沉闷中解脱出来，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得到。我给上次连载的第一页加了一些词语，现附上一份解释。你的猜测中有两个相当接近。但最后一个却不着边际。我正在推敲的这篇应予以揭示。请原谅，我脑子里尽想着礼拜五。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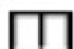
附件：

L’Arcs en His Cieling Flee Chinx on the Flur.

1）上帝在天世间万物平安

2）彩虹挂在天空（arc-en-ciel），中国人（Chinks）平静地生活在中国草地上（在旧大陆上几乎只有中国没有洪水灭世的记载。在这个意义上Flur是德语。它也表示Flut（洪水）和Fluss（河流），在诗里可以引申为洪水。Flee＝Free）

3）他的（



）住房的屋顶坍塌，因为你能看见鸟飞而且满地都是裂缝，你最好躲着走。

4）上有快乐（百灵鸟），为什么楼下就不能有狂欢呢？

5）酒馆的电灯亮着，老板罗德克里克·雷克斯站在那儿，为所有在（flure of the house）里的人提供免费酒。

6）他在楼上有点疲劳，可怜的作乐。让他随便躺着吧（像闪、哈姆和贾菲特那样）。

7）他救的鸟（鸽子和渡鸦）（比较：精灵们在咕咕她的头发，精灵们在抓抓她的头发）逃出了他的水馆，只留下那没有动物园的族长。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7年8月14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从你那儿获悉马斯登小姐家有人生病，我深感不安，不过，很高兴病已痊愈。我们在此地遭到了接二连三的暴风雨，因此我在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捱。我终于完成了给《变迁》第6期的那一篇，并把手稿包成了两个包给你寄去。这样更好，因为这个商店有邮局的挂号登记簿。如收到，请来信告知。第11期是Λ以他无所不知的、印象极其深刻的角色出现。这是一位“永远忠诚的朋友”（他的信总是这样落款）未经要求就同意扮演的（“心爱的某某”这个称呼也被用到我身上，我无可奈何，只好

让他们用这些尊称好了）。我想让它起个稳定作用，整篇会更加准确地跟Λabcd取得平衡。我从未这个样子或在这种窘境下争分夺秒地苦干。我想这就够可以的了。与第三部更加动听的肖恩相比，渊博的Λ显得有些沙哑；而听过麦科马克的歌曲之后，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话语也显得刺耳了。

除非卖出更多的存书，否则关于我的去留问题是没有指望的。牙医施特尔大夫和所得税收税员将吞掉我在9月份要拿到的支票，10月收到的支票也将被房东吞掉近一半。这里的环境糟透了，我恨不得马上离开。事实上由于我的弦绷得太紧，我需要好几个月的休息。我的情况真是一出滑稽戏。我想毕加索的名气跟我不相上下，可是他干几个小时就能赚两三万法郎；我的一行东西却一文不值，看样子我连《都柏林人》（都柏林）这样一本罕世奇书也卖不出去。当然，我推掉了许多在美国的巡回演讲而且拒绝采访。

我想我应该在这儿坚持到春天，看看德文和法文译本是否出版，如果出版，情况又怎么样。不过这部作品变得越来越紧张。我知道，如果我一走，它就会垮台。“il semble avoir très réussi”是对我的作品的总印象，我也想方设法把它保持住以衬托别的成分，然而它的问世并未受影响，所以实际上没有人对它表示关注。

我越来越意识到人们对于我阐释“灵魂的黑夜”的实验所表现出的愤怒和敌视。尽管我才疏学浅，身心备受磨难，但还是做了或者似乎做了一些事情，然而怀才不遇的艺术家们的宿怨在你这种情况下恐怕并不适用。这就是〔我〕打算放弃这种写作方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无法改变。第一部和第三部业已完成（5年的辛苦），接下来也许是第二部和篇幅较短的第四部。然而，我需要休息，而且需要好好地休息。任何一个糊涂蛋都应该可以从一、三两部浩瀚阴沉的melopées中找出第二部的线

索。

我看到了A. E. 对P. P. 的评论。态度并不是不友好，不过我怀疑他是否能欣赏不涉及思想观念的诗。我认为书评并不总是意义很大的。尽管英国报刊未登一篇评价，可是伦敦的一个书商在几天前仍然订购了850册，都柏林的拿走了250册。我还见到那不勒斯、海牙、布达佩斯等地来的订单。我想，在某些方面它会和它的作者一样在茶余饭后给人留下相同的印象。一位前来祈求的女士结果却嗤之以鼻。“他看样子被淹死了，”她说。ET ça m’est parfaitementégal.

如果你同意我第一页上的建议，请来信告知，这样门罗·苏公司和全事务所也许可以有机会把伦敦的一切法律事务搁置起来，专门料理我的事务而不管他人的。要不然，就请你随便写一封信对该提议干脆不予理睬，但至少要提及这封信涉及的其他方面。

至于“Phoenix”（凤凰）。一个不懂爱尔兰语的总督认为这是都柏林人用的词，便在公园里竖起一座凤凰纪念碑。而爱尔兰语则是：

1 2
Fionn uisge

（读音为finn ishghe＝清水），由那儿的一口亮水井而来。

我希望你现在住的房子要安静一些，同时请转告马斯登小姐，我盼望她母亲害过你所描述的那场重病后能恢复健康。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又及：我没有告知收到《两个世界》？是的，我收到了，谢谢。我不知道萨科、万泽蒂的抗议活动即便最终获得成功会对我的案子造成什么影响，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J. J.

致格奥尔格·高耶特

1927年10月19日

南伊利诺伊大学（克罗斯曼）藏稿

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高耶特先生：

我尚未见到德文版的《尤利西斯》。我一点不喜欢So Sind Sie in Dublin这个书名。要是改成So Sind Wir in Dublin，也根本不符合我的观点。反正两个书名我都不满意。假如“都柏林人”不行，那么“In Dublin Stadt”或者“Dublin an der Liffey”如何？

请来信告知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新评论》编辑

1928年2月10日

巴黎

Cher Monsieur，La demande que vous venez de me faire au sujet d’une contribution éventuelle de ma part à votre numéro spécial dédié à la mémoire de Thomas Hardy me touche profondément. Je crains malheureusement de manquer des titres nécessaires pour donner une opinion qui ait une valeur quelconque sur l’œuvre de Hardy，dont j’ai lu les romans il y a tant d’années que je préfère ne pas en faire le compte；et en ce qui concerne son œuvre poétique，je dois vous avouer que je l’ignore complètement. Il y aurait donc de ma part une singulière audace à émettre le moindre jugement sur la figure vénérable qui vient de disparaître：il vaut mieux que je laisse ce soin aux critiques de son pays.

Mais quelque diversité de jugement qui pourrait exister sur cette œuvre（s’il en existe），il paraît par contre évident à tous que Hardy offrait dans son attitude du poète vis-à-vis du public，un honorable exemple de probité et d’amour-propre dont nous autres clercs avons toujours un peu besoin，spécialement à une époque où le lecteur semble se contenter de moins en moins de la pauvre parole écrite et où，par conséquent，l’écrivain tend à s’occuper de plus en plus des grandes questions qui，du reste，se règlent très bien sans son aide.

【注释】

法语：

“亲爱的先生：

您要我为这一期纪念托马斯·哈代的专号撰稿，这一要求使我感触颇深。不幸的是我恐怕不够资格评价哈代会有一定价值的作品，因为我在许多年以前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如今都记不得读了多少；至于他的诗作，我必须承认对它更是一无所知。所以，要是我对这位刚刚谢世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给予任何评判，那都是胆大妄为之举：因此我觉得还是将这一责任交托给他本国的批评家为好。

无论对于哈代作品的评价存在着多少分歧（如果真有分歧的话），然而人所共知的是，哈代在他身为诗人对读者大众的态度中，树立了一种正直与自尊的光辉榜样，这一点对我们别的同行来说总是需要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期：读者似乎越来越不满足于苍白的书面词语，因而作家也就越来越倾向于关注那些本无需他的协助就可以自行调整解决的重大问题。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邮戳1928年3月26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迪耶普，莱茵纽黑文饭店

Ondt（挪威语）＝生气的

Gracehoper＝Graeshoper（挪威语：蚱蜢）

Floh＝德语：跳蚤

Luse＝古英语：虱

Bienie＝Biene（德）蜜蜂

Vespatilla＝拉丁语：小黄蜂意大利人

pupa＝昆虫学术语＝玩偶

pulicy＝意大利方言＝pula＝跳蚤

commence insects＝commit incest（乱伦）

everlistings＝月桂树

harry me & c＝维科，雷声，有吉兆的婚礼，死者葬仪，天意

puce＝法语：跳蚤

fourmish＝法语：蚂蚁

Spinner's＝德语：蜘蛛

fourmilierly＝法语：蚁冢

Tingsomingenting＝挪威语＝无

Besterfarther＝挪威语：祖父，也是征服者

Zeuts＝宙斯＋Zeit（时间）

myrmidins＝ myrmis德语：蚂蚁

pszozlers＝波兰语：蜜蜂

sommerfugl＝挪威语：蝴蝶

sphex＝昆虫

Nix & c＝德国方言＝无

Pou＝法语：虱

lopp＝挪威语：跳蚤

Weltall＝德语：宇宙

raumy＝德语：空间

psyche＝希腊语：蝴蝶，也是英语的假象

laus＝德语：虱

mouche＝法语：苍蝇

chairmanlook＝德国人模样

wetting with waps （betting（打赌），wasp（黄蜂），wop（美国俚语：意大利人）

sylph＝昆虫学术语

Iomio＝意大利语Dio mio！（他不赞成社会主义者而赞成唯我主义

者）。

Crick＝蟋蟀

whilepaper＝时间也是墙纸

lustre＝5年也是枝形吊灯

mensas & seccles （tables & settles）（桌椅）也是months and siècles（经年累月）

ephemerids＝朝生暮死的昆虫

the ternitary＝ eternity（永恒）也是termitary（白蚁冢）

cicada＝意大利语：一种蟋蟀

grillo＝意大利语：蟋蟀（aver grilli in capo＝走火入魔）

leivnits＝莱布尼兹也是live nits（活幼虱）（参看ak Kant，schoppinhour等和其他哲学家）

Tossmania＝塔斯马尼亚，他用头倒立是名副其实的“对立”

phthin＝希腊语：虱

lugly＝ugly（丑）和luglio（意大利语：七月）

Tournedo＝tornado（龙卷风）和tournedos（我们转过去背朝风）

tilehats＝高顶礼帽（tile，俚语）也是房瓦

Bora etc＝布拉风（亚得里亚海的一种干冷东北风）

Aurora Borealis（北极光）

tetties＝意大利语：屋顶，也是方言里的乳房

coppe＝房瓦（意大利方言）

unshrinkables＝睡衣裤

swarming of＝德语：热中于（也就是自己）

monkynous＝monkeynuts（落花生）也是“nous”（奴斯）理性，比较隐修生活方式

confucion of minthe，confession of mind（内心表白）

“infusion de menthe”（薄荷茶）

appi＝意大利语：啤酒Libido（威尼斯海滨浴场）

cosy fond tuttes＝Così fan tutte（莫扎特）

《女人也是这样》第二幕

Be jiltses etc.＝By Jesus Christ（天哪）

也是By Jaysus wept（老天也知道）／都柏林口音

schneezed＝德语：在雪（Schnee）中打喷嚏

eyeforsight＝Eifersucht.德语：嫉妒

wittol＝古英语——对奸妇持默许态度的丈夫

spizz＝意大利方言＝痒

spass＝德语：开心

formicolation＝拉丁语：蚂蚁也是阴茎和合并〔？〕

amiesing＝德语：蚂蚁

faith hope & charity（信念希望和博爱）

Dorcu＝爱尔兰语：蚱蜢

Dunshager＝爱尔兰语：蚁冢

odderkop＝另一头，也是挪威语的蜘蛛

myre＝mire（泥沼）也是挪威语的蚂蚁

真正的圣恩

神圣的圣恩

绝望和放肆都是有违希望的罪行

Xoroς

【注释】

乔伊斯在这里解释“蚂蚁和蚱蜢”的那则寓言的一大部分（《芬尼根守灵夜》第414-418页），尤其是下列句子：

The Gracehoper was always jigging ajog，... he was always making ungraceful overtures to Floh and Luse and Bienie and Vespatilla to play pupa-pupa and pulicypulicy ... and to commence insects with him，... ameng the everlistings ... He would of curse melissciously，...

lamely，harry me，marry me，bury me，bind me，till she was puce for shame and allso fourmish her in Spinner’s housery at the earthsbest schoppinhour so summery as his cottage，which was cald fourmillierly Tingsomingenting，groped up. Or，if he was always striking up funny funereels with Besterfarther Zeuts … attended to by … a myrmidins of pszozlers pszinging …

… Pou！Pschla！Pyuh！What a zeit for the Goths！vented the Ondt，who，not being a sommerfool，was thothfully making chilly spaces at hisphex affront of the icinglass of his windhame，which was cold antitopically Nixnixundnix. We shall not come to party at that lopp’s，he decided possibly，for he is not on our social list …

The Ondt was a weltall fellow，raumybuilt and abelboobied … He was sair sair sullemn and chairmanlooking when he was not making spaces in his psyche，but，laus！when he wore making spaces on his ikey，he ware mouche mothst secred … wetting with the bimblebeaks［First Draft has：wetting with waps］… and wheer the midges to wend hemsylph … he wist gnit！… Iomio！Iomio！Crick’s corbicule，which a plight！…

He had eaten all the whilepaper，… chewed up all the mensas and seccles，… made mundballs of the ephemerids and vorasioused most glutinously with the very timeplace in the ternitary-not too dusty a cicada of neutriment for a chittinous chip so mitey … He took a round stroll and he took a stroll round and he took a round strollagain till the grillies in his head and the leivnits in his hair made him thought he had the Tossmania …

The Gracehoper … promptly tossed himself in the vico，phthin and phthir … [First Draft speaks of：a lugly tornado the Boraborryellas blasting the sheets off the coppeehouses.] Behailed His Gross the Ondt，… with unshrinkables farfalling from his unthinkables，swarming of himself in his sunnyroom，sated before his comfortumble phullupsuppy of a plate o'monkynous and a confucion of minthe …，as appi as a oneysucker or a baskerboy on the Libido，with … Vespatilla blowing cosy fond tutties … Emmet and demmet and be jiltses crazed and be jadeses whipt！schneezed the Gracehoper，aguepe with ptchjelasys and at his wittol's indts，what have eyeforsight！

The Ondt，that true and perfect host，a spiter aspinne，was making the greatest spass a body could … for he was spizzing all over him like thingsumanything in formicolation … He was ameising himself hugely at crabround and marypose，chasing Floh out of charity and tickling Luse，I hope too，and tackling Bienie，faith，as well，and jucking Vespatilla jukely by the chimiche. Never did Dorsan from Dunshanagan dance it with more devilry！The veripatetic imago of the impossible Gracehoper on his odderkop in the myre，after his thrice ephemeral journeeys，sans mantis ne shooshooe，featherweighed animule，actuallv and presumptuably sinctifying chronic's despair，was sufficient and probably coocoo much for his chorous of gravitates.

【注释完】

亲爱的韦弗小姐：这几行注解或许有用。我本来想接着往下写，但是今

天下午觉得非常疲乏。一旦休息好了——假如休息好过的话——会再往下写的。顺致最亲切的问候，希望获得圣恩的人

J. J.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8年8月8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萨尔兹堡，米拉贝尔饭店

亲爱的韦弗小姐：

以下是《变迁》第13期第130页的一个短注。

马龙派（罗马天主教）的礼拜仪式，所用语言为叙利亚语，写在背面。受难节，耶稣的遗体从十字架上放下来，裹上布，再被抬往墓穴，白衣素裹的姑娘们向遗体散花，香烟缭绕。马龙派的仪式在黎巴嫩山举行。Λb像奥西里斯那样离去，先剥这位青年神的遗体的皮，再用香熏。他已被视为“昨天”（Gestern，Guesturning back his glance amid the wails of “Today！” from To Morrow （to-maronite’s wail等）。Guesturn’s中的撇号与To-maronites中的连字符保持平衡。

熏香的场面由以下引入：

licet ut lebanos（p.12）＝这可以用作香（libanos是希腊语的“香”）伊齐杂乱无章的语句“libans and the sickamours and the babilonias etc”

“at my frank incensive”这几个词。“Idos be”（idos也是希腊语的“香”，而且是一种“人造语言”的名字“thurily”（意思是thoroughly）-t（h）us-

t（h）uris是拉丁文的“香”“Weih？-Up the Shameroaugh！” Weihrauch是德语的“香”。它在此也发shamrock的音，不过意思是“云屏”或“假屏”“licensed and censered”p.13等等，还有“sedro”是古叙利亚语的〔字迹模糊〕。

姑娘们的唱诗班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Oahsis，另一部分叫Oeyesis（试比较Our Father who/which art等）。拉丁语是“Quasi cedrus exaltata sum in Lebanon etc”见A. P. O. T. A. A. A. Y. M. 贝尔维代雷学院章。挽歌总共有29个词6×4＝24加最后5个词＝29（Tu autem，Domine，miserere nobis！）.

这种闰年合唱模仿马龙派一再反复，逐渐减弱，拉丁语“pax”（和平）是用抱臂来表示的。姑娘们并不做什么，只是一个转向另一个，喜悦地惊呼对方的名字（Frida！Freda！等）。这29个词意都是“和平”，选自或模仿下列语言和变异（德语，丹麦-挪威语，普罗旺斯语，法语，希腊语，法语的变种，马来语，回声，吉卜赛语，马扎尔语，儿语，亚美尼亚语，塞内加尔语，拉丁语的变种，爱尔兰语，昵称，北布列塔尼语，南布列塔尼语，汉语，混杂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梵语，兴都斯坦语及英语＝哦，看在上天的分上把英语去掉吧！）。1918年全世界实际上都在那样子叹息着说这个词。

请告诉我你是否喜欢这样处理主题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口授信）

1928年9月20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格勒奈尔街19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们几天前回到了这里。在此之前我之所以未能给你写信甚至也未能口述让别人代写，是因为S. G. 和我在一起，因而此信的一部分本应该写他。我们相处得很好。他把T-13上的他那篇文章扩写了，对偷猎和钓鱼那一段逐字逐句加以解释。我建议他用三种颜色的铅笔来做这件事。第一种颜色表示他觉得没有困难的词语；第二种颜色表示经过再三阅读或通过联想原文其他部分他觉得比较清楚的地方；对于仍旧解决不了的地方用第三种。事实证明最后一种只占很小的比例，虽然其中包括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比如nippy这个词，伦敦五分之三四的人都知道它是里昂茶店里一个女店员的绰号，几乎跟巴黎的midinette一样流行），但他却不知道。这个词时兴前他已经在东区住了20年，不过我主张他把这个词留下求助于读者。在萨尔兹堡他还给我读了几章（或者说几章的概述）他对《尤利西斯》的诠释，几乎完全讲技巧而且比乔丹·史密斯（如果这是他的名字的话）的要详细得多。我建议他多跟贝拉尔关于奥德赛的腓尼基渊源一书联系，也多参照《进行中的工作》。翻译已经完成。瓦·拉寄来一张疑难表我已解答，他还通知我他要在8月29日庆祝他的生日，他不再吃牛奶和面包干，而是以我的名义要一些乡下的葡萄酒以庆祝这两件事。他的工作已近尾声。

译者A. M. 很多地方处理得随心所欲，有时甚至将他臆造的句子整句整句塞了进去。这些句子十分惹眼。翻译其实是他搞的，翻译得小心谨慎尽心尽力，但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全靠苦思冥想，所以难免会顾此失彼。就他而言，“失彼”是由于他的草率。或者，我应该说是由于他的曲

解。我对A. M.（出版商）谈过，他的这些地方“也未免过于马达加斯加了”。他其实就是在一个法属殖民地出生的，说不准原因就在这里。但愿作品问世时他们三个人消除分歧。SG的工作非常有益，但VL做最后的校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总是慢条斯理，挑毛拣刺，而且胆小怕事。昨天我看到了，或者说A. M. 让我看了书的内容简介；她还一起带来了一些别的疑难问题，我做了解答使她欣喜万分。这个内容简介本周即可印出，而这部近千页的书在12月或1月出版，这在法国通常意味着6月，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要加快速度，打算2月2日问世。她要将此书交付给沙特尔一个几乎在大教堂阴影笼罩之下的、历史悠久的印刷厂（1500年还是什么时候）来印刷。她带我去那儿看了一下地方，该地离她在乡下的住处有几英里远。她还坚持在大教堂里为我点燃一支蜡烛，以求好运。她变得越来越迷信，认为V. L. 中了L. P. F. 的邪，我倒希望她能发现我又中了谁的邪，因为此时此刻，我一人身上患有外巩膜炎、结膜炎、眼睑炎，右肩上还长了一个大疖。视力不济。加之又疲惫不堪，要给《变迁》第14期修订那篇东西确是体力不支，因此它只好不登我的东西了，因为我一回来他们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对罗思的诉讼案下个月审理。差不多到了最后关头，康纳在纽约的合伙人给我打电报说由于没有版权判例，我应该撤销损害赔偿起诉，而要求一份不得使用名义的禁制令。从来就没有版权判例，而我一直认为它应该根据财产法审理。但是一方面，由于反对美国当地律师的意见很愚蠢，另一方面，也由于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我处于受信任的地位，因此，我向他们提出，如果他们有令人满意的方法能了解罗思已经把他在美国通过盗用我的名义及肢解我的作品而赚来的钱挥霍殆尽，所以很大一部分，无论是依据版权还是财产法，已无法追回，那么就坚决要求一项判决，也就是一条不准再使用我的名义的禁制令，还要一美元或相当

于一英国法寻的美国钱的象征性的损害赔偿判决书；也就是说，这个判决一旦记录在案，它就可以在判例法中开创一个先例，从而有利于那些案件跟我的相同而得不到保护的欧洲作家。诉讼费的账单将会越过大西洋滚滚而来。我想可能是最近几家要出版《进行中的作品》向我出价打动了他们。然而我让这些出价向他们提出，并且通过他们，仅仅是为了在对簿公堂时证明他们当时正在提出的损失赔偿要求是有根据的。无论如何，D. F. 把他所拥有的我的资产的版权（他真可谓仁至义尽了）转让给我，那是第一部分，而康纳的合伙人按照我的指示由我出钱，已经在华盛顿以我的名义为《变迁》第10-12及13期上的那些片断印刷并存放了版权样本。

A. L. P. 还没有来，但是我每天都在盼她。我向德林克沃特许诺要给他留一本，尽管这种版本不太容易得到。比奇小姐给你寄了他给我们拍的照片和他的信了吗？他在信中说他的妻子受了我作品的影响，宣称她见了行李就恶心。我想要他同意给另一个片断作序并不是不可能的，我甚至在考虑建议Gage〔原文如此〕请埃德加·华莱士作一篇序，来个龟兔赛跑。

我已收到去瑞士讲学的三封邀请函，有两封加急信件，信中惠灵顿的那个非凡人物威尔逊先生表示他愿意为我和我的妻子支付往返旅费及住宿费，他说矿工们要为我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说不定还要送我几吨煤作为礼物呢。他给我寄了一种礼物，我搞不大清楚它是子弹coach〔原文如此〕还是装雪茄和香烟的烟盒。回复令人十分尴尬。一位就职于俄国使馆的高级官员也前来造访。他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提出带我到俄国去。但从我了解的一切来看，即使不遭受我的片面个性的摧残，那个国家的状况也实在太不明朗。

还有个噩耗，可怜的伊塔洛·斯韦沃上周四在一次车祸中丧生。目前除了

我弟弟寄来的一封短信外详情我不得而知，所以我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给他的遗孀写信。不知怎地，也许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缘故，我总觉得有自杀嫌疑，尽管在他这种情况下，尤其已经功成名就之时，没有理由这么做，除非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噩耗传来，我悲痛万分，但我想他最后五六年还算是幸福的。

昨天我让人给我读了50来页丽贝卡·韦斯特的书，但是不全部听完就不能评头论足。我认为在她这种情况下，P. P. 具有特意给虚假的人格放一炮的效果，她对这一爆炸是拍手称快的。W. L. 没有等到此书出版真是件憾事，因为此书很可能会使他的攻击缓和下来。顺便问一下，你最近收到有关他的书的剪报了没有？你能告诉我在我几个月前离开巴黎后他又出版了多少书吗？《新政治家》好像每周都要提到我。你没有收到《爱尔兰政治家》，上面有一篇关于《变迁》第13期的文章及几封通信。巴克·马利根与一位马丁女士同时，或之后，或之前从一架飞机上掉下来。人们也许会就此乐一乐了事，因为幸好空哥和空姐好像都没有因此而遇到麻烦。事实上他们掉进了浅海里，我想他们现在成了海哥和海姐了。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离奇，可是戈尔韦的一家报纸上有一首滑稽诗描写此事，这个消息来自我岳母的一封信中的影射，她写东西的方法常和我自己的一样隐晦。飞机一定飞得很低，我很高兴他们俩都安然无恙。

我有可能忘了好几件原来想说的事。我得的并不是虹膜炎，而是对你说过的那种东西，好像是外部感染所致，但非常讨厌，所以我每天上午都得去趟医院。贝加夫人替我织了一块神奇的地毯，再现了流过都柏林注入爱尔兰海的〔利菲〕河，上面还有挪威纹章。都柏林、爱尔兰和我本人都被织进了图案。德国的莱茵出版社和瑞士苏黎世的拉施尔（但愿有人把他腌成腊肉，因为他是一个极其讨厌的骗子）之间有一个悬而未决的案子，但我没有必要用这事来搅扰你，也用不着讲述我的假日搞得你

心烦。

今年秋冬你有什么计划？如果我的眼病不见好转使我无法工作（如果眼睛不好，住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欢乐可言呢），我想呆在巴黎无所事事对我毫无裨益，因此我打算去托基，不过我总是在做一些神游。A. M. 的一位从牛津来的年轻朋友，宴会幽灵〔原文如此〕，出于一片好心，预言我的视力有完全丧失的可能，我现在正在预防，办法是穿上失明的连续阶段的三种颜色的衣服，德国人就是这样分的，即绿色呆滞：就是绿色色盲或青光眼；灰色呆滞：就是白内障；黑色星星：就是视网膜脱落。所以这就形成了由一种普通颜色联系起来的夜三色；绿色与肖恩国旗上的豌豆、大米和蛋黄有关。傍晚的灰色与早晨的金色平衡，某种东西的黑色与另外某种东西（有可能是卵）的白色平衡。因此我在萨尔兹堡买了一种绿色布料，在慕尼黑将它做成了一件夹克，我一回到巴黎，就买了一双黑灰色的鞋和一件灰色衬衫；另外我有一条灰裤子，又找了一条黑领带，还订购了一副绿色背带，卢恰又给我了一块灰色真丝手帕，又找了顶黑色阔边帽，这样这幅画就算完成了。

这封迟复的信就写到这里为止吧。让人代笔是挺可笑的，但这的确是因为这几周以来我的脑子里面是一片空白，我有痴想症，或者倦怠症，或者诸如此类的症状。因此我希望这封信能够惹你一笑，我在这里放了一小串风趣的哑炮，你可能以为我兴致很好，但事实并非如此。

再来最后一段：马斯登小姐的书怎么样了？是不是今年要出版或出版其中的一部分？你那儿气候不错，我甚感欣慰，但是由于中欧的热浪接踵而来，在这个令人厌烦的夏季我真是度日如年。庞德的《诗章》一书已经出版，装帧金朱辉煌，蔚为大观，价格5至50镑不等。安太尔写信告诉我说他要到萨尔兹堡去看望奥托·卡恩（顺便提一句，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躲避那些为看望而去看望他的人），但是他没来。他信中说我

们拟获得贵宾席协助的科隆歌剧演出已成定局，他还从欧洲三家最大的出版集团中的一家得到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莉维亚·施米茨夫人

1928年9月24日

方达·萨维奥藏稿

巴黎

亲爱的施米茨夫人：

《避风港》给我转来一份的里雅斯特的报纸，上面有一段报道，说可怜的施米茨遇难身亡您本人也不幸受伤。

虽然不知您当时身在何处，我还是向您在的里雅斯特的住址发了电报。

得知施米茨先生去世，我们都大为震惊。克雷米厄夫人在《新学文报》发表了悼文，我将寄一份给您。

经原报纸许可，我还将要求《变迁》编辑转载尼诺·弗兰克的文章，那是他在你们上次来这里时写的，就我所知，是一篇关于我的老友的最好的文学写照。我至少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他的音容笑貌。

往后，如果时间和您对伊塔洛·斯韦沃的思念使您逐渐适应了丧亲之痛，请您告诉我他在我介绍给他的英美出版社取得了什么成果？

7月，我同他的德国出版商在苏黎世交谈过，他说他们将于今年秋天出

版此书。

希望您的身心已经康复。回想起我们上次在巴黎的会面令大家如此愉快，也许这只不过是扬汤止沸，但仍不失为一种安慰。

如果什么时候需要我的帮助，能对一位我所敬爱的朋友的记忆长存，请务必告知。

亲爱的施米茨夫人，我们向您和令爱表示深切的慰问。

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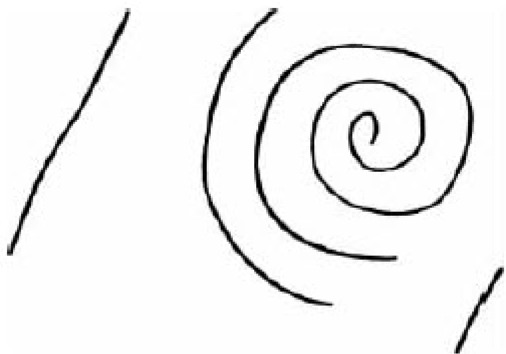
1929年5月27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格勒奈尔大街19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O今天出版。直到最后一天我还得监督并核查由12个人所提供的参考资料等等。然而今天早晨一翻开我就发现乔拉斯把“whoreson”这个词归入威·莎在《辛柏林》中创造的新词类。我给克罗斯比兄弟的书命名为《闪和肖恩的故事》。J·N·W·沙利文已经表示不写序言，我向他们推荐了C·K·奥格登（《意义之意义》的作者之一），他写了一篇非常有用的绪论。毕加索在忙着为别人画像，因此就请了布兰库西。开始他画了一幅我的头像，但克氏兄弟不怎么喜欢，所以他就画了这样一个东西



请转动！

当然它不是那样向一侧倾斜，但线条就是那样，还签了名，被称为“J. J.的象征”。书星期六发行。我认为序言是个大收获。我同布兰库西（他像我一样是个守旧派）很合得来，哀叹摩登女性时装呀，现代火车速度呀，等等等等。他所设计的我，肯定能招来买主。不过我希望当有人问我“这是什么，先生？”时，他或者安太尔能够或者愿意像我努力做的那样直言不讳。

我曾让S. G. 给《双周评论》主编科特尼写封信，提醒他我在文学上起步的情况，并为该评论推荐了一章（阴世篇）。科特尼去年11月去世了，代理主编很欣赏这个主意，接受了S. G. 的文章，将于6月刊出。这也是你所听到的大炮长期轰开的一个大缺口。

奥尔丁顿前来看我。《意象派》这本1500年前出版的诗集将以一种新的形式问世，也就是说，有三个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撰稿人今日的稿件。我手里没有诗，却不希望显得不愿合作，本打算把第二部里凯文那一页给他，我到处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所以，要是你有时间的话为我搞一份抄件。

本期《变迁》没有我的东西，我让乔拉斯给它翻译了库丘斯的文章，还把贝克特的文章加进去，还有S. G. 的词汇部分。

顺致亲切的问候

（明日再叙）

明天别忘了读夏季专号，上面有对A M的野餐、E P的晚宴的记述，还有许多许多别的精彩的特写。

Wenn es ist furchtbar heiss

Lesen die Jeiss！

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9年5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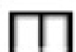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格勒奈尔街19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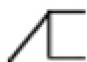
续

卢恰被取消了角逐舞蹈奖的资格，结果一大半观众（不是我们的朋友）强烈抗议，不停地喊“Nous réclamons I’irlandaise！Un peu de justice，messieurs！”我想她最受青睐。又断了一个巴黎的关系，我的老医疗护理布瓦德夫人去了一所疗养院。至于我自己嘛，已经结束了28天的碘疗，还没有回去见哈特曼医生。我有好多事要做，有时乱翻一些欧几里得和代数书直熬到深夜1：30。我安排让法克多罗维奇（他在这些事情上一直帮我）评论克罗斯比的书，条件是他不能一味奉承。他是个俄罗

斯人（还是个布尔什维克，还可能是个半官方人士），但我并不在意，因为我们从不谈政治，他最乐于助人，不过主要因为他代表了我的一个读者层，这层人按照他们的说法，应当有外国崇拜者。为了接续O，我在计划X，这本书包括四个撰稿人的四篇长文（目前只找到一个——克罗斯比——他有一本他叔叔遗留给他的巨型插图版《亡灵书》）——主题是夜的处理手法（比较《亡灵书》和十字架的圣约翰的《灵魂的黑夜》）、力学和化学、性情，第四个主题我尚未确定。这是1930年的计划，我希望到那时我再能推出一个片断，这次是关于



的，另附一个序言，到那时△和



已广为流传了。我还安排把贝克特的文章翻译出来，并投到一家意大利的评论杂志上，也打算把巴津的刊登到一家丹麦或瑞典杂志上。我向一位都柏林画家建议给老蠼螋的葬礼（时间，农神）作一幅画，你将会看到，我已经把它引进了《蚂蚁和蚱蜢》。然后我的活动就先告一段落了。别怪我这一切太扑朔迷离。我很少有人支持，或者说无人支持，所以不得不捍卫一项艰巨的事业，不管是对还是错，我再也不知道，也丝毫不在乎了。

至于跟E. P. 和E. H. 的聚餐，半中间他们就G. A. 进行了一场友好的争论：H说G. A. 装病，一味寻求赞助，半敲诈等等，P的回答是H以无中生有而闻名。他们二位的描绘似乎挺对我的胃口，我便让他们换了一个话题。P当时想让我以“欧洲散文领袖”（！）的身份写一封“公开信”，以罗思为借口谴责美国的一切，建议严惩美国大使、领事等人。H说这是胡来，因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支持过我并且还在支持我，这样做对我祸

害无穷。当然我和P争论短长时没有丝毫采纳他的建议的意思。顺便说一下：他眼下在伦敦。他去看过你吗？他没有去奥德翁街。

A. M. 想举办一次野炊庆祝布鲁姆日和法文版《尤利西斯》。满满两马车人！我害怕热浪和暴风雨，倒是宁愿像那私人秘书一样喝一杯牛奶，吃一个果子小面包，我觉得他时时处处越来越像耶稣了。庞德有时说一些最可笑不过的事情。他坐在客厅里把他的长腿踢来踢去，掀翻了麦格里维（天知道为什么！）圣诞节送给我的一个小圣像，结果一根线缠到了圣约瑟夫的脖子上，E. P. 叫道："咦！我从来不知道这家伙也给绞死了！"

今天就此搁笔，因为《法国评论》的编辑想在隔壁房间见我谈一篇文章的事。

希望在我读到的上次凶恶的暴风雨期间你不在吉德福。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29年7月16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托基，帝国饭店

亲爱的韦弗小姐：

好像人人都喜欢这个地方——尤其是我的妻子——可是住旅馆还得费一番周折，小旅馆无单人房间，尤其在8月份，房价远远高于法国。我要

住一个月，所以叫他们减了房价，并以相同的价格给你预订了一个房间，时间是8月7日至14日。但愿这没有问题。如果你还未向M. S. 公司写信，我想那笔钱可能得加30英镑，即从120加到150英镑。假如他们已经开始，希望这不会造成耽搁。

我见到了J. D. ，J. S. 和T. S. E. 。第一位安排我返回伦敦后去看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J. S. 星期六要来这里过周末，谈谈我的书。他准备两周后去美国。他谈起过去讲学的事。我建议如果我发现视力有问题或有别的不方便处，我就把这一项工作交给他，他似乎深受感动，说我什么事都可以依靠他帮忙。可他总说我还是应当去，还说A. L. P. “是最伟大的散文”。J. D. 吃饭时对我讲，他认为最后几页是英语文学中的最伟大的篇章之一。我想最好现在就向J. S. 提出，这样一来，如果我最终不得不这么做，也许显得更自然些，不那么唐突。

T. S. E最为友好。他让他的公司出版S. G的书，并出一种A. L. P. 的英国平装本，定价2先令。

请注意《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旁观者》，《新政治家》，《天主教新闻》。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瓦莱里·拉尔博（口授信）

1929年7月30日

维希市立图书馆藏打字稿

托基，帝国饭店

亲爱的拉尔博：

开始就讲述我在巴黎半年多的焦虑、花销、精神紧张等情况没有任何用处。我们三次进医院等等。希望这一切都已经过去，永不复返。可我依然定不下心来写作。毫不夸张地说，我当时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写闪和肖恩。后来，我离开巴黎来到托基。由于视力不佳，大约一周前我撞到一堵墙上，至今胳膊疼，睡不好觉。再说，我虽然还可以勉强看书，可视力比以往差多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希望内比亚夫人和你能讲些截然相反的事情。我们计划9月份的什么时候返回巴黎，圣诞节前我应该去巴塞罗那去看一位眼科医生，因为巴黎的伯尔施死了。务必告诉我，我们可能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见面，因为通过信件讨论我和我所做的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首先，告诉你一条无关紧要的消息。法国人对《尤利西斯》的需求比德国人迫切得多。A. M. 希望元月份安排出版一种平装本。我想你已经听说那次纪念午餐的情况，因为你本人、莫雷尔、吉尔伯特均缺席。头一天晚上，莫雷尔和我一起看戏，凌晨1点来到韦伯家，他答应我要来的，可是后来又拍电报说他得去巴黎与瓦讷之间的一个车站接他的学生。我知道这是真的，可他还是可以变通变通前来参加的。他身体欠佳，两条腿要动手术，以防突然行动不了。他常说要隐退到太平洋中他的小岛上去！你不觉得未免可惜了点吗？他性格相当孤僻，要是他那天来，或许会给他些许欣慰。纪德和雅卢未能前来，不过迪雅尔丹、瓦莱里、苏波和罗曼倒在场。L. P. F. 坐在我旁边。顺便提一下，他对我讲起你时怀着一股思念之情，问我什么时候收到你的来信的等等。他让我明白尽管你与他疏远，但你涉及他和他的作品的公开谈话仍然心平气和、充满欣赏之情。对这种欣赏，他也表示了他的欣赏。瓦莱里和他想致词，但我表示反对。除了那位打这封信的好心的女士外，再没有英国人

和美国人。有两个打打闹闹的爱尔兰年轻人，其中一个叫贝克特（你将在《考查》上看到他的论文），他完全沉醉于醇酒、妇人、运动和清新空气之中，被那使人联想到韦斯巴芗皇帝的一座临时宫殿中的游览马车很不体面地抛弃了。在我继续写下去前，吉尔伯特在本期《双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那本关于我的《尤利西斯》的书中的一章——《阴世》，他还想在巴黎一家评论杂志，不是《巴黎评论》，再发表一篇法文文章。这一章论述的是《游动山崖》。你能不能推荐哪一家评论杂志，比方说你在《法国评论》中有没有熟人？第三篇将登在10月份的《变迁》上，论述《埃俄罗斯》。第四篇他想放到美国或意大利的同等级别的月刊上。全书有引言和18章正文。如果曾要求允许把该书向出版人费伯和格怀尔（《标准》）读一读的T·S·艾略特予以接受，它的英文版应该在今年秋末或明春问世。

你对《考查》的说法完全正确。我的确站在那十二位元帅背后或多或少地指挥他们采取什么研究路线。不过迄今为止虽然至少已有100册免费送给报界，但报界人士还没有发表一篇批评。我的印象是纸封面、书名页上的落地大摆钟以及Exagmination这个词本身有让批评家把它看作玩笑之嫌，尽管这全是我之所为。但此后，用不了100年时间，总有一天，某个有事业心的人将会发现examination这一标准词的词源演变，并开始改变他那踌躇不定的想法，专注于本书的主题。于是别人也会一个接一个轻声应和那悲恸的合唱“Siccome i gru van cantando lor lai”。

希望你已经收到《闪与肖恩的故事》并且喜欢这个版本。对奥格登写的序言和布兰库西的团团转你有何感想？从你的沉默中我推测你至少觉得它很难读。否定它未免有点幼稚。不过我要通过下次邮班给你寄一本奇书，这本书你一眼看上去会觉得是英语又不像英语。它不是英国境外任何一家人们说的黑日魔幻出版社出的，也不是由一个出逃的大陆化了的

年轻浮躁不可救药的都柏林人写的。它由英王陛下的桂冠诗人年高德劭的罗伯特·布里奇斯所作。此公已到古稀之年（我是指罗·布），牛津出版发行，那可是个出最高级的衬衫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有这么一位读者，我们姑且称他“坚实的大地居民”，他在波茨坦、萨克雷克尔、马拉德塔，以及葡萄牙语中意思是落后遭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自在，要是他用所有的语言中最亲近的一种——因为是最易懂的——阅读你记录的这种离奇的极端聚会，那将会非常有趣。你作何感想？但愿我有闲暇，但愿跟你讨论这本书时我们俩的思想都摆脱先入之见。因此，我希望我们很快能在巴黎见面。我想法尔格对这次谈话一定会感兴趣，因为多年来，他的思想一直不停地朝同一个方向运动，然而就他的情况而言，他有一个致命的障碍：他只懂一种语言，尽管也许一个人可以永远讨论这部书的优劣。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对傻瓜们是绝望了，我只能随心所欲地思考、写作。让这些胡说八道滚开，去安息吧，那是为老学究们和他们的摆子们准备的。

顺致亲切的问候，既回味上次的又渴望下次的葡萄美酒。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乔伊斯亲笔〕

又及：读完信后，背诵下面的祈祷文。

主啊！赐予我们那绿色外衣和三角帽！阿门

（40天特赦）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口授信）

1930年3月18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打字稿

巴黎，格勒奈尔街192号，罗比亚克广场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你收到我的信已有数月，但当时我给你提供的消息却不多。昨天晚上7点我修改完了准备出版的这个片断，与此同时，我也怀疑我的文学生涯也就此结束。在开始向你解释我持续沉默的理由之前，我还是把这封洋洋万言的长信最令人厌烦的部分放在最前面，也就是说，我必须请你指示蒙罗·苏公司立即售出200镑的战争公债并劳驾按这个数目把钱汇给我，他们一收到连署表格通常都乐意这么做。在此信的后面我将解释为什么我需要这么做。最近几天在格勒奈尔街和奥德翁街之间酿成了一种紧张局面，比你过去偶尔了解到的更剧烈的一种，所以，我认为我到那里露一两个星期的面是不明智的，因为紧张主要在那一头，除非此事得到解决。从表面上看，事情的原因是超领了一两个月的版税账目，但实际上原因并非如此，因为过去10年里我在这方面从来都没有准确过。

现在我要跳进这沮丧的深潭的另一个部位。理由之一据说是我没有利用陪同沙利文去巴塞罗那的机会去看那位他极为相信的眼科医生巴拉格尔。之所以没去，我有好几个理由。好几个月前他对我提起他时，我写了一封长信到巴塞罗那，详细叙述了我的病历，还附带说了我女儿眼睛有点斜视，她对做手术有些胆怯。他回信讲收费很高（此事我在信中问及），几乎完全不谈我的病情，而回答主要针对的是卢恰。后来卢恰成功地做了手术。那根本就不算一回事，手术仅用了20分钟（是柯林森做的），她坐出租车回家，不出一个星期两只眼睛都正常了，她实际上没有什么疼痛。其次，我不喜欢到一个政治独裁刚刚垮台的国家去，现在我已得知独裁者本人已经丧命。要是沙利文在巴塞罗那一连演唱几个星

期，我仍然可以去，但他只是在去阿尔及尔时路过该地，那样一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只剩下我们父女两人，而我由于视力的原因几乎是个废物。正当我在脑子里反复思考这些事情时，沙利文太太来了电话，表面上讲她女儿的事。我必须告诉你，她23岁的女儿，几个星期前情况也很危险。她的父母都不是能干实事的人，他们的医生又是个十足的饭桶：他诊断那病是一种阑尾炎；于是就采取饥饿疗法。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岳母又中风偏瘫了。我劝沙利文去请方丹医生，方丹医生立即把他女儿带到放射线专家那里，结果发现她得了结核性腹膜炎。如果这病再晚10天发现，就成了不治之症。事实上她已经接受了5个星期的紫外线治疗，将于4月15日被送到瑞士进行6个月的山区治疗，据信会治好的。那天晚上沙利文在比利时演唱时，我请他太太与我们一起吃饭。她对我说他对这样的事情的态度总是含糊和令人不满的，还说除了我，谁对他都不起作用。她还说她希望我要对他极力强调去阿尔及尔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因为再往后可能就太迟了。我说我会劝他的，尽管我认为这样做没什么必要。她然后问我，是否我们也决定去，还说他是不会一个人去的。这使我感觉到我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去旅行是不明智的，尽管她说我是他朋友中惟一的一个他没有介绍让那位女士认识的人，很可能他不愿意介绍，不过从巴塞罗那起将会重新跟她聚会。这事没有什么不得了的。我相信按照现代的尤利西斯，男高音歌唱家们一般总有好几例这类事情同时出现。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件事情里却只有一个，而且持续了12年。再说，由于对这次旅行的结果不甚了了，好像还是呆在巴黎为好，等他回到巴黎再说，预计他会如期归来，尽管有那些暗示的暗示。还有最后一个理由。最近有一些关于沙利文和我本人的闲话传到我耳朵里，我想还是不要推波助澜为妙，尤其由于另一个地方传来的闲话还把我妻子的名字也牵扯了进去。我跟我的美国律师的信一起另封寄上后来的两位女士的信，信中介绍了维斯巴登和苏黎世的医生，我想我要让其中的

一位给看看——但眼下我还不知道是哪位。

比奇小姐来信说你从英国报上看到我即将失明的消息十分不安，我不知道谁搞的这种名堂。一只眼的视力每况愈下，而另一只眼的视力却略有好转。在我的身体状况或者习性中，什么原因可能会对一只眼有益而对另一只眼有害？方丹医生对我相当冷漠。可我对她的评价最高，还让她在伯尔施死后带我去看一个年轻的法国眼科专家哈特曼医生，他说我的眼病是由现在可以治愈的先天性梅毒引起的，消除此症的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实施一种我已经忘记了的疗法……我把此事告诉了柯林森医生，他极力劝我不要进行这种治疗。他说在一开始，伯尔施医生和他就讨论了这种可能性，但伯尔施医生考虑到眼病发作的性质，治疗的方法和眼睛的总体反应，他断然排除了这种方法。他还说由于眼底十分健康，所以任何时候在左眼做一次高明的手术就会使视力正常，但他也知道使用这种药对视神经有副作用。于是就不了了之了。如果你知道我说的这种病在这个国家是多么受人的敬重，你就会理解方丹医生的冷漠了。梅毒之于法国人，犹如《主佑吾王》之于英国人，一旦提起，世人皆知。

现在让我告诉你最近几个月里所做的事情。《尤利西斯》的第二个德文版已经问世，第三个将于6月出版。第二个法文版也已经出来了，出版商对此十分高兴。吉尔伯特已经改完了他的初样，书将于4月的第3个星期出版。A L P已宣告于5月1日问世。我提出把H. C. E. 交给源泉出版社，即克罗斯比·凯基的继任者们。他们拒绝了我的要价，于是我把它交给了巴黎的巴布和卡亨，他们准备在4月12日出版。听说此事后，源泉出版社在巴黎的合伙人刚刚拒绝了第3个片断后又跑来要第4个！我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于是他找到巴布与卡亨公司，预先买下了该版的一半。巴布与卡亨，还有亚当斯先生，然后通过平克尔写信给我，表示要为全书预支，我还收到《芝加哥论坛报》转来的美国的一个叫塞尔特

出版社的相仿的出价，信中说愿预付他们说的顶破天的巨款，并表示愿意等7年要全书的完稿。我回到奥德翁街后，还要回答平克尔转来的索要后面40页的出价。做过的其他事情还有：波兰语和捷克语的译本已做了安排。《流亡者》9号在柏林的德国大众剧院上演了。他们请我出席，但我没有去。此剧4月15日还要在米兰上演。迪雅尔丹的书的英文译本将由曼德雷克出版社出版，乔治·莫尔写了一个前言，还有一条关于我和该书的关系的说明。吉尔伯特书中的两章已经用法语发表在《交流》和《日内瓦评论》上。因为再过几个星期，英文本就会送到你的手中，所以它们就不大值得给你寄了。我想我的法国出版商富尔卡德很有可能出它的法文本。几天前他请我吃饭，这是我在桌子上见过的最好的饭之一。但我并不为此受用，当我告诉你香槟未上我就离开时，你会想象出我的情绪如何了。然而，第2天早上我还得给他夫人送一束花，不久还要邀请他们吃饭，只是方式安静些而已。

控告罗思时我的美国律师康纳给我寄来了一张600镑的账单。我不打算付这笔钱，因为我觉得就达到的目的而言，这等于漫天要价。在巴黎的花费是200英镑，在纽约的是400英镑。HCE的出版商签约时只付给我全部数目的50%，即25000法郎，我从中付了13000的积欠所得税，6500法郎的房租和其他费用。我还要付14000法郎的积欠所得税，但是这笔钱我可以通过这里劳埃兹银行的一个经理分两次付，他是我的一个了不起的读者。然而，我打算吩咐巴布和卡亨，把5月1日到期的另外200英镑转支给康纳，因为这些人只能把事情弄糟，他们本来可以立即要求禁制令的，结果反而使我目前这本书的版权问题陷入困境，关于此事容日后再谈。奥尔丁顿写信要我一文不给，因为根据判决来看，这是或者应该是一个公共问题，然而我已把禁制令的副本送给了笔会的会长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走到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禁制令的地步。奥尔丁顿最近对我的事很积极，一直鼓动让《尤利西斯》解禁；所以为了妥善解

决此事，我只好等他拿出更进一步的计划。

停止给《变迁》投稿后，我感到一种突然的失落，由于条件不具备，我决定不再努力去冲击第二部（修改上一个片断一直是件棘手的事情，拖了两个多月夜以继日地干，有时一直熬到凌晨1点钟，还有七个人各负其责帮我干七个不同部分的任务，当然，像这种情况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在这种心境下我第一次听到沙利文演唱。4个半月来，我不停地做工作，竭力使他通过那保护伦敦、纽约和芝加哥歌剧院的意大利圈子。他性格倔强，好争吵，落落寡合，瞧不起人，横行霸道，不懂策略，但另一方面，他又显得愉快，随和，风趣，不装腔作势，见多识广。他年已半百，养活着一个11口人的大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加紧步伐，我也的确这样做了。我在下列报刊上对他大力褒扬：《晨邮报》（两次）、《每日电讯报》、《每日新闻》、《曼彻斯特卫报》、《爱尔兰独立报》、《爱尔兰政治家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纽约世界报》、《纽约太阳报》（两次）、《每日邮报》、《纽约时报》有照片，巴黎的《激进新闻》和《明灯》。我旁敲侧击了一下芝加哥和纽约的歌剧院，结果都柏林第一次约请他演出；他将于4月27日去那里演唱，可以得到120英镑的报酬，这是他在巴黎歌剧院所得的5倍。我还让T·比彻姆爵士打发两个批评家去听他演唱，他已答应约请他演唱英语本的《威廉·退尔》，报酬大概也是这个数。亚当斯在戏剧界有一点关系，主要是非常关注我的书，也已答应为他在美国安排一系列的交响音乐会。对一个尽心尽力但又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太熟悉的人来说，凡此种种都需要马不停蹄地打电话，写信，会见，找报纸，上剧院，请客和做客。这样一来，再加上修改HCE，把我简直压扁了。事实上最近2天我感到一阵一阵轻微的眩晕，不过，只持续几秒钟就过去了。幸好，沙利文去非洲已有几个星期了。但无论如何，他回来后，我要放松放松，因为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机器都开动了。我想，在我一开

始提到的那种紧张局面的背后，还有比我那不会保持账目准确无误的有名的无能更多的东西。几个星期来人们把它当作奇闻一笑置之，但后来发现我越走越远，越干越来劲，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我的头脑有点不清楚。我把沙利文介绍到那里后，那种印象便烟消云散了，多亏他那法式的翩翩风度和49岁逃离寄宿学校的派头。然而当我重新发起这场运动时，原先的印象又死灰复燃。你要知道，巴黎的知识分子对巴黎的歌剧不屑一顾，并非没有道理，《尤利西斯》的大名鼎鼎的作者竟然费尽心机把成群成群的新闻记者和表示抗议的崇拜者生拉硬拽进老式剧场去听过了时的沙利文演唱老掉牙的乐曲，这种场面未免太不可思议了。毫无疑问，我可能夸大了我为他所尽的努力，也许在那些头脑冷静善于思考的人眼中我是大出洋相，但我并不太在意，因为这是我所听到的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人类的声音，相比之下，夏里亚宾只不过是瞎吹胡夸，迈克科米克更是微不足道。有一天晚上他演唱时，比奇小姐和莫尼耶小姐也在场，后者问我为什么为一个他们认为默默无闻的人做这一切，自从我来巴黎以后经他们介绍认识了许多文学、音乐、绘画、雕刻领域的举世公认的天才，且不用指名道姓，对我来说，这些人意气相投，十分友好，然而在我看来，他们也还说不准呢，可是沙利文的声音却决没有说不准的地方，我这话似乎失之轻率。但我是有意这样说的，首先因为我坚持认为我对文学知之甚少，对音乐则更少，对绘画一无所知，对雕刻更是一窍不通；但我对歌唱却有所了解，我想。第二是因为我总是被奥德翁交易所的暴涨猛跌置于艰难的境地，可我才思不够敏捷，不知道如何应付，交易所当然不是我关心的地方，因为它的涨落从来不表示对我的忠心。第二个原因是这种情况——我花了不少钱，动了不少脑筋，费了不少气力，为我在美国确立《进行中的作品》的版权。我把版权弄到了手，可是他们也把我弄到了手，就像在与罗思一案中那样，我得到了版权，他们同时也得到了版权。为了维护我在那里的版权，我别无选

择。我必须先通过一家美国公司出版。亚当斯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是个律师，康纳已经这样给我讲过。我不喜欢这样做。就此事而言，我信任比奇小姐，却不信任亚当斯和任何其他男出版商，因为迄今为止我打过交道的所有的人，要么没有能力，要么不够老实，要么两样都不行。但比奇小姐自然感觉到我不会痛痛快快地把这本书交给她，尽管她一直在等待，并且在这本书上帮了我许多忙。这不是痛快不痛快的问题，而是审慎和某种形式的妥协问题，因为美国的财产、法律和权力就是那样。第三点是，除了对《尤利西斯》的销售外，我对版本、文章和出版物等一律漠不关心，还有我不想就此止步，让别人续写其余的部分。最后这一点我现在无法讨论，因为这几天我觉得头有些晕。

我想如果我停止写作，继续住在巴黎就没有多大意义了。首先，这要不断蚀我的老本，直到目前这还是由我的一部产品来支付的，所以我不想继续租这套房子，至于我的书，搬运这么多我无法读的大包袱毫无用处，因此我想我只保存那些签了名的赠书和一些好的旧字典。这些问题我现在要仔细想一想，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好做，我必须到5月份做出决定。信就写到这里，但愿它不会使你太厌烦。现在我要请你注意第一段，如果事情能在星期一或星期二决定下来（通常要花一周时间），我将深感宽慰。

我除了有点头晕外，身体总的来说还好，希望你也健康。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约翰·沙利文致乔·戴维森

1930年6月23日

国会图书馆藏打字稿

巴黎，一区，格吕克街1号，国家歌剧院

约翰·沙利文先生在此表达他的问候，并附寄一份他给报社的挑战书。

【注释】

下面的挑战书显然是乔伊斯写的，他也可能设计了一场舌战计划。

送给法国报界的文本略有出入，但读起来也像是乔伊斯写的。

DÉFI

De la justice avant toute chose！

Le critique musical du New York Herald à Paris，M. Louis Schneider ayant rendu compte à ses nombreux lecteurs de la représentation à l’opera du Guillaume Tell de Rossini avec M. Lauri Volpi tenant le rôle d’Arnold comme d’une représentation digne d’un grand artiste，je me permets en ma qualité de titulaire depuis des années de ce rôle à l’Académie Nationale de Musique d’affirmer que M. Volpi s’est permis de couper un peu plus de la moitié de son rôle，en supprimant les recitatifs，diminuant le trio et évitant totalement le duel perilleux contre le choeur final. En outre je défie M. Lauri Volpi de chanter ce rôle tel que son compatriote Rossini l’a écrit et comme moi-même je l’ai chanté des centaines de fois dans toutes les villes principales de la France，de la Belgique et de l’Italie même，où cet opéra enseveli à cause du manque du tenor capable de le chanter après la mort du celèbre Tamagno qui le chanta pour la dernière fois en 1889，a été

ressuscité pour moi en 1922 au théâtre San Carlo à Naples，sous la direction de M. Tullio Seraphin. Je propose donc à M. Volpi de chanter ce rôle integralement sans transpositions ni coupures dans n’importe quelle salle de Paris où je pourrais le chanter aussi. Je laisse comme arbitre des deux executions M.L. Schneider lui-même auquel j’offrirai pour cette occasion un exemplaire de la partition originale de cet opéra élégamment reliée，convaincu du reste qu’un amateur de musique comme il semble l’être ne pourra trouver que fort agréable de refaire connaissance directe avec un chef d’oeuvre qu’il semble avoir en grande partie oublié.

（Signé）John Sullivan

【注释完】

〔附件〕

致《纽约先驱报》编辑

巴黎，一区，格吕克街1号，国家歌剧院

De la Musique avant toute chose ...

贵报音乐评论家路易斯·施奈德先生就巴黎歌剧院劳里-沃尔皮先生主演男高音的近期演出《纪尧姆·退尔》发表评论，通报贵报广大读者，这次演出不同凡响，只有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才能做到。多年以来我在国家音乐学院一直演唱这个段落，它显然是为男高音写的最难的段落，今天我又是学院的领衔主演，我认为，劳里-沃尔皮先生悍然背离该剧院前辈们奉行了数百年之久的传统，砍掉了作曲家给他的一大半唱段。为此，如果您允许的话，我请求在这类栏目上公开表明我的观点。确切地

说，剧中所有难唱的宣叙部分都被无一例外地扼杀掉了；退尔在第一幕的二重唱把原来的长度和难唱部分删掉了三分之二；同第二幕女高音的二重唱和紧接其后的著名的困难的三重唱的做法如出一辙。这似乎还不够，劳里-沃尔皮先生又处心积虑地回避了带合唱的危险的决斗场面，这是专门为构成全剧的高潮写的。

鉴于上述事实，我诚恳邀请劳里-沃尔皮先生完整地演唱这个段落。而且因为这一段落是他的同胞罗西尼所作，我本人又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南北美等国完完整整地演唱过两百余次，尤其是在意大利各大城市演唱过。著名的塔马尼奥谢世之后，由于全意大利找不到一个能演唱这一段落的男高音，致使该剧停演了34年之久。1923年在那不勒斯圣卡洛剧院图利奥·塞拉芬先生再次将它搬上舞台时，我有幸中选。如果劳里-沃尔皮先生愿意在巴黎任何一家剧院或音乐厅不变调不删节地演唱这一角色，我也可以获准在同一场地演唱，届时我愿意接受路易斯·施奈德先生作评判。不仅如此，为了促进这位杰出音乐家前来裁定，我将不胜欣喜地为他献上一册版本极为精美的歌谱。我肯定他会非常欢迎有这次机会使他重新认识他似乎已经淡忘了的音乐杰作。

Et tout le reste est ... publicité你真诚的

约翰·沙利文（签名）

致乔治·安太尔

1930年9月7日

埃特勒塔，高尔夫旅馆

亲爱的安太尔：

非常感谢你的歌曲手稿，我已把它寄给了休斯。星期三回到巴黎以后再告诉你详情。我把拜伦的《该隐》寄给你，请过目。我认为，可以把它改编为一出优秀的歌剧。你从未听过沙利文演唱歌剧，所以对他的台风、吐字、嗓音联为一体所创造的效果你没有概念。如果你这个主题定了，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歌唱家能表演这一角色。希望我们能面谈此事。〔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口授信）

1930年11月22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打字稿

巴黎，七区，格勒奈尔街19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现将我呕心沥血写成的第二部第一节约三分之二的第一稿的定稿（约2200字）寄给你。请原谅没能给你写信，因为几个月来一直为儿子拟议中的婚事而烦心不已，我妻子对此极其悲观，但仍然放心不下，我简直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不得不五次推迟苏黎世之行，但明天终于要起程了。同行的还有戈尔曼夫妇和我的妻子，因为他也要去看眼睛。星期四五之前，我将住在卡尔顿精英饭店。沃格特的话我将立即写信告诉你。尽管环境不太好，我认为我寄给你的是我的得意之作。

现附上安太尔的一封信。我已答应将拜伦的作品改编成歌剧并且署名，如此而已。我相信你知道斯诺德夫人竟然说服由工党执政的英国政府拿出90000英镑资助莎比彻姆和吉尼斯稿件辛迪加。当然，我已通过《每

日先驱报》驻巴黎的记者向她转交了半吨有关沙利文的材料，此人现在正在巴塞罗那躲闪镜头。

正如H. C. E. 所说，今天将到此为止，但别忘了给我往苏黎世写信，我很高兴在那里收到一封来信。

寄给你的那篇东西的布局是我们过去叫做“天使与魔鬼”或者“颜色”的那种游戏。天使们，也就是女孩子们，聚集在天使肖恩的身后，魔鬼得出现三次，要一种颜色，如果他所要的颜色被任何一个女孩选中，女孩就在前面跑，魔鬼便在后面追着抓她。但我写的是魔鬼出现两次，两次都被挫败。这篇东西充满了英国歌曲游戏的节奏。第一次失败后怀恨在心，他就想散布关于他父母的勒索行径等等……第二次出现时，就咕哝起实际上是我9岁时写的伤感诗来：“啊，我的小屋，那浓荫如盖的亲爱的老家，儿时我经常在那里玩耍，在你绿草如茵的田野上，成日价或一时间留连在你贴心的荫凉下，云云云云。”一阵剧烈的牙痛打断他的念叨，随后便发一通脾气。第二次失败后，女孩天使们围着肖恩唱一首解放赞歌。附上的那一页是Edgard Quinet的一个美妙的句子的又一种变异，我已经把它改写到《变迁》登的第一部，自Hiber和Hairyman的时代以来的开头，等等。E. Q. 说迦太基努曼西亚等废墟上的野花经历了多少帝国政治上的无数次兴亡之后还活着。在这个意义上，野花是儿童轻快的旋律。请特别注意双彩虹的处理，彩虹的颜色起初是正的，随后是反的。

顺致最亲切的问候，并希望不要为我的沉默而生气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卢恰·乔伊斯致莉维亚·施米茨夫人

1931年1月25日

方达·萨维奥藏稿

〔巴黎〕

亲爱的施米茨夫人：

乔治已如期收到了您好心寄来的迷人的礼物，并给您写了感谢信，然后到德国去度蜜月，不过看样子您没有收到他的信。几星期前，我父亲给德·佐特小姐复了信。好久以前，他就为自己立下规矩不再为自己或他人的作品作序言、写按语，或者接受采访、发表演讲。其实他已多次拒绝了去德国、美国、英国一些城市旅行讲学的高酬邀请，再别说到法国各地讲学了。他还说他作序会使该书在英美读者心目中威信扫地，因为他在读者眼里仍然是一个贱民，他的写作方法被他们认为是“老朽”。至于书名，他同意你的意见，《衰老》绝对不行。他建议用《人到暮年》或者《再见，蒙上帝保佑》。如果这些书名与原作相去甚远的话，他说《里戈莱托》中的独唱短曲La donna è mobile在英国歌剧舞台上被唱成“今夜月光姣媚”。他已和友人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先生（现住址巴黎六区沃瑞拉德街32号）讲妥，福特先生同意作序，但首先〔需要〕该书的英文本和意大利文本各一册。福特先生大概是英国作家在美国讲学中最有名、最成功的一位。他本人当然也上了年纪，可以写一手令人赞叹的漫笔。父亲说如果您能让出版社给他寄来3本《芝诺》和3份Senilità（英文）的校样，他将尽力在英美两大报刊把它广为介绍。他还愿意将该书推荐给他的德国、捷克和波兰出版商，并把它展示给许多有影响的文学家。

我和母亲都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并祝您来年好运。

卢恰·乔伊斯

又及：要不他认为还是以《再会，蒙上帝保佑》为题较好。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

1931年7月18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伦敦〕

亲爱的斯坦尼：

《小报》的报道和帕西尼的讲话中都没有提我那天上午发的电报，没有提你跟教授们一起在座，也没有提及拉尔博、莫尼耶小姐和我。无论最终谁为Senilità一书作序，都应该提及这一事实。

非常感谢你的来电。家族的其他旁系（巴黎的除外）都表示惊愕。我早就提出给我那没有工作的侄儿乔治每星期1英镑，如果他愿意每天下午2点到5点帮我整理笔记的话，可是他的继母（他21岁了）从他手里拿走了我借给他的《考查》，而且我们注定要明白我们的影响……顺便说说报刊协会，尤其是《星期日快报》劲头十足地要进行讹诈，但最终还是成了缩头乌龟。因为谣言四起，说什么我来是想大捞一把，才控告他们犯诽谤罪。事情你也知道，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我于1904年和现在的妻子私奔，在我的完全默许下，她取名为格雷塔·格林小姐，这在法布里绅士看来没有问题，因为他为我们证了婚，对欧洲的最后一位绅士丹迪诺伯爵来说也没有问题，因为他给子女发了合法的出生证。但这种默许在英国法律的眼里已使这桩婚姻无效，见英国哈格里夫法典第471-472页。据认，第二次仪式有助于保证遗嘱继承权。今天早上有点

咳嗽，所以请原谅就此住笔。

乔伊斯先生和夫人向乔伊斯先生和夫人表示最美好的圣诞祝福，我这里就像小淘气对他的吉卜赛人说的在跳木桶呢，亲爱的教授，你正式结了婚的

莫尼卡·科莱塞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31年10月27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帕西，圣菲利贝尔路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报道是对的，谢天谢地，就这么地吧！

昨天晚上我把前八节衔接起来了，由于我十分疲劳，今天天气又极好，乔治要开车带我们出去到乡下做一次远途旅行。我将往弗罗德舍姆给你写信谈谈钱和别的一些事情。令我欣慰的是我发现书已写成的部分比我原先希望的要多得多。在美国进行过旅行讲学的苏波昨天告诉我，政府在控告《尤利西斯》案中不会有胜诉的机会。他说该书已列入许多大学附设部的讲学计划，而且实际上已定为纽约大学明年文学硕士学位的应试必读书。所以让他们解除禁令好了，我估计像往常一样，英国过几年也要仿效这种做法。爱尔兰还要等一千年。

在你离开伦敦之前，可不可以请你打两个电话。（1）通知帕丁顿。找格洛斯特街3号的波查因——当然房子不是他的，打听清楚他为什么送

我洗发剂和发油。（2）奥古斯特·米尔纳，不是威姆普尔街就是那一带，让他从西二区森德兰街15号的马尔科姆夫人手里把《乐曲书信集》要过来，看完后还给我。

请把《四》还给莱昂，作者不应该在文章中使用O. G. 的信件。后者是个游泳健将，拳击手，自行车手，飞行员，开汽车的行家，当然我只能出丑了，是个瞎子等等。世界仍然从卵开始。行了，再不说这些和异乡的种种烦扰了。我手头还有活。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31年12月17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帕西，圣菲利贝尔路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的美国律师又要求支付2000美元。我已给康纳寄去了所附的这封信，阅后请退回。比奇小姐反对我寄走这封信，因为里面有一些“不实之言”，如果康纳要求看我和她的合同，它就会被拆穿。所谓“不实之言”无非是这么一句话，当我起诉时，显然我没有美国权利了。她说我有。我答复说此合同准是把她先前的意图写进去了。她对此的说法仍然是有权利云云。虽然如此，我还是把这封信寄走了。

苏波1个月后去回〔原文如此〕美国，他提议让驻纽约的法国总领事追查新的罗思版，因为它是对一个法国印刷商的产品的伪造，情节跟伪造法国香水一样，于是安排他和莫尼耶小姐、比奇小姐、莱昂，还有我本

人见一次面。可是莫尼耶小姐后来要我单独去见她。她把写给大使保尔·克洛德尔的一封信读给我听，她说他是个疯狂的天主教徒，对《尤》极为恼火（他寄回了第一版的赠阅本），然而作为一个诗人，他在青年一代心目中已威信扫地，所以她认为全靠她寄出的吉莱的文章他才有机会恢复自己的声誉。她做得是否正确我十分怀疑。这不是一个大使的差事，不过一个领事可以依法没收那些书。克洛德尔可能跟马里丹一样是个改教者，如果是这样，他那新教徒的心态和那儿爱尔兰天主教环境真是十分契合，那就成了一种更坏的品种。

她也告诉我，N. R. F. 公司对她拒绝把《尤》交给他们感到气愤，因此决定关照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它的法语本即将出版。我也接到了英国的一个人的来信，他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对这一作品的长篇研究和评注，还征求了G. B. S. ，A. H. ，O. S. ，M. M. 和E. T. C. 的意见，而且还想要我的意见，这些人的意见都要印到该作品的研究和评注之前，工作之间我还得听人给我读这个。我把那寻常的拖泥带水的英语读了前两页，G. S. 念给我一点对树林里裸体现象的抒情描写以及结尾，而这结尾则是某种东西的一篇宣传，这东西在劳伦斯的国家之外完全是为宣传而宣传的。

T·S·艾略特已经被任命为哈佛大学的教授，明年将离开英国，天啊！难道我非得跟那些印刷商面对面地打交道吗？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T·S·艾略特

1932年1月1日

费伯公司藏稿

巴黎，帕西，圣菲利贝尔路2号

亲爱的艾略特：

如果我工作和通信拖沓，请多包涵。由于我父亲的缘故，这一段时间我忙于往都柏林打电话、拍电报，苦不堪言。令我极为悲伤的是他已于星期二去世。他爱我至深，使我倍感悲痛和懊悔，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回都柏林看望他。我一直让他存有幻想：我要回去，并且一直和他通信，但我确信的一种本能却阻止我回去，尽管我想去，但不能成行。1912年《都柏林人》在那儿遭禁，是按一个当时口口声声跟我极为友好的人的意见进行的。1922年当我的妻儿们违背我的意愿去那儿时，他们不得不趴在火车车厢的地板上逃命，敌对的双方就在他们的头顶互相射击，而最近我又经历了我友好对待的人的恶意和背叛。在那儿我感觉不到安全，妻儿们也反对我去。

这几天我完全垮了，我感到了一颗对我忠诚的可怜的心不复存在了。

休息几天之后，我要准备第一部的结尾。

我已听到你被哈佛任命的消息，如果你对此任命感到高兴的话，我表示祝贺，愿尊夫人和你本人今年万事如意。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32年1月17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帕西，圣菲利贝尔路2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唁函收到，感谢之至。圣诞节后我一连4天忙着给家父打电报，写信，每晚还要给医院打电话，此后一连几周我身心交瘁。吉尔伯特来过四五次，而我实在提不起精神，什么也干不成。我想把这项工作彻底放弃，让那件东西半途而废空搁着去吧。焦虑、妒忌，再加上我自己的错误。为什么继续写一个当时我都不敢去的地方呢？那里认识我或者理解我的不足三人（《独立报》编辑反对在讣告里提我）。不过，遭遇过英国的讹诈分子之后，我不想面对这件爱尔兰的东西了。况且我的全家，甚至包括我的爱尔兰朋友都反对它。家父生前格外喜爱我。他是我认识的最不通世故的人，但又精明得可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挂念我，谈及我。虽身为不孝之子，我却一直非常爱他，连他的错误都爱。我作品中成百页篇幅，成十个人物都从他而来。他那冷冰冰的（或者又是热乎乎的）的风趣，再加上他的面部表情，常让我笑得前仰后合。直到晚年他还保持着这种性情。当他收到我寄给他的那本《故事》时，（他们给我写信这么说的）对布兰库西的《J. J. 的肖像》端详了好久，最后说道：吉姆的变化超出了我的想象。从父亲那里我得到的是他的几幅肖像，一件背心，一种优美的男高音及放浪形骸的性格（我要是有什么才能的话，大部分都由此而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我说不明确的东西。如果一个旁观者根据身体条件来考虑我父亲、我自己，还有我儿子，尽管我们差异很大，但他或许会把那些东西看得分明。有这么一个好儿子，真让我欣慰。他爷爷很疼爱他，把我们俩的照片并放在壁炉架上。

我知道他已年迈。不过我想他会再活几年的。给我难以承受的压力的并不是父亲的逝世，而是我内心的自责。

海伦还没有生。我曾给你谈过比奇小姐冲我大叫大嚷，并说她要把这些权利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她并没有给）。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比奇小姐的消息，直到后来她把我的上封信未加说明便退给了康纳，一起还有那份附件。真是愚蠢到家了。

一两天前，她给我打来电话，对我的“周年喜庆”兴奋不已。大家正要准备在柏林干点什么，结果纷纷跑到了这儿。她告诉我，她原先打算离开巴黎去度假，但如果我愿意，她会取消休假，到这儿来组织一些活动。我当时情绪太低落，未予答复。

我很高兴写这封信没像写上封信那样使我精疲力竭。但我还是感到有点儿累。

希望你有好消息。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佛罗伦萨市市长

1932年4月9日

私人藏稿

巴黎，帕西，圣菲利贝尔路2号

Magnifico Podestà Anzitutto Le chiedo venia se non rispondo che oggi e se la mia risposta si presenta sotto questa forma agghindata e stinta ma la pregiatissima Sua lettera inoltrata da Londra mi è pervenuta con qualche ritardo ed in fatto di calligrafia sono un vero imbrattacarte. La ringrazio del cortese invito nonchè delle generose parcelle di viaggio offertemi ed apprezzo altamente l’onore che un tale invito

proveniente dal primo cittadino di tanta città mi conferisce.

Mi duole assai di non essere in grado di accettare e di dovere rinunciare al privilegio di parlare dinanzi ad un auditorio a michevole nella capitale toscana. Purtroppo le fate che s'inchinarono sopra la mia culla mi tolsero il dono della facondia，vanto di molti miei connazionali e mi lasciarono in sua vece una 'lingua di lana in bocca baggiana'. La prego dunque di tenermi per iscusato.

Se mi è lecito proporre un altro nome credo che il mio amico，il poeta americano Ezra Pound，il quale ha tradotto in inglese le opere di un grande scrittore fiorentino，Guido Cavalcanti，potrebbe benissimo rimpiazzarmi. Il suo indirrizzo è：12 via Marsala，Rapallo dove abita da dieci anni.

Nel mentre porgo a Lei，al chiarissimo rettore della regia Università di costì ed al comitato da Loro presieduto i miei sinceri ringraziamenti. La prego，Magnifico Podestà，di gradire i sensi dei miei piu doverosi ossequi.

JAMES JOYCE

【注释】

"尊敬的市长阁下：

首先请您原谅我迟至今日才能复信，其次形式俗丽陈腐，望多包涵。然而大札从伦敦转递，几经耽搁，今日方到。至于书写，我一向字迹潦草，积习难改。您盛情邀请，又慷慨解囊提供川资，感谢之至。承蒙名城之第一市民邀请，深感荣幸。

未能接受邀请，迫于无奈，放弃在托斯卡纳首都向友好听众讲话之荣幸，实属憾事。十分不幸，垂顾我的摇篮的命运之神剥夺了我的雄辩之才——我的许多同胞都有这种外彩——而留给我的只是：‘笨嘴木舌’。因此，恳请您原谅。

如能允许我另荐高明，我以为我的朋友，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定能替我担当此任。他曾把伟大的佛罗伦萨作家圭多·卡瓦尔坎蒂的著作译成英语。他的地址是拉帕洛马沙拉街12号，他在该地居住已有10年。

借此机会，我谨向您及皇家大学杰出的院长及您主持的委员会表示我诚挚的感谢，并恳请您，尊敬的市长阁下，接受我最深切的敬意。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康斯坦特·亨廷顿

1932年5月22日

耶鲁大学藏打字稿

巴黎，帕西，圣菲利贝尔路2号

亲爱的亨廷顿先生

我博学的朋友、的里雅斯特大学英语教授（见书名页），为Senilità，译名《人到暮年》，写了前言，我再说就有蛇足之嫌了。

至于Senilità的作者的另一部书，为能吸引不列颠的广大读者，我惟一的建议是由《我的尼科丁夫人》的作者J·M·巴里爵士写前言，书评（护封背后印的）应请两位当今受之无愧的名流撰写，如：斯蒂夫基教区长和

威尔士亲王夫人。而（护封正面的）彩图由一位皇家艺术院院士画两位小姐，一位白肤金发，一位肤色微暗，但都要相貌出众，优雅地，当然不是不得体地，坐在桌旁，桌上直立着一本书，书名清晰可见，画下面有三行简短的对话。如

埃塞尔：西里尔抽烟一定花销不少吧！

多丽丝：岂止不少！

埃塞尔：帕西从前也是这样（指着桌上的书）——我把《芝诺》给他以后他就变了。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斯图尔特·吉尔伯特

1932年7月22日

吉尔伯特藏稿

苏黎世，卡尔顿精英饭店

亲爱的吉尔伯特：

我给乔拉斯先生和夫人看了贝克特的离合诗，夫人认为差劲，先生认为尖酸刻薄没有风趣。我认为还可以——尽管，如果我可以提点建议的话，我觉得“tickled to death”要比“giggling to death”好，尽管“g”与“j”发音更接近。

直到目前卢恰的情况还令人满意，今天她通知说她下周五要和护士到这儿来，我倒希望她不要挪窝。我已经写了信给科代医生谈她的情况，当然是因为我把她从他手上接过来由我负责，一直感到惴惴不安。

我的右眼情况不妙，我还没回沃格特那儿去。他说我本应该把其他的事情搁在一旁，先去见他。要是他真的决定冒险做两个连他自己也害怕做不了的高难手术，我怎么可能和他订约呢？

我给费伯与费伯公司写了信，提出退还他们给《进行中的工作》的150英镑预付款并废弃合同。我也讨厌对这事耿耿于怀。我将向我的“房产代理人”建议付清全部房租少打折扣，再把这套公寓房子连带家具以每周1几尼的价格出租，然后把那几件家具卖掉。去吧，我的套房，够了，肯辛顿！

麦格雷维不想再写关于我的任何东西——尤其不想白写，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为什么要写呢？戈尔的文章挺差劲，但图伊、科拉姆、刘易斯等人的写照也不行。正如我给韦弗小姐写的：es tut mir leid aber es ist absolut nichts zu malen. Un chef de rayon à la Samaritaine. Vous désirez，Madame？Blancs，n’est-cepas？Au fond，dans le petit coin. O pardon，Monsieur le Président，je croyais que vous étiez Madame la Boulangère. Un canon？parfaitement. Suivez-moi par ici！O excusez-moi，mon petit moutard！Je t’ai fait du mal？Laisse-moi te caresser，ça passera. Merdre de merdre，c’est un bouledogue anglais！O ouch！O ouch！Comment，Monsieur le Directeur，mes huit jours？Mais je suis bouleversé. Sapristi！Je viens de renverser la Tour Eiffel des mouchoirs à 2 frs 75！〔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阿尔弗雷德·伯根

1932年8月5日

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部）藏稿

苏黎世，卡尔顿精英饭店

亲爱的伯根先生：

希望接到我这封信时您身体康健，也希望您原谅我未能及早写信给您，只是因为我女儿病重，我自己也因为这双倒霉的眼睛呆在此地。我可能得再做两次手术，累计下来足足12次了，否则我的右眼会完全失明——真叫人进退两难。

您能那样执行我可怜的爸爸的遗嘱真是太好了，要是您愿意将墓碑的费用告诉我，我将把支票寄上。我父母的名字是约翰·斯坦尼斯劳斯和玛丽·简。

我不知道我寄给爸爸的那些有我签名的各种版本的书下落如何。除了有形价值（巴黎第一版《尤利西斯》签字本每册约值35英镑）以外，我也不愿让它们落入陌生人之手。

在这本书里有您的名字，一起还有爸爸的许多其他朋友的名字。我清晰地记得您唱《一个家人》和《苏西妹妹在玩耍》的情景，您总是把后一首歌里的一行唱错，这个错既是礼貌造成的，又是欢乐引起的，因为您总是把“使我和你不快”唱成“使你和我不快”。

我的孙儿斯蒂芬是爸爸去世一个月后出生的。我为此写了一首小诗，如果有一天发表了，我将给您寄一份。没有人配领受我父亲对我的那种深沉的爱。

顺致亲切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W·B·叶芝

1932年10月5日

叶芝藏稿

尼斯，大都会饭店

亲爱的叶芝：

感谢您的来信及对我的夸奖。您第一次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至今已30年了。请向我从未谋面的萧先生转达我的谢意。

我希望你们二位正在创建的“爱尔兰文学院”（如果这就是它的名字的话）会实现它的目标。然而我的情况过去如此，将来也许还是如此，所以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将我的名字与这样一个学院联系起来：我也十分清楚，我没有任何权利自称是该院的一员。

另封寄回您好心寄给我的章程。

希望您身体健康！至于我，我每3个月得回一趟苏黎世治眼睛。然而，我还是在尽力工作。

顺致感激的问候，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保罗·莱昂发的电报）

1933年1月23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

韦弗小姐伦敦格洛斯特街74号

如来得及请往伦敦皮姆利科区伊伯里街121号送一价值两几尼绿褐叶花圈绝对不要常青藤题献乔治·莫尔巴黎詹姆斯·乔伊斯敬挽支票后寄。

卢恰·乔伊斯致弗兰克·巴津

1933年9月3日

巴津藏打字稿

巴黎，加利利街42号

亲爱的巴津先生，

我们刚从日内瓦归来，我父亲寄给你如下建议。抓紧你的《美国工匠》，他相信他可以把《大陆工匠》安排给出版过他的作品的信天翁出版社为你出版。为此，让你的出版社给他的代理人平克寄去一册，应我父亲的要求转交给里斯先生。别跟陶赫尼茨打交道，但要寄一册给慕尼黑柯金街35号莱茵出版社的丹尼尔·布罗迪先生，这是他的德国出版商。他说到那时如果所有德商都推脱，一家瑞士公司也许可以出译本。无论如何应当寄几册给——《新苏黎世报》文学编辑爱德华·科罗迪和爱莱奥诺拉街24号苏黎世大学的伯恩哈特·费尔教授，他们俩都是他的私交。他建议你用戈德弗里德·凯勒的这几行诗作你的书的题词Ich will spiegeln mich in jenen Tagen，die wie Lindenwipfelwehen entflohen，wo die Silbersaiten angeschlagen，zart doch behend gab den ersten ton。

【注释】

引自戈德弗里德·凯勒的诗《青春随想》，引文略有出入：

Ich will spiegeln mich in jenen Tagen，

Die wie Lindenwipfelwehn entflohn，

Wo die Silbersaite，angeschlagen，

Klar，doch bebend，gab den ersten Ton，

Der mein Leben lang，

Erst heut noch，widerklang，

Ob die Saite längst zerrissen schon ...

（“我想看看昔日的影像／它却像椴树梢的摇曳那样消逝／当那银弦被拨响／它发出第一个音符清越而战栗／在我的终生回响，甚至今日也一样，尽管弦断时已长。”）

【注释完】

至于聪夫特宅，塞夫兰那一个是染匠行会。齐默尔家那一个现在是一家冷冷清清的时式餐馆，里面一个名叫米歇尔的法国厨师给你上Kangaroo-schwanzsuppe，这跟战时苏黎世的菜肴大不一样了。

你读不懂的拉丁弥撒语句在《尤利西斯》第1页上。老派天主教的奥古斯丁教会是“狐狸与葡萄”（Mooks gone Gripes）的最佳例证，他们在“教皇绝无谬误”被宣告为教条时于公元71年与罗马分离，从此便愈走愈远。他们废弃了秘密忏悔，在圣餐时只限用面包和圣酒，然而虔诚徒

众仅在圣灵降临节接受过圣杯。我在他们的祷告书中没有见到任何向圣母马利亚或者圣徒们的祷文，教堂周围也没有她或他们的像。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在信经中废弃了一千多年来东西方基督世界一直有分歧的“和子句”（the Filioque clause），因为罗马派说圣灵发自圣父和圣子。而希腊、俄国以及东正教会认为圣灵只发自圣父，单方面的没有“和子”。当然，这一分歧之后，罗马后来宣布的教条如“无沾成胎说”之类得不到东派的承认。可见“狐狸与葡萄”分别代表西派和东派，那一段从Mooksius开始到Philioquus结束。其中所有怪僻的词都是俄语或者希腊语，来表示闪和肖恩分歧的三个基本教条，当他将A和B抱住时，C滑走了，抓住C和A，B又从手中松开了。我父亲希望你能在阿斯科纳玩得痛快，这是瑞士最乏味的地方，别忘了去日内瓦，那可是瑞士最美丽、最优雅的城市。你真诚的

卢恰·乔伊斯

致T·S·艾略特

1933年12月18日

费伯公司藏稿

巴黎（埃图瓦勒）加利利街42号

亲爱的艾略特：

谢谢你的来信，可是美国的禁令不“像”解除的样子。事实上是解除了。我这里有律师的案情摘要（100页印刷品）和法官的裁决，约12页。他声明他的裁决和法官及陪审团的判决同样合法，因为双方都已同意此案由他单独审理。他吩咐将裁决归档，原文的四分之三已在12月7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美国首席检察官在判决作出后立即起立发

言，说他非常满意地接受法官的裁决，并说该州不会向高一级法院提出上诉。被告瑟夫接着也说他将在来年元月19日出版该书并附有一篇诉讼说明。（我猜就像《包法利夫人》的定本那个样子。）

我的诉状律师们不大明白为什么把信写给了他们。我也同样不明白。我跟你说过，在英国我是绝对的版权和产权所有者。

总而言之，英语世界有一半已经屈服了，另一半在不列颠雄狮的几声可怕的哀鸣之后也会效法的——事情总是这样。

我很遗憾你不能来。无论如何我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好运。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迈克尔·希利

1933年12月20日

国家图书馆藏稿

巴黎，加利利街42号

我亲爱的希利先生：

随信附上的贺卡是卢恰制作的，祝你圣诞快乐，新年愉快。我希望美国判决以后，诸事将会好转。完成这件事花了我大约13年的工夫。英国一如往常会效法的，爱尔兰几乎无所谓，因为这类东西在那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市场。

我从阿维尼翁给你寄了一箱酒：1920年的“圣帕特里斯葡萄园”。它是那儿最老的葡萄园，现在叫做“教皇新宫”，教皇们巡幸阿维尼翁前称为圣帕特里斯葡萄酒。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听说过这种酒名的爱尔兰人，可

是我叫这里的爱尔兰外交使节奥凯里伯爵和伦敦的高级专员杜兰蒂将它用作使馆酒或是官方酒，或者随他们叫什么就算什么吧。我自己从来没有喝过这种酒，因为它是红的，而同一个葡萄园出的白葡萄酒却不太好。

沉淀物在航运过程中摇了起来，所以酒瓶应当在一个暖和的房间里立几星期。

我已吩咐埃斯塔布莱预缴进口关税，希望他会照办。

如果你邀请格林尼品尝，别让他太上瘾了，因为我吃饭时好几次发现他从我的肩膀头儿上与一位他在火车上遇见的迷人的年轻妇女眉来眼去。更有甚者，他停留在游乐场旁边的一家饭店里——这是梵蒂冈以后一个惬意的调剂，我告诉他。

好啦，祝各位身体健康，包括为我们祝福的教皇，使我的书获得自由的法官——还有我们自己。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34年7月28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比利时，斯帕，英国大饭店

亲爱的韦弗小姐：

附件阅毕后请寄回。我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起首字母。现在我已失去了在圣诞市场上卖那本书的机会。撇开它们自身的价值不谈，那意味着几

个月的工作，至少3个月。多蠢的一个白痴啊！如果英国报刊发表了有关我的片断的任何短评，而其中又提及卢恰的名字，那么请你把它寄给我。那家荷兰公司愿意出版乔叟的诗，而不要我出一分钱。

为了留出时间让一帮工人把这套同一些人占了20年的房子清扫、粉刷就绪，我们大约一天前才来到这里，也好让妻子有时间与空间恢复那疲惫不堪的神经。这个地方（是我选的）无疑是我们所见过的这类地方中最富有魅力的，但这里天气不好，最糟糕不过的是报童一直在街上来回奔跑叫卖《奥地利人报》。我认为那可怜的希特勒-密斯勒先生，除了你的侄女们、我的侄儿们，还有W·刘易斯和E·庞德大师外，在欧洲很快就没有几个崇拜者了。我的妻子正在采用一种沐浴疗法，我想这对她是会有好处的。莱昂是不是给你寄去了一包手稿？这可是圣诞炉火必不可少的。

我仍在密切关注从美国法院传来的消息。我猜想他们在本月31日会开始休庭很长一段时期。我想这种拖延是个好兆。

我从报上看到今年夏天英国照例有可怕的大雷雨。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躲开了。

我一直在苦干，一旦再次住院希望我会很快恢复。

我想你一如往常不受天气影响身体极其健康。顺致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1934年8月中旬〕

康奈尔大学藏稿

〔韦尔万〕

阿瑟·W爵士从来没来过这里，可是那铁质最硬的几口泉却按他的绰号起名为“铁公爵”。我们也许会继续前进到卢森堡呆上一个星期。这里乘火车到埃克勒拉沙佩勒只要一个来小时。那里埋葬着查理曼和科隆。但我并不喜欢越过边境，就是汽车半日游我也不去。我希望大家都像你我一样，心情好，脾气好。不管你干什么，千万别去奥地利度假。

吉姆

致乔治和海伦·乔伊斯

1934年11月28日

卡斯特尔藏稿

苏黎世，卡尔顿精英饭店

亲爱的治乔和伦海：

既然一切都被颠倒了，我就这样称呼你们好了。我刚与住在塞纳河畔纳伊的E·乔拉斯夫人交谈过。她告诉我她收到你们一封令人欣喜的长信，还说你们已决定她有权把你们在巴黎市七区占用的房子里的所有家具搬走。她高兴得快发疯了，在电话上唠叨个没完，中间突然唱了几段吉卜赛音乐，真嗓假嗓混唱，像阿根廷人那样又是踢踏脚又是打响指。可怜的E·乔拉斯夫人，这对她完全是个天赐之物呀。好几个月以来，她东跑西颠四处求人给她一点轻活干，诸如剪烛芯啊，往盐罐里倒盐啊之类，可是没人能帮她。因而她经常整天无精打采地躺在吊床上，开始认为没有指望了。现在，你们神奇的信到了，使她一下子成了今天全法国最幸

福的女人。她对我说："最亲爱的J·乔伊斯，你难道不能为这个小丫头帮个大忙？"我回答说："当然可以。"你知道我出身于一个最喜爱音乐的家庭，再没有比肩上扛着一架竖式小钢琴在六段楼梯上跑上跑下更叫我高兴的了。巴黎-奥尔良线已经修了一条支线通到你们家门口，并且要调两个大功率的火车头和十四节车厢供你们随意使用。E·J夫人和我本人会像两个宠坏了的孩子那样欢喜雀跃。她会穿一件白围裙，系上蓝色的大彩带，我将穿一件法兰绒板球衫。我们对搬家缩头缩脑吗？不，先生！我们不是像所有真正的扶轮国际会员那样争先恐后吗？这你们已经说过了。所以咱们马上出发。

再见，苏黎世，我得离开你，

纵然这样做把我的心撕成片

嗒得又嗒得。

有些事说正需要我

在巴黎去压床板。

砰！我听见箱子倒下

我为这冲击而狂呼。

永别了，悠闲自得！

再见吧，苏黎世湖！

【注释】

正如斯图尔特·吉尔伯特指出的那样，这是对一支爱国歌曲《多丽·格雷》的戏拟，同一首歌曲在《尤利西斯》中被称为《心不在焉的乞丐》叠歌

为：

再见了，多丽，我得离开你，

纵然伤透心也要相别离。

有些事说正需要我

上前方去对付仇敌。

听！我听见号角在召唤

我决不能再安睡。

再见，多丽，我得离开你，

再见了，多丽·格雷。

【注释完】

Gruetzi，gruetzi，gruetzi mit einand！

OBBAB

（anca mi）

致阿尔弗雷德·伯根

1934年12月20日

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部）藏稿

苏黎世，卡尔顿精英饭店

亲爱的伯根先生：

这个圣诞节我只能这样请你为我们俩的健康干杯，所以就随它去吧。

我们仍然滞留在这里，要等到新年过后才能回巴黎去。我希望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乔治（我儿子）一周前在纽约广播了他的第一次音乐会，他也要等到春天才能回巴黎。麦考麦克说他的低音精彩极了。爸爸要能听见该有多高兴啊。我们家几代人中，家系双方一直有好嗓子，可从没人以此为业。麦古金过去常说爸爸有他那个时代全爱尔兰最出色的男高音歌喉。你没听过他最出色的歌唱。他的声音很像让·德·雷什凯的。我们过去晚上在家里常有快乐的聚会，不是吗？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不，我对爱尔兰的彩券不感兴趣。我想都柏林所有医院的楼梯现在都是用纯金铸成的。我看赛马中惟一体面的成员就是马匹。已故的波斯的“沙”在受英王爱德华之邀访问古德伍德时，回答说：我知道一匹马比比〔原文如此〕另一匹跑得快，可是究竟是哪一匹我并不感兴趣。

祝你圣诞快乐，新年愉快，并致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卢恰·乔伊斯

1935年4月27日

得克萨斯大学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Cara Lucia：Ti mando qui accluse oltre 2 lire sterline. Spero che hai ricevuto i volumi di Tolstoy. Secondo me How Much Land Does a Man Need è la più grande novella che la letteratura del mondo conosce.

Amavo molto anche Padrone e Servitore benchè qui forse c'entri un pochino di propaganda.

Spero che vai più piano adesso colle uova quantumque sia il cibo classico per Pasqua. Ebbi una lettera di Helen. Sembra che siamo tutti quanti pieni di guai. Non è colpa loro certo ma non hanno trovato quel paese della cuccagna ch'era il lore sogno. Due piccoli dettagli sono abbastanza divertenti se si vuole. Giorgio si lascia crescere la barba e la tua lettera a Giorgio ha fatto un pellegrinaggio prima nel vielgesungenes Deutschland.

Si ho letto nei giornali dell'incendio di La Plaza a Dublino. La notizia non mi ha molto commosso. Ma sembra che la signora Anna Livia non abbia fatto il suo dovere anche se i pompieri hanno fatto il loro. Molto fumo e poca acqua. Ma troveranno un altro edificio per continuare il loro nobile lavoro in favore degli ospedali dublinesi ed i poveri medici , le povere suore , i poveri ammalati ed i poveri preti consolatori di questi ultimi. Lascia ch'io pianga. È bravo , cavallo !

Ed a proposito di preti se si abbuoni alla biblioteca costì domanda La Vita di Father Healy. Lo conobbi e credo che abbia battezzato uno od una della mia famiglia. Era il parroco di Little Bray , frequentava molto la corte del vicere ed era un uomo molto spiritoso.

L'angelo che regola le stagioni ha dimenticato che siamo alla vigilia del mese di maggio perchè ci serve ogni giorno un tempo freddo , umido ed uggioso.

Mi parli di due mascalzoni che visitano il tuo bungalow. Sono forse i

ladri che tentavano tempo fa di penetrare nel bungalow per rubare i tesori d'arti , coffani di pezzi d'oro e stoffe preziosissime che senza dubbio contiene. Ci sono ancora idealisti , a quanto pare , in questo mondo cinico e spavaldo e lo sciopero dei trams ecc entra nella sua nona settimana. Che fortuna per i calzolai. Non tutto il male viene per nuocere.

Dai calzolai al cuiro n'è solo un passo. Ecco perchè ti communico il fatto che la signora Bailly è andata anche a Bray o vicino a Bray. Leggo che il consiglio municipale fa construire molte nuove case. Perbacco , si capisce !

Noi siamo abbastanza bene e speriamo che la tua salute va migliorandosi. Non cedere a momenti di malinconia. Un bel di tutto si cambierà per te. E più presto di quello che non credi.

Dunque secondo te Curran è sparito. Forse si è semplicamente nascosto dietro un cespuglio. Ed hai preso il tè colla signorina Costello. Molto bene. Questo nome sembra italiano ma non lo è affatto. È una corruzione , credo , di due parole irlandesi che significano : bel piede.

Facci sapere se hai bisogna di qualche cosa , voglio dire , vestiti ecc per la stagione ventura. Il poeta Byron scrisse questi due verse a proposito :

'The English winter ending in July

To recommence in August.'

Aspettiamo sempre le tue lettere e pensiamo molto di te，sperando sempre che il tuo soggiorno costì ti faccia del bene.

Salutami la tua cugina Boschenka che mi ha scritto un paio di volte e che ringrazio. Ti abbraccio

BABBO

P.S. Un certo Ulisse un dì seduto sul lido dell’isola della ninfa Calipso scrisse colla sua mazza nella rena. Mi domando se tu non abbi scritto qualle cartoline con un ombrellino giapponese imbevuto dell’acqua azzurra del golfo di Neonapoli. Ad ogni modi eccoti tre per le tue due. E bene che gli angeli ti portino questo messaggio poiche angelo in greco significa messaggero.

B.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卢恰：

再附寄2英镑。希望你已经收到那几卷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我看来，《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是世界文学中的最优秀的短篇。我一度非常喜欢《主与仆》，尽管里面掺杂了一点宣传意味。

尽管鸡蛋是复活节的传统食品，希望你吃鸡蛋还是悠着点。海伦来过一封信。似乎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麻烦。他们自然没有什么过错，但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梦想的乐土。两个小小的细节或许会使你开心。乔治已经留起胡子来了，你给他的信使他首先到颇为人赞颂的德国去朝圣。

是的，我从报纸上看到了都柏林广场大楼失火的消息。这则消息并没使我感到极大的不安。我看就是消防队员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安娜·莉维亚夫人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烟太多，水太少，但为了都柏林医院，为了可怜的医生、可怜的护士、可怜的病人，以及可怜的牧师，即最后这些人的安抚者们的利益，他们将会另找一个建筑物继续他们的崇高工作。让我们哭吧。也为赛马而喝彩吧！谈到牧师，你要是向那里的图书馆提供赞助，要一本《希利神甫传》。我认识他，他好像为我家的一儿或者一女举行过洗礼。他是小布雷的教区牧师，曾经常出入于总督府，也是一个谈吐极为风趣的人。

掌管四季的天使忘记了现在已快到5月了，每天还给我们的是寒冷、潮湿、阴霾的天气。

你说有两个地痞光顾过你的平房。他们可能就是前些时候企图入室行窃的那些盗贼，想偷平房里肯定保存的那些艺术珍藏、整盒整盒的金币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在这个乖戾粗野的世界上，显然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电车司机罢工等等已进入了第9个星期。鞋匠们多走运啊。有弊必定有利。

鞋匠与皮革之间只有一步之差。我之所以告知你贝利夫人也去了布雷或者布雷一带就是这个缘故。我从报纸上看到市政会要修建许多新房屋。天哪，这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都挺好，希望你正在恢复健康。心情千万不要忧郁。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转起来的，也许比你想象的要快。

据你说，柯伦失踪了。或许他只是藏在哪个树林子里。你和科斯特洛小姐已经一起喝过茶。很好。这个名字有点像意大利词，但根本不是。我想是两个爱尔兰词的讹误，意为：漂亮的脚丫子。

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们，比如换季的衣服之类。诗人拜伦有两句贴切的诗：

‘英冬七月完，

八月又复还。’

我们总是盼望你的来信，也非常想念你，总希望你呆在那里会有好处。

代我向你的表妹波申卡致意，她给我写过几封信，向她表示感谢，拥抱你

爸

又及：某一个尤利西斯，有一天坐在卡吕普索仙女岛的海滩上，用她的拐杖在沙子上写字。我不知道你在写这些贺年卡时，是否有一把日本小阳伞浸在新那不勒斯海湾的蓝色海水里。总之，这里有三个，换你的两个。好在天使将把这封信带给你，因为在希腊文里天使就是信使。

爸”

【注释完】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35年5月1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不知道这封信的字迹是否会十分清楚。今天上午在街上就发现自己的视力非常模糊。最近有一天改了6个来小时的校样，显然犯了个错误，因为我不想总劳累乔拉斯夫妇。

先谈琐事。我不可能，或者更确切地说，莱昂［不可能］从那个荷兰出版商那里得到一个子儿，他们欠我和卢恰40000法郎，再加上那个美国出版商似乎也欠我10000或15000册书的版税，他没有寄来的意思。至于为美国版《尤利西斯》画的插图，将永远属于你。阿门。假如这些插图署名的是L. J. 而不是H. M. ，人们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说法了。我只是非常痛心地意识到卢恰没有什么希望，但这还不至于使我美丑不分。和平时一样，我总是一个少数派。如果我跟人说：50年来世界上还没有听到沙利文这样的男高音，或者说俄罗斯男低音托波罗热兹使夏里亚宾听上去在打低级口哨，或者说一个英国圣公会的令人生厌的无名小牧师后来居然成了那个独家正宗教会的头面人物，他的散文在英国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人们只好不声不响地听着。这些名字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可是当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间后，他们无疑会拍着自己的额头叹气。

再大致谈谈男低音，特别谈谈我的儿子。4个月前我们才听说他去了美国。他在那里已有1年了。他现在拄着丁字形拐杖。他在电台为那些对古老可怜的爱尔兰情有独钟的本地人演唱过两次，这些人坚持说，如果他要讨得他们的欢心，就必须把那些不爱好音乐的欧洲国家的事统统忘掉，为他们充满柔情地演唱《亲爱的妈妈》和《一点点天堂》。他总共赚了35美元。这个数目，在法国南部任何一个城镇一次演唱就可以赚到，哪怕听众都是些浑身蒜臭的人，跟科文特加登皇家歌剧院里的二转子不一样，可大都会人对于音乐可真是一窍不通。我给他寄了大量的乐曲。毫无用处。他们坚持认为，一个来自绿色岛国爱尔兰的人，就应该演唱古典咏叹调《胡言》。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莱昂说你昨晚好心打电话给他询问我的情况。我睡得很死，吃得很香，大家都说我une mine superbe。但是，要是他们能看见我的内心深处，说法就会不同了。我觉得自己像头天灵盖上挨了四响锤的动物。但在给孩子们和女婿的信中仍强打精神，拿出责无旁贷的口气。

至于卢恰，从你的信中我无法确定你是否喜欢过她。这是惟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她没有去那儿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所以请不要误认为我们家族的人（当然不是指乔治和卢恰）和我同姓或者长相和声音像我就跟我十分近似。Non，merci！1931年我在伦敦时，曾每周给我那蠢兄弟的傻儿子工钱，让他帮我整理笔记，以便让他了解该书的内容（顺便问一下，该书的内容是什么呀？），也给了他一本通称为《考查》的论文集。他那漂亮的、心灵单纯的爱尔兰继母，黑人见了她的脸也要仓皇逃窜。她竟然把书给扔进了火里，并禁止他和我来往。卢恰看望过他们之后，竟没有一个人给我们写过信。她也拜访过我的堂妹，她来这里鉴定猫时，认为不值得给我们打电话，也不值得来看望我们。也许这位轻佻的“女士”叫我给激怒了，因为去年在这里，有一次在出租汽车上她对我表白爱情（当然是假惺惺的），我的反应十分冷淡。她是忘了还是不知道在这个邪恶的都市里，酒、女人和智力都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自卢恰到过爱尔兰以来，除了发电报要钱，我们没有收到我妹妹的任何信息，仅仅从一家旅馆捎来过几句话。据巴津说，她的女儿个个都是电影上的那种绝色佳人，如今也都舞弄起笔墨来了。我的朋友柯伦倒是信如雪片般飞来，然而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我妻子的，也就是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一个这种变节分子的妻子。这些信都没有得到答复，因为我妻子发过誓，每7年才写一封信。不过由于信里有个建议：要带卢恰去看一位在美国学过精神分析的医生，我立即发电报回绝了。

我费了多少唇舌才说服妻子给卢恰写了信，这样一来现在收到的信都是写给我们两个的了。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在我为卢恰脱离了巴黎尤其是伦敦的危险而高兴之时，每次的门铃声都使我像触电似的心惊肉跳，因为我真不知道送信的或送电报的会带来什么消息。如果有什么不幸，一切罪责都会落到我的头上。

也许我认为你有怀疑卢恰的话的意思，这种想法失之草率。我这不又成了少数派的意见，因为别人都显然认为卢恰疯了。她的行为常常像个傻瓜，但头脑清楚严厉犹如闪电。她是一个讲自己独特的缩略语的怪人。我听得懂或者绝大部分都听得懂。去伦敦之前，她向我谈起过你，也谈到了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她想通过自己在尊贵的您和这里写信的这个放荡的人之间建立起最后的联系。此后，她抱着同样的愿望去了爱尔兰。无论她跟你的联系取得了什么成果，在那里她是不会干什么的。她的眼睛对我来说是那么的熟悉，由于这双眼睛她将受到人们的关注！莱昂一直担心她在爱尔兰做出些什么有损于我的名誉的行为。而我妻子本身的价值也许等于两个孩子加在一起再乘以三，她认为这是我一直惶恐不安的主要原因。就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

过去只要她在身边，我总觉得我可以控制她——也可以控制我自己。而且事实上我也能办到。但如今虽有妻子忠实可靠的支持，有莱昂及这里其他一些人的忠诚的友谊，再别说你的耐心和同情了，但我却不时地感到内心有的只是愤恨和绝望，也就是一个瞎子的愤恨和绝望。

我不会蠢到杜撰这一切的地步。然而我再也控制不了事态了。听周围的人议论说，我现在而且一直对孩子们的影响恶劣。可是他们摆脱了我恶劣的影响又在干些什么呢？另一方面，就是我诚心让他们回来又能怎么样呢？巴黎和我一样，是一个傲慢的废墟，也可以算是一个堕落的浪荡子。每次我打开收音机都能听到某个英国政治家在咕哝一些废话，要不

就是他的德国远亲像疯子一样大喊大叫。大概爱尔兰和美国还算是安全地带。也可能只有这里的煤气才正常供应。好啦，就这样吧。不过我的纹章下面的铭言是：Mors aut honorabilis vita.

除此而外，我儿子的那位美国佬医生让他做喉部手术。那位坚韧不拔的出版商约翰·艾伦先生去年10月就着手印《尤利西斯》，而今还在忙书名页呢。

写到这里那位姑娘送来了两封信，一封是贝利先生来的，他的妻子也去了布雷，另一封是卢恰来的，这封信我迟迟不敢启封。如果能等上出租车——因为今天是社会主义者的假日——我想把两封信送到莱昂那里去，然而，彼得大帝的后代可能正在八方踅摸，四处抢掠呢。如果卢恰的信中有什么重要东西，我会在后面附一笔的。

现在我的眼睛三倍地困倦，写这封信时泪珠成了句号。

下次如果要给我写信，请告诉我你是否喜欢过卢恰。她说要把你给她的一封信寄给我，当然由于精神不集中就忘记了，没有夹进去。她可能疯了，所有的医生都这么说，但我不愿你用我的亲戚、妹妹或者其他人同样的口气提她。如果这样提她，发疯的就是我了。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约翰·豪利：

1935年7月29日

戈尔韦大学学院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亲爱的先生：

我的姨父迈克尔·希利先生要我把有关我的小书《一分钱一只的果子》（1932年巴黎出版）的手稿摹本的简介寄给您。我能把此稿奉献给贵馆和阁下惠存，欣喜之至。另外两家欧洲的图书馆，即此地的国家图书馆和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也予以收藏。但我之所以奉献贵馆一册，不仅是因为花体首写字母的设计是贵市的一个外孙女，本诗的作者又拥有贵市的姓氏中的一个，而且还为了对希利先生多年的感情略表谢意。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乔治·乔伊斯

1935年10月28日

卡斯托尔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Caro Giorgio：Tuo nonno，quando gli si narrava un incontro come quello tuo coll’impiegato della. N. B. C. ，soleva pensare alle lagrime sparse nel grigiore dell’oliveto di Getsemani. Ma perchè proprio due persone eleganti come tu e la mia nuora vi ostinate a voler entrare nel palazzo del canto per la scala di servizio non mi è molto chiaro.

E non mi è molto chiaro come e cosa e quando devo scrivere. Secondo te a macchina o forse in istampato. Secondo Helen in inglese o forse in americano. Secondo mamma poco importa giacchè scrivo sempre ‘all the wrong things’.

Aiutami dunque，O Musa，nitidissima Calligraphia！

Forbisci la forma e lo stil e frena lo stilo ribelle！

Mesci il limpido suon e distilla il liquido senso

E sulla rena riarsa，deh！，scuoti lungo il ramo！

Ho sentito una diffusione della Forza del Destino con Pinza. Non c’è male，lui，voglio dire. Insomma al di sopra della media. La musica sarebbe ideale per un numero di prestidigitatore ［sic］ o piuttosto di orsacchiotti danzanti. Ho visto una pellicola irlandese Lily of Killarney basata sull’opera. Sta a sentire. L’azione si svolge nel 1828. Ebbene i personaggi fumano sigarette，telefonano （in piena campagna irlandese）cantano Father O’Flynn （composta 60 anni più tardi da Villiers Stanford）il tenore canta la musica del baritono，i gendarmi sono vestiti alla foggia delle nuove guardie irlandesi. Roba da chiodi！

Quei due Zukovich （？） e l’altro mi propongono Laughton per Ulisse se approvo. Mi sembra troppo ‘ariano’. Andrò a vedere Arliss che fu，dicono，un buon Disraeli. E la tua voce che fa？E Stevie come sta. Di a Helen che siamo contenti ch’ella sta bene di nuovo e suo padre pure. Tante belle cose a tutti quanti. Ti abbraccio

BABBO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乔治：

当有人告诉你的祖父你同美国广播公司的官员那样的会面时，他老人家就常常想起那些洒在客西马尼橄榄园里的眼泪。不过像你和我儿媳妇这样两位高雅的人士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服务员楼梯进入歌唱的殿堂，真使我不甚了然。

而且应当如何给你写信，写些什么，何时写，写多长，也令我迷惑不解。按你的意见要用打字机打出来或者印出来。按照海伦的意见，得用英语或美语来写。按照妈妈的意思，那就无所谓了，因为我总是写‘一切错误的东西’。

哦，缪斯，赋予我，瑰丽的笔法！

提供我形式风格，约束这不羁之笔！

倾吐那些清晰声音，提炼那流动的感受。

在那焦灼的沙地上，展开你的树枝！

我同平扎一起听过广播《命运的力量》。很棒，我指的是他。总的来说，超出平均水平。那音乐对于一个魔术师或者对于起舞的小熊来说可能很理想。我在伦敦看过一部根据歌剧改编的爱尔兰电影《吉拉尼的百合》。听。情节发生在1828年。嘿，人物抽的是香烟，打的是电话（在爱尔兰乡村的中心），唱的是《神父奥弗林》（韦利厄斯·斯坦福在60年之后才创作的），男高音唱的是男中音的角色，而警察的穿着仿照的是新爱尔兰卫队的服式。真是乌七八糟！

这两个朱科维奇（？）和另外那个人在推荐劳顿扮演《尤利西斯》中的角色，如果我认为可以的话。在我看来，他似乎未免‘雅利安’气太十足了。我要见见阿里斯，他们说他是个挺好的迪斯累里。你的嗓音怎样？斯蒂维怎样？告诉海伦：她身体好了，我们都很高兴，她父亲也同样高

兴。祝大家好。拥抱你。

爸”

【注释完】

致阿尔弗雷德·伯根

1935年12月21日

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部）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亲爱的伯根先生：

我希望你收到此信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因为远隔千里，我不可能干杯预祝我们俩吉星高照，也许随信附上的东西可以解决这一难题。时世如此疯狂，这大概就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

我以为，除了你同德万先生外，我父亲的朋友现在都已不在人世了。如你能见到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你会看到，我已经更换了此地的地址。我在忙着为我的祖先们的肖像装新的相框。这些可敬的人要看欧洲的不少地方，他们对视着，好像在问：下次去哪儿？

我希望你圣诞节将会过得愉快，并且像我要做的一样为过去的时光举杯。祝你身体健康，来年万事如意。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哈丽雅特·肖·韦弗

1936年6月9日

不列颠博物馆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亲爱的韦弗小姐：

我的兄弟被逐出意大利，定于本月16日到达此地，不知带不带他的妻子和斗牛狗。我的儿子不得不在床上或沙发上呆四五个月。我的女儿在一家疯人院，我听说她从院子里的一棵树上掉了下来。我得立即支付下列账单：

韦尔蒂大夫（外科医生）6000

加尼耶大夫（助手）1000

福西特大夫（方丹大夫的助手）500

罗西大夫（爱斯兰斯基大夫的临时代理）1000

戴尔玛大夫（疯人院主管）2700＝一个月的伙食及两次血液酒精浓度测试）

我已经给美国医院支付了费用，也付了为我做手术的外科医生博恩大夫的手术费。

我之所以必须给韦尔蒂大夫、加尼耶大夫付费，而且已经给为我儿子做手术的阿涅尔的诊所付了2000法郎，是因为我儿子要我这样做。

我还给阿加扎里安教授支付了1700法郎。

支付了这些费用之后，仍未偿付的就只剩爱斯兰斯基大夫的账单和拖欠

的麦克唐纳大夫数目不清的账款了。

我相信我可以支付我女儿字母表的大部分出版费用。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要她相信她是个塞尚，而是让她明白她在上面提到的那个精神病院过她29岁的生日时，她可能有理由相信她的过去并不是一败涂地。我之所以千方百计要找到一个治疗她的病情的办法（就像我的眼睛一样办法随时都有可能找到），是因为她可能会认为给她留下的未来不会是一片渺茫。我心里清楚，每个人都责怪我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惜牺牲重金，其实完全可以把她锁在一家廉价的精神病院里了其余生，这样做既省钱又清静。

只要她的康复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这样做，也不会因她沦为这样一个人类已知而医学上尚且不明的疑难病症的受害者时所犯的过错而责备她或者惩罚她。而我设想，如果你处在她的境地，而且有她那样的感受，你也许会觉得还有希望，如果你感到你既没有被人遗弃也没被人遗忘的话。

某种神秘的疾病一直在不知不觉地爬到我的两个孩子身上（大夫们倾向于把此病归咎于我们战时在瑞士的住所）。如果他们两个不能成功地为自己做些什么，只能怪病，不能怪他们。他们两人中我女儿的病情严重得多，不过我的儿子情况又是那样（他常常连桌子上的茶杯也拿不起来，就更难控制他的声带了），他是怎样能在美国像他对付自己的声音那样生活，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莱昂说我应当写这封信。非常正确。我是这样认为的。他不希望叫人指责，说他是我这种经济自杀行为的一个漠不关心的参与者。我乐意写这封信，正如你会乐意读它一样。

几年来，他一直坚持要我给在英国的委托人写封信说明情况，以请求他

阁下允许我——大家都知道我花钱大手大脚——把托付给他用于子女教育的钱提取一些。我从未跟他谋过面，也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不晓得他与我的两个孩子有何干系，况且我也不情愿以白纸黑字就此事给他写信。虽然他可能很愚钝，但他完全有理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需要这笔钱教育年已31岁并且身为一个4岁半儿子的父亲乔治和29岁的卢恰。

如果你为了我毁了你自己（这种可能性似乎很大），那么要是我为我女儿毁了我自己，你为什么会责备我呢？如果别人玩忽大意却美其名曰小心谨慎，让她陷入那精神失常的深渊，那么多少钱多少饮食对她会有什么用处呢？责备大夫也无济于事。

我讨厌写这种信。因此我几乎在绝望中半途停笔。然而既然得给这些大夫们付款，那就得有人写。顺致最亲切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肖恩·奥法莱恩

1936年7月16日

埃尔曼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亲爱的先生：

一只独鸟——一只可爱的灰色燕雀现在在一只笼子里——昨天早上通过一扇敞开的窗户飞进了我们的房子。或许，它受了惊吓，想躲避当时在本市上空飞行的一队飞机；也许它来自威克洛，想提醒我尚未禀告惠赠的大作已经收到。现在我正式告知书已收到，十分感谢。

不过恐怕我真的帮不了您什么忙。我从来不给任何期刊或杂志写东西。多年以来，也未曾读过任何语种的小说，所以我的见解一文不值。我有时买书是因为〔我〕认识作者。尽管如此，下月去度假时，我会把大作随身带上。

惠寄大作，盛意可感。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斯蒂芬·乔伊斯

1936年8月10日

斯蒂芬·乔伊斯藏稿

滨海维莱

我亲爱的斯蒂维：

几天前，我给你寄了一只装满糖果的小猫，不过，或许你并不知道博让西的猫的故事。

博让西是法国最长的河——卢瓦尔河岸边一个古老的小市镇。这也是一条很宽的河，至少在法国如此。博让西，这条河很宽，如果你想走到对岸，你至少要走一千步。

很久以前，博让西人要想过河，只能乘船，因为当时没有桥。他们自己修不了桥，花钱雇别人修也办不到。那该怎么办？

一个总是读报的魔鬼得知他们的惨境，就穿上盛装，来拜访博让西的市长大人，此公大名为艾尔弗雷德·伯恩先生。这位大人也讲究穿着。他身穿一件大红袍，脖子上总是挂着一条很大的金项链。甚至在床上熟睡

时，他也用膝盖顶住嘴。

那魔鬼告诉市长大人他在报纸上读到的消息，并说他能为博让西人建座桥，使他们随时都能过河。魔鬼说他能在一夜之间建起一座举世无双的桥。市长问他建桥要多少钱，魔鬼说他不要钱，只要第一个过桥的人。市长答应了。

夜幕降临，博让西居民都上床睡了。清晨来临，他们把头伸出窗外一望，立刻叫起来。哦，卢瓦尔，多好的桥呀！因为他们看到一座美观坚固的桥横跨在宽阔的河面上。

所有的人都奔向桥头，往对面张望，桥的另一头站的是那个魔鬼，他正等着第一个过桥的人呐。但因为害怕魔鬼，没人敢过。

这时，一阵号响——这表示要人们安静。市长艾尔弗雷德·伯恩先生出现了，身上穿着大红袍，脖子上挂着重金链。他一手提着一桶水，另一侧腋下夹着一只猫。

魔鬼看见市长在桥的另一头就停止跳舞，举起他那长长的望远镜。大家都在交头接耳，那猫抬头望着市长，因为在博让西镇猫是可以看市长的。当他看厌了（因为就是猫也会把市长看腻味的），他就开始玩弄起市长的重金项链来。

市长来到桥头，男人们人人屏住气，女人们个个闭上嘴。市长把猫放下来搁在桥上，转念之间，哗！他把满满一桶水都泼在桥上。这时，猫进退两难，便立刻下定决心，耳朵向后抿着飞身跑过了桥，冲进了魔鬼的怀抱。

那魔鬼气得像着了魔一样。

他向桥对面喊道：Messieurs les Balgentiens，vous n’êtes pas de belles gens du tout！Vous n’êtes que des chats！接着他又对猫说：Viens ici，mon petit chat！Tu as peur，mon petit chor-chat？Tu as froid，mon pau petit chou-chat？Viens ici，le diable t’emporte！On va se chauffer tous les deux.

于是他带着猫走了。

从此以后，那镇上的人就被叫做“博让西的猫”。

但桥至今还在，孩子们在上面步行、乘车、玩耍。

我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爷爷

又及：那魔鬼大多数时候都说一种自己的语言叫“花言巧语”，这是他在生活的过程中自个儿琢磨出来的，但当他非常生气时他能把那蹩脚的法语讲得非常地道，尽管有些听过他讲法语的人说：他有一口很浓的都柏林口音。

致约翰·沙利文（明信片）

1936年8月26日

得克萨斯大学藏稿

丹麦，埃尔西诺

从安布鲁瓦兹·托马斯获得灵感的地方向你致意。

詹姆斯·乔伊斯

致阿尔弗雷德·伯根

1937年5月25日

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部）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亲爱的伯根先生：

从你那儿听到我们的老朋友德万先生的噩耗，十分悲痛。就在上星期三，我才把他的名字交给了一个美国青年作家，赫伯特·戈尔曼，他正在为我写传记，现在已去了都柏林。我告诉他去拜访你和德万先生，因为我认为能记得我们一起唱歌的那些美好的夜晚的人中，就只剩下你们二位了。德万先生的歌是：“哦，小伙子们，我说，你们躲着姑娘们。”这话的寓意我置若罔闻。我认为德万先生也不大理会它。他过去常弹《乡村骑士》的间奏曲——他自己改编过的。如果他专门学习过，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因为他弹琴的指法很流畅。他那时一听到我父亲讲俏皮话，先是尖叫一声，然后就笑得前仰后合。他年轻时肯定很英俊，风度翩翩。《尤利西斯》中的鲍威尔先生便以他为原型。他也被写进了《都柏林人》。遗憾的是我的那个朋友（此人现在住在皇家爱尔兰饭店，离你很近），未能遇到德万先生，跟他交谈。德万先生跟许多都柏林文人都有书信来往。许多信写得挺不错，其中的一两封非常之好，但它们从来对我本人没有多大意义，现在意思就更小了。

上帝才知道你能不能在我的荒唐的传说中找出凯尔斯·麦卡恩的故事来。这是我祖上的一个了不起的故事。我肯定，如果他们在阴间拿到一本《变迁》，他一定会这样评价：“哈，他没法子讲得像我过去讲的那样，那才是五分之一呢！”

希望你身体安康，顺致友好的祝福，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C·P·柯伦

1937年7月14日

柯伦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亲爱的柯伦：

不要被这封血红的信和信封上法朗士〔的〕五颗头吓坏了。我的笔充的是血，因为改正《进行中的作品》的第一和第三部的校样非常复杂，我不得不重温旧习，使用起带色的墨水和铅笔来，邮票是为了帮助失业的知识分子的。其实，我是独自一人压榨葡萄的，尽管柯伦家中有一位与我在一起，由于今天是圣巴士底节，我准备派给你十二位使徒，个个都叫圣帕特里克，而且每人身揣一瓶。上乘的教皇的葡萄酒要比据说容易上头的西班牙麦芽酒眼下更适合运过绿色的海洋。

我非常高兴收到你好心寄来的礼物，可日期为什么是1935？几年来我一直在设法搞到任何E. H. 的哑剧剧本。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找到一本的。特别是《可怕的土耳其人》。我父亲的老友R·J·桑顿（“汤姆·克南”）过去常给我讲朱利尼小时候在沙丘浅滩放大风筝的事。几年之后他疯了。即使作为一名男高音，都柏林人也将他摆到马里奥之前。塞尔斯卡尔·冈恩（没有字母“e”）曾常常跟我们一起去歌剧院听沙利文演唱。他是迈克尔·冈恩的儿子。弟弟詹姆斯是我父亲的好友，他们过去经常在剧院昏暗的后台听蒂金斯和特雷贝里彩排。他告诉我，他妹妹海蒂使他注意到在

《进行中的作品》中多次暗射他的父亲和母亲（“贝茜·萨德罗”）。

戈尔曼和戈尔曼夫人几天前和我共进了晚餐。自从他回来，我还没见过他呢。我问他，有人提到过沙利文没有。没有。歌剧呢。没有。歌唱呢。一个字都没有。呜呼。

他说他在爱尔兰过得很痛快，但在克朗格维斯好像口令是“噢，可别提他的名字”。这对你来说的确太谨小慎微了。然而，就像驼背男子对他儿子讲的那样，我让你自己决定。

说到克朗格维斯，康米老爹曾常说我的家信就像购物单一样。Sono sempre quello.我要给你再寄2英镑10先令，我想让你把这笔钱花完，购买可以买到的由弗伦奇、阿什克罗夫特、惠特利和武斯登演唱的所有歌曲。这2英镑花完后告诉我，我再汇一些。不久我会喜欢这些人的。我知道他们大多数人，不过可能的话，我想要他们低声调的演唱。谁是瓦尔·武斯登？我有时看到此人的名字。孙子吗？我记得那老头儿。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他正庄严地走进商店大街外的囚车。他留着白花花的长胡子，体现了那种宿醉的智慧。

还有，我花多少钱可以买到去年的《都柏林人名地址录》和《名人录》。如果从这里订购的话，他们会收我全费的，就像老凯西过去常说的那样，这很荒唐。

一些最近看到卢恰的医生和人们都说她比两年半以前好多了。让一个姑娘经受如此可怕的磨难，真是太残忍了！我今天本来安排她坐车去兜风，可天下起了倾盆大雨！Pas de chance！26号是她的生日。请你给她寄封信（不是礼物，海关检查太复杂了）。塞纳河畔伊弗里区马利亚街23号圣戴尔马大夫家。知道人们还记着她，她会很高兴的。我的意思是你和柯伦夫人只说一句话。Merci d’avance.

我在看歌剧——芭蕾舞时，在走廊里碰到了吉莱，只一会儿工夫，英国人腐朽，没有好处。他想交谈交谈，可是我没有时间。他很满意他的这次逗留，还说：我还看到了总统。他那演唱歌剧的脸（他本来是个男低音歌手，受过舞台训练）流露出焦躁不安的神情，说完他的台词，他便消失到夜色中去了。

钱另封寄上。你什么时候来巴拿姆？如果可能，我想知道准确日期。我想见你。我希望柯伦夫人及柯伦小姐身体健康。也希望你贵体安康。

向A. L. P. 致以如雨的问候。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戴卫·弗莱施曼

1937年8月8日

弗莱施曼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亲爱的戴卫：

如果你母亲从纽约得到更加令人宽慰的消息，如果你能在由imber serotinus降了温的酷热中腾出晚上一个小时帮我一点忙，我会不胜感谢。

我已挂号寄给你一本书，你肯定小时候就读过，也许还不止一次。我需要知道有关此书的内容。我从来没有读过它，也没有叫人念给我听，我做的这一切都太费时间了。也许你浏览一遍就会重新回忆起来，然后把大概情节口述给你母亲（我希望她会给我买一扎新色带，让她的打字机

好使些），权当它是一本新书，故事情节你必须在书评中叙述一遍。然后，我要你在页边空白处用蓝铅笔标出有关情节的最重要的段落，用红铅笔划出可能会引起欧洲人特别注意的地方，不管是词还是对话。不要担心把书弄坏。这是一本廉价版本。如果你能很快将它寄回来，我会尽力使用与我现在手头的工作有关的材料。

先行致谢，不过倘若由于什么原因你不能这么做，那也不是什么大损失。

酷热难当。我希望你们大家，尤其是斯蒂维，躲开那个单调的老煤气表，太阳。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弗兰克·巴津

1937年9月9日

耶鲁大学藏稿

迪耶普大饭店

亲爱的巴津：

非常感谢。正是我想要的。已经用了不少。我父亲和一个女人的邂逅（我的书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在公园的那个地方进行的。我去英国领事馆跟那位官员一起查阅《劳埃德船舶年鉴1935》。没有那艘船的踪影。你能帮我查一下吗？另外，我想让你注意一下那个裁缝的教名。在你把那本作了标记的书寄回之前，我想问你一两个问题。书务必挂号寄给巴黎七区卡西米尔-佩里耶街27号的保尔·莱昂。

德弗罗的教名叫什么？还有斯图尔克的？

她名叫莉利亚还是莉莲？

阿彻（丹杰菲尔德），是爱尔兰人吗？

斯图尔克在哪一章梦见叫人认出来了？我想，既然他在半梦半醒中看见了那种行为，这一点就很好。

阿彻为什么回查伯里佐德自投罗网呢？

是的，我知道了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响声。但是蜘蛛说，坚持下去吧，布鲁斯。那本书叫什么来着？我该订绿的那份。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埃兹拉·庞德

1937年11月12日

拉赫维尔茨托管处

巴黎，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亲爱的庞德：

或许你现在已经收到了戴尔夫人的信。几天前我与她谈话时，她说她要给你写信。好像她只出版了普塞尔的22首奏鸣曲（如果那就是它们的名称的话）中的12首，目前她正在出其余的部分和巴托克的一些乐曲。她说要给你寄五六首。我应当最近哪天去看看她的出版社，我要提一下广播的事情。不过她自己肯定也想到这一点了吧！这是不是声乐而且为低音演唱所设？如果是，也许乔治就可以在电台演唱了。下星期二7点45

分乔治要到巴黎电台演唱。当然，开始他必须演唱他们选的曲目。我见到她时要对她谈及此事。她是一个富有的澳大利亚人，已经出版过许多库伯兰的乐曲。我努力使她对在奥伦治的旧罗马剧院上演《诺玛》（对这样的一所剧院来说，这是理想的歌剧）感兴趣，她的同胞玛乔里·劳伦斯〔（〕巴黎歌剧院的）领衔主演，沙利文饰演波里昂，卡杜奇（你可能在我家见过他）担任指挥。计划泡汤了，我想那个角色对劳伦斯女士太难，不管怎么样戴尔夫人又去了澳洲。也就只能那样了。

要是你希望我想办法对普塞尔和你本人做点别的事情，我将尽力而为。

你能给我一点关于格哈特·豪普特曼的情况吗？我小时候就在都柏林翻译（！）了他的《迈克尔·克莱默》，这个剧本我仍然推崇备至。或许他肯赏光为我在上面签个名——我指的是他出版成书的剧本，而不是某个美国买主偷偷摸摸，我想，从老镇上敬仰我的某个亲戚手里弄到的那种我出于好心而粗制滥造出来的本子。他是，或者曾经是你的邻居，我想你对我说过你认识他。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乔治和海伦·乔伊斯

1938年1月12日正午

卡斯托尔藏稿

巴黎

亲爱的乔治和海伦：

今天早晨收到你们从纽约发来的电报。得知你们身体很好，我们十分高兴，希望你们越洋顺利。报纸上没有报告有特别恶劣的天气。海伦，我

们希望你父亲有所好转，并逐渐康复，那样就没必要做手术了。不过你们的第一封信会给我们更详细的消息。我们希望有更好的消息，尽管今天的也不坏。

尼诺·弗兰克星期天跟我们一起吃饭。据他说卢森堡的人肯定喜欢听乔治的声音，也就是说，每个月都有一些广播演唱。所以乔治似乎已经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今天早晨给他们寄去了催询单，因为我现在仍等着唱片。卡洛勋爵昨天来过这儿，拿了些书让我签名。他收到了乔治的信。我把《纽约先驱报》给了他，请他转给英国广播公司的人，也给了杜兰蒂和卢森堡广播电台。乔拉斯夫人星期天回来了。乔拉斯先生还在苏黎世。但愿那里的冬天不太严寒。我没有多少消息。我很累，因为我总是工作到很晚，但在这封信寄走前，我回来时要加几句。我们要去医院看望贝克特。我给你们寄去两包报纸。

P. S. 2 p. m. Siamo tornati dall’ospedale. Oramai egli è fuori di pericolo. La stilettata era al di sopra del cuore. Questo è illeso，i polmoni anche ma c’è una perforazione della pleura，I’involucro circondante la pleura. La casa mia il giorno dopo la tua partenza era come la borsa，telefonate da ogni dove. Si saprà più di quest’affare quando sarà portato al tribunale. La polizia arrestò l’aggreditore ieri l’altro. La ferita non lascerà tracce pregiudiziali，dice il dott. Farvert che rimpiazza la Fontaine in quell’ospedale. Beckett l’ha scappata bella. Non avevo torto dunque d’allarmarmi quando appresi che aveva fatto una nottata fuori dell’albergo. Sua madre e suo fratello giunsero qui tre giorni fa col velivolo. Ho visto lui ma non lei. Insomma di quei due spromessi sposi ambedue，cioè ed Enzo e Lucia，sono ora all’ospedale. Buona fortuna costì Ti abbraccio

BABBO

【注释】

“又及：下午2点。我们从医院回来，他现在已脱离危险。伤口位于心脏上方；但未伤着心脏，也未伤着肺。可是肋膜刺穿了，即肋膜周围的组织层。家里在你们走后的那天就像股票交易所，到处都来电话。等上了法庭我们会知道更多的情况。警察前天逮捕了凶手。根据法尔韦特医生说，伤口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法尔韦特医生现在接替了方丹医生医院里的位置。贝克特真是死里逃生。听说他那天晚上不在旅馆我就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吃惊。他母亲和兄弟3天前乘飞机到达这里。他兄弟我已经见了，但还未见着他母亲。至于那两个未订婚的情人，即恩佐和卢恰，现在都在医院里。祝你们在那里交好运拥抱你们。

爸爸”

【注释完】

保尔·莱昂致弗兰克·巴津

（基本上由乔伊斯口授）

1938年1月29日？

巴津藏打字稿

巴黎

3年前的春末，J. J. 第二次去福格特后从苏黎世回来——视力或许略好一点。

听了沃尔皮的音乐会。沃尔皮在《威廉·退尔》中饰演阿诺德，人们议论

纷纷。沙利文称沃尔皮在演唱时把整个乐谱大约砍掉了一半，音调降了半个音。在《纽约先驱报》（巴黎版）上，他们的专职音乐评论家（路易·施奈德先生）对沃尔皮的这次演出推崇备至。沙利文立即给他写了封信，说要打个赌，让他和沃尔皮都按原谱任选一个音乐厅演唱阿诺德的唱段——施奈德先生是仲裁人——赢家将获得一册装帧精美的完整的原谱。当然，施奈德和沃尔皮均未回信（可能是因为施奈德已经写道：目前再也没有人能像沃尔皮那样演唱阿诺德的段落了）。

一周后——沙利文出演《纪尧姆·退尔》。靠过道的右边第五排，坐着您忠实的仆人，他旁边依次坐着J. J. 、莱昂夫人、J夫人——剧院的正厅前排的什么地方坐着某报的一位爱尔兰记者小姐，还有《新苏黎世报》的一位记者先生。

第一、第二幕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J. J. 十分兴奋。第三幕由于沙利文不出场，便在快餐部度过。

第四幕沙以极大的热情、真实的感情唱完咏叹调“世袭的家园”之后，掌声经久不息。J. J. 兴奋到了极点，喊道：“沙利文，好极了——劳里·沃尔皮，臭狗屎。”在座的听众（我相信这一天是星期五）十分吃惊，其中一个说道Il va un peu fort celui-là。

半小时之后：在和平咖啡馆。沙换了衣服后也来参加这次精彩的谈话。分手的时候，整个晚上一直跟J. J. 谈音乐手法的《新苏黎世报》记者说了下面几句话：

记者：能有这样一个愉快的夜晚十分感谢您。我跟我的报纸关系不错，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安排在那儿发表您的一两篇文章谈谈您的巴黎印象：

J. J. ：非常感谢，但我从不给报纸写东西。

记者：哦！我看您完全是个音乐评论家。

第二天文章见了报。J. J. 先生成功地做了一次手术后，从苏黎世回来就和朋友们一起去歌剧院听他的同胞沙演唱《威廉·退尔》。坐在一个包厢里。第四幕咏叹调之后，他取下眼镜，只听到他说“天哪我的视力恢复了”。

致费迪南德·普赖尔

1938年5月29日

布茨-约恩森藏稿

巴黎，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Bedste Herre：Jeg har modtaget Deres venlige Brev af 17de denne Maaned samt ved den uventede Gave ‘Danske in Parisi’. Bogen er yderst smukke og meget interessant for mig. Som de vistnok ved allerede er mit Fødselssted Dublin en norsk By og vi har haft et Danske komplette Hus i vor Hovedstad gennem flere Aarhundreder endog efter Klontarfsslaget. Vore Dublinerne ere temmelig naesevise og betragter også idag Danskerne og Normaendene blot som Barbarer，Klosterplynderer o. s. v.，men de ‘sorthårige Fremmede’（som vi naevner dem ‘Dubhgall’）have grundlaeggede den første Byencivilisation i den grønne ø.

Jeg har uheldigvis gjørt kun et korte Besøg i Danmark to eller tre Åre siden，når jeg var，som synger min Ven Kai Friss Møller ‘i Lysets

Land kun seldvinbuden Gaest’. Tvivlets vilde De finde mit ‘Dansk’ lidt traettende og måske umulig at forstå. Jeg beder om Onskyld. Jeg kjender Sproget，men har i alle Tilfaelde intet Øvelse deri her i Paris. Modtag de hjaerteligste Hilsener og med aerbødigste Tak end al mere for Deres Godhed jeg har den Aere at tegne mig Deres hengivne

JAMES JOYCE

【注释】

丹麦文：

“亲爱的先生：

本月17日惠函收悉，一起还有那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巴黎的丹麦人》。这本书非常漂亮，我很感兴趣。或许你知道我的出生地都柏林是一个挪威城市。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首都一直有一座地道的丹麦式房子，也就是说，自从克朗塔夫大战之后。我们都柏林人相当无礼，甚至到现在他们还认为丹麦人和挪威人只不过是野蛮人、修道院抢劫者等等。但是这些‘黑头发的外国人’（我们叫他们‘都市寄生虫’）在这个绿色岛屿上建立了第一个城市文明。不幸的是，我两三年前只对丹麦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那正如我的朋友卡伊·弗里斯·莫勒所唱的那样，我只是‘一个光明之邦的不速之客’。毫无疑问，你会发现我的‘丹麦语’有点累人，或许不可能看懂。请原谅。我懂这种语言，但在巴黎这里没有运用过它。请接受我诚挚的问候和我对你一片盛情的感谢。我十分荣幸地签上我的名字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费迪南德·普赖尔

1938年5月30日

布茨-约恩森藏稿

巴黎

P. S. Jeg har skrevet så hurtig igår iaftes at jeg har glemt at sige at jeg har bedt Fru Jolas at hun skulde sende Dem en Exemplar af transition（det toogtyvende jeg tro）hvori findes et Kapitel af min nuvaerende. Vaerk（Helten er en Vikingkjaempe），hertil naevnte ‘Work in Progress’ fordi det indeholder den viderunderlige Eventyr af Skraederen fra Dublin og Sømanden fra Norge. Men Fanden alene ved hvis De vilde kunne forstå hvad Fortaellingen mener eller overhovedet hvad betyder dette hele Ordspindelvaev！

Engang igien mange Tak

J. J.

【注释】

丹麦文：

“又及：我昨晚匆匆忙忙写完这封信，忘记告诉你我请乔拉斯夫人给你寄一本《变迁》（我想是第22期），里面有我现在写的书的一章（主人公是个大海盗）。直至目前题目是《进行中的作品》，因为书中写的是一个都柏林的裁缝和一个挪威的水手的奇异故事。但鬼知道你是否能理解这个故事的含义和这一整套字网的意思。

再次致谢

J. J. ”

【注释完】

致丹尼尔·布罗迪

1938年6月16日布鲁姆日

布罗迪藏稿

巴黎

亲爱的布罗迪先生：

非常感谢你在你永不忘记的这一天的良好祝愿。我夜以继日写的书将由费伯与费伯公司（伦敦）和维京出版社（纽约）出版。得知你平安健康，十分高兴。也很高兴在周年纪念信中告诉你，昨天晚上法国外交部的一位朋友来电话说已允许H·布罗克进入法国并用电报通知了维也纳的法国总领事馆。我正试图把另外两个人弄到美国去，但愿能成功。

祝布罗迪太太和你本人万事如意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莉维亚·斯韦沃

1938-1939〔1939年1月1日〕

得克萨斯大学藏稿

巴黎

Gentile Signora：Finalmente ho finito di finire il mio libro. Sono già tre lustri che pettino e ripettino la chioma di Anna Livia. E ora che s'avanzi alla ribalta. Spero che Berenice intercederà per la sua piccola consorella affinchè trovi in questo vasto mondo，per la grazia delle dee，'almeno un Deo Gratias qualunque'.

Buon Natale e Buon Anno a Lei ed ai Suoi

JAMES JOYCE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夫人：

我终于写完了这本书。15年来我把安娜·莉维亚的头发梳了又梳。现在该她登台了。我希望贝丽奈西能为她妹妹求情，让她发现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谢天谢地，'至少有一个蒙上帝保佑的孤独者。'

祝您和家人圣诞快乐新年愉快。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卡洛子爵（快信）

1939年1月28日

耶鲁大学藏稿

巴黎，七区，埃德蒙瓦朗坦街7号

亲爱的卡洛勋爵：

下周星期四上午您肯定会到达巴黎，不知是否愿意当天晚上在此与我共度圣烛节？如果您能来，而且能携夫人同来，我的儿媳妇要举办一次宴会庆贺我的书的出版，她让我告知非常欢迎您二位光临。今年是在我儿子的住所巴黎十六区的谢费尔别墅17号举行。

还有一点。我的书将在星期三以航空快递寄来。但不幸的是这种包裹的投递从无定准，因为它们过海关要交一点象征性的税。当然，海关人员并不知道我正在等那倒霉的包裹。也许人眼巴巴地等了一天眼看着没有希望了，它却在最后一刻来了，即便如此，也为时已晚，因为我不能让女儿（她住在巴黎郊外）当天下午就见到它；或者，它可能刚好在2号之后的那个早晨到达，那样的话，我恨不得把它扔出窗外去。总之，我希望就在那天早晨肯定收到。这一点是在您刚放下电话时我才想起来的。当然，我决无干扰您的计划之意，不过照您说的那样它们似乎符合我的心意。

如果您尚未到达法国或者尚未登上飞机，您也许可以给费伯与费伯公司打个电话，书的负责人是德·拉马尔先生，书将在星期一从格拉斯哥的印刷商或装订商那儿寄来。不管怎么样，您若能发个电报将会释我悬念。

我仍然感到疲惫不堪，但我尽力在星期四能有所好转。可是我怕今年的生日宴会上再跳那种跟大踢腿效果相关的传统独舞，我可能会力不从心了。

顺便提一句，您将会发现这个我妻子已经保密了17年的书名，因为她是惟一的知情人。我想我可能会看到一些思想高超的人和生活高尚的人将面有难色，转过身去，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莉维亚·斯韦沃

〔1939年5月1日〕Calendimaggio

得克萨斯大学藏稿

巴黎，七区，葡萄园街34号

Gentile signora：Ho ricevuto la lettera acclusa inviatami dal sig. Scarpelli. C’è un equivoco. Non avevo affatto l’intenzione di criticare l’opera letteraria dell’autore ma bensi l’opera del suo legatore. Infatti i fogli volanti （è proprio il termine）del libercolo si staccavano ad uno ad uno dopo la lettura di ogni pagina. Forse il mio esemplare è eccezionale. Ma in simili circostanze come non pensare alla commedia giacosiana ed alla caducità delle cose terresti？Non ho fatto che chiamare carta carta e colla colla. La prego di rassicurarne lo scrittore. Pare che si senta offeso. Non lo è e non lo era. Ma … Oibo！（per non dire Uibaldo！）Endove ze andado finir el morbin famoso dei terriestini？ No ghe ze gnente de mal，benedeto de Dio！Go ciolto un poco de zeroto da Smolars e adeso el se tien insieme pulido. E diga al sior Scarpelli che no stia bazilar，che mi no go dito gnente de mal e per amirare quel bravo omo che iera Italo Svevo semo in due，lu e mi.

Giovedì sarà pubblicado el mio libro a Londra e in Amerigа. Ze anca la festa de Santa Monigai se mi ricordo ben，al quatro. Moniga son stado mi forse （La mi scusi，siora）che go messo disdoto ani dela

mia vita a finir quel mostro de libro. Ma cossa La vol？Se nasse cussì. E，corpo de bigoli，ne go bastanza. Co ghe digo mi！

Con doverosi ossequi mi segno devmo

JAMES JOYCE

P.S. Lingua sciolta，nevvero，signora！

【注释】

英文译文选自《通信集……斯韦沃-乔伊斯》，哈里·莱文编，载《荟萃》第二卷第一期（1949春）第136-137页。英文译文略有改动。英文译者指出了的里雅斯特的特殊表达方式，morbin的意思是buon omore，（“你好”），bazilar意思是essere preoccupato（“担忧”）。拼写也是按照方言。

“亲爱的夫人：

我已收到了斯尔卡佩利先生附寄给我的信。发生了一点误会。我绝对没有批评作者的文学作品的意思，批评的是装订者的工作。实际情况是我读每一页时，小册子的飞页（就是这个词）一页接一页地散出来。也许我这本是个例外。但在这种情况下，让人怎么不想起贾科萨的喜剧和尘世万物的无常呢？我只是管纸叫纸，管胶水叫胶水而已。我请求你安慰一下作者。好像他生气了。他其实没有，从来没有。可是……哎呀！（不要说呜呼！）的里雅斯特人的这位有名的笑神怎么了？上帝知道，我并无恶意。我在斯莫拉斯买了一点胶带，现在书已粘好了。告诉斯卡尔佩利先生别伤脑筋，我并不是恶语伤人，况且我和他两个都很敬慕伊塔洛·斯韦沃那样光明磊落的人。

星期四我的书将在美国和伦敦出版。那天也是圣莫尼卡节，如果我记得对，是在4号。但我用一生的18年时间写成那本怪书，也许是个蠢驴（原谅我，夫人）。可是一个人该做什么呢？一个人生来就是那个样子。还有，天哪，我已说得够多的了。就这样吧！

顺致敬意，你忠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又及——这只是随便谈谈，对吗，夫人？”

【注释完】

致乔治·罗杰斯

邮戳1939年8月3日

罗杰斯藏稿

巴黎，七区，葡萄园街34号

Caro signor Rogers：Dunque. Giorgio è stato bocciato ingloriosamente dalla giuria invisibile della B.B.C. Quell’alto consesso promulgò il suo verdetto，vale a dire，che la sua voce era ben al disotto del livello richiesto e che no vedeva nemmeno perchè il suo nome dovrebbe essere aggiunto alla lora lista per un avvenire più o meno eventuale.

Siccome Giorgio si mostra molto taciturno，mi rivolgo a Lei. Cosa diamine è successa a quall’ nazione？Si accorse Lei di qualche cosa nell’ambiente，una stiza，un’ostilita，fretta，impreparazione ecc. Od il timor panico distrusse la sua voce totalmente o cantò davvero in

modo da meritare l'opprobriosa sentenza. 'Al di sotto del livello della Granbretagna in fatto di arte canora！' Per l'ugola celeste di Santa Cecilia，per quanto affirochito sia diventato il mio proprio ruggito，non m'aspettavo mai questo calcio di ciucco！Ed il guaio è ch'egli è sempre disposto ad accettare la condamna. Sarei molto grato di un Suo breve cenno in merito. SalutandoLa cordialmente devmo

JAMES JOYCE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罗杰斯先生：

这样。乔治不光彩地败诉给无形的英国广播公司陪审团了。高级法院公布了裁决，说他的声音低于要求标准，没有理由把他的名字列入以后的名单。

既然乔治闭口不谈，我只好求救于你。试唱时到底出了什么事？您在那种气氛中感觉到了什么没有：争吵，敌视，仓促，准备不充分或是别的什么。或者怯场使他前功尽弃，所以真的唱得就像那句恼人的话说的那样。'在大不列颠的歌唱艺术的水平线下！'我凭着圣塞西莉亚的金嗓子起誓：即使我自己的狮吼已近乎衰竭，我也未想到让这头驴子踢一蹄子！而麻烦在于乔治总是甘认倒霉。如果您能写个便笺把事情的原委全部告诉我，我将十分感激。顺致衷心的问候，您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弗兰克·巴津

1939年8月20日

耶鲁大学藏稿

伯尔尼，施韦策霍夫饭店

亲爱的巴津：

我把你的文章还给你，希望《法国评论》能接受。遗憾的是你没有详尽说明你对风景的观点。你应该把它们写下来。欧介蒂［？］的文章中有一段跟你的文章中的某一页有关，我认为如此，所以把它寄上。也许你能从法语中把它推敲出来。“Raggi icchese”是意大利语，意思是X光。

几点建议：

1. 对于双关语的表达完全正确，因为罗马天主教教会在它的基础上建立是不正确的。它应该是基督教教会，但整个短语应当是它的太“真的信徒”的模式的改铸。

2. 重读第四部圣徒传记三联图（仅仅勾画了S·L·奥图尔的轮廓）里的第二个短语。更着意于德鲁伊特大祭司贝克莱及其洋泾浜语言和大神父帕特里克及其日本英语之间的对话。贝的颜色理论和帕特里克对问题的实际解决既是对书的辩护又是对它的谴责。因此前面默特和杰夫的戏谑语“Dies is Dorminus master”＝Deus est Dominus noster加上那天上帝睡过头了，也就是还在白天的时候。

3. 既然你的文章题目开了个好头，为何不找一个埃及人给他们的经文的其他名字结个好尾呢？《亡灵书》也是《白天出现》中的那些章节的书。祝你好运

詹姆斯·乔伊斯

又及：在我得到的另一批评论中有伦敦《每日先驱报》上登的这篇（一字不差的引用）：

1939年8月5日

《芬尼根守灵夜》，作者：J. J.（F. 与F. 公司，定价25先令）

《尤利西斯》的作者的一锅爱尔兰大杂烩，从奇特的混杂中不时冒出出人意料的美。

C’est tout.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圣热朗勒皮、苏黎世时期

（1939-1941）

致雅克·梅尔堪顿

1940年1月9日

梅尔堪顿藏稿

（阿列）圣热朗勒皮和平饭店

Cher Monsieur Mercanton：Voila les causes de mon long silence. Ma bru，à son tour，devenue completement folle，a été internée d'office. La malheureuse，apres avoir ruiné sa famille et son foyer et accumulé des dettes pour un½ million de francs，est la plupart du temps en plein délire. Mon fils，totalement désorienté，se trouve à Paris avec les amis. Il cherche à s'occuper. J'ai dû prendre l'enfant à mes charges. Il est ici dans une école et je fais un partage entre ici，Paris et La Baule où ma fille est toujours.

Vous me parlez d'un certain 'roman' que j'ai écrit. Ici personne n'a soufflé mot de son existence. J'ai reçu encore des critiques parmi lesquelles une 'contribution' bien bizarre vient de Helsinkioù，pour de bon et comme le prophète le previt，le Finn again wakes. Il y avait une aussi dans la revue romaine Panorama du 12 novembre. Puisque le livre entier est fondé sur l'œuvre d'un penseur italien ...？ En

somme，un ‘fiasco’ total quant à la critique européenne jusqu’ici. Et je n’arrive pas même à toucher mes tantièmes à cause des lois sur l’exportation du Kapital.

J’écrirai à Francini quand je retrouverai sa lettre. Va-t-il publier sa brochure dans une edition de luxe，sur Japon？

Si vous m’écrivez tapez à la machine. Si vous allez à Lausanne buvez 3 litres de Villeneuve à mes trois intentions. Cordialement votre

JAMES JOYCE

【注释】

法文：

“亲爱的梅尔堪顿先生：

现将我长期沉默的原因陈述如下。我的儿媳完全疯了，现已被隔离。可怜的人儿，毁了家庭，又负债达50万法郎，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精神失常状态。我儿子当时六神无主，不知所措，现与巴黎的朋友们一起生活。他尽量把自己搞得忙忙碌碌。我只好承担起照料孩子的责任。孩子在此地一所学校上学，我的心分成了三瓣，一瓣在此地，一瓣在巴黎，另一瓣在拉博勒，因为我女儿仍然在那里。

你谈到我写的某一部‘小说’。此地无人问津。我又收到一些评论文章，其中有一篇非常奇怪的‘稿件’，来自赫尔辛基，令人欣喜的是，应了那位预言家的预言：芬兰人又觉醒了（the Finn again wakes）。11月12日的罗马评论杂志《全景》上也有一篇。认为全书基于一位意大利的思想家的著作……？总之，就欧洲的批评而言，这是迄今为止完全彻底的

败笔。由于资本输出法，我甚至无法拿到我的版税。

下次收到弗兰奇尼来信，我会给他复信的。他是不是打算用日本纸张，以豪华版出版他的小册子？

如果你给我写信，请用打字机。如果你去洛桑，为我的三个心愿干3升维尔纳夫酒。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达里奥·德·托尼

1940年2月20日

德·托尼藏稿

法国，阿列，圣热朗勒皮，和平饭店

Egregio signor de Tuoni：Dopo un buon-o piuttosto-un cattivo quarto di secolo Le sarà certo una sorpresa ricevere questa mia lettera.

Fatto sta che lessi qualche tempo addietro un Suo articolo su Morand e Valery Larbaud e venerdi scorso，essendo a Vichy （20 chilometri di quà）andai a rivedere il mio amico Larbaud al quale avevo a suo tempo inviato l’articolo. Egli m’incarica di ringraziar La della Sua critica amichevole. Gli ho spiegato che noi ci conoscevamo ‘in illo tempore’ a Trieste. La signora Larbaud è genovese. Egli è stato molto ammalato da parecchi anni ma secondo me ora va per la buona strada.

Spero che Lei stia bene malgrado questo tempo che corre quando non

zoppica. Mio fratello è sempre in Trieste，professore all’università. Io sono nonno di un nipotino che ha festeggiato il suo ottavo compleanno il 15 di questo mese. Ebbi recentemente una lettera di Francini il quale è tornato al suo vecchio mestiere，I’insegnamento. È maestro alla scuola dei padri ‘Scalopi’ a Firenze. E Tullio Silvestri？Dov’è e che cosa è diventato？Ho sempre quattro o cinque dei suoi quadri nel mio appartamento a Parigi. Era un buon pittore e anche una ‘bela macia’ come si soleva dire.

Mando questa lettera per tramite del giornale nel quale lessi il Suo articolo e così spero che，se Dio vuole，La giungerà finalmente. Me lo faccia sapere，se vuole，con un Suo cenno in riscontro all’indirizzo qui sopra.

SalutandoLa distintamente mi segno di Lei devo

JAMES JOYCE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德·托尼先生：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美好的时光——或者勿宁说——艰难的岁月之后，我的来信一定会让你感到吃惊。实际情况是前些时候我读了你关于莫朗及瓦莱里·拉尔博的文章。上星期五，我正好在维希（距此地20公里），就去看望了我的老朋友拉尔博，在此之前，早把你的文章寄给了他。对于你友好的批评，他吩咐我向你表示谢意。我向他说明我们很久以前就在的里雅斯特认识。拉尔博夫人是热那亚人，几年来，拉尔博一直重病缠

身，我想他现在正逐渐康复。

尽管时光不是蹒跚就是飞驰，我希望你身体健康。我弟弟仍旧在的里雅斯特，在大学当教授。我早已当上了爷爷，小孙子本月15日过了他的8岁生日。前不久，我收到弗兰奇尼的来信，他已重操旧业，去教书了。他在佛罗伦萨斯卡洛佩祖辈创办的学校里当教员。图里奥·西尔韦斯特里呢？他现在何处？近况如何？我在巴黎的公寓里还保存着他的四五幅画。他是一位出色的画家，也正如人们以往常说的那样，他算是个人物。

我打算把这封信寄往我读到你文章的那家报纸转交，我希望如上帝许可，它在什么时候能转到你的手中。望见信示知，地址如上。

顺致亲切的问候，你忠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埃德蒙·布劳赫巴

1940年7月30日

布劳赫巴藏稿

法国，阿列，圣热朗勒皮，商业饭店

Cher Monsieur Brauchbar：Merci de votre lettre du 21 mars et j’espère que vous allez toujours bien. Je vous avais déjà écrit à Toronto en vous envoyant une lettre que j’avais reçu de votre neveu à Dublin-la seule personne，soit dit en passant，parmi les douze ou

treize que j'avais réussi à placer quelque part qui s'est dérangé jusqu'à maintenant pour savoir si j'étais même vivant.

Puisque vous me demandez de mes nouvelles nous en voilà. Ma malheureuse bru après avoir répandu autour d'elle et en pleine guerre une ruine materielle et morale indescriptible a été internée d' office par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comme dangereuse pour elle-même et pour les autres. Puis finalement elle a été transportée à New York par deux médecins et deux infermières et se trouve actuellement dans une maison de santé à Connecticut. Cela s'est passé quelques jours à peine avant la debâcle ici. Ma fille se trouve avec sa maison de sauté près de S. Nazaire , donc en plein zone occupée sur la côte dangereuse-et cela malgré tout ce que j'avais essayé de faire d'avance pour assurer sa tranquillité. Nous sommes ici , ma femme et moi avec notre fils et notre petit-fils et à la suite des 'évenements' je me trouve complètement isolé , coupé de mes ressources à Londres par les autorités britanniques et de mes ressources en banque ici par les autorités francaises , double blocus.

Si vous avez lu ma biographie vous avez certainement ri en lisant oe qu'écrit M. Gorman (qui , du reste , ne m'avait pas même signalé la publication ni son éditeur non plus) que l'astronome de l'Uraniaturm s'appelait ... Siegmund Feilbogen !

Je ne sais pas ce qui est devenu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 mes livres et mes tableaux.

J'espère que notre 'tale of woes' n'est pas trop embêtant et que votre

famille immédiate（puisque vos parents semblent être comme les feuilles de la forêt）se trouve，saine et sauve，autour de l’arbre maître et ... utilisable.

Je vous serre la main cordialement

JAMES JOYCE

【注释】

法文：

“亲爱的布劳赫巴先生：

感谢你3月21日的来信，望你身体一直健康。我已经向多伦多写信把我从你都柏林的侄子那儿接到的一封信寄给你——顺便说说，在我设法安顿到什么地方的十二三个人中，迄今为止他是惟一一个费心打听我是否还活着的人。

既然你想知道我的消息，现在让我来告诉你。我那不幸的儿媳在战争中身心遭受到难以形容的损害，法国当局以对本人和他人造成危险为由将她拘留。最后由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把她送回纽约，现在在康涅狄格一家私人精神病院里。这一切都发生在这里溃败前不几天。我女儿在圣纳泽尔附近她的疗养院——因此在危险海岸的被占领区的腹地。尽管我事先千方百计确保她的平安，结果还是这样。我和妻子在此地与儿孙在一起。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我发现自己完全被孤立起来了。英国当局切断了我伦敦的消息来源，法国当局又切断了我在此地的银行存款来源，可谓是一种双重封锁。

如果你读了我的传记，读到戈尔曼先生（甚至没有通知我该书的出版，

出版商也没有）的描写肯定会忍俊不禁，说什么天王星的天文学家名叫……西格蒙德·菲尔博根！

不知我在巴黎的公寓及我的书画有什么不测。

希望我们的“悲哀故事”不至于太无聊，望你的直系亲属（因为你的其他亲属好像是森林里的树叶）围绕着这棵有用的父亲之树平安无事。真挚地握手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玛丽亚·乔拉斯

1940年9月7日

乔拉斯藏稿

圣热朗勒皮

亲爱的乔拉斯夫人：

倾得4日惠函，谢谢。不过从6日电报得知你目前仍在法国。希望你已接到我拍往巴纽尔斯的电报。似乎给你写信是徒劳的，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你可能的去处。希望你接到这封信时平安住在里斯本，又要乘船起程。莱昂与儿子去了巴黎。我听说到20日，我们全部得开路，因为房东要全面翻修房子。都柏林没有回音，也听不到塞尔夫或许布施的音信。我们靠护照领救济，也就是说部分如此。我已经给阿斯塔菲耶夫夫人付了8月份的租金。卡斯特尔写信说他替乔治电汇了一笔钱给你，但汇款也没有到。当那高级轮船启航时，你应当感到高兴。由于空袭警报不断

等原因，全家人不喜欢海尔维第。不过，我还是给瓦洛布附近的那家诊所写了信。感谢你信中的一番美意。在车站我尽力拎着箱子，腰都直不起来，实在没有气力说需要些什么。我觉得你好像精神不振。唉，要是你从来没有干别的什么，多年来你也使几十个孩子生活快乐。后来他们成了激进分子、伯爵夫人、圣徒和探险家时，他们将永远记住这一点——“在他们比较清醒的时刻”。可是上帝知道你做的事远远不止这一点。祝你一帆风顺！请代我向乔拉斯及其他可能记得我的人问好！

休伯先生还在搞他的门厅通风管（今天荫凉处整整148°）。你离开的那天休伯夫人要我把《芬尼根守灵夜》借给她，我借给她了。关于此书，容日后再谈。如果你见到马金斯基亲王，该书名为《G·B·维科的生平与作品》，西一区特洛伊大街12或14号有售，定价5先令，无论白天黑夜，奥西里斯·琼斯还未出现。我正等着戈尔曼或他的出版商寄给我一本传记。爱尔兰公使馆又向都柏林拍了电报，却无回音。如果你在里斯本急需住处，马金斯基有可能帮你找到。我朋友伯恩的女儿菲丽斯在总领事馆也许能助你一臂之力。她在那儿已一年左右了。

对话。1980。美国丁香门。时间：春。

她：（把一本《如何消灭寄生虫》搁在一边）我一直在寻思。在欧洲那边总遇到麻烦的那家人姓什么？

他：（抓起壶）你在问我。

她：我想那人有一只花睖眼。是华伦斯坦吗？

他：（放下壶）Jucious！

她：Jucious！正是那个名字，我早知道它与苏格兰有关。

Fait rien. Bon voyage！Merci！Au revoir！Vous avez oublié le pourboire，Madame. Pour le porteur. Fait rien！...你真诚的，

詹姆斯·乔伊斯

致苏黎世市长

1940年12月20日

苏黎世市档案馆

苏黎世

Sehr verehrter Herr Stadtpräsident：Bei meiner Ankunft hier vor einigen Tagen erfahre ich，dass Sie so freundlich waren，meinem Eintrittsbewilligungsgesuch bei der Behörde das Gewicht Ihrer einflussreichen Empfehlung hinzufügen，mit dem Resultat，dass ein Niederlassungsvisum in Zürich jetzt mir und meiner Familie bewilligt worden ist. Die Verbindung zwischen mir und Ihrer gastfreundlichen Stadt dehnen sichüber eine Reihe von fast vierzig Jahren aus，und in diesen peinlichen Zeiten fühle ich mich sehr geehrt，dass meine Gegenwart hier zum grossen Teil ich an der persönlichen Bürgschaft，Zürichs ersten Bürgers schulde.

Dankbar und hochachtungsvoll zeichne ich，sehr verehrter Herr Stadtpräsident，als Ihr ergebener

JAMES JOYCE

【注释】

“市长阁下：

前几日一抵达贵地便获悉承蒙您大力推荐我向当局提出的入境要求，我和家人才获得在苏黎世居住的许可。我与您热情好客的城市的关系延续了近40年。在这困苦的时代，我能投奔此地主要仰仗于苏黎世第一公民亲自担保，为此，我深感荣幸。

市长阁下，请接受我的感激和敬意。您忠实的

詹姆斯·乔伊斯”

【注释完】

致斯坦尼斯劳斯·乔伊斯（明信片）

1941年1月4日

康奈尔大学藏稿

苏黎世，穆勒巴赫街69号，王储公寓

Caro fratello：Forse questi indirizzi ti saranno utili. Sono di persone che potrebbero，credo，aiutarti. Ad ogni modo prova. A. Francini，presso la Scuola dei Padri Scalopi costì，Ezra Pound，5 via Marsala，Rapallo，Carlo Linati，20 San Vittore，Milano，Curzio Malaparte ed Ettore Settanni，redazione di ‘Prospettive’ via Gregoriana 44，Roma，il primo direttore，il secondo collaboratore che fece con me（o piuttosto rivise）la traduzione di un brano di Anna Livia apparso nel fascicolo del 15 febbraio 1940（q.v.）.Saluti da tutti.

JIM

【注释】

意大利文：

“亲爱的弟弟：

或许这些地址对你有用。我想，他们有可能帮助你，不妨试一试。A·弗兰奇尼，斯卡洛佩神父学校转；埃兹拉·庞德，拉帕洛马沙拉街5号；卡洛·利纳蒂，米兰圣维托雷20号；库尔齐奥·马拉帕尔特和埃托雷·塞坦尼，罗马格雷戈里安娜街44号《展望》编辑部。前者是编辑部主任，后者是撰稿人，他和我一起翻译了（更确切地说修订了译文）《安娜·莉维亚》的一节，发表于1940年2月15日那一期。我们大家都向你问好。

吉姆”